DUTY, HONOR, COUNTRY
A History of West Point



责任 荣誉 国家
西点军校史

斯蒂芬·E.安布罗斯　著
洪庆明　译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DUTY, HONOR, COUNTRY
A History of West Point

◆西点军校毕业生、五星上将、美国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作序。

◆“有关西点军校的史学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但这一部实乃最佳之作……每个美国人都会从这部出色的著作中找到自己感兴趣之处，并为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机构在建设国家的过程中所起的伟大作用而深感自豪。”

——美国《历史时报》

◆“这部写作一流的美国陆军军官学校史，书名取自军校的校训……安布罗斯穿越历史追踪灰色长队的足迹，出色地再现了西点军校杰出校长（西尔瓦努斯·塞耶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管理方式，讲述了一些拒绝遵从西点模式的学员（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和埃德加·爱伦·坡）引人入胜的逸闻趣事。”

——《纽约时报书评周刊》

◆“正如安布罗斯在他的西点军校史里阐明的那样，西点军校的理念是地地道道的杰斐逊主义，它是一所培养工程师的学校——是最自由的、平民化的和军队中具有社会功用的部门——它不是为了培育一个精英集团，而是为美国提供了一座掌握专门军事技术知识的人才宝库，如果民兵的理想有必要变成现实，这座宝库就应需而出……安布罗斯清晰而完美地讲述了这种历史；他亦竭力将这种历史置于更宏观的美国政治、社会态度和高等教育的背景之下。”

——《美国历史杂志》

ISBN 7-81079-679-8

9 787810 796798 >

责任编辑：申作宏　孟育东
责任校对：侯丽庆　陈　涛
封面设计：山　内

ISBN 7-81079-679-8
E·5　定价：25.00元

DUTY, HONOR, COUNTRY

A History of West Point



责任 荣誉 国家

西点军校史

斯蒂芬·E.安布罗斯 著

洪庆明 译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责任、荣誉、国家：西点军校史/（美）安布罗斯（Ambrose，S.）著；洪庆明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6.3

书名原文：Duty，Honor，Country：A History of West Point by Stephen E. Ambrose

ISBN 7-81079-679-8

Ⅰ．责…　Ⅱ．①安…②洪…　Ⅲ．美国陆军西点军校—校史　Ⅳ．E7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2559 号

Duty，Honor，Country：A History of West Point by Stephen E. Ambrose

ISBN 0-8018-6293-0

© 1966，1999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Baltimore，Marylan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electronic or mechanical，including photocopying，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Jinan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邮　编**：510630
电　话：总编室（8620）85221601　85226581
营销部（8620）85227972　85220602（邮购）
传　真：（8620）85221583（办公室）　85223774（营销部）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暨南大学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90mm×1240mm　1/32
印　张：11　**插　页**：32　**字　数**：294 千
版　次：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3 月第 1 次
印　数：1—5000 册
定　价：2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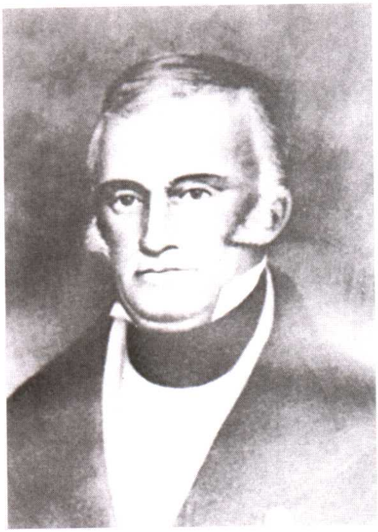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总编室联系调换）



从西点平川沿哈得逊河北望。查尔斯·狄更斯曾形容西点军校“选择的校址是再适合不过的，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比这个地方更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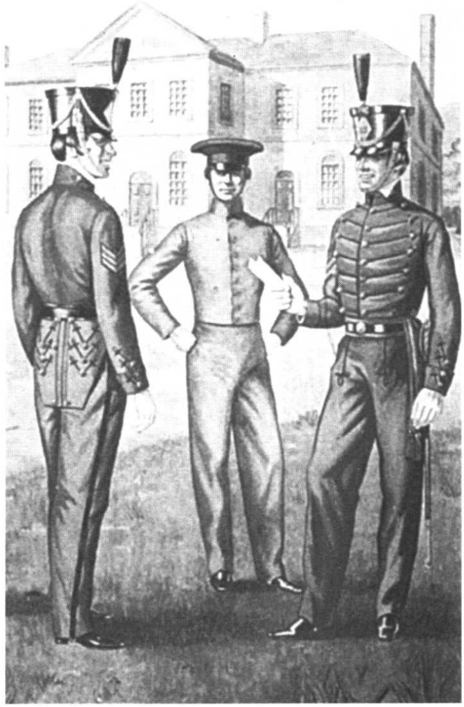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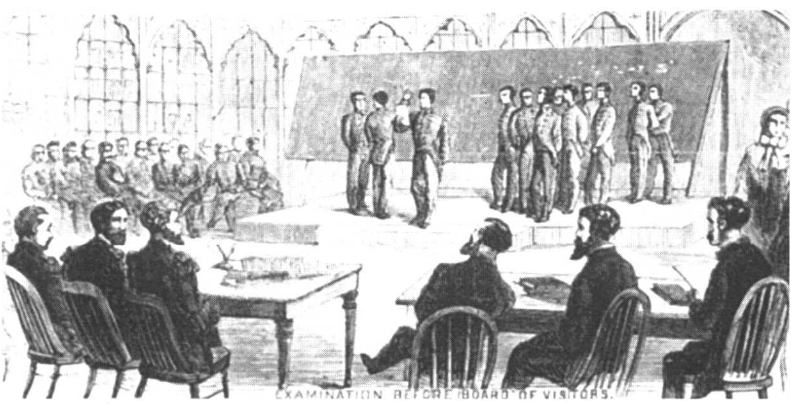
第一任校长乔纳森·威廉姆斯（托马斯·苏利画）。他发现，“美国陆军军官学校犹如一个弃儿，孤零零地存身于群山之中，在没人看得见的荒凉之地艰难成长，他的亲生父母几乎对他不闻不问”。

第三任校长 A. 帕特里奇和自然与实验哲学教授 J. 曼斯菲尔德（托马斯·苏利画）。曼斯菲尔德曾指责帕特里奇对教员工作的横加干预达到如此程度，“即便在最大的专制主义制度下”也难容许。

1823年左右的学员制服。一首学员打油诗写道："你扣紧外套，一阵咳嗽，解开之前，千万不要换气。"





内战前在监察委员会督考下的一次考试。大多数监察委员会委员都是西点军校热情的拥趸者。



西尔瓦努斯·塞耶（罗伯特·威尔画）。他独自幽居，居室“在他一手安排整理下，极其整洁、有序和舒适”，看上去他是一个理想的职业军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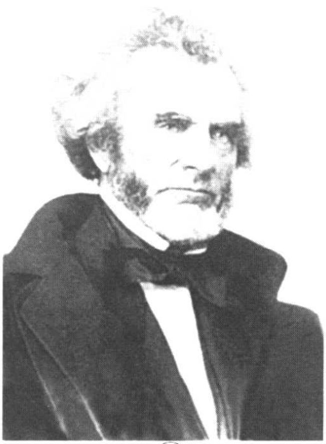
塞耶手下诸教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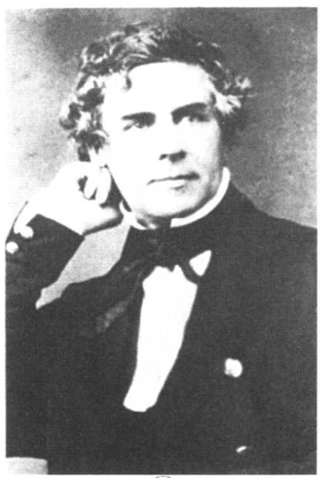
①



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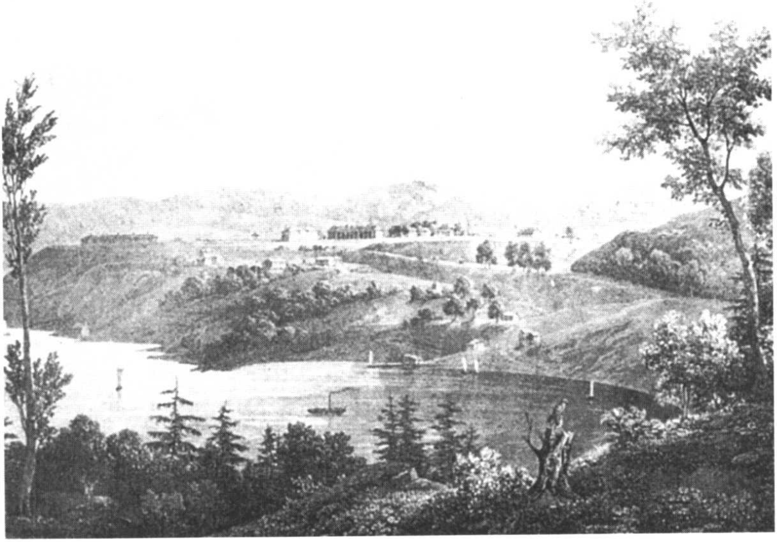


③



④

①丹尼斯·哈特·马汉。一名学员评论说：“在我见过的人中，他是最挑剔的、最乖戾的、最苛求的。”②阿尔伯特·丘奇。他看上去像“一个老迈的数学碳渣，丧失了所有天然的感情”。③威廉·H. C. 巴特莱特。哈佛大学的乔治·蒂克诺认为巴特莱特是他看见过的最好的学生罗伯特·威尔。他开启了④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的艺术生涯。



1826 年左右，西点军校全景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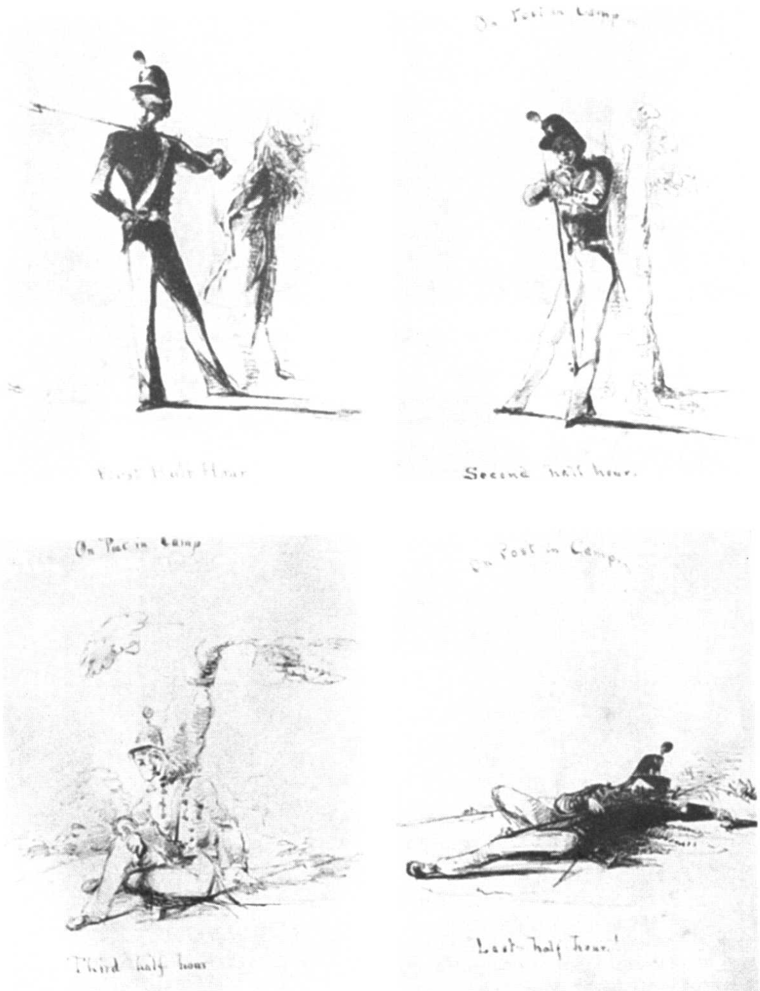
1840 年左右，营舍和列队演练的学员。

罗伯特·E. 李，1852—1855 年担任校长。一名学员曾报告说：“他慷慨的、果断的和表里如一的行为，使他赢得了工兵团几乎每一个学员的尊重和敬意。”





本尼·黑文斯。学员埃德加·爱伦·坡是黑文斯酒馆的常客，他认为本尼“是这个被上帝抛弃的地方里唯一与他情趣相投的人”。



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描绘的夏季野营中的岗哨百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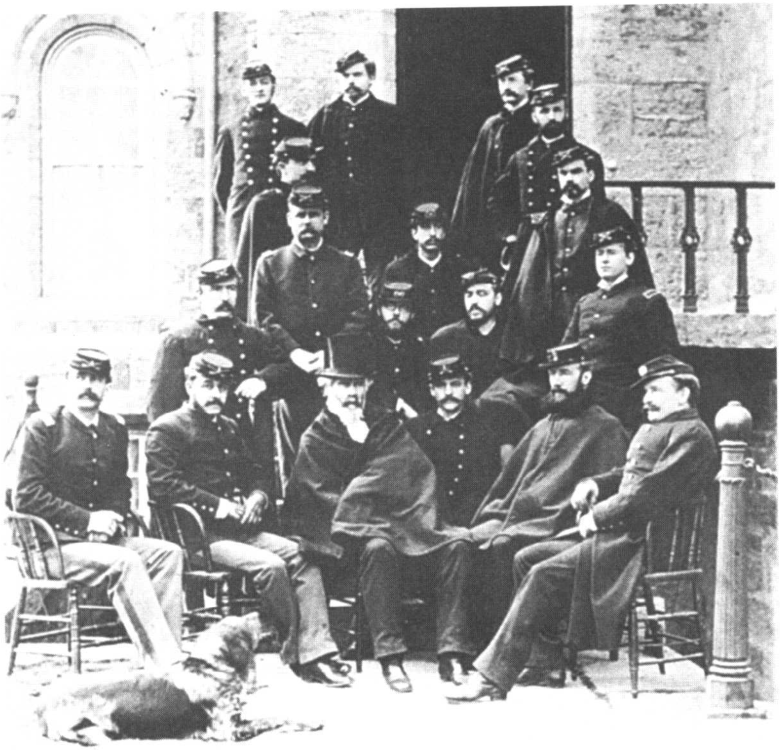


1863 年艰难日子里的两队学员团，请注意图片中穿丧服的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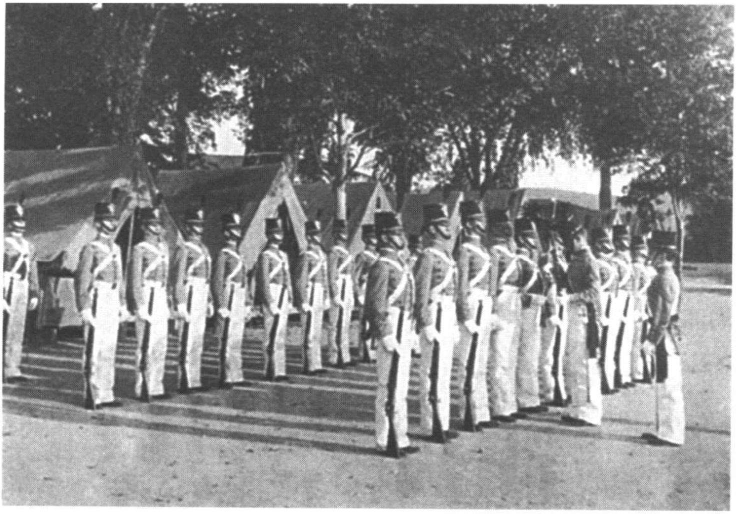




内战后杰出的教员彼得·史密斯·米基。一位笃信宗教的苏格兰人，米基威胁说，任何不相信他的物理课能证明上帝存在的学员，都是不合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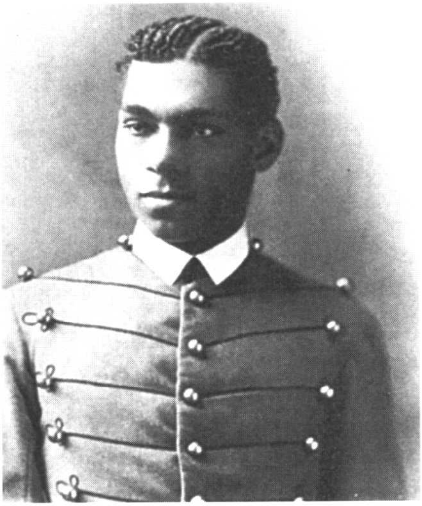


1870年的教员。他们共同捍卫西点军校免于任何变革和批评。居中者是亨利·肯德里克，人称“老汉克斯”，戴着高筒丝绸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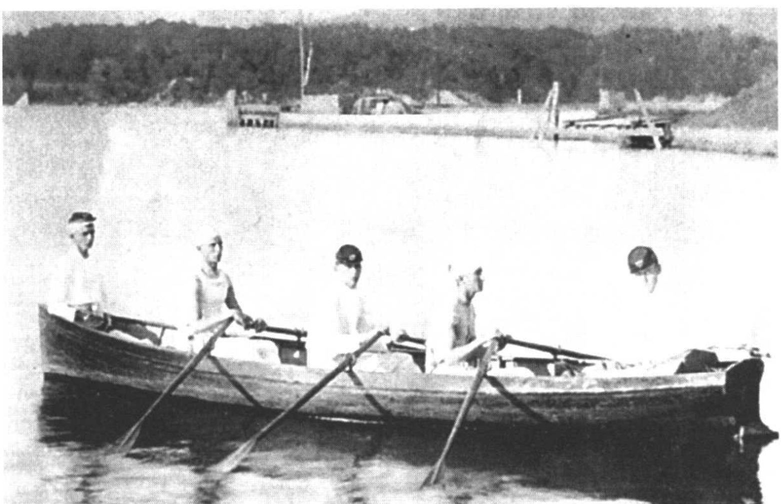


夏令营场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校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曾短暂地取消过夏令营，因为他认为，奇装异服和正规舞会与军人业务关联甚少。上图：检阅卫兵（1906年）；下图：卫兵们在营帐前懒洋洋的姿态（187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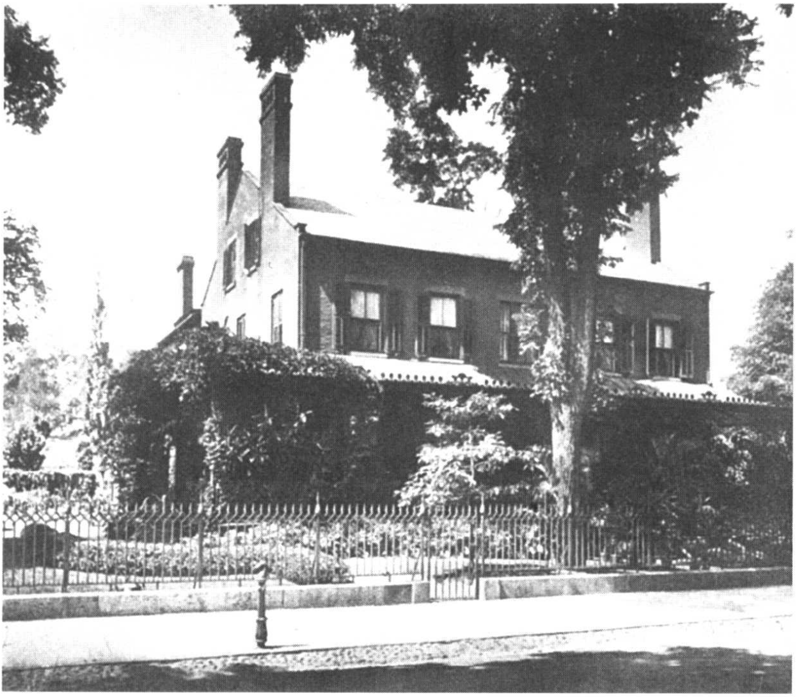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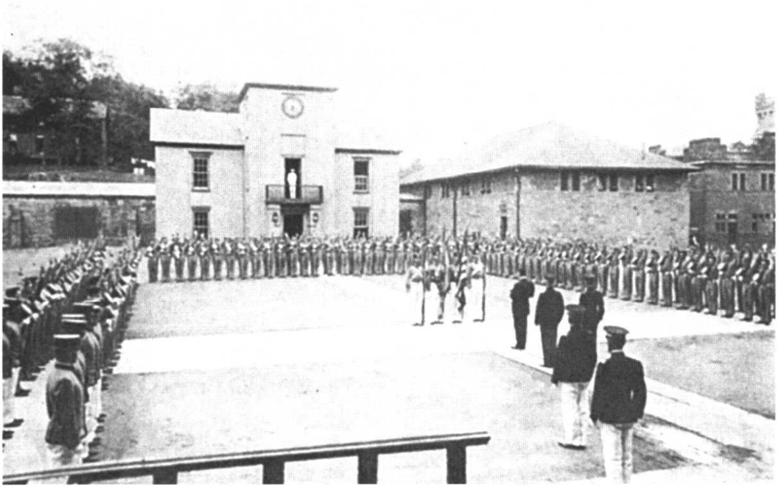
1877级学员亨利·O. 弗利普尔，第一个黑人毕业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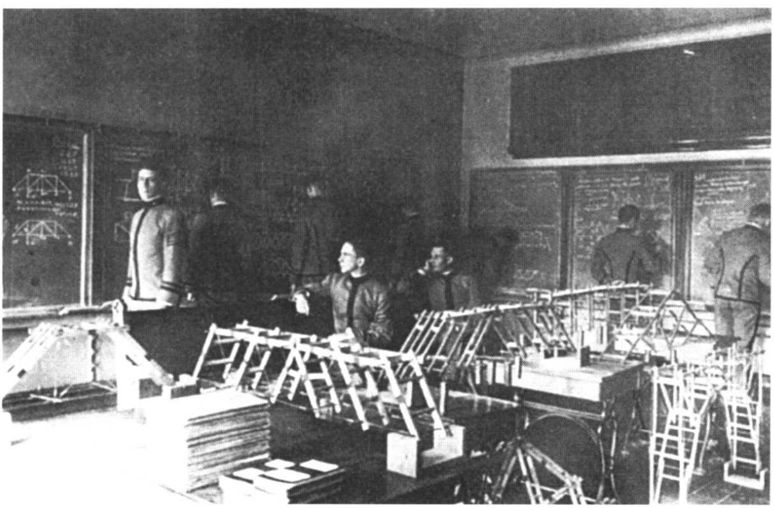
军校第一支赛船队在哈得逊河上训练（1887年）



校长居所



1913 年新生举行效忠宣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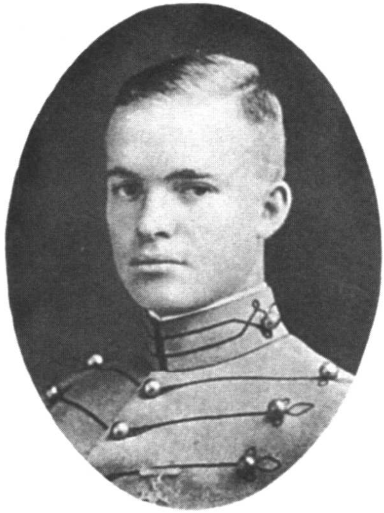
20 世纪初的一个工程学班



20 世纪初，学员们在食堂就餐。
自内战前以来，伙食和服务都已大为提高。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190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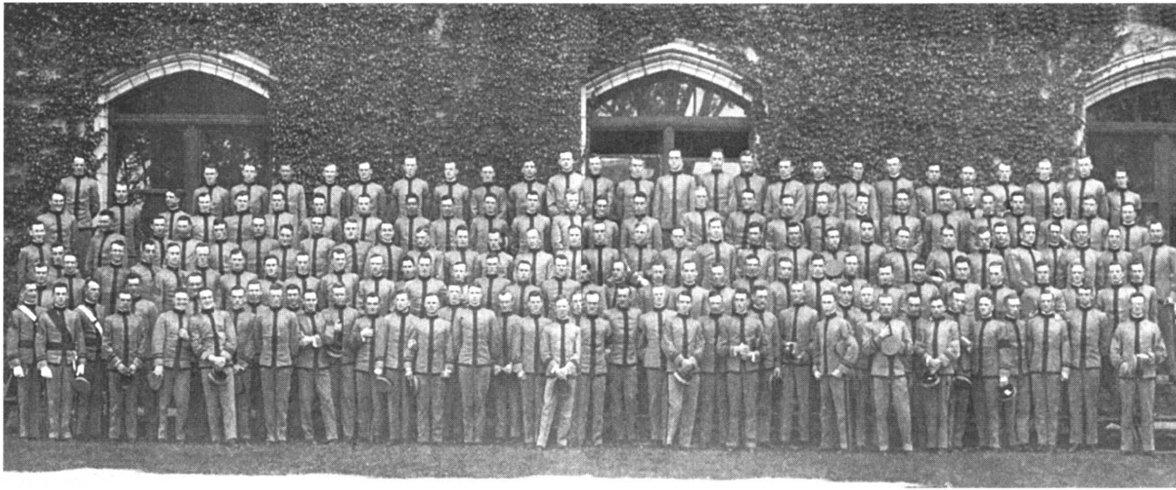
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191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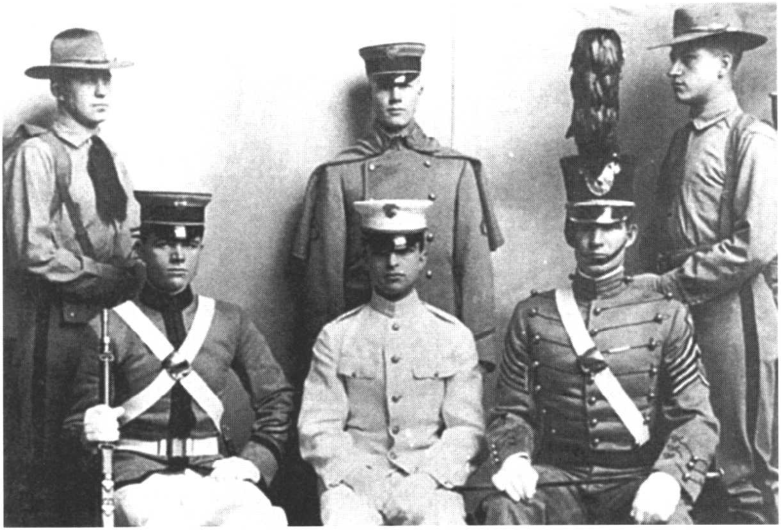
乔治·巴顿（190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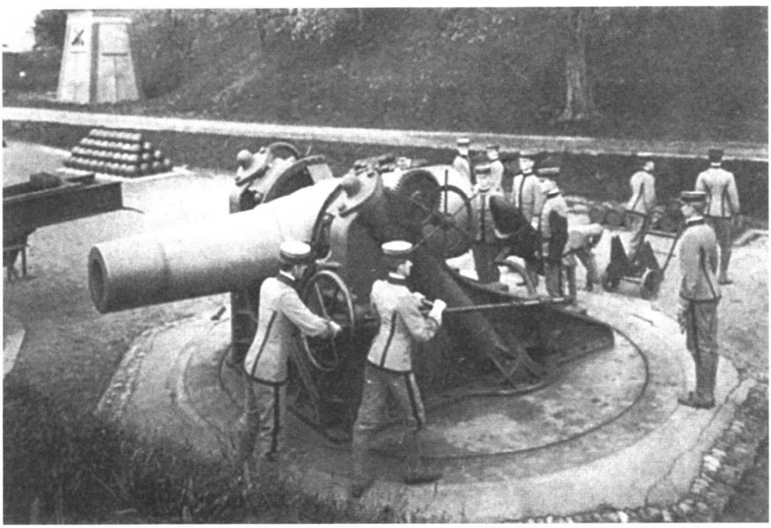
奥马尔·布拉德利（191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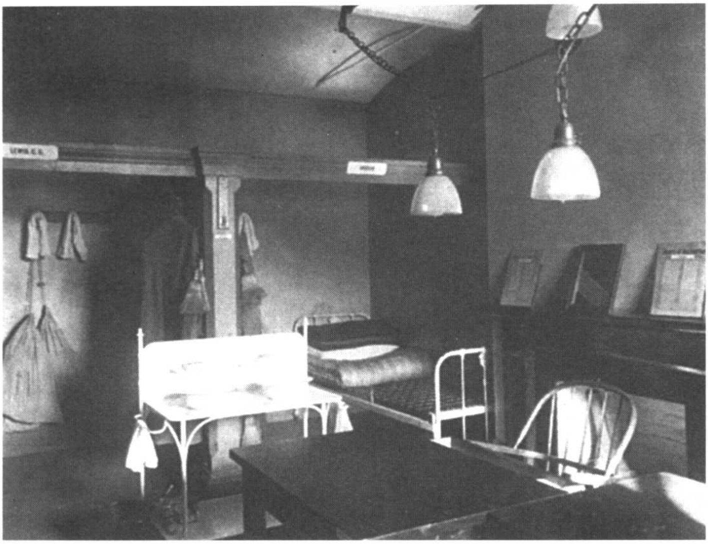
1915级，将星璀璨之班。这些学员里有 59 人成为将军级军官，其中 3 人戴上四星，2 人戴上五星，1 人成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这个班的学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曾领导过最大规模的美国军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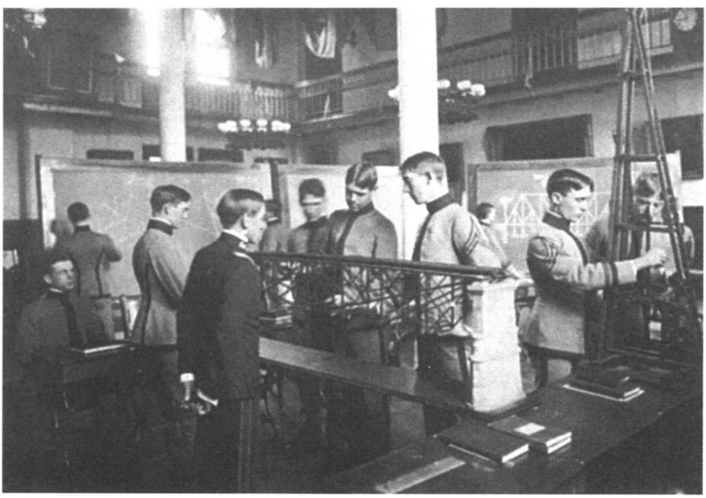
1914 年左右的学员制服



海岸炮兵操练（1914 年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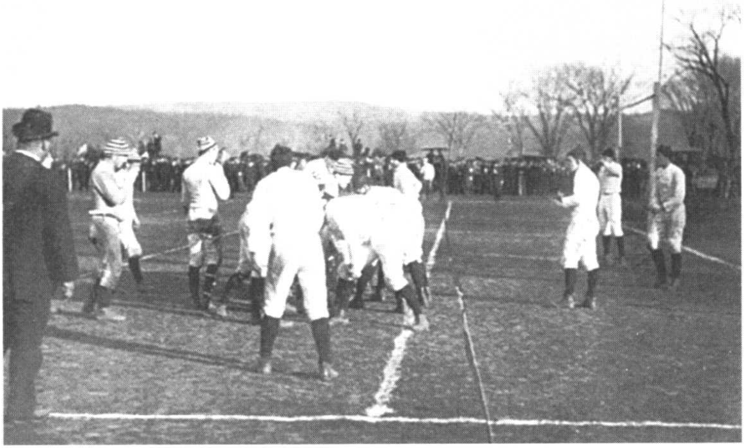
学员宿舍（1917 年）。麦克阿瑟认为，学员应该住得更舒适一些。



工程学教学课（1904 年左右）。麦克阿瑟认为，减少僵硬刻板的教学方式，西点军校会获益良多。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学员们记得他穿着一身不合传统的、严格来说是被禁止的制服，“眼神凝视着遥远的天际”。



1890 年，海陆军间首次橄榄球比赛在西点平川上举行，海军以 20∶0 赢了比赛。



1920 年左右山羊队与工程兵队之间的一场橄榄球赛，典型地体现了麦克阿瑟倡导的运动员精神。



1944—1946年陆军伟大的橄榄球队球星格伦·戴维斯（41号），人称“边锋先生”，以及费利克斯·布兰查德（35号），人称“中锋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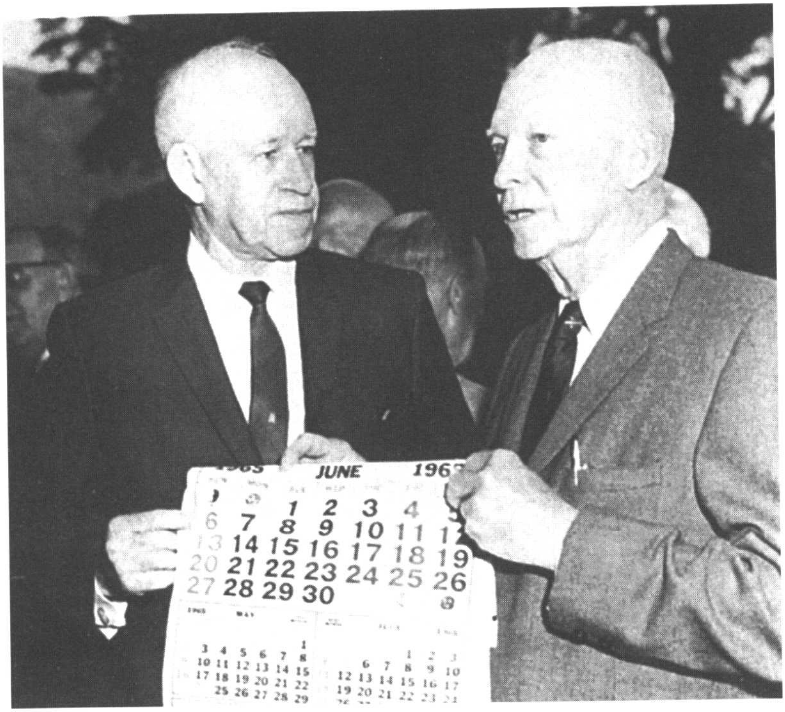
1964年陆海军之间的比赛，陆军以11:8赢得了比赛，“整个学员团总是充当陆军队的第12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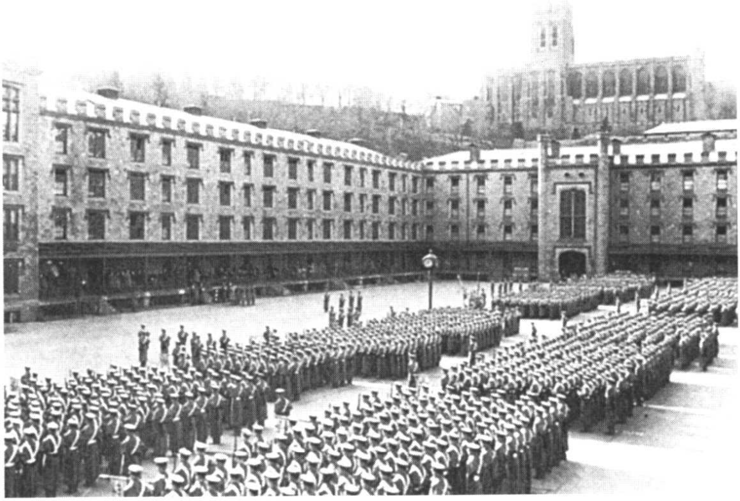
现代西点军校鸟瞰图



护旗队在 1965 年毕业操练大会上手举仪仗旗行进。



两名均曾担任总参谋长的老毕业生奥马尔·布拉德利和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在1965年他们毕业50周年毕业聚会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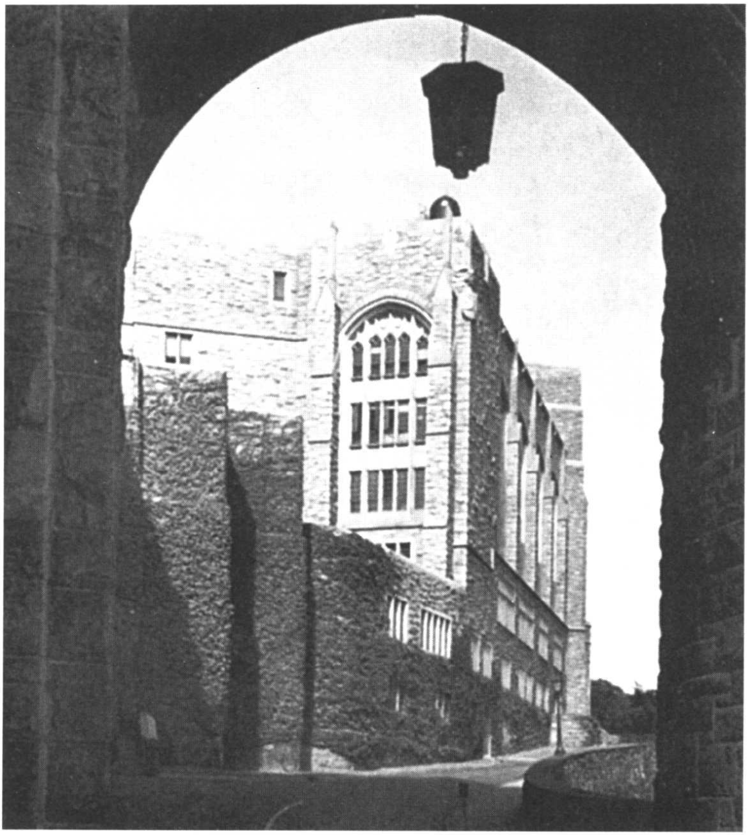
1952 年 1 月 19 日，学员团列队接受检阅，向新任副总参谋长和军校前校长马克斯维尔·泰勒表示敬意。这是中部营房区，背后高高耸立的是学员小礼拜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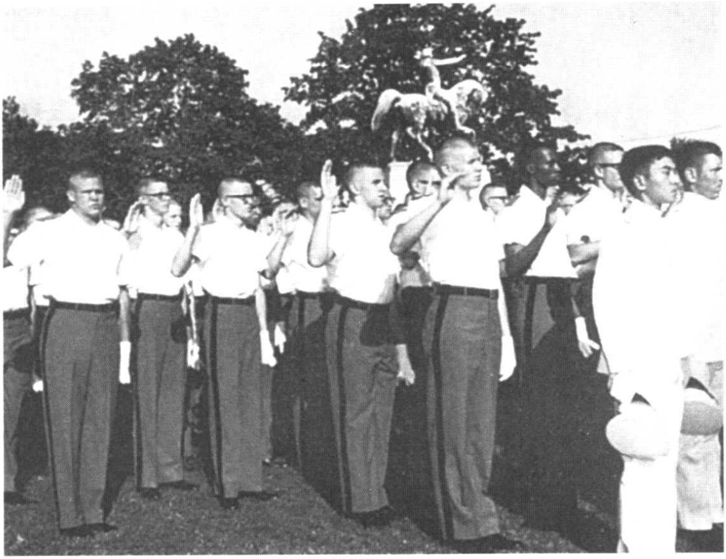
今天的夏季野营训练，西点军校的教学与日新月异的国防要求亦步亦趋。



学员团在西点平川上举行1965年的毕业阅兵式。



1913 年左右的东教学楼，从拱门望去，它连接着主教学楼和塞耶礼堂。



入学宣誓（上图）与毕业狂欢（下图）





学员小礼拜堂



沿哈得逊河向北望的“战胜纪念点”

序

对一名西点军校的校友来说，没有什么比偶或花上一个晚上回忆往事更令人愉悦了。最近，读《责任、荣誉、国家》这本书稿，就给了我缅怀过去的愉悦，感喟那里的一些物事变化是如此之小。军校学员生活中的乐子，在我上学的时代与格兰特时代别无二致①，或许直到今天依然如是——从校外偷偷带入遭禁的美味佳肴；熄灯号吹响后在营房里慢慢享用；大家开卧谈会谈论毕业前景，消磨漫长的冬夜；同学之间相互开玩笑或戏弄低年级学员。

每当人们想到西点军校，除却这些美好回忆之外，总是想起它的伟大辉煌，想起它在战场上、在日常生活中、在工业管理中以及在教育和科学方面对这个国家经久不衰的贡献。西点素来以其高素质的毕业生而闻名遐迩；任何通过西点军校四年学习课程的人都会被认定，他拥有成为一名杰出军官的必备品质。较少为人所知的是，数代人的经历业已证明，西点军校赋予其毕业生的诸多素质，能够很容易地转化成适用于人们日常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西点人在非军事领域亦做出过许多杰出的贡献。

---

① 译注：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1822—1885 年），生于俄亥俄州，共和党人。1843 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参加过美墨战争。1854 年因酗酒被开除军籍。内战爆发后重新被起用，在维克斯堡、查塔努加等战役中屡建奇功，并于 1864 年升任联邦军总司令。1869—1877 年连任两任总统，在南方重建中作出重大贡献。

艾森豪威尔（1890—1969 年），生于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人，美国五星上将，同样毕业于西点军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二战”期间，历任欧洲战场美军司令、北非战场盟军最高司令、北非和地中海盟军指挥以及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指挥过北非登陆战、西西里登陆战、意大利战役以及著名的诺曼底登陆战。1952 年他放弃军职竞选总统获胜，并在 1956 年赢得连任。

西点军校能够产生这样骄人纪录的原因有很多，但我认为重要的一个是，荣誉制度一直是西点教育体系的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组成部分。尽管它是西点教育体系中的一个失败之处——安布罗斯教授对此做过深入的探讨，但它却是军校学员团最为宝贵的财富。1946年，在我出任陆军参谋长的时候，马克斯维尔·泰勒也开始担任西点军校校长，因此我们有机会一起探讨军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我在后来写给他的信中，详谈了几点看法："……每一个了解西点的人都会由衷地认为，让它根本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学校的一个东西是，许多年来它不仅有着一套"荣誉"制度，而且这种制度确确实实地发挥着作用。"

我接着写到，西点军校取得如此成就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校方拒绝利用荣誉制度去察知并处罚学员对规章制度的轻微违犯，还因为军校学员团的届届相续，从而将"尊崇荣誉制度。荣誉制度作为西点的特色，随着时光流逝变得几乎与西点的毕业生一样重要……"的观念传输渗透到新学员当中去。今天，我深深地感到，荣誉制度的绵延不仅代代相传，而且是我们国家未来安全最可靠的保障之一。

这些年轻的学员有朝一日可能会在战场上领导美国士兵，或掌管着亿万计的公共资金，或指挥着某家大公司的生意往来，荣誉制度在他们的学校教育中具有显而易见的意义。而且，荣誉制度还是整个教育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西点军校一直以来对操练场上的技术纯熟与课堂上全面的教育计划保持着高要求，但它教给毕业生的，远不止有关创建、训练和领导军队的技术和知识，它帮助他们形成健全的人格和正直的品质，这种特质很容易让人体察到，却难以用文字描述出来；很容易为人所感觉到，却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但在西点军校，这些与荣誉制度一样是真实存在的。人格品质是西点军校的重中之重，西点一直以来对人格品质给予了专心不二、几近痴狂的重视，也正是因为如此，西点军校得到了全世界军事院校的敬仰。

在给泰勒校长的信的末尾我这样写道："通过努力使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班中的每个人拥有对国家坚定的责任感，热切而持久地关注个人荣誉和荣誉制度……西点军校就会在国民的思想意识里占据着长盛不衰的位置，坚持这样的制度使其发扬光大值得我们付出任何代价。"

安布罗斯教授恰当地引用了一些对于西点军校的批评，但他将这些批评置于这样的视角，即与西点军校的卓越成就相比，这些批评显然是微不足道的。

在这部学术性的和权威性的美国伟大的军校史作品中，它告诉我们，在19世纪早期，西点军校常常被用来指这样的军校学员，即缺点很多，被认为是"山姆大叔的蚀本生意"。但在本书的最后讲到，美国陆军军官学校（西点军校的真正名称，因位于西点，故又称西点军校）被认为是"山姆大叔的最赚钱生意"之一。

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

1966年1月于葛底斯堡

导 言

威廉·福克纳①常谈起在美国南部的一种永恒的感觉。同样的感觉也弥漫在美国陆军军官学校里。西点军校总是怀着崇敬的心情看待自己的过去，但也把自己看成是活生生的事物——这一点或许更为重要。它喜欢把自己看作是一所永恒不变的院校。历史印迹无处不在：在陈列着美国历次战争军功章的博物馆里、在建筑物上、在军校学员的制服上、在古老的碉楼里、在散落于各个哨所处的古旧大炮上、在军营中耳熟能详的名字里——这些名字是诸如塞耶、马汉、李、杰克逊、格兰特、谢尔曼、潘兴、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等。这些物事都是西点军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如同学校的

---

① 译注：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 年），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美国文坛上相继涌现出一批南方作家，其中最杰出、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就是威廉·福克纳。福克纳一生创作了 19 部长篇小说，70 多篇短篇小说，并获得 1949 年诺贝尔文学奖。

福克纳的作品大多以他的南方家乡为背景。他出生在密西西比州新奥本尼镇，在附近的牛津镇长大。作家一生的大部分时光就在这座南方小镇上度过。

福克纳的主要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沙多里斯》、《喧哗与骚动》、《八月之光》和《押沙龙，押沙龙!》，以及许多其他重要的杰出作品，如短篇小说《献给埃米莉的玫瑰花》、《那黄昏的太阳》和《干热的九月》，均属短篇中的上乘之作。

虽然他的大部分著作以美国南方为背景，但他绝不是单纯描写南方风情的地方作家。他笔下的人物虽繁多，但刻画得生动丰满，对人物心理的挖掘尤为深刻，反映出当代人共有的追求、思索、苦闷；他的创作题材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但表现的主题思想却是多义的、多层次的，因而能在不同的文化中引起共鸣。

在小说写作技巧上，福克纳不断大胆创新，被誉为“20 世纪小说家中最伟大的探索者”。在小说结构、叙述方法、语言运用等方面，他都有独到之处，特别是他运用的“意识流”和“多角度”叙述方法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为现代派小说创作做出了卓越贡献。

课程、教室和战术训练一样重要，所有这一切也都拥有长达一个世纪的渊源了。

军校学员迤逦的灰色队列[①]川流不息地前行着，学员们看着老学员从他们前面走过，新学员接踵而来。他们意识到，整体比部分更伟大有力，长长的队列既体现了过去的传统也体现了新的战斗，他们明白这长长的队列将把他们锻造成真正的士兵。军校毕业生们以新的方式继续与学校保持着如缕不绝的联系：他们经常在军校小教堂里举行婚礼，在各院系担任教员或战术教官，参加班级聚会，甚至死后安葬在学校的公墓里。经常举行的老毕业生葬礼，伴随着"战胜纪念点"（Trophy Point）上下半旗的飘扬旗帜，让学员们能够更清楚形象地感悟到那长长的灰色队列。一名1925届的毕业生与一名1955届的毕业生在远东某个军事前哨邂逅时，他们谈论的话题可以围绕着同样的课程、学习科目、传统甚至老师。两个毕业生很可能分享着他们对母校相同的情感，甚或他们所说的一些俚语粗话也都是相同的。

然而，西点军校还是变了。在它的第一个15年里学校管理混乱，1812年战争结束时它只能被人们看作是一大败笔。接着，西尔瓦努斯·塞耶于1817年就任校长，他把学校带出了混乱，建立起秩序，使军校成为新世界里伟大的科学机构之一、普通高校学习的样板。西点军校充满了活力和想象力，为其众多的杰出校长和著名的富有创造性的院系而深感自豪。

但美国内战后直至20世纪30年代，西点军校停滞不前。它变成一个很小的、被人遗忘的、专业狭隘的院校，龟缩在纽约州的一个角落里。它对外面的世界毫不关心，反之外面的世界对它也是丝毫不假眼色。但在1919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担任校长，又一

① 译注：西点军校是为陆军所设的军官学校，学员制服是灰色的，这早在1816年就确定了，因此，学员队又有"灰色长队"之称。作者在这里用"灰色长队"喻指西点军校过去、现在和未来存在着绵延不绝的联系。

次，一位特立独行的人对这所学校进行了剧烈的变革①。他实行改革，使军校现代化，保留了有意义的实践教学措施，而抛弃了许多没有价值的制度。麦克阿瑟及其继任者让军校重返美国生活的主流，创造出广受尊崇的军事教育体制，沿用至今。

这就是我试图讲述的永恒和变化的故事。

我在准备本书的写作中得到了很多慷慨的合作和帮助。西点军校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的领导们给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西点军校军事艺术工程系的约翰·埃尔廷上校把他大量的军校历史知识与我分享。毫不夸张地说，他的帮助是无法估价的。坦布尔大学（Temple University）的拉塞尔·威格勒教授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阿尔弗雷德·钱德勒教授审读了部分草稿，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威廉学院的弗雷德里克·鲁多尔夫教授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伊丽莎白·司徒德勒小姐阅读了全部书稿，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戴维·唐纳德教授是建议这项写作的第一个人，他读了很多篇章。他的建议对我非常有帮助。纽约市的戴维·塞加尔先生向我指出富有启迪性的方向，是我富有耐心的知己密友。我的打字员伊丽莎白·史密斯小姐，为我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我还想感谢我的夫人建议采用这个书名，以及哈佛·韦伯先生的富有创造性的编辑加工。

以下机构的图书馆员们不怕麻烦地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他们是：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图书馆和档案馆，西点军校图书馆和档案馆，国会图书馆，鲍登学院（Bowdoin College）图书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米尔顿·艾森豪威尔图书馆，纽约公立图书馆，埃柳瑟瑞安·米尔斯历史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

最后，我要对威廉·B. 赫塞尔廷教授的一直鼓励表示深深的

---

① 译注：前一次变革指的是 1817 年塞耶出任校长后大刀阔斧的举措，将西点军校从濒临关闭的边缘拯救出来，直至内战时代，为西点军校的声誉创造出第一个高峰。

谢意。在我开始写作本书后不久，他就去世了。但是如果我的本项历史研究有所价值的话，那应该主要归功于他。他是一位著名的教授，一直献身于历史研究。他是我灵感的源泉。

我把本书献给所有使本书具有价值的人们。

斯蒂芬·E. 安布罗斯

1965 年 8 月于巴尔的摩

目 录

序 …………………………………………………………… (1)
导 言 ………………………………………………………… (1)
第一章 学校的创建 ………………………………………… (1)
第二章 弃 儿 ………………………………………………… (24)
第三章 阿登·帕特里奇时代 ……………………………… (38)
第四章 西尔瓦努斯·塞耶 ………………………………… (61)
第五章 塞耶的教学课程和军校教员 ……………………… (84)
第六章 杰克逊主义者和西点军校 ……………………… (101)
第七章 1840—1860 年的黄金时代 ……………………… (119)
第八章 学员生活 ………………………………………… (141)
第九章 内 战 …………………………………………… (162)
第十章 发展停滞期 ……………………………………… (185)
第十一章 欺辱行为和黑人学员 ………………………… (210)
第十二章 从古巴到法国 ………………………………… (228)
第十三章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 (249)
第十四章 贯彻麦克阿瑟的改革计划 …………………… (269)
第十五章 橄榄球 ………………………………………… (286)
第十六章 现代化军校 …………………………………… (303)
后 记 …………………………………………………… (313)
译后记 …………………………………………………… (329)
参考书目 ………………………………………………… (333)

第一章　学校的创建

美国陆军军官学校的创建是由于美国18世纪的军事经验。军校的创建者还汲取了欧洲的历史经验和灵感。更准确地说，创建者们从欧洲人创办军校的诸多先例中寻求捷径，经过典型的美国式选择过程，他们拿来欧洲人有用的经验，并辅之以自己的经验，进而创建出一所独一无二的军校，以图服务和保护这个独一无二的共和国。

18世纪初的欧洲，职业军人主导着战争，并在西方社会拥有稳固的地位。欧陆的常备军，原本应该是国家的护卫者和忠仆，却因为操控或掠夺他们理应保护的社会而名存实亡。他们裂变为自成一体的小集团，实际上只为君主的利益服务，有时候只为他们长官的利益服务。军队空负国家的名头，普鲁士就是一个典型。

在这样的军队中，军官团几乎是贵族独家垄断的私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太过傲慢无知或游手好闲，难以通过任何其他的方式谋生。这种倾向在小贵族身上尤为明显，小贵族阶层贫困潦倒，没有能力负担他们子女的教育费用，因此被迫将自己的儿子送去"为国王服务"。士兵大多数来自社会最底层，甚至是社会渣滓，他们作战更多是出自对他们长官的畏惧，而非对敌人的仇恨。统治者之所以接受这样的安排，是因为这是换取贵族支持和维护自己权位的最简单方式。除荷兰和英国之外，欧陆各国王权和贵族的军事力量联手，或阻遏代议制度和宪政政府的发育壮大，或破坏代议制度和宪政政府。简言之，欧陆各国的军队，就是为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有利于一小部分人的制度而存在。

然而，18世纪变革席卷欧洲大地，古老的、既成的习俗让位

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任何既成的制度都纳入到启蒙运动的质疑考问当中。启蒙文人们深入审视社会所揭示出来的东西，许多让他们感到震撼，但最让他们感到震撼的莫过于常备军了。这些军队——由没头脑的社会下层人员组成，充当傲慢无知的贵族和专制王权的支柱——与启蒙思想的三大支柱——人权、自然法和理性——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国家由“自然的”和理性的军队来保卫国家，国家就会更加健康，花费也会更少，这种军队应当由来自各个阶层的公民组成，他们在军中服役时依然保有自己的权利，他们在战争结束后则重操民间职业。①

就在启蒙思想家们摧毁维持常备军观念的理由之时，那个时代技术上的进步，也使未经正规训练的贵族合法的垄断军官团变得越来越困难。掌握精确的科学知识，是成为一名合格炮兵或工兵军官的必备条件，但许多贵族子弟不具备这些知识，有时候甚至顽固地拒绝掌握这些知识。那些愿意接受这些知识的通常是贫穷贵族子弟或小乡绅，如拿破仑·波拿巴。但他们的人数远远不能满足军队的需求，军队组织中的阶级壁垒由此开始崩塌。有的士兵因为英勇善战而得到擢升；偶尔，某位颇具才干却没有正式授衔的军官，他的儿子可能走上正式委任授军之路。发财致富的资产阶级把对教育的重视奉为信条，他们的子弟在科技类军种中得到委任授衔。然而，出身高等阶层的有军衔军官们确信，他们的资产阶级部下至多攀升到工兵总司令的职位，他们依旧牢牢地坚守着步兵军团和骑兵军团的贵族纯洁性。

---

① Alfred Vagts, *A History of Militarism: Civilian and Military*, （New York, 1959）。该书对启蒙时代抨击常备军有着非常卓越的讨论。作者指出，伏尔泰尽管与腓特烈大帝私交甚好，但仍把士兵称为“雇佣的职业杀手”，并坚称自罗马帝国巨头苏拉当政以来，从平民那里搜刮到佣金雇佣军队，反过来又用军队压制平民。在以下两本书中还有对18世纪军队的全面讨论：Richard A. Preston, Sydney F. Wise, and Hermann O. Werner, *Men in Arms*（New York, 1956）, 129-146；以及 Theodore Ropp, *War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 1962）, 53 – 59.

炮兵和工兵的军官被认为与工场主、技匠和商人类似，因为像这些人一样，他们都与机器打交道，要求拥有精确的知识。科技类军种中的军官们，像精于计算的资产阶级一样，期求得到满意的成果，为他们的投资得到体面的回报。他们不满足于荣誉，他们要求得到切实的利益。耶拿惨败[1]后，普鲁士的步兵和骑兵军官们自欺欺人地认为，战败只是偶然的意外，没有理由因此改革军队的结构，而资产阶级则加入军队里的改革阵营，要求途穷求变。

第一个认真地尝试教育其军官的国家，正是法国。路易十四统治时期[2]，法国就曾组建过一些学员连队，并在 1726—1733 年间又重新组建起来。这两次设立学员连，都由于年轻贵族中整体纪律涣散而终遭遣散。走向军官教育的下一个举措是建立巴黎军事学校。像第一所奥地利军校一样——17 世纪由私人资本家巴龙·卡欧斯建立，巴黎军事学校是由帕里斯的一个兄弟提议建立的，他是一个在战争供应中发家致富的金融商。蓬帕杜尔夫人劝服路易十五赞成了这一提议[3]。资助学校的彩票赢得了贵族的鼎力支持，因为他们为自己的儿辈着想不得不作一点贡献。学员是 500 名贫穷贵族

---

① 译注：1806 年 10 月 14 日，在俄普法战争期间，法国军队同普鲁士军队在两地同时进行的两个相互关联的战役。1806 年 10 月初，布伦瑞克公爵指挥的普鲁士和公国萨克森联军 10 万余人在耶拿和魏玛地域设防。

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决定使用主力 9 万人突击耶拿。法国军队采用新型的运动战术，在实施正面突击的同时，大胆动用机动部队实施迂回和包抄。而普军继续沿用欧洲陈旧的战术原则，排列成斜形密集战斗队形。在法军的左冲右突之下，墨守成规、僵化保守的普鲁士军队溃不成军，伤亡惨重。耶拿一役，普军各军共伤亡 2.7 万人，损失火炮 200 门，被视为空前的奇耻大辱。

② 译注：路易十四（1638—1715 年），5 岁登上王位，由母亲安娜摄政，首相马萨林执掌实权。1661 年亲政，不设首相，实行“朕即国家”的绝对君主专制统治，人称“太阳王”。

③ 译注：路易十五（1710—1774 年），路易十四的曾孙，路易十四死后接替王位，由奥尔良公爵摄政。路易十五当政时期，法国发生急剧变化，最重要的就是 18 世纪中期启蒙运动的兴起和启蒙文人集团的形成。蓬帕杜尔夫人是路易十五的情妇之一，也是当时巴黎著名的沙龙女主人之一，沙龙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渊源地和公共平台，蓬帕杜尔夫人曾庇护过许多重要的启蒙文人及其著作。

的子弟，年龄在 9 至 11 岁之间，他们是“生来即无财产”的幼子①，或是“古老家族”② 的儿子和孤儿。1751 年宣告成立的国王饬令宣称：“只要骁勇就能使人成为战士这一业已深入人心的古老偏见，当逐渐让位于我们所引介过来的对军事学习的渴求，这是非常必要的。”巴黎军事学校是一所杰出的教育机构，它为法国培养了欧洲最优秀的数学家、工兵和炮兵军官。1776 年后，军事学校又增添了一项使命，即作为各外省在那个年代相继建立的军校的优秀毕业学员接受进一步军事教育的高等学府。早期的学员中就有布里埃纳军校的一名毕业生——拿破仑·波拿巴。③

巴黎军事学校创建 50 年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导致对法国军队进行重组。在军队重组之外的其他相关变化中，雅各宾派党人创

---

① 译注：欧洲许多国家实行长子继承制，只有长子继承父辈的名爵和财产，幼子生下来即没有财产权，因此长大后主要出来就是从军或服务于宫廷。

② 译注：法国贵族的渊源极其复杂，有自古代就是随国王征战的军功贵族，他们的家族源远流长。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商品经济的兴起，这些古老的“佩剑贵族”家庭逐渐没落，许多通过商业途径发财的资产阶级为赢得社会地位，通过金钱获取贵族名号，史上称他们为“穿袍贵族”。

③ 译注：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 年），出身于科西嘉岛一个破落小贵族家庭。1784 年进入巴黎军事学校进修，次年获少尉军衔委任状。法国大革命期间，他在 1793 年法国南部的土伦战役中击败外国干涉军而成名。1796 年担任督政府意大利方面军司令，率领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侵入意大利，取得重大胜利，迫使奥地利次年 10 月签订和约。1798—1799 年间远征埃及和叙利亚。1799 年底秘密返回法国发动雾月十八政变，推翻督政府，成立执政府，自任第一执政。1804 年，他建立帝制，号称拿破仑一世，同时发动欧陆战争。1805 年 10 月和 12 月，对奥地利相继取得乌尔姆和奥斯特里茨战役的胜利，迫使奥地利政府签订城下之盟。1806 年他出兵占领荷兰，10 月又在耶拿战败欧陆强国普鲁士，一时雄霸欧洲大陆。与此同时，他颁布柏林饬令，企图用大陆体系扼杀海上强国英国，从而雄冠列强。1807 年又击败俄军，迫使俄国加入大陆封锁体系，1808 年侵入西班牙。自此拿破仑帝国达到鼎盛，他的亲朋担任了欧洲各个王国的国王。然而，大帝国的失败也随之来临。1812 年他入侵俄国，遭遇严寒惨遭败绩；1813 年在莱比锡战役中法军被反法同盟打得一败涂地，反法同盟军一路势如破竹，于次年 3 月 31 日进入巴黎，拿破仑被迫第一次退位，被流放到厄尔巴岛。1815 年 3 月，他从流放地偷跑出来重返巴黎，建立百日王朝，6 月 18 日在滑铁卢遭到了无可挽回的失败，被迫第二次退位，并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后来因不明原因致死。对于他的死因，至今众说纷纭。

建了玛斯学校（Ecole de Mars），这是一所军事院校，成立的目的是为国家的目标服务。与此同时，雅各宾派党人取缔了贵族阶级的巴黎军事学校。中产阶级子弟（事实证明他们是雅各宾派党人的子弟）穿着雅克·路易·大卫设计的半希腊半罗马式的服装，在营地帐篷里学习战争科学。这所学校对政治的热衷远远大于军事事务，因此变成类似于恶劣搞笑的东西。热月政变后，它被巴黎理工学校[1]所取代。巴黎理工学校用来教育培训炮兵和工兵军官，它注定要超越巴黎军事学校。[2]

在欧洲大陆，法国大革命第一次导致了在数个世纪里平民与职

---

① 译注：法国高等教育实行双轨制，即综合大学（Universités）与大学校（Grandes ecolés）并存。在大学就读的大学生占其总数的80%以上，是法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体。大学校实施精英教育，地位特殊，在法国人眼中，它们是“大学中的大学”。被誉为法国“公共教育事业最壮丽的学府”的巴黎理工学校（Ecole Polytechnique de Paris），更是大学校中一颗闪耀着璀璨光芒的明珠。

巴黎理工学校诞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1794）。巴黎理工学校当时建校的目的，主要是因应军事上的需要，课程包括炮兵、军工、路桥、造船、地形测量等。法国对理工大学的投资，在拿破仑时代首次获得回报。理工大学的师生建造当时最先进的炮舰、火炮，成为拿破仑东征西讨的重要后援。两个多世纪以来，理工学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精英，成为法国不同时期的“带路人”（戴高乐语）。他们当中，有治理国家的总统和政治家，有指挥千军万马的元帅，有驾驭科学的院士和科学家，有奋笔疾书的学者，还有纵横商场的实业家。用当年拿破仑的话来说，巴黎理工学校是一只“下金蛋的老母鸡”。时至今日，200多年过去了，翻开理工学校历史，巴黎的标志——艾菲尔铁塔的设计者，驰骋全球的雪铁龙汽车研制者，海王星的真正发现者，都是理工学校的校友。还有令法国人引以自豪的阿利亚娜运载火箭、欧洲空中客车飞机、核能发电、高速列车（TGV）等一系列高科技成果，同样都记载着理工学校的丰功伟绩。也许出于偏爱，法国人特意为该校学生制造了一个专用词——理工生（Polytechnicien）。

理工大学离巴黎市中心一个半小时车程。校园面积达445公顷，内有8个演讲厅、46个课室（课室的设计只可容纳25人上课）、图书馆、电脑室、实验室、语言实验室、两个游泳池，另外还有各种运动场馆，以及专供学生绘画、雕刻、摄影工作的教室。校园虽广，设施虽多，但学生人数不多，加上教授、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全校亦不过1 300人。人数这么少，乃由于理工大学一向收生严格，连同外国学生，每年约收300人，全都是精英分子，故此理工大学是法国名校中的名校。所谓物以稀为贵，它的学位是法国学生最向往的专业资格之一。

② Vagts, *Militarism*, 54 – 55, 109.

业军队之间的大规模冲突。由于平民人多势众、充满激情以及训练有素的军官——这些军官通常是职业军人，他们出身于接受大革命原则的小贵族阶层，平民因而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普鲁士没有理睬极端的容克贵族的意见，开始向新的军事体制调整。在沙恩霍斯特的领导下，古老的贵族制军事学校被废弃了，在柏林、柯尼斯堡①和布雷斯劳②，新的军事学院创建起来了。优秀的毕业生进入柏林继续攻读研究生课程，三年内要学习数学、战术、战略、炮术、法语、军事地理、物理和化学。这所军校的精英将成为总参谋部的首要征募之源。③

英国也开始回应新科技的冲击。1741 年，国王乔治二世④同意在伍尔韦奇组建皇家军事学院（Royal Military Acadêmy）⑤，旨在培

① 译注：柯尼斯堡（Kogigsberg），原东普鲁士领土，后来被合并到前苏联，成为加里宁格勒。

② 译注：布雷斯劳（Breslau），原东普鲁士领土，今天隶属波兰。

③ Gordon A. Craig, *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Army*, *1640—1945*, （New York, 1956）, 45.

④ 译注：乔治二世（1683—1760 年），英国国王，汉诺威选帝侯。1727 年，乔治一世驾崩后，他继位为英国国王、汉诺威选侯。由于乔治二世重视汉诺威甚于英国，为保障汉诺威领地的安全，支持奥地利与普、法、西联盟作战。1760 年，因心脏病发作猝死。

乔治二世一生热爱军事。1743 年，他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的代廷根战役中指挥与法国作战，在失去战马的情况下，步行挥剑指挥战斗，最终以很少的代价赢得了战斗。他是最后一位出现在战场上的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很爱他的妻子卡洛琳王后，自己不在国内时，总是由王后摄政。

⑤ 译注：它是今天英国赫赫有名的桑赫斯特皇家陆军军事学院的前身。1741 年 4 月 30 日，经国王乔治二世批准，英国皇家第一所军校在伍尔韦奇成立。皇家工兵、皇家通信兵、皇家装甲兵等自 1920 年也相继建立了军事学院。1947 年，英军将这些学院与皇家军事学院合并，正式改称陆军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并在当年 1 月 3 日开学。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位于伦敦市西 48 公里处的伦敦路北侧，由五个分学院组成，即新学院、老学院、胜利学院、施里文汉学院和女军官学院。

据英军统计，桑赫斯特军事学院自建校以来的 250 多年的历程中，培养出了千千万万个英军指挥人员。其中，前英国首相丘吉尔以及蒙哥马利、罗伯茨、亚历山大等 10 多名陆军元帅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养“绅士学员”到工兵和炮兵中服役。伍尔韦奇军事学院强调代数、几何、筑城学、挖坑道、射击和建桥等的学习。毕业生不必花钱购买委任状（英国人利用委任状制度证明军官出身科班），他们可以免费在英国军队中得到一份。最重要的是，对学员的阶级出身没有法律限制。①

在这个科学和社会进步的时代，美国诞生了。它的横空出世，部分原因是北美殖民者反对国王乔治三世的军事政策，因为它“在和平时期在我们中间驻扎常备军”，并让“军事力量独立于甚至凌驾于民权之上”。在成功结束革命之后，美利坚合众国的领导者们一致认为，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是贵族统治的潜滋暗长。熟读希腊、罗马历史使他们确信，民主政体中的贵族寡头往往崛起于军事精英当中，而军事精英则是由常备军产生出来的。② 而且，他们谙熟最近的历史，这使他们认识到，皇室和贵族特权的主要支柱就是军队。因此，他们认为军队从本质上来说是危险的。

但新的国家被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包围着，它的领导者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在东方，欧洲列强不愿接受美国大革命的最主要成果——一个民主国家的创立；西方是印第安人；北方是英国人；南方的西班牙人不接受这个新国家的主要目标之一——扩张。

美国人需要国防政策，他们坚持国防政策应该兼具革命性和合理性，摒弃军队的两种基本组织模式——常备军和民兵——中恶劣的方面而保留其好的方面。他们采用民兵的方式，打破了欧洲的军队组织模式，民兵不会威胁到社会，因为民兵是社会中人。与此同时，民兵制度能够确保军队的人力来源，获得一支规模可大可小的

---

① Sir John Smyth, *Sandhurst*, (London, 1961), 5 - 34.

② Charles F. Mullett, “Classical Influence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载于 *The Classical Journal*, XXXV (October, 1939), 97. 他指出，很多美国独立战争作家“宣称对自由的高悬之剑经常被罗马史所揭示”。

武装力量。但他们在独立战争中与欧洲军队——英国军队和法国军队——的接触使他们确信，训练军官是必要的。独立战争期间，在炮兵和工兵的诸多专业化领域，美国依赖从欧洲输入军官。然而，美国不能继续只靠外国人，他们希望保持国家的独立性、尊严或革命的纯洁性。在教育军官方面，美国人无论如何都有机会超越止步不前的欧洲人，美国向所有士兵敞开军中职位，唯一的要求就是能力。美国天马行空自由创造，他们自由地教育所有才俊之辈，自由地组建起一个训练有素的职业士兵团体，进入这个职业士兵团体的唯一通行证就是才具。

一个理性的、革命性的国防政策之关键，其中之一就是军官团，它以最少的开支和最小的预期风险达到了保卫国家的目的。军官团的成员，必须来自整个社会，而不是来自社会的某一部分；必须在战时招之即来，能够训练和领导民兵；必须不想也不能利用他们独有的知识谋取一己之利。

美国陆军军官学校的天才创造者们制定了这些要求。托马斯·杰斐逊、乔治·华盛顿、约翰·亚当斯以及其他对军校创建有贡献的人都希望建立一所由平民掌控的、学生亦录取自平民的学院，以达到这些要求。这个国家要想保持独立，学院就必须向学生传授美国时新的知识。军校毕业生要向民兵传播这些知识。正规军不能插手教学课程，其功用仅限定在与印第安人作战上。学院的毕业生并不一定要留在军队里，或许军队里根本没有他们的存身之地，但他们可望回归到民间生活中去，加入地方上的民兵连队，指导民兵训练，战时则率领他们战斗。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他们胸怀野心，想利用自己的知识颠覆国家，成功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因为他们手里没有身经百战的职业军队供其驱策，他们领导的不是那些无条件服从命令和服从最严苛纪律的职业军人，而是他们的同胞。一所由平民掌控的学院，通过这样的制度设计和安排，美国人将会在拥有巩固的国防的同时，也避免了常备军带来的诸多危险。

美国人早就意识到需要一所军校。独立战争尚未开始之际，他

们就察觉到他们在军事训练和军事知识方面的匮乏，并开始提议建立一所军校。第一个提出这个想法的是炮兵部队的亨利·诺克斯上校。

独立战争爆发之前，诺克斯在波士顿开设“伦敦书店”，这里是驻扎该城的英军军官常去之地，诺克斯经常跟他们谈论军事事务。他也是当地一个民兵连里的民兵，波士顿手榴弹兵连的掷弹手。他自学过军事科学和工程学。战争一爆发，诺克斯就投身到爱国事业中去，加入波士顿周边高地的军队。1775 年 11 月 17 日，华盛顿任命时年 26 岁、自学成才的诺克斯担任炮兵总指挥。诺克斯是位健壮如牛的男子汉——体重近 300 磅，长着一个很大的蒜头鼻子，个头比他的顶头上司华盛顿还要高。同僚们发现他不易于交往，或许是因为他那“剽悍粗鲁的长相”、耀武扬威的走路姿态以及他固执己见时常近乎野蛮的态度。诺克斯精力充沛，充满雄心。独立战争的第一个冬季，为了带回伊桑·艾伦在波士顿俘获的英军军火，他毛遂自荐，率军对康德罗加堡进行了一次冒险远征。不久后的 1776 年 1 月，诺克斯凯旋而归，在皑皑白雪上拖回“数量可观的大炮”。在整个独立战争期间，他一直展现着与此同样的充沛精力和杰出才能，乃至成为华盛顿最亲密的朋友和顾问之一。他参加了纽约市周边的所有战斗，在 1776 年圣诞夜进攻特伦顿前夕，他指挥华盛顿的炮兵部队横越特拉华河渡口，且在布兰迪韦恩、日耳曼镇、蒙茅斯、约克镇时一直带领华盛顿的炮兵部队。

诺克斯既是一个能征善战的人，也是一个才能卓越的组织者。战争结束后，他构思并组织了由独立战争军官组成的“辛辛那提协会”，担任印第安人事务专员，以及邦联政府①时期的战争部长。

---

① 译注：根据独立战争时期的大陆会议 1777 年 11 月 15 日通过的《邦联条例》，从 1781 年 3 月 1 日起，英属北美大西洋沿岸的 13 个州组成邦联政府，替代大陆会议行使行政权，这标志着英属北美殖民地正式联合为统一国家政权。但邦联政府缺乏许多基本的权力，譬如税收权，行动能力软弱无力，导致政令不行、财政拮据，于 1787 年解散。美国各州通过宪法，组织起联邦，现代美国自此肇始。

作为一名“狂热的联邦主义者”，他怒斥州权学说和邦联条例，是联邦宪法的坚定支持者。在根据宪法成立的联邦新政府中，他再次为华盛顿服务，出任华盛顿政府第一任陆军部长。①

即使在独立战争期间，诺克斯也没有把自己局限在战斗中。他提议建立一所军事学院的时候，美洲殖民地与宗主国英国的冲突尚未开始。他希望，这个军事学院的毕业生为一支“正义之师”提供骨干基础。然而，他意识到，“共和国的天才创造者们似乎反对军队常备化，提出任何使军队优化的计划，都可能会被许多想法善良的公民看作是为推翻这个国家的自由而设置常备军的苗头”。②但因为“现存的军队，仅仅是贫败者的收容所”，美国确实需要一所军校。③ 诺克斯向马萨诸塞州议员约翰·亚当斯谈过他的看法。1776 年 6 月，亚当斯引导国会通过一项法案——创建“残废军人团”，这是一个为伤残军官提供服务的组织，为残废军人安置清闲的职位。设想他们主要的职责之一就是向“青年才俊们”传授军事知识，立功受勋者们被分派到了“残废军人团”中来。1777 年 7 月，法国人路易·尼古拉上校在费城组建了军人团。1781 年，军人团迁往纽约州的西点，但几乎没有立功受勋的残废军人前来这里，那些来到这里的人发现他们遭到了老兵们的嘲笑，老兵们认为他们的职位是个领钱不干活的闲职。战争结束时，残废军人团被解散了。

诺克斯曾经更多地考虑过，仿照英国伍尔韦奇军校的模式，建立一所永久性的军校。在 1778 年冬，他在新泽西州普鲁克敏自办

---

① Dumas Malone (ed.), *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 (New York, 1960), V, 475 - 477. 后面引用该词典略作 DAB。同时可参 Fairfax Downey, *Sound of the Guns: The Story of American Artillery* (New York, 1955), 28。

② James R. Jacobs, *The Beginn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y, 1783—1812*, (Princeton, 1947), 288.

③ *Centennial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 (Washington, 1904), I, 202. 后面引用该书时略作 CWP。Jacobs *Beginning U. S. Army*, 285.

了一所军校，他在军校中亲自教授战术学和射击学，繁忙的军务很快让他的努力暂时夭折了。但他的思想并没有被湮没。一个关键因素是与法结盟。美国军官，都是没有经过训练的普通人，他们在与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专业军官接触后，开始尊崇军事教育。七年战争①后法国军队中掀起的知识学习热潮，产生出诸如拿破仑、贝尔捷、马蒙、卡诺以及其他很多著名将领。他们的前辈军官、有些甚至跟他们同辈的军官，战争期间都在美国服役。普鲁士的冯斯多本和波兰的克修斯科也增强了欧洲训练有素的军官们的声望。他们的卓越才能让美国人尤其是华盛顿印象深刻。他们的榜样为诺克斯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1783 年，华盛顿对诺克斯的思想表示支持，呼吁“为军事艺术教育建立一所甚至多所院校”。华盛顿宣称：“我不能不再三强调所提议建立军校的必要性，除非我们愿意让战争艺术在这块土地上完全灭绝，愿意完全依赖外国人的友好援助。”但一切都毫无进展。独立战争一结束，国会就宣称：“和平时期保持常备军，是与共和政体的原则不相符的，威胁这个自由民族的自由，并且通常会变成建立专制暴政的毁灭性机器。”国会以此表达了其担心之情，因此立即削减了军队。② 1785 年时美国军队共有不到 100 名军官。其中绝大多数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上校的老炮兵连的成员，驻扎

---

① 译注：1756—1763 年间，英国、普鲁士、汉诺威为一方，法国、奥地利、俄国、萨克森、瑞典、西班牙为另一方，在欧洲、美洲、印度和海上进行全面战争。战争的起因是英、法争夺殖民地及商业霸权，以及普、奥争夺西里西亚。在欧洲，普鲁士与法国、俄罗斯、奥地利、瑞典的战争，以普鲁士对奥地利的胜利而告终，普鲁士从奥地利手中获得西里西亚。英、法之间的海上战争，则以法国的失败而结束。英国夺走法国在印度、北美以及其他地方的广大殖民地。1763 年双方签订《巴黎和约》，确保了英国的胜利成果，从此确立了英国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全球霸主地位。

② CWP, I, 193 - 207; R. Ernest Dupuy, *Where They Have Trod: The West Point Tradition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1940), 34 - 35; Downey, *Sound of the Guns*, 63 - 64.

在纽约州哈得逊河岸的西点。[①]

西点是美国最大的军事要塞，也是独立战争期间许多战争的发生地。华盛顿认为它是美国最重要的军事据点。但现在只有寥寥数人驻扎在那里，在不铲雪或锄草之时，负责守卫着萨拉托加、石镇和约克敦战役后留下的储备和战利品。与此同时，军队继续占用西点平川地带，促使这块土地的所有者——北卡罗莱纳州的斯蒂芬·摩尔——敦促国会出资从他手里买下这块土地。财政部长汉密尔顿[②]提议购买，1790 年 9 月 10 日，国会出资11 085美元，西点及其周边的土地乃属美国政府所有。[③]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前一年，法国不久与英国、西班牙爆发战争。美国是法国的盟国，这个欧洲国家期望美国在它们共同的事业中提供援手。[④] 但华盛顿及其主要顾问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均想保持中立。但很显然，在美国势难置身其外的一场世界性战争中，保持中立是相当困难的。在华盛顿发表中立宣言的同时，美国政府同时采取措施加强国防。

1793 年 11 月 13 日，华盛顿主持一次内阁讨论，商谈增强主要港口防御的最好方式的问题。杰斐逊站起来说，他反对由联邦政

---

①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带领的部队依然保留在军队中，如第一营、第五炮兵连，与华盛顿的大陆军保持直接联系。

② 译注：汉密尔顿（约 1755—1804 年），美国立国初期的联邦党领袖之一。他出生在西印度群岛，1772 年移居纽约。1773—1774 年在皇家学院（今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后参加大陆会议。独立战争期间，1777—1781 年任华盛顿秘书和参谋。1787 年作为制宪会议代表，在指定联邦宪法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789—1795 年任财政部长，提出整顿财政、建立国家银行、征收国产税和保护关税等计划，对外主张发展与英国的关系。1804 年与副总统伯尔决斗，重伤身亡。

③ Herman Beukema,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and its Foreign Contemporaries* (West Point), 1939, 1 -3; Edward O. Boynton, *History of West Point* (New York), 1863, 9 - 11. 通过数年间陆陆续续的购买，最终使西点达到目前的规模。

④ 译注：这里指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为报七年战争失败之仇，向北美殖民地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打击英国。现在，法国与英国为争夺欧陆霸权和海外商业霸权，战火重燃，法国希望美国能够助自己一臂之力，继续它们之间的“反英同盟”友谊。

府承担防卫责任，因为各州有能力防卫自己。汉密尔顿准备表示不同意见，但诺克斯抢先一步发言。这位陆军部长说，杰斐逊明显错了，但讨论无论如何还是具有建设意义的，因为美国根本没有人懂得如何建造要塞，现在当务之急是建立一所军事院校，让年轻军官可以从这里习得战争艺术。杰斐逊打断了诺克斯的话，宣布自己坚决反对诺克斯的建议。他说，“宪法中根本没有规定这种特别权力准予”创建这样一所全国性的军校。诺克斯言辞激烈地捍卫自己的观点；杰斐逊则继续批驳他的建议。直到华盛顿总统宣布，尽管他认为建立一所军校是有益的，但他“不希望因此导致流言横飞”，并命令他们停止讨论这个话题，争论方告结束。①

华盛顿之所以能够如此果敢地结束内阁辩论，是因为国会已经准备行动。1794 年 5 月 7 日，国会提出扩充炮兵和工兵兵团——实际上其中的大多数军人驻扎在西点——并新创“学员”（cadet）一级的军阶。在法国，学员这个词意指家中的最小儿子；在西班牙，指青年志愿军官；在英国，指志愿到印度服役的家庭幼子；在美国，则是指分派到驻扎在西点的军团的低级军官。按照设想，他们要参加由老军官讲授的课程，学习他们的军事艺术。国会法案中有一则条款，对购买军事教学的课本和设备做了专门规定。但学员们发现，他们更多的时间花在高级军官力图逃避的令人厌烦的工作上，如操练、日常文书工作、站岗放哨等，从来没有买过书，也没有开过任何课。② 这种消极无为，至少部分是出自那种源于欧洲、目前在美国军队中依然存在的情绪，即在军人品质中，荣誉、勇气和忠诚是重要的组成要素，而知识至多是第二位的。

根据陆军部颁发的在西点开始课程教学的命令，1796 年 2 月，

---

① Albert E. Bergh (ed.),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Washington, 1907), I, 409.

② Jacobs, *Beginning U. S. Army*, 297; Henry Barnard, *Military Schools and Courses of Instruction* (New York, 1872), 722; *CWP*, I, 213.

陆军中校斯蒂芬·罗什冯泰因接掌了西点。3月28日他给西点驻军的命令开宗明义："明天上午10:00，所有受邀军官到教室集合，跟从穆勒的指示，描摹出几种防御工事方案。"罗什冯泰因欲向军官和学员传授知识的想法证明是场灾难。在他们的职业方面他们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这样的看法中暗含着对他们地位的侮辱，军官们被激怒了，他们迅即烧毁了"老教长"楼，教室就在这幢楼里。结果什么课都没开成。

与此同时，欧洲的战争越来越激烈，规模越来越大。1798年，美国与当时最发达的军事强国法国开始了准战争。在巴黎理工学校里，法兰西正培养出世界上最优秀的军官，这里的学生入学和毕业，皆需付出艰苦努力。而美国军队甚至不是野蛮人的对手——1791年，印第安人曾给圣克莱尔将军麾下的军队以致命一击，美国工兵甚至不会建造防御工事。对欧洲工兵复杂的建造方式和精确的数学计算，新世界里一无所知。

1798年7月16日，在一项增加西点军团人数的法案中，国会授权约翰·亚当斯①总统委派四名"艺术和科学"教师，教授炮兵和工兵团里的学员和年轻军官。在国会议员的心目中，当前的防御是迫在眉睫的，但长远的防卫需求也并没有被忘记。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平克尼认为，国民自卫军能应付大多数战斗，但不能胜任工兵和炮兵的工作。他说："在那些兵种里，进行一定程度的教育和学习是必要的，但在任何其他兵种里则不需要进行教育和学习。"同时，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议员提醒国会别忘了上一场战

① 译注：约翰·亚当斯（1735—1826年），生于马萨诸塞州，早年为律师。1774年和1775年先后当选第一届和第二届大陆会议代表，并为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1777—1779年数次出使法国争取军事援助。1882年参与签订英美停战的《巴黎和约》。1789—1797年任副总统，1796年当选为总统。任内，1799—1800年两次击败曾经盟友法国的挑衅。亚当斯还于1798年颁布了归化法、客籍法、敌对外侨法、镇压叛乱法、住宅税法，侵犯了美国神圣的自由立场，民众强烈不满，使他所属的联邦党声誉大降，1801年亚当斯总统任期满后告退。

争开始之初科技类军官异常匮乏的情形。①

根据这项法案中的条款，陆军部在西点集中了许多有前途、有希望的学生，试图组建一所军校，但事情再次无果而终，因为无法招到老师。美国没有人能够教授军事工程学，亚当斯总统，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无比反感任用外国人”，因为“那会有辱我们军官真正的自尊，打击他们的热情和雄心”。② 但建立某种类型的军校的压力日益加大。汉密尔顿——他自己以前就是名军官，告诉陆军部长詹姆斯·麦克亨利，军队最迫切需要的就是一所军校。“这种要求是再正当不过的了，”汉密尔顿说，“相对于这个国家禁止建立庞大军事机构的政策和环境，适应当前形势做到尽善尽美同样也很重要。”正如一个农民，如果“他要保证羊群安全……就必须花钱雇请牧羊人”，美国必须培养能够教授平民战争艺术的军人。

汉密尔顿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军事教育体系：在西点建一所“基础军校”、一所工兵与炮兵军校，再有一所骑兵和步兵军校，第四所为海军军校。所有学员要在基础军校学完两年后，再到专门军校学两年。③ 汉密尔顿把计划呈交给华盛顿，这位老司令在他逝世前三天的最后一封信中做了答复。“建立这种军事机构，”他说，“鉴于其备受推崇且广泛的基础，我也一直认为它是这个国家至关重要的一个目标。”华盛顿本身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因此没有对汉密尔顿计划的细节进行评论，但他敦促国会，至少要建立一所这样的军校。④

与此同时，陆军部长麦克亨利收到另一个人的建立军校的计

① *The Debates and Proceedings in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Fifth Congress, May 15, 1797, to March 3, 1799 (Washington, 1851), 1419 - 1421.

② Charles F. Adams (ed.), *Works of John Adams* (Boston, 1865), IX, 65 - 66.

③ Henry Cabot Lodge (ed.), *The Works of Alexander Hamilton* (New York, 1904), VII, 179 - 186; Leonard D. White, *The Jeffersonians* (New York, 1951), 252.

④ John C. Fitzpatrick (ed.), *The Writings of George Washington* (Washinton, 1940), XXXVII, 473.

划。在18世纪90年代中期军队扩张期间，在独立战争中曾效力于拉法耶特将军[①]麾下的路易·德·图萨接受委任，担任了第一炮兵和工兵团的少校。1798年，年轻时曾在斯特拉斯堡军校学习过的路易·德·图萨少校，向麦克亨利呈献了一份关于“建立炮兵和工兵学校”的备忘录。在这份报告里，他强调了在基础科学、实战教学、尽可能好的教员和严格的纪律等方面进行系统全面教育的重要性。[②]

麦克亨利把这两份报告糅合到一起，1800年1月14日，连带一份建立军校计划书一起呈交给亚当斯总统。他提议，政府应当采纳汉密尔顿的建议，建立四所军校，每所军校则按照路易·德·图萨的计划组建。麦克亨利强调说，建立军校迫在眉睫且意义重大，因为身在一个战乱频仍的世界，美国不论其意图是多么追求和平，亦须时刻准备保卫自己。因为美国人民不愿意设立常备军，所以这个国家不得不依赖于其军官的技能以及其防御工事的牢固。防御工事需要工兵来建造，需要配备炮手来防守；因而也需要军校来培养这类军官。[③]

亚当斯将麦克亨利的提议送交国会讨论。在国会无休止地讨论的同时，他勉力执行现存的有关炮兵和工兵教育的法律。然而，依旧鲜有学员和教师被分派到西点军团。亚当斯告诉麦克亨利，他愿意任命多达64名学员、4位教师和2名工兵军官，如果麦克亨利能够找到合适人选的话。这个雄心勃勃的方案实施效果极差，当1801年亚当斯离任时，他只招到12名学员和1个教师——乔治·

---

① 译注：拉法耶特（1757—1834年），法国贵族，是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君主立宪派，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的40年里，他命运跌宕起伏，沉浮在革命与反革命激烈冲突的洪流当中。在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前10年，心怀革命激情的拉法耶特就曾参加了北美反英战争，被誉为“新世界的英雄”。

② Norman B. Wilkinson, “The Forgotten ‘Founder’ of West Point,” *Military Affairs*, XXIV (March, 1960), 177 - 180.

③ *American State Papers*: *Military Affairs*, I, 133 - 143.

巴龙，一个曾在伍尔韦奇军校担任数学教员的英国人。①

与此同时，国会毫无作为。主要原因不言自明，他们忧惧一个训练有素的军官团。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国会议员们既认识到对工兵和炮兵的需要迫在眉睫，又认识到法国大革命正是被这样训练有素的军官所背叛，他们被这样痛苦的悖论所撕裂着。在当时的情况下，对工兵和炮兵的需要还没有急迫到足以压倒忧惧的程度，或者进一步说，外国侵略威胁的可能性还没大过美国出现第二个“雾月政变”② 的可能性。要国会同意设立军校尚需进一步的推动力。这种动力来自人们期望建立一种倾全力于科学的美国式教育制度。

美国的大学继承自北美殖民时代，仿效牛津和剑桥的教育模式。通过传统的经院教学方法教授古典语言，是教学课程里的核心。哈佛、威廉—玛丽学院、耶鲁以及其他学校，主要目标是培养律师和部长，宗教课是所有学校的必开课。牛顿科学的影响微小，尽管六所大学开设了数学和自然哲学（即亚里士多德对“物理学”的称呼）课程，但只有很少教员认为，实验和经验而非启示性的宗教是知识的来源。③ 独立战争也开启了一个新趋势，作为美国民主化发展趋势的结果之一，各州立法机构开始创办以开放性和注重经验主义为特征的大学。在独立战争结束后的头 20 年，19 所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这些新建大学里的学生们对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毫无兴趣，各州的学校创建者们对教授这些语言也不感兴趣。学生和立法者们一致认为，这些新建的大学应该教授对现世而

---

① Adams, *Works*, IX, 65 - 66.

② 译注：雾月政变指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杰出军事将领拿破仑·波拿巴发动的军事政变。1799 年 10 月，拿破仑从远征地埃及秘密潜回法国，于 11 月 9 日—10 日（法国共和八年雾月 18 日）发动政变，推翻督政府，成立执政府，开始了为期 15 年的军事独裁统治。

③ Frederick Rudolph, *The American College and University* (New York, 1962), 29 - 30. 我对美国高等教育的理解，主要依赖于这本优秀的著作。同时可参 Samuel Eliot Morison, *Three Centuries of Harvard: 1636—1936*, (Cambridge, 1936)。

不是对来世有价值的课程，这些新建的大学目标应该是培养有责任感和有用的公民。① 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教育机构体现的是一种州的投资行为——为培养未来的公务员而投资。

这种新趋势并不意味着实用的经验主义一夜之间就已占据了美国教育的主流。无论新大学的创建者们意图如何，总得先为这些新建的大学寻觅到教师，但大多数胜任的教学岗位的教师都偏向于古典学问。迟至 1824 年，拉法耶特学院感到它应跨出大胆的步伐，在课程表中引入了现代语言，抨击古典学问“除增添青蛙般的聒噪之外，对科学知识毫无裨益”。② 但新思维还在雏形当中，尚需得到强力支持。

关于高等教育的目的，在这个新兴的国家里存在着四种虽然不是孤立的但却截然不同的思想。自文艺复兴时代开始，教育是培养学者型绅士手段的教育理想一直延续了下来；自宗教改革时代开始，人们确信教育是道德、伦理和宗教信仰升华的手段；自美国启蒙运动开始，人们认为，教育属于国家事务，是用来培养公民领袖人物的；自科学革命以来，产生了利用教育掌握自然世界、为人类福祉进步服务的功利思想盛行开来。大学的发展趋势看上去似乎离前两套教育思想越来越远，而朝着后两套思想的综合集成发展。但将较为古老的教育思想包容进来的努力持久有力，从而导致直到内战之后，大多数美国大学都有着相同的综合课程。③

托马斯·杰斐逊处在老式战争和新式战争的最前沿。独立战争期间，1779 年他试图驱逐威廉—玛丽学院的神学和东方语言学教授，以法律、化学、现代语言和自然史教授取代他们。他失败了，但他一直没有停止过尝试。他提出的想法之一是建立一所国立大学。作为独立战争的产物，建立国立大学有助于培育国家情感和为

① Rudolph, *American College*, 35 – 36.

② Quoted in *ibid.*, 113.

③ Russel B. Nye, *The Culture Life of the New Nation* (New York, 1960), 150.

未来的国家公务员提供实用教育的思想，得到了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以及安德鲁·杰克逊之前的每一个总统的赞同。华盛顿认为，国立大学将其学生从地方主义的偏见中解放出来，能够培养出干练的国家公务员。①

1779 年，“美国哲学学会”设立奖金，征集美国教育体系的最佳方案。就在这个话题讨论得不亦乐乎之时，本杰明·拉什博士写了一篇论文，该文是对那些意欲变革美国教育体制的人的思想的精辟综括。拉什是古典学问及其主要支柱古典语言学的死敌。“如果希腊语和拉丁语是通向科殿堂的唯一康庄大道，”他说，“那么教育总是局限于少数人。”他要让知识大众化，这样共和政体才能长存下去，他声称，古典学问是实现共和政体长存不衰道路上的绊脚石。拉什总结道：“花四五年时间学两门死语言，无疑是丢掉西瓜去拣芝麻。”②

古典学问的反对者们想使教育变得对毕业生和社会都有用。约瑟夫·麦克恩校长 1802 年在鲍登学院（Bowdoin College）强调说：

“我们必须永远牢记……学校建基于和服务于公共利益，并非为了那些借助学校得到教育者的私人利益。学校之建立，并非为了让他们能够以安逸体面的方式度过一生，而是培养和提高他们的智力为社会利益服务……在公共教育机构的资助下获得教育并使其成为有用之材的每一个人，都有义务为公共利益施展其才能。”③

经验主义者质疑的是，希腊语和拉丁语知识如何服务于公共利益。

杰斐逊 1801 年就任总统后，想建立一所国立大学，大学里削减古典学教育而增强科学教育，培养能够利用其知识为社会利益服

---

① *Ibid.*, 42; Merle Curti and Vernon Carstense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1949), I, 13-25.

② Quoted in Allen Oscar Hansen, *Liberalism and American Educa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1926), 52-61.

③ Quoted in Louis C. Hatch, *The History of Bowdoin College* (Portland, 1927), 19.

务的毕业生。在这样的设想中，杰斐逊意识到，军校最有可能获得成功。那些反对国立大学的地方主义者很有可能被劝服支持国立军校；同时，与接受一所经验主义的大学相比，那些老学究们更情愿接受一所经验主义的军校。大多数政治家们也认为，除了他们自身——他们可以被认为无须接受正规的专业训练——国家首要的公仆应该是军人，军人们显然也是如此认为。1789 年，国会在辩论有关创建军校的议案中，一名国会议员宣称，他举双手赞成培养军官，因为“除智慧的立法者外，这些人是对国家不断取得进步最有价值的一类人”。[①] 现存的大学，不论是私立的还是州立的，都可以培养出诸如医生、兽医、邮递员之类的人，因此我们也应通过大学培养出步兵和骑兵军官中的大多数。但我们没有任何学校，不管是现存的还是计划建设中的，给人们提供炮术和工程学方面的培训。因此，需要这些领域里专业人才的唯一机构——联邦政府，应该提供这方面的培训。总而言之，一所组构得当的军校，一所能够确保文官控制的学院，将会满足美国人以最好的方式组织国防的思想。

杰斐逊曾经以不合宪法中尊重州权的条款为由，反对设立全国性军校，现在作为总统，他摒弃了过去的反对立场，敦促他的陆军部长亨利·迪尔伯恩继续甚或加速进行麦克亨利和亚当斯业已开始的工作。新政府上任不到一个月，迪尔伯恩就命令现已升任陆军中校的图萨德去西点，领导那里的驻军。图萨德没有担任其他职务，“全力以赴地教授西点有培养前途的军官和学员”。

1801 年 9 月，图萨德抵达西点。他的手下有一名教师巴龙和 12 名学员组成的学生团队。9 月 21 日，巴龙开了第一堂课。他在直立的石板上用白粉笔写写画画，帮助阐释他口头讲授的内容，黑板因此被引入美国。巴龙授课都是在上午，数学是唯一的教学科目，学员们的下午时光都花在军事训练和田径运动方面。

---

① *The Debates and Proceedings in the Congress*, Fifth Congress, 1421.

在图萨德执掌西点期间，学员首次作为一个军事单位呈现在公众面前。露面场合是约翰·赖利上尉的葬礼，他听说罗伯特·奥斯本中尉指控他盗窃公共财产时，中风发作身亡。1802 年，杰斐逊推荐这名上尉的儿子——也叫约翰·赖利——当了军校学员，其时小约翰只有 10 岁零 11 个月，他在西点一直待到 1805 年，没能够毕业。

学员的年龄一般从 10 岁到 34 岁。有的已婚并有几个孩子了，有的是大学毕业生，另有一位是英国退役军官，还有一位以前在纽约高院做律师。其中一位叫约瑟夫·斯威夫特，他的父母认识一位军官，这位军官又认识亚当斯总统的邻居，因此让 16 岁的斯威夫特成为军校史上的一位重要的人物，是总统亲自推荐的学员。斯威夫特的第一个职位是在图萨德中校手下当值日官，接着让他负责管理罗德岛的纽波特港。斯威夫特于 1800 年 6 月抵达西点。为士兵待遇愁眉不展的图萨德，以一个军官应得的礼遇接待了这个年轻人，邀请他共进晚餐，并将他介绍给自己的妻子。翌日，图萨德送给斯威夫特一箱子来自巴黎的绘图仪器，派他进行考察之旅。

1801 年斯威夫特接到命令前往西点。他的行程典型地说明了军校的情况。他从纽约市出发，溯哈得逊河往上。在经过革命战争中留下的城堡和军营时，他的思绪飞扬，久久地萦回在与这条河流密切相连的诸多历史景点上。他回想起了阿诺德的背叛、安德烈的命运。然而，西点却让他大失所望，这里没有丝毫他预想中的不同寻常之处。航班的船长没有安排在西点这个小小的码头停靠，斯威夫特不得不坐划艇靠岸。“那是 10 月一个宁静的夜晚，”他后来回忆道，“唯一的声音就是牧牛叮当的铃声。”

驻守在这里的威廉·威尔逊和刘易斯·霍华德中尉，很快与斯威夫特打成一片，巴龙教授给了他一册赫顿的《数学》，让他去学习。他每天上午上四节课。斯威夫特认为，巴龙先生是“一位能力很强的老师”，但他“行为粗鲁”。有鉴于此，巴龙认为斯威夫特与当地驻军军官过于友好，命令他与其他学员多多交往，但斯威

夫特拒绝了。巴龙让仆人向他传达如此内容的口头命令，可斯威夫特拒绝接受来自仆人的命令。一小时后，巴龙来到炮兵营，发现斯威夫特正与威尔逊中尉聊天。

“你拒绝服从我的命令?”巴龙问道。

“不是，先生，但我拒绝接受来自一位仆人的口头命令。”斯威夫特回答说。

“你是个违抗命令的小混蛋!”巴龙怒斥道。斯威夫特于是跳过隔开他们俩的栅栏冲向他的老师。巴龙往自己的住所跑去，斯威夫特紧追不放。巴龙跑回住所，锁上门，跑上楼，打开窗户，开始对斯威夫特“破口大骂”，这位学员则不依不饶地回敬着。

当天晚上，巴龙向斯威夫特发出书面命令，让他自我禁闭。斯威夫特把这件事汇报给陆军部长迪尔伯恩，迪尔伯恩建议他向巴龙道歉。在与驻军中的朋友磋商后，斯威夫特拒绝道歉，辩解说巴龙的行为缺乏教养，不能道歉。与此同时，巴龙被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发现他犯了多种不正当的错误，被开除了。军事法庭认为斯威夫特犯了“对上级军官言语无礼罪”，让他回到了原来的岗位。一位学员后来回忆这段时期说，“所有的命令和制度，不管是道义上的还是宗教的，都让位于闲散、放浪和无宗教状态。军官和学员的行为没有任何控制”。

同时，杰斐逊在寻找一位长久性的校长——图萨德是驻军首长，但在军校未任官职。像亚当斯一样，杰斐逊也认为军校应由一位美国本土人来做校长。1801 年 5 月，他终于找到了人选。

乔纳森·威廉姆斯在启蒙时代就是一位著名人士。他是富商之子，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亲戚。威廉姆斯在欧洲生活了大半生，在那里做生意并为富兰克林工作。1785 年，他返回美国，继续从事这两项事业。1799 年，他发表了与富兰克林一起进行实验结果的论文，名为《测温记》。他还为美国哲学学会《会报》的出版奔走努力，他是该学会的副主席兼秘书长。他的这些活动引起杰斐逊的注意。对总统来说，尽管威廉姆斯没有军事经历，工程学和炮兵技

术确实是科学性很强的科目，他似乎是要塞巡视员和西点军校校长的理想人选。军校依然没有合法的地位，但杰斐逊已经向国会提交了立法法案，为其提供合法性。

威廉姆斯接受了杰斐逊的任命。1801 年 12 月 14 日，他来到西点。他所做的第一批决定之一，就是把炮兵和工兵团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组织，每一个组织都赋予特定的任务。杰斐逊在他的立法中吸纳了这个提议并提交给国会。

1802 年 3 月 16 日，国会授权总统组织工兵团，兵团“将驻扎在西点……并将构成一所军事院校”，工兵团的统帅同时担任军校校长。陆军部长应购买书籍和仪器设备，“供这个拟建机构使用”。[①] 杰斐逊任命威廉姆斯为工兵总指挥和军校校长。

带有很大模糊性的法律（如工兵团的首长具有双重使命——履行工兵团职能和建立军校）并不完全符合诺克斯、华盛顿、图萨、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建议或期望。然而，他还是意识到，建立一所平民控制的、强调科学和培养得到训练的军官的国立军校是必要的。政府已渐渐认识到军人乃一种职业，军事艺术需要得到培训提高。它承担起培训军官的责任，为第一个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有组织的专业团体奠定了基础。[②] 校长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或许他能让西点转变成一个工兵、民兵、军队和国家非常需要的教育机构。

---

① *The Debates and Proceedings in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Seven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 (Washington, 1834), 1312.

② White, *Jeffersonians*, 259.

第二章 弃 儿

美国陆军军官学校经历过艰难的童年时代。公众的漠然、官方的敌视，以及美国建国初期军队规模太小难以承受它带来的额外负担，联手挫败了该学院在教育和军事方面雄心勃勃的宏图伟略，它被漫不经心地管理着，它的毕业生既非职业士兵，也非军事专家，鲜有可供他们立足的地方。

陆军军官学校外形毫不起眼。其上耸立着古旧的普特兰堡，这是一座带射击孔的堡垒，建于独立战争早期，里面有许多重达 24 磅的枪支；下临平川——一小块伸入哈得逊河中，面积约为 40 英亩的高地。仅有几所房子供学校官员们使用。学校主管威廉姆斯将自己的居所放在罗什枫丹的老式营房里，把自己的办公室安排在一幢被称为坡盖盐盒楼（Salt Box）的小楼房里。西北面顺着河流，有两幢漆成黄色的长方形建筑，里面放着独立战争中萨拉托加大捷[1]所缴获的战利品和军械，大门长年紧锁着，军校学院需经过特别许可方可进入参观。博物馆的东面是一座木头结构的军械库，紧

---

① 1776 年 6 月，英国殖民政府命令柏高英率领英军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出发，沿张普伦湖及哈得逊河南下，又命令圣内杰率领另一支武装，从安大略湖向东南进军，都以奥尔巴尼为进军目标；又命令纽约方面的英军溯哈得逊河北上支援，妄图切断华盛顿部队与新英格兰的联系，包围新英格兰。但后两支英军均未按时完成任务，只有柏高英的部队孤军深入，他们穿越森林、沼泽和陡峭的峡谷，粮草供应极为困难。美国人民这时砍伐树木，阻塞道路，使英军行进十分缓慢。新英格兰各州民兵两万余人迅速集中，击溃了柏高英的部队，并将 5 000 英军包围在萨拉托加。柏高英多次企图突围，均未得逞，被迫于 10 月 17 日向美国的盖茨将军投降。这次战役，美国俘虏了 6 名英国将军、300 名军官和 5 000 名士兵，史称萨拉托加大捷。萨拉托加大捷扭转了整个独立战争的战局，从此美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邻军械库的是医院。上面靠平川的东北角耸立着另外一座独立战争时期的堡垒——克林顿堡，现在已经完全废弃了。面对陡坡，在克林顿堡与哈得逊河之间的，是座岩石花园。这座花园是筹划1778年西点防卫战的T. 克西丘什科建造的，用以消磨他的闲暇时光。卡戴·斯威夫特与另外一名军校教官修复了这座花园，种上花草和葡萄藤，并修了椅凳供闲坐读书。①

军校的组织散漫无章。为10名工兵学员和40名炮兵学员所制定的规章，实际上极少有人遵守。军校学员每月得到16美元的津贴，外加每天两顿定量伙食。"构成"军校的清一色都是工兵部队，实际上只有1名少校、4名上尉和10名军校学员。少校是校长，上尉们则充当教官。与军校教官们一样，学员也要求必须听从总统的指示，在美利坚合众国任何地方履行职责。他们自行安排食宿。② 军校对学员的年龄和能力没有任何要求，有些人尚是少年，而有个学员则是已近中年的绅士，他居住在普特兰县，有妻子和7个孩子。他在军校里晃悠了7年多一直没有毕业。③

课程开始于1802年4月，教师是威廉·A. 巴龙和贾雷德·曼斯菲尔德。巴龙是一名哈佛毕业生，与约翰·Q. 亚当斯曾是哈佛同学，并在剑桥大学教过数学。卡戴·斯威夫特发现他"善于交流且心性仁慈"。曼斯菲尔德是自然哲学和实验哲学助教，他曾在耶鲁学院求过学，出版过一本研究在自由空间中身体运动的书籍。并且，他还是杰斐逊的朋友。他的著作阐明了科学与军事之间的关系。尽管他从没有军旅经历，但他在1801年出版的讨论代数学、几何学、微积分和航海天文学的《数学与物理论文集》中，却有一章论及射击学和基本的弹道问题。曼斯菲尔德指出了空气阻力的

---

① Swift, *Memoirs*, 35; E. D. J. Waugh, *West Point* (New York, 1944), 50-51.

② Barnard, *Military Schools*, 723; *CWP*, I, 226; Boynton, *West Point*, 245.

③ Robert H. Hall, "Early Disciline at the U. S. M. A.", *Journal of the Military Service Institution*, II (November, 1882), 448-474. Hereafter cited as *JMSI*.

重要性：空气不仅是子弹飞行的阻滞力量，还会对飞行弹道产生影响。他是研究射击回旋现象的第一人——以前的专家在研究子弹弹道时，从没有考虑到子弹穿越其中中介物的影响。

在西点军校，教材是 C. H. 赫顿所著的《数学》、W. 恩菲尔德的《自然哲学》（这两本书都是基本教程）、马歇尔·S. 德·沃班的《论防御》以及 H. O. 德·谢尔的《论炮兵》。军校没有做任何尝试去教授民事工程学，但对使用测量工具做了一些实际的指导。

西点军校与设施良好的大学学院之间的差别是非常大的。西点军校既不教授拉丁文也不教授希腊文，入学也不需要具备古代语言的知识。这里没有宗教测试，不开设伦理哲学课程，没有住持神父。军校与大学之间还存在着质的差别，军校学员的知识很少超出他们的课本之外，大多数人不知道壕沟与碉堡缓冲区之间的不同。迟至 1815 年，两名毕业后进入工兵部队军校学员的知识范围仍没超出赫顿的著作之外。① 那些想扩展自己研习范围的学员们，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心愿，因为军校图书馆与课程一样流于形式。尽管威廉姆斯一再呼吁，但陆军部坚持拒绝购买新的科学书籍。它说，因为科学思想变化日新月异，没有人能充分地追随变化适时更新以派上用场。②

然而还是做了一些工作。1802 年夏季，威廉姆斯让军校学员勘测了西点军校周边地区。利用一系列测量工具，他们发现，乌鸦巢（Crow's Nest）峰比平川高出 1 480 英尺，折脖峰（Break Neck）高出平川 1 500 英尺，安托尼大鼻子峰（Anthony's Nose）高出平川 900 英尺，糖面包峰（Sugar Loaf）高出平川 700 英尺，普特兰堡则高出平川 400 英尺，而平川本身则比哈得逊河高出 190 英尺。③

---

① Swift, *Memoirs*, 32; Barnard, *Military Schools*, 735; *CWP*, I, 276.

② *DAB*, XX. 281.

③ Swift, *Memoirs*, 35.

军校没有规范的学习进度时间表，学员及其教官觉得他们准备充分了，随时都可以申请举行毕业考试。1802 年 9 月 1 日，在西点军校待了不到一年的斯威夫特，与卡戴·西蒙·莱维一起参加了军校举行的第一场公开考试，威廉姆斯、巴龙和曼斯菲尔德考问了他们俩有关赫顿、恩菲尔德、沃班和德谢尔著作中的问题。这两名学员都毕业了，并接受了委任授职。两人作为卫戍部队学员继续留在西点军校。次年，弗朗西斯·德·马桑来这里教授法语和地形绘图后，他们参加了他的课程学习。德·马桑教授，一个在奴隶起义中丧失了自己种植园的圣多明各移民，开创了未来将成为西点军校最强有力的系科，为西点军校的学员们掌握科学和军事艺术的语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在他教的另外一个科目中没有这么做，如绘图班仅限于提高平面直线绘图法。[1]

校长威廉姆斯是负责军校的高级军官，但他发现自己几乎无权。卫戍部队的当值官员们拒绝遵从他的命令，理由是他只能掌控他属下的工兵学员。威廉姆斯求助于陆军部。陆军部力图避免直接对抗，下令卫戍部队的非工兵部队官员迁往弗吉尼亚的诺福克，这使得西点军校只剩下 44 名陆军工作人员、32 名工程师和学员、德·马桑教授、2 名炮兵军士、8 名炮兵士兵和 1 名外科医生助理。尽管来自炮兵部队的人愿意接受威廉姆斯的权威，但原则上仍然存在问题。大多数工兵学员以前都曾持有其他部门的各种委任状，因为他们优异的能力和较为广泛的经验，为充实工兵部队而被挑选出来。他们憎恶剥夺他们此前享有的特权的任何尝试，并争辩说，炮兵、步兵和工兵部队被编在一起服役时，职位高的军官理当统御他们全体。然而，杰斐逊总统支持陆军部的裁决，即工兵部队不能统御其他军种的部队，他说，因为工兵部队从事科学性工作，没有时间来干预一般性的军队事务。最近已被提拔为中校军衔的威廉姆斯，只能统御军校学员、工兵以及他属下的系科。他感到非常沮

① *Ibid.*, 36 - 40.

丧，1803 年 6 月 20 日他辞职了。①

接替威廉姆斯掌管工兵部队和军校的是陆军上校德修斯·华兹沃斯。新校长在学校的制度建设方面做了一些微弱的尝试。他“奢望”那些“绅士学员们”会“急切地拥抱和促进提供给他们在军事科学方面取得巨大进步的机会”。华兹沃斯命令所有教官和学员都必须准时上课。巴龙上午教授数学课，而德·马桑则在下午交替上法语和绘画课。曼斯菲尔德也在下午授课。而且，华兹沃斯决定每天上午 9 点在军官学校前面举行列队仪式和点名，“所有教官、学员和工兵部队的士兵（除法语教员和侍者外）都应该参加”这个列队仪式和点名。②

教官拒绝参加列队仪式，华兹沃斯发现自己对此无能为力，现在轮到他沮丧了。“在为我的国家服务中，我发现自己正在浪费我最黄金的年华，国家对这些老油条士兵不作丝毫的约束，”华兹沃斯告诉威廉姆斯说，“我除了得到一个勉强糊口的生计外几乎一无所获，我想应该有个人来替代我的位置了。”与此同时，工兵们要求威廉姆斯回来。工兵部队有个士兵在 1804 年 10 月给他写信道：“西点军校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需要您的到来，一切都变得糟糕透顶，道德和知识沦落，而军事法庭和鞭打惩罚盛行。”陆军部也要求他回到西点军校，尽一切可能消除“双方的龃龉”。华兹沃斯经历整个冬季都“被活埋在西点的风雪中”之后，于 1805 年 2 月接到命令，去新奥尔良避暑。他立即辞了职。③ 军校校长空缺，杰斐逊与陆军部一起，促使威廉姆斯重返军校。在得到一些权利和地位方面的让步后，威廉姆斯再次回到了西点。

---

① Dearborn to Williams, July 5, 1802, Henry Dearborn Papers, USMA Library; Jacobs, *Beginning U. S. Army*, 304 - 305.

② Wadsworth order of July 20, 1804, Misc. Mss., USMA Library.

③ Wadsworth to Williams, August 12, 1803, *ibid.*; Major E. A. Denton, "The Formative Years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Syracuse University, 1963, 40 - 43.

一回到西点，威廉姆斯就重新激活了他早期成立的一个机构，这是他仿效历史上世俗化的博学协会，如自然奥秘学会，建立的科学协会。在英语世界，这些协会中最为重要的是成立于17世纪的伦敦皇家协会。皇家协会每周聚集一次，讨论诸如物理学、解剖学、几何学、天文学、航海以及自然史之类的主题。

许多美国人都是皇家协会的成员，因为殖民地时代的美国人并不认为科学仅属于学院里的课程，只要其目的是为了揭示上帝神妙的世界，他们并不反对以这样的方式去探索科学。殖民地时代的美国人还组织了许多他们自己的协会，首要的就是美国哲学学会，它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组织的众多协会之一。富兰克林1743年在费城组织起这个协会，并参加会员们讨论自然哲学、伦理学、历史、政治以及进行植物学、医药学、矿物学、机械学、化学、数学和农学调查研究的聚会。简言之，这个协会像富兰克林一样，对所有领域的知识都兴味索然。

“美国艺术与科学学会”也同样如此，它是约翰·亚当斯1780年在波士顿发起的。如同美国哲学协会一样，波士顿学会主要关注应用科学，在入会章程中，会员们把它列为学会的目标之一，“甄别美国各种自然产品可用作何种用途，并扶植可以增进一个自由的、独立的和道义的民族的福祉、荣誉、尊严的每一种艺术与科学”。[1] 在美国古典教育倾向的学院里，至多偶然地提供自然科学教育，因此造成的真空，就由这些民间自愿组织填补了。正是在这种精神氛围和传统下，曾经担任过美国哲学协会副会长的校长威廉姆斯在西点成立了一个科学协会。

1802年11月，在军校学员回家度冬假时，威廉姆斯曾把驻守的军官组织成“美利坚军事哲学协会”。1805年，他重返西点后，再次激活了这个组织。威廉姆斯使工兵和军校学员成为理所当然的会员，并允许民间人士经申请和遴选后加入。他希望这个协会能成

---

① Ralph S. Bates, *Scientific Socie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Boston, 1945), 1－10.

为美国主要的科学协会，美国人能够在这里吸收到以前被视为欧洲人独占、专有的科学知识，并赋予这个协会以独特的美国经验。“毫无疑问，欧洲理论是军事教育的基础，”他认为，“但我们自己的战士在自己国土上的实践、具有地方环境视野的将士们的经验和观测，都是更为重要的。”军事哲学协会虽然特别强调关注军事事务，但与那个时代的精神氛围相适应，它并不认为军事科学与总体知识截然分开，它的定位是广泛的。威廉姆斯特别要求军事哲学协会来补充西点军校的不足，鉴于军校处于士气低落的状态，他试图以此来改变这种状态。西点军校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向全国传播军事科学和促进应用科学的发展，为战争做好兵员准备。军事哲学协会恰恰适应了这一目标的要求。该协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是民间人士。

军事哲学协会每月在西点军校的某个教室里召开两次会议。威廉姆斯为大家诵读关于月食观测、浮置电池组构造等方面的论文。巴龙教授描述了路易斯维尔地区的俄亥俄的失守。协会研究了法国手枪，得出结论认为，便携式手枪比前膛装填式的步枪要好，并将这个发现介绍给美国陆军采纳。1807 年成为数学教授助手的阿登·帕特里奇上尉，提交了一些气象观测的结果，以及关于步兵火力的实验结果，他其中的一项实验测定了一支野战手枪能够装弹和开火的时间，另外一项实验则测定了实弹情况下能够开火的时间。德·马桑教授从事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试图把欧洲所有有关工程学知识翻译成英文。1807 年，瑞士人 F. R. 哈斯勒取代巴龙当上了数学教授，他随身带来了一本很有价值的集子，收录了欧洲在重量和长度方面的标准，其中包括一个当时刚刚在法国制造出来的标准米尺。他向军事哲学协会概述了进行美国海岸勘测的必要性。1810 年，哈斯勒辞去西点军校的职位，成为美国海岸勘测委员会第一任总监，他在那里就使用米尺测量长度单位。

军事协会里不仅仅开设讲座，它还成为工兵团半官方的档案馆，为美国接收工事防御概览。协会图书馆里收藏的技术图书是全

美最好的，藏书的核心部分是威廉姆斯的私人收藏，其中许多书是他从本杰明·富兰克林那里继承而来的。图书馆里还收藏着蒙塔朗贝尔的十卷本著作，这是在美国为人所知的仅有的一本。约翰·阿姆斯特朗任驻法国使节时，把亨利·约米尼的《论大战略》赠给了协会。培根、牛顿、马歇尔·萨克斯、维尼奥拉、维尔纳夫以及其他人的著作都有人赠送。收藏的手稿包括安东尼·韦恩将军①在指挥对印第安人的战斗中所签发的命令计八卷。

在威廉姆斯的领导下，军事哲学协会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会员增加了，当协会集会在西点军校之外举行时，它就变成了第一个流动不定的协会。协会在纽约集会时，市长 D. 克林顿把市政大厅提供给他们当会场，并亲自参加会议。在华盛顿，协会在陆军办公室举行集会。其会员包括托马斯·杰斐逊②、詹姆斯·麦迪逊③、约翰·Q. 亚当斯、詹姆斯·门罗④、约翰·马歇尔、托马斯·丘辛、本杰明·拉特罗布、查尔斯·科特兹沃斯·平克尼（他是军事哲学协会副会长）、罗伯特·福尔顿、埃利·怀特尼以及布什罗德·华盛顿。到 1807 年，“美利坚军事哲学协会”已成

① 译注：韦恩（1745—1796 年），美国将军，独立战争中曾攻克纽约州斯托尼波因特英军要塞（1779 年），后任陆军总司令（1792 年），在鹿砦战役中击溃西北印第安人联盟（1794 年）。

② 译注：杰斐逊（1743—1826 年），美国弗吉尼亚州人。1773 年为“通讯委员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主张民族独立。1775 年参加第二届大陆会议，并参与起草《独立宣言》。1789 年任美国国务卿，1797 年任副总统，1801—1809 年两次当选为总统。

③ 译注：麦迪逊（1751—1836 年），美国弗吉尼亚州人。曾参加过独立运动，后在州立法机关任职。1787 年参加制宪会议和起草联邦宪法。1792 年与杰斐逊一起组织维护资产阶级民主权利的民主共和党（即反联邦党）。1800 年任国务卿，1809—1817 年两次当选为总统。

④ 译注：门罗（1758—1831 年），美国弗吉尼亚州人。参加过独立战争，1790—1794 年任参议员。此后一直担任驻欧洲各国使节。1811—1817 年任美国国务卿。1817—1825 年两次当选为美国总统。他在 1823 年宣布的“门罗主义”政策，是美国向拉美扩张的重要标志。

为美国科学活动的一个中心。①

但是，军事哲学协会是西点军校里露出欣欣向荣景象的唯一机构。威廉姆斯很少把时间投入到军校本身。他不忙于军事哲学协会里的工作时，也经常不在西点军校，而是去东海岸检查防御工事，作为履行他担当工兵部队首脑的职责的一部分。威廉姆斯不在的时候，巴龙教授暂代校长一职。指示和命令仍然浮于表面。教工人员不停流动，数学教师十年五易其人。第一个离去的是巴龙教授。1807 年，校长指控他“在营房和餐厅里嫖娼（证词中没有牵涉到他的房间），这开创了损害年轻人道德形象和贬损制度尊严的先例”。巴龙面临着在辞职或被起诉之间选择，最后黯然离任。杰斐逊任命自然哲学教授 J. 曼斯菲尔德任西北部领土勘测总监后，他离开了军校。威廉姆斯和斯威夫特发现，几乎不可能建立起一套确定的学习课程，因为军校入学申请的唯一条件就是学员必须是男性。一些学员来西点军校时已拥有大学学位，他们在六个月后带着自己的委任状离开军校；其他人要从基本的读写班开始学习，要在这里待上六年或更长时间。即便在这么长的时间后，也不能确保他们能得到委任状。这是因为，他们既需要得到校长的批准，同时军队里还必须恰好有空位。②

1808 年 3 月，威廉姆斯上校向陆军部长亨利·迪尔伯恩陈述了军校存在的种种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是，工兵部队的军官既被要求去建造美国的海防工事，同时又被要求去“组构一所陆军军校”。他们不能两者兼顾，除非仅有 16 名军官组成的工兵团扩大

---

① Ibid., 42; Jacobs, *Beginning U.S. Army*, 303 - 304; Sidney Forman,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Philosophical Society, 1802—1813,"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rd series, II (July, 1945), 273 - 285; *Extracts from the Minu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Philosophical Society*, pamphlet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Richard S. Kirby and Philip G. Laurson, *The Early Years of Modern Civil Engineering* (New Heven, 1932), 7 - 8.

② Jacobs, *Beginning U.S. Army*, 306; Swift, *Memoirs*, 67; Denton, "Formative Years," 54.

规模。另外一个问题是没有人对军校负责，总统对它没有直接的统管权，名义上的统管机构国会，不时地给它加些过时的、含混不清的律条。威廉姆斯建议，把军校置于总统权威确定不移的领导下，并将它迁到华盛顿，这是个被杰斐逊采纳了并差点被他提交给国会的主意。威廉姆斯还要求授予全体教员一定的军衔，发给他们一定的薪酬和津贴，并使之永久化。他还要求增建校舍、添设科学仪器和建一座图书馆。

威廉姆斯要把军校迁到华盛顿的提议经过了很好的考虑。西点军校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与世隔绝，犹如处于加拿大偏远的角落里。只有几条状况糟糕的邮路从军校附近经过，虽然哈得逊河在夏季提供了方便的交通手段，但西点军校的小码头只能停泊最小的船只。在一年中的好几个月里，军校教员、工兵和学员们只能待在摇摇欲坠的营房里忍受孤寂，没有外部世界的消息来缓解单调枯燥的生活，只能彼此斗嘴消磨时间。他们经常遇到没有人向任何其他人说一句话的情形。正如威廉姆斯在 1805 年评价他手下的一个教授说：“巴龙喜欢孤独，这个冬季他在西点军校一定在极致程度上享受到孤独的滋味。”

与此同时，这个国家已把军校给遗忘了。建立军校的那一代已经逝去。现在美国的领导者，已不是独立战争时代的军事领导者，他们与施托伊本[1]、柯斯丘什科[2]及法国官员们已没有联系，这些

① 译注：施托伊本（1730—1794 年），原为德国军官，1777 年抵美参加独立战争，任大陆军将领。1778 年被任命为大陆军监察长，主持陆军训练工作，领少将军衔，编著有《美国军队队列条令》。

② 译注：柯斯丘什科（1746—1817 年），波兰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之一，曾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屡建战功，领导反对俄、普瓜分波兰的克拉科夫民族起义，建立革命政权（1794 年），兵败被俘，后流亡美、法，死于瑞士。

人曾给诺克斯①、华盛顿、汉密尔顿②留下过深刻的印象。过去还曾有战争疮疤和对印第安人的战斗的危险，但自从18、19世纪之交以来，美国已无须面对任何欧洲列强。独立战争时期的老兵们在建立军校时所体验到的那种急迫感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只有迷乱甚至更糟糕的冷漠。国会已不关注军校的教育和军事目的，而只关心其开支。在陆军里，势力强大的步兵和骑兵军官嘲笑工兵及他们微不足道的建制。在军校里，人们对应该怎么做莫衷一是。华兹沃斯曾强调军事方面的教育，但他对要设置哪些教育内容想法不明确。威廉姆斯则在强调科学方面教育的同时了保留一些军事方面的内容。正如工兵部队的一名军官所说的："（西点）军校不是知识的殿堂和勤奋的场所，它正迅速地沦落为无知和无所事事的场所。"③

威廉姆斯认为，如果军校让自己得到政府的注意，或许能够恢复一些活力。将军校迁到华盛顿后，他就可以增加招收学员的数量，并将军校转变为一个全国性的科学机构，在很大程度上与军事哲学协会并驾齐驱。他会欢迎任何一位渴求科学教育的有为青年前来军校。军校学员在完成自己的学业之后，可以选择进入陆军或海军，或两者都不去。在后一种情形下，毕业生可以成为民兵教官。"对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在军队里出人头地更有吸引力了，"威廉姆斯说，"一丁点儿知识会激发人去学更多知识的欲望。"在经过数年这样的培训计划后，陆军、海军以及民兵都将有充裕的职业军人来领导它们。与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相对应的现实

---

① 译注：诺克斯（1750—1806年），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将领、联邦政府首任陆军部长。

② 译注：汉密尔顿（约1755—1804年），美国联邦党人领袖之一，主张大联邦政府制。出生于西印度群岛，1777—1781年任华盛顿秘书和参谋。1787年作为制宪会议代表，在联邦宪法制定中起过重要作用。1789—1795年任财政部长，提出建立国家银行、保护关税和征收国产税等计划。1804年7月，与副总统伯尔决斗重伤不治身死。

③ Denton, "*Formative Years*," 43, 54.

是，威廉姆斯总结了当前各方面事务的现状："军校，就其目前的状况，犹如一个弃儿，孤寂地存身于群山当中，置身关爱的目光之外，几乎被它亲生的合法父母遗忘了。"①

迪尔伯恩将威廉姆斯的报告提交到国会，国会建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有关法律的修改及变更事务。报告提交后，西点军校的命运马上变成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威廉姆斯属于联邦党人，所以大多数共和党人都反对这所军校。同时，南方议员想在南方建立一所属于他们自己的军校。政客们一般都持敌视态度，因为他们都想独霸对军事学员的授予委任权。威廉姆斯的报告被提交到国会后，杰斐逊总统就无能为力了。他指出："随着（军校里）这些年轻人成长起来，并要在社会中取得安身之地，他们自然会成为民兵教官。照这种趋势正常发展，数年后我们将看到一支军纪严明的民兵。"按照国会的观点，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政党利用任命民兵军官作为对支持者的回报的机会越来越小，而西点军校则会得到长足的发展。结果是，国会几乎否决了威廉姆斯所有的提议，虽然 1808 年 4 月 12 日国会将军校学员数目提高到 156 人，但这不是威廉姆斯报告所带来的结果，而是为了应付美国与法国和英国日渐升级的麻烦。②

无论如何，增加学员招收数量仅是理论上的。詹姆斯·麦迪逊内阁的陆军部长威廉·尤斯蒂斯，没有利用职业士兵，对鼓励新学员到军中任职没做过一丁点儿事情。因此，到 1810 年，西点军校仍然只有 47 名学员，比 1802 年授权招收的人数还少 3 人。确实，尤斯蒂斯颁布过招收学员的规章，这个规章在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有效。按照这个招生规章规定，自 1810 年 4 月 30 日起，不招收 15 岁以下或 20 岁以上的学员；申请进入军校的候选人必须身体

---

① *American State Papers: Military Affairs*, I, 229；关于将军校迁移到华盛顿，参陆军部长 1803 年 1 月 13 日致威廉姆斯的信，载于 E. S. H. 档案。

② Boynton, *West Point*, 197; *American State Papers: Military Affairs*, VII, 1－107.

健康、英语流利、擅长写作、懂得数学。威廉姆斯对此很高兴。但后来，尤斯蒂斯让这种喜悦化为泡影，他命令校长把“完成学院教育”的学员分配到步兵和炮兵连队里去，让他们“在队伍里作为一名普通士兵履行职责”，成为“等待提升委任的后备干部”。威廉姆斯抗议这种举措对军校学员们是极其不公平的，他们期望在毕业时就能得到委任，并劝说尤斯蒂斯撤销这道命令。最后，尤斯蒂斯终于同意，给予那些业已完成学业的军校学员填补军队空缺的优先权。这实际上意味着军校学员现在可以指望在陆军中获得一个职位。然而，在其他方面，尤斯蒂斯跟国会一样，几乎否决了威廉姆斯所有的建议。更重要的是，陆军部从来没有委任过一名新学员。①

1810 年 12 月，麦迪逊总统力图避过国会采取一些行动。麦迪逊向国会申请拨款，以便在西点军校设立更多的教授职位和建立一个条件更好的图书馆，甚至另成立一所军校。在听证会上，他提请国会注意现代战争中科学的重要性，接着回顾起成立军校的原初目的之一。他说，当初成立军校的目的是为了培训军官，以最廉价的方式构筑起公共防御体系，并且，“在这个承蒙天眷没有（实战）机会的国家里，在没有实际战争、无须维持庞大而昂贵的常备军的情形下，可以教授战争艺术基本原理的军校，在为防止来自外部危险而做一些基本的军事准备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且对维护国内安全亦有助益”。②

国会什么都没有做，西点军校继续处于被遗弃状态。陆军部长在 1810 年下达给曼斯菲尔德的命令中，说明了陆军部和西点军校校长所面临的问题。尤斯蒂斯向曼斯菲尔德指出，鉴于西点需要教官以及军校之于公共利益的重要性，需要得到工兵部队所有现役将

---

① Eustis Regulations of April 30, 1810, Misc. Mss., USMA Library; White, *Jeffersonians*, 253; Eustis to Williams, May 18, 1810 and June 5, 1811, E. S. H. Archives.

② American State Papers: *Military Affairs*, V, 349.

官为之奉献。他命令曼斯菲尔德解决好西北领地的事务后，返回西点。①

1812 年战争②来临了，威廉姆斯要求指挥纽约港总督岛上的威廉姆斯堡，这个堡是他过去建起来的，但陆军部拒绝给他这个职位。在狂怒中，威廉姆斯再次辞职。其他工兵奔赴全国各地的岗位，除了为数极少的几个学员，军校一个工作人员都没有了。1813 年 11 月，随着威廉姆斯的离去和其他成员的星散，美利坚军事哲学协会在纽约市的华盛顿大厅召开了一次会议，投票决定解散。③

---

① Secretary of War to Mansfield, January 4, 1810, E. S. H. Archives.

② 译注：美国为确保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同英国进行的战争。美国史称“第二次独立战争”。独立战争胜利后，美国仍然受到英国在贸易、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封锁压制。1807 年英舰袭击美舰“切萨皮克”号事件发生后，两国关系更趋紧张。美国对英国舰队在公海上袭击拦截美国船只、劫捕美国海员做出了强烈反应。1809 年麦迪逊总统同英法断绝贸易条例。1811 年 5 月 16 日英美海军发生冲突，英军战败。1812 年 6 月 18 日美国向英国宣战。战争初期美军在加拿大边境一带接连失利。1813 年秋，美军在伊利湖等地先后获胜。但在大西洋沿岸的战斗中英军仍占优势。英国在战胜拿破仑一世后，于 1814 年夏季派遣大批军队来到北美。8 月下旬曾占领华盛顿，焚毁国会大厦等建筑物。美国军队在 A. 杰克逊的指挥下奋力抗击。1814 年 3 月和 8 月，美军在佛罗里达境内大败英军。1814 年 12 月 24 日双方在根特（今比利时境内）签订《根特和约》。英国再次确认 1783 年《巴黎和约》中规定的美国独立权利和地位，划分了美国和加拿大的边界。和约签订后，1815 年杰克逊在新奥尔良再次大败英军，全面结束美英战争。

③ Forman, “Military Philosophical Society,” 283.

第三章　阿登·帕特里奇时代

在对大英帝国宣战前狂热躁动的几个月里，国会绝望地试图创建一支强大的军队。国会要建立一支能够夺取加拿大并守住东部沿海的军队，它要求詹姆斯·麦迪逊总统给常备军增加 13 支军队，使其总数达到 24 支，征召 30 000 名志愿者为国家服务，并要求各州州长准备 80 000 名民兵随时调用。为了给部队提供给养，国会创立了军需物资供应委员会和军械部。如果麦迪逊总统能够招募到足够的常备军和志愿者，而且如果各州州长能尽他们的责任，那么美国就有 145 000 名士兵投入战争。为了提供军官以领导这支庞大的军队，美国军事学校共毕业了 71 名学员。[①]

到 1812 年，纠正过去的情形以应付迫在眉睫的战争已经来不及了。很显然，国会要么在西点军校进行一些变革，要么转而任命文官担任部队官员，不仅这次需要这么做，而且在未来所有的战争中都要这么做。突然之间认识到军校的不足——实际上是失败，国会把注意力从准备战争上转移开来，还有足够长的时间为军校奠基一个全新的基础。4 月 29 日，国会通过一项重组军校的法案。按照伊莫里·厄普顿的说法，这条法律是美国军事政策中第一个态度认真的学生，它“仅次于创建军校的那项法案……是军事政策历史中最重要的法案”。

随之而来的就是需要一个终身任职的规模扩大的教员队伍，国会提供了一个自然和试验科学教授职位、一个数学教授职位和一个工程学教授职位。这些教授与绘图和法语教员以及工兵部队一起组

① Emory Upton, *The Military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Wáshington, 1902), 91 – 93.

成了西点军校。法律要求每个军校学员“必须从某个从事学术的教员那里得到正规学位”，这一条款成为建立学术委员会的基础，学术委员会由终身教授组成，由校长主持工作。学术委员会负责监督课程规划、检查军校学员，以及为授予学位和签发委任状提供建议。

国会还把军校学员数目增加到250人，从而为毕业更多的学生提供了条件。它重申了尤斯蒂斯规定的入学申请条件：年龄必须在14～21岁之间，并且熟练掌握读、写和算术能力。这些入学条件远远低于美国其他大学的录取条件，大学学生必须能够阅读拉丁文和希腊文方可被录取，但这种差别只是显示了军校和大学之间培养目标的不同而已。满足录取条件的军校学员得到许可状，将他们分派到学员的工兵部队。当他们完成课程后，他们就可以从学术委员会得到一个学位，并得到一份委任状，将他们分配到学术委员会认为合适的任何一支部队。

为了让军校学员具备实战技能，国会命令校长为军校草拟规章，并让所有学员均接受这些规章的约束。他负责把学员分成小队，每年有三个月时间让他们进行野外训练，在这里教他们学会“作为一名士兵、一名未受命令的军官和正式军官的所有职责”。[1]

威廉姆斯退休后，斯威夫特上校获得升迁，前往掌管工兵部队，因此也掌管西点军校。对国会批准的新职位，他迅速招募到了教员。斯威夫特起先要聘任华盛顿特区的规划者皮埃尔·查尔斯·朗方担当工程学教授之职。在他婉拒后，自1810年一直担任数学副教授的阿登·帕特里奇成为了工程学教授。曾经作为美国天文学家的安德鲁·埃利科特，接任帕特里奇担任数学教授。于1803年曾离开西点军校担任西北土地勘测总监的曼斯菲尔德，重返西点担

---

① *Ibid.*, 94; Barnard, *Military Schools*, 729; Sidney Forman, *West Point: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New York, 1950), 36–37.

任了自然和实验科学教授一职。①

尽管组织上有所进步，但战争年代里的西点军校仍一片混乱。军校在努力按照国会法案重新组织自己的同时，还要向军队提供军官、建造新教学楼，同时强化课程规划，所有这些都是在没有“工兵总司令”斯威夫特的帮助下进行的，他的任务如此繁忙，以至于很少来西点。斯威夫特不在期间，他将职权委托给学术委员会的资深成员帕特里奇上尉掌管。帕特里奇是一名精力旺盛的军官，他力图改进西点军校，但他缺乏可用的资源。在军校学员的战术教学方面，他只有300杆步枪、1支18磅重的信号枪、1门10.5英寸口径的迫击炮和1门5.5英寸口径的榴弹炮，但这里缺乏给学员上课的炮兵军官。1814年，西点有150名学员，但战争需求如此急迫，一旦学员学到只鳞片爪的技术知识，就要去服现役。教学楼不够用，曼斯菲尔德教授在自家房子的客厅里上课，而埃利科特教授与他的助教则在脏乱大厅上面的一间逼仄黑暗的房间里上课。1814年开始建造三幢大楼：一幢食堂、一幢兵舍以及一幢集图书馆、实验室和会议厅于一体的综合性建筑。1815年完工后，尽管它们的功用甚微，但它们却奠定了军校建筑格局，将建筑物都放在平川南部边缘地带，留下北面的空旷地带作为操练场。②

课程教学质量低微，这并非因为教师质量问题——曼斯菲尔德和埃利科特在他们所研究的领域，属于全国水平最高行列，其他教员也都才干卓越，而是因为教学设施的质量问题。埃利科特唯一的教材就是赫顿的《数学》，这是“一本平易的、简单的、易于理解的初级教程”。但他仍然给他的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一名学生后来回忆到，埃利科特观察和行动“精确得像个老式的教师，

---

① *CWP*, I, 233-243, 261-264.

② Boynton, *West Point*, 213; Barnard, *Military Schools*, 734; Forman, *West Point*, 38; Secretary of War to Swift, April 13, 1813, E. S. H. Archives; David W. Gray, "The Architectural Development of West Point," Misc. Mss., USMA Library.

可以这样描述他：

‘他们越细心观察，就会越发感到惊奇

那颗小小的头颅竟能装得下那么多知识。’”

曼斯菲尔德的教学工具只是一个战场经纬仪和一座时钟，他就是用这些东西来教后来被称为物理的课程①。

阿登·帕特里奇在工程学方面的课程是战争时期西点军校课程的典型。一名厌烦了的学员认为：“最普通的天赋也能在一周内学完它。”他感到疑惑：“仅教给军官这样最基础的科学知识，难道这就是政府的意图吗?”② 帕特里奇只有两种教材可用，虽然他要求学员尽数掌握这两种教材的内容，但这也无须花大力气。只要帕特里奇认为某个学生已掌握了基本内容，他就不要这个学生再来上课，并推荐他获得委任状。由于需要军官，这种推荐通常都会得到批准。大多数学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都能毕业。通常，帕特里奇在一间房间里，让一些学员重新学习课程，一些学员半途通过，还有一些学员马上毕业。③

确实，帕特里奇利用他的军事史知识作出了贡献，对课程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概略讲述完工程学原则或某种特殊类型的防御工事后，他就转而用一些著名的战役——或许是已开始利用军事技术的拿破仑战争，来阐释自己的要点，这或许推动他讨论战役本身。实际上，他不久就开设了一门课程，将工程学与军事史结合起来。④ 继任他担任工程学教授的人继承了同样的模式，直到最后这个系科被定为军事艺术与工程学系为止。军事艺术与工程学系的课

---

① *CWP*, I, 233 - 243, 261 - 264; Florian Cajori, *The Teaching and History of Mathema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1890), 115. E. D. Mansfield, *Personal Memories* (Cicinnati, 1879), 65.

② Stubb to Perkins, September 8, 1815, in the Partridge Court-martial of 1816 record, Office of the Judge Advocate General, GCM-K3, National Archives. Hereafter Cited as PC16.

③ Testimony of numerous cadets in the Partridge Court-martial of 1817 record, Office of the Judge Advocate General, GCM S-50, National Archives. Hereafter cited as PC17.

④ Lt. McNeil testimony, PC17.

程在军校里最受欢迎，因为它向学员介绍他们所选择的职业的历史，并教会他们对战略的洞察力。或许，帕特里奇教学中的这个特色，正符合斯威夫特的心意，他告诉陆军部，帕特里奇“系统而热情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值得大力赞扬”。①

1815 年，随着美国政府占领加拿大的希望破灭，战争结束了。军校未能在这次战争中充当重要角色，在战斗中唯一牺牲的西点人是前校长威廉姆斯之子亚历山大·J. 威廉姆斯上尉，他从埃里堡的城墙上摔了下来。另外一名毕业生，阿登·帕特里奇之弟威廉·帕特里奇，被分派到底特律威廉·赫尔将军的军队中。当他听说赫尔打算让他的精锐部队投降时，正患感冒而虚弱得几乎难以站立的帕特里奇，跌跌撞撞地冲进赫尔的司令部，折断了自己的剑，并将断剑扔到他怯懦的上司面前。总之，赫尔投降了，帕特里奇作为一名战俘，死于六周后。② 还有另外 104 名军校培训的军官参加了这场战争，但没有人升到高级军阶。诚然，有两名年轻的军官，温菲尔德·史考特和雅各布·布朗，展现了勇气和才干，引起了公众景仰并一举成为英雄人物，但他们都是以平民身份直接得到委任状的。

如果说西点军校在战争中的表现未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么民兵尤其是其军官的表现则更加糟糕。实际上，除新奥尔良战役外，民兵可谓糟透了。当这次革命战争结束后，美国领导人突然开始明白对训练有素的军官的需要。1815 年 12 月，麦迪逊委婉地但语气坚定地告诉国会：“在最近民兵取得的光辉成就中，如果经验表明这种资源对公共防御的重要性，那么它同时也表明……利用军队的技能和熟知战斗基本规则的重要性，而这些都不能指望从当前的体中获得。”国会正忙着裁减需要更多职业士兵的常备军的规模。大家都已知道，在战争期间，很少有受过西点训练出来的军官

① Swift to Secretary of War, April 25, 1815, Joseph G. Swift Papers, USMA Library.

② Waugh, *West Point*, 54.

总体上比那些从平民直接任用的未经训练的军官做得更好，因此麦迪逊敦促国会扩大西点军校规模，并在合众国不同的地方建立另外的军校。为达到后面的意图，麦迪逊向国会提交了一项法案，但未能付诸表决。①

麦迪逊总统对西点军校的潜力仍充满信心。即便它的毕业生质量在一个设施匮乏、管理散漫的机构里受到损害，但他们战斗得如果说不算优异也算很顽强。如果军校条件得到改善，那么他们可能会在下一场战争中做得更好。麦迪逊朝着改善军校的方向采取行动，1815 年，他提出“应向军校派任一名永久性的校长，在陆军部长的领导下，他拥有对军校及其相关机构绝对的控制权，并对军校的行动和进步负责；他指导学习、野外训练以及其他学术职责”。麦迪逊因此认识到，斯威夫特曾勉力做了许多事情，斯威夫特不在时实际上掌管军校的那个人需要来自正式权威机构的支持。麦迪逊总统还认识到军校的重要性，它不应再是工兵部队的一个被遗忘的分支，现在它应该拥有几近独立的存在。工兵总司令斯威夫特将军成为了军校的督察员，介于陆军部长和校长之间的位置。②

第一个专门被挑选出来担任校长的军官是阿登·帕特里奇上尉。30 岁的帕特里奇在作为军校学员的日子里，给威廉姆斯上校和军校师生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西点军校任职一年后，他曾第一个被授任为工兵中尉之职。威廉姆斯将他留在了军校担任数学教师；后来帕特里奇升任为工程学教授。

帕特里奇有着企鹅般的身躯和老鹰般的头，鼻子尖而长，下巴方而突，嘴巴紧绷着。他经常穿着衣扣紧扣的衣服，戴着一顶高帽，帽子上饰有一个黑色的丝绸帽徽和一个黄色的老鹰，在军校的操场上昂首阔步，剑和腰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是个一丝不苟而简朴的人，他的家和家中的家具朴实无华，他交往的朋友仅限于军

① Boynton, *West Point*, 200 - 201.

② *Ibid.*, 213 - 214; Monroe to Partridge, January 3, 1815, E. S. H. Archives.

校的同事，他生活的显著标志就是“中规中矩”，从来没有人看到他脱下过制服，大家普遍认为他根本没有便装。他嫉妒心强、自负、有些爱管闲事，但他头脑敏锐、精力旺盛。他喜欢操练，不管是步兵操练还是炮兵操练，他都喜欢，他抓住每一个机会让军校学员列队行进。军校学员在背后称他为“老白蜡”。

但既非新规章——无论其制定意图有多好，也非新校长，能打造出一个成功的军校。最需要的是经费和一种目标感。国会能提供前者，而校长则提供后者。但遗憾的是，两者都未提供。战争和新奥尔良战役后，国会再次对军校失去了兴趣，忘记了它的职责。在关键时刻，斯威夫特只能以7%的利息从私人手里借了一笔65 000美元的贷款，将军校从困境中挽救出来。[1] 与此同时，帕特里奇激怒了所有的在职军官。他属下的教授们和工程师们对他评价甚低，他拒绝把自己的权威让渡给他们。他从来没有征求过意见，拒绝听一切建议或劝告，并坚持所有问题都由他来决定，使自己的解决方案一锤定音。简言之，用军校学员的话来说就是：“他决定一切事情。”而且，他的教条主义当中还隐藏着令人不安的事实，即他对军校应朝什么方向发展没有坚定的思想。他要扮演作为一所学院的校长的角色，负责指导纯粹是军事和技术方面的课程，但他既没有科学知识，也没有像威廉姆斯那样的想象力。对他来说，军事教育似乎就是由持续不断的操练组成的。斯威夫特和全体教员都赞成较为宽泛的教育路径，这使得帕特里奇更加决心缩小课程范围。结果导致了持续不断的混乱，使军校的课程计划成为学术大杂烩。

全体教员不喜欢和不信任帕特里奇的程度，与他不喜欢和不信任全体教员的程度同样深。因而，像他一样，军校里怨言四起。教授们认为帕特里奇让军校太过于军事化了，他们要求陆军部长把拉丁文和希腊文增加到课程里以取得平衡。斯威夫特私下也赞成这些主张，并向陆军部长亨利·阿姆斯特朗建议，军校应设置英语和古

① Swift, *Memoirs*, 139 - 140.

典阅读课程。阿姆斯特朗宣称："像吉本[①]这些书只是休闲娱乐的奢侈品，是文学感觉论者的蘑菇和块菌"，拒绝了斯威夫特的建议。曼斯菲尔德教授抱怨道，他当初来西点军校，是因为他认为这里会成为这个国家杰出的学校。他曾放弃过一个非常好的职位——一个事实上报酬丰厚而工作清闲的职位，只是为了来西点做教授"没有丝毫权利或特权，即便在他们自己的系里也没有权利或特权的职位"。帕特里奇对全体教员的一举一动都感兴趣，从某种程度上说，"哪怕是专制主义中最专制的"也莫过于此了。[②]

在曼斯菲尔德的指导下，军校学术委员会提议进行一场彻底的变革。按照这个提议，将建立另外两所军校，一所设在华盛顿，另外一所设在匹兹堡，每所军校招收 150 名学员。这两所军校将主要注重军事事务，那里的学员招收那些想在军队里谋取职业的孩子们。与此同时，西点军校将变成一所全国性的科技大学，招收 250 名学生，他们必须为自己的教育支付费用，并学习历史、天文学、地理、自然史、植物学、文学、化学、伦理学以及自然哲学。西点与军队将没有任何关联，学生毕业时无须加入军队服役。这项提议是在斯威夫特 1814 年提出的一项提议的基础上做出来的。当时，斯威夫特感觉到，把大学里的分科授课形式引入军事科学方面的教育和扩大军校的时机已经成熟。他认为，扩大军校非常重要，"因为此举并没有显示，美国动用宪法权力去建立一所学院或大学"。[③]然而，在学校工作人员之外，这项提议没有引起什么注意，部分原因是，政府里没有人能看到，在诸如斯威夫特和西点学术委员会所

---

① 译注：吉本（1737—1794 年），英国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罗马帝国衰亡史》，是欧陆启蒙时期的史学代表作，在近代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② *American State Papers*: *Military Affairs*, I, 838; Denton, "Formative Years," 95; Mansfield to Monroe, June, 1817, National Archives, Record Group 77, Military Academy Papers, Office, Chief of Engineers. Hereafter Cited as NARG77.

③ The proposal, dated May, 1815, and signed by the Academic Staff, is in E. S. H. Archives; Swift's suggestion is summarized in Denton, "Formative Years," 112.

提议建立的学校中能取得任何实际的利益；更主要的原因是，每个人都对校长与他的全体教员之间的口水仗感到有些厌烦。

因此，西点军校应该建成什么样的学校的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与此同时，帕特里奇至少能够给学员们的生活带来一些表面上的秩序和纪律。他通过颁布一系列的规章开始他的王朝，学员们早上6点必须起床，参加点名，然后返回宿舍，打扫房间和通风、整理床铺、布置家具，并等待检查。7点开早餐，数学课8点开始并持续到11点。法语课从11点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1点开饭时间。从下午2点到4点，学员们必须上制图和工程学课程，接着是操练，一直到下午5点。然后，他们继续学习直到太阳落山，这时举行晚间列队，接着进晚餐。帕特里奇强调，在学习之外的时间里，要求每个学员都必须待在自己的宿舍里。他禁止赌博、骂人、斗殴、不必要的喧哗，以及“所有的不道德行为”，并警告学员“必须衣着整洁”。学员们不能买卖文章，或在没有校长批准的情况下周日擅自离开岗位。他严肃地提醒学员，根据法律，他们“有义务执行任何正规士兵有可能被命令去执行的任务”，并公布了更加严厉的惩罚制度，对违反规章制度者，从私下申斥到关禁闭甚至可能被开除。[①]

帕特里奇还为食堂制定了一个标准。学员就餐时来回都必须列队行进，保持“最大可能的秩序和安静”，在饭桌边必须能看到“完美的秩序”，不许聊天谈话。就餐结束时，在负责轮值官员的命令下所有人全体起立，排成队列走出食堂。[②] 连一日三餐的菜谱也是帕特里奇制定的：

早餐：优质咖啡加足量牛奶及糖；新鲜面包加黄油、烟熏牛肉或火腿或冷盘肉。在萝卜和黄瓜上市季节，早餐中偶尔用它们代替肉类。

---

① Regulations issued April 1, 1814, PC16.

② Regulations for commons, 1815, Alden Partridge Papers, USMA Library.

午餐：鲜肉，或者是牛肉、猪肉、小牛肉，或者是烤制良好的羊肉，外加优质面包、西红柿以及下面蔬菜中的两种：甜菜、洋葱、甘蓝菜、卷心菜或胡萝卜……在豆类上市季节，供给晒干的豆角，但每六天不超过一次；就餐中总是有质优的沙司或肉汤。

晚餐：优质茶，外加牛奶和糖；新鲜面包和黄油。

此外，炊事员还应每周一次为晚餐供应甜饼和为中餐供应布丁。①

帕特里奇对学员事无巨细的监督并没有让他成为一个刻板严肃的人。他认为自己的职责与那些小型学院的校长差不多，并且像他们一样，他亲自监督军校生活的每一个环节。他在食堂与学员一道进餐。星期天，他在小教堂布道，布道完毕后宣布公告，回顾过去一周发生的情况，并就学校取得的进步发表一个简短的演说。经常可以看到他在平川上操练学员。在学习时间，他经常巡视各个营房，查看每个房间，以确定学员是否在学习。每当这个时候，警示声就响起来："老白蜡来了！"那些游手好闲的学员仓皇地跑回自己的房间，抓起书和笔记本，蹙眉做凝神思考状。他最喜欢炮兵演习。在冬季，他经常省去严寒下操练，把学员拉出去，把一门18磅重的大炮拖到河面上，朝冰面开炮以尝试他们的跳弹技巧。他是一位口才出众的人，当学员们在练习时，他有时候讲一些在过去战争中炮兵火力作用的故事，他们听得乐颠颠的。学员们都期盼着他举行协同作战操练，因为他把学生编成小股军队，重演一些著名战役。当学员们在演习的时候，他大声给他们讲述"如何取得战场胜利②"。

---

① Bill of Fare, May 13, 1816, NARG77.

② Partridge to Swift, September 27, 1815, Partridge Papers; George D. Ramsay, "Recollec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 1814—1820," Misc. Mss., USMA Library. 我对帕特里奇的理解主要来自这些回忆录，拉姆塞的手稿中有部分在George W. Cullum, *Biographical Register of Officers and Gradua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New York, 1863) 中出版出来，但Cullum删略了所有赞扬帕特里奇的段落。

帕特里奇造就了许多永久的进步。他指出，音乐会促进学员操练并提高士气，说服陆军部派遣一支乐队到西点，他为军校人员设计了带黄色条杠的红色制服。1815 年，他听说费城的一家书店有 90 本托萨德所著的《炮术家》，店主愿意以每本 10 美元的价格出售这些书籍，或者说每本比零售价便宜 6 美元，帕特里奇找来了资金购买到这些书籍，学员有了课本。他为学生毕业和得到授任规定起——至少在纸上——一系列必要条件：在数学方面，每个候选人必须很好地掌握算术、对数、代数原理、几何学、测定法、测平法、勘测法、技工工作以及圆锥学；在法语方面，每个学员朗读这种语言必须“让人感觉能听”且能够翻译；在战术方面，能够明白步枪的手工练习以及步兵和炮兵的演变。[①]

在他给军校引进一些秩序和纪律的尝试中，帕特里奇没有得到陆军部的帮助，这使他的任务变得非常艰难。譬如说，1812 年法案通过后，军校招收学员要求年龄在 14 岁以上并通过入学考试，但帕特里奇不久即发现，华盛顿的官员无意于按规定严格地招收合格的孩子。因此，时不时地就冒出来一个只有 12 岁的孩子，而帕特里奇又不能拒绝他入学。有一次，一个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独臂男孩加入工兵团，另外一名来自同一个州的学员则将妻子带在身边，他把妻子安置在附近的一间寄宿房里，晚上去她那里。被录取的学生一接到录取许可书，就马上来西点，在一年中的任何时间都可能有新生进来，陆军部要求帕特里奇立即对这些新来的学生进行考稽。考稽的结果是，他不仅有一个从 12 岁到 25 岁不等的年龄组，而且新的学员每时每刻源源不断地加入到工兵团中来。在这种情形下，连表面上的正常课程进度都无法保持；在同一个班上，帕特里奇可能会发现一个学员只懂得算术而对其他知识一无所知，而

① Ramsay, "Recollections"; Partridge to Swift, September 27, 1815, Partridge Papers; Regulations for commission, 1815, PC16; S. H. Lang to Partridge, July 18, 1815, Partridge Papers.

另一个学员已进阶到几何学，是个能够进行高深勘测的大学毕业生。因此必要地，他不得不忽略任何组织的指示，给予每个学生个别的关注。

无论是在战争期间还是在战争结束后，帕特里奇都湮没在各个军种的军官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要求当中。由于对各种使唤产生的失望情绪以及仍坚持一套严格的制度的同时，帕特里奇没有按规章所要求的——让学员参加学术委员会的考试，就推荐他们委任受职。另外一个问题是，他没有足够的讲师去协助带着200多名学员的教授。因此，他有时要求先进的学员教他们后进的兄弟。因为他们付出劳务而得不到报酬或来自政府的正式承认，帕特里奇就以介绍他们到军队里委任受职来酬劳他们。①

几乎每位学员——或许在帕特里奇看来是如此，都带着某个政界大人物的信来到军校，嘱托这位校长关照他。西点军校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声望，这不仅是因为帕特里奇使它成为年轻人学习一些科学知识的好地方，也不仅仅是因为这里自由，而是因为这里确实教授工程学知识，而且教的比这片大陆上的大多数学院所教的要多。国务卿对获取指派名额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且密切注视他指派的人的进步；陆军部长把他的三个儿子都送到了西点；副总统有一个儿子在那里；俄亥俄州州长和纽约前市长也如法炮制。这些学员的权利受到任何的损害，都会迅速地向他们的恩人或父亲报告。尤其是帕特里奇强化学校纪律的努力，曾引来枪林弹雨般的信件抗议他的所作所为。② 有时候，学员私下给帕特里奇写信。战争结束后，炮兵连回到了西点，这些老兵不久后就开始捉弄学员，他们夸张地敬礼，或者模仿学员的列队前进，尖刻地嘲骂和大声地呵斥，或

---

① Partridge to Secretary of War, July 6, 1817, and Peters to Hitchcock, October 1, 1814, Ethan Allen Hitchcock 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Morton to Partridge, July 22, 1815, Partridge Papers.

② William Simmons to Ellicott, August 17, 1815, PC16; Ramsay, "Recollections."

者，一个未长胡须的年轻人穿着古怪的军服走路时笑得前仰后合。在一份请愿书里，学员们向帕特里奇抱怨说："这里的士兵傲慢无礼，用行动和言辞侮辱我们。我们作为上级，他们对我们应有的尊敬荡然无存。"①

虽然帕特里奇决定强化秩序，但他对学员们怀有深深的怜惜之心。"我曾把这些年轻人看成我自家人、我自己的孩子一样，"他说，"我努力善待他们；在这所学校里，拥有两百多名年轻人，他们一般是正值年轻气盛的年龄，采取严厉的措施有时候对维护秩序和纪律是必要的。我相信，只要负责管理他们，每个人都会这样做的。"他还补充说："我认为，学员们被送到西点军校，目的就是获取军事教育。他们作为士兵第一职守是服从、行为有范和忠于职守，如果我没有采取合理的手段，努力在他们的头脑里树立起最坚强刚正的行为方式的思维，那么我就是玩忽职守了。"②

这位校长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请求斯威夫特知会陆军部，让它知道让新学员在入学当年作一次报告而且只作一次。斯威夫特同意了，但陆军部在短暂的合作之后，又重新摇摆回先前的做法上。③第二个行动是，考虑到学员需要更多的时间学习，也考虑到他们的健康可能会受到损害，他不能在这些情形下维持纪律，帕特里奇毅然免去了 1812 年法令中所要求的三个月露营训练。④ 然后，他通知学员，他们不能为了去纽伯夫参加聚会或舞会而请假，他们也不能接受任何地方的邀请参加这类事情，他们更不能在西点召开舞会。他指出："如果每个学员想要正确地完成任务和在学习上取得

---

① Petition, 1815, Partridge Papers.

② 这份声明可能是布朗大学、达尔茅斯大学或哈佛大学或其他高校的校长撰写的。他们都试图给自己的学生灌输同样的道德观念。参 Partridge to court, April 9, 1816, PC16.

③ Swift to Secretary of War, April 25, 1815, Swift Papers.

④ Partridge to court, April 9, 1816, PC16.

必要的进步，他就应做出最大的努力，尽可能地专心。"①

作为一种教学设置和维持秩序的手段，帕特里奇要求学员充当轮值官轮流值班，作为他们职责的一部分，他们必须报告他们的同伴违反规章的情况。当某个学员真的违反规章时，帕特里奇就与他长谈，敦促他要更加努力。如果再次触犯规章，帕特里奇会马上进行惩罚。他最头疼的问题是那些年龄介于12至15岁的较小的学员，他们难得安心几分钟坐下来学习，他经常发现他们聚集在一间宿舍里谈笑。这位校长决定将他们彼此分开，同时惩罚他们。他让一些人单个坐在营房前面，背笔直地靠着墙；让另外一些人骑坐在机枪架上学习。触犯规章比较严重的，他"在平川上训诫"，这些学员在安静的时候在各个军团面前列队行进。极端的违犯规章的例子——学员犯有斗殴、拒绝遵守命令、企图烧毁营房，帕特里奇把他们禁闭在"黑洞"里，这是一个挖在地上的约8平方米、上面带有木头盖子的洞穴。学员们发现里面"肮脏不堪，非常令人不适"。不过他从来没有让学员在那里待过一个半小时以上。②

学员们——他们一般都比较尊敬帕特里奇，有时候也会对他的惩罚持异议，理由是他们因此受到了羞辱。其他人则指责他偏袒。炮兵连很大一部分是由帕特里奇的维蒙特乡邻组成的，其司令官约翰·怀特中尉是他的侄子，这位校长的叔叔伊萨克·帕特里奇是学校的炊事员兼商店店主，学员们不得不从他那儿购买个人用品。帕特里奇所有的亲戚都从他那里得到了特权。11月的某一天，军校基金用完了，暴雪阻断了道路，并带来了寒潮，他家里的木柴用完了，因此安排炮兵从公共土地上砍来木材。后来，因为他没有钱支付他们的劳动，他向士兵们允诺，让他们砍伐更多的木柴，并允许他们自己拿到公共市场上去卖。至于伊萨克·帕特里奇，他有一群

① Orders, February 23, 1815, Partridge Papers.

② Ramsay, "Recollections"; Partridge to court and testimony of Captain Douglas, General Swift, and R. Blean, PC16.

羊，在平川上放牧。这些牲畜正患有一种被称为“溃烂症”的疾病，经常发出难闻的恶臭。每当这位炊事员在食堂里供应羊肉时，学员们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出食堂。“这种羊肉抗争被帕特里奇上尉诠释为暴动”，一个带有言辞尖刻倾向的参加者报道说，接着这位校长又把学员赶回食堂。最终双方达成了妥协，学员那天晚餐吃面包、黄油和糖蜜。此后，学员无论什么时候在平川边沿发现一只离群的羊，他就把这只牲畜推近悬崖，不久羊群灭绝了。

谣言开始在西点流传开来，说帕特里奇和他的亲戚们欺骗政府，有谣言说，炮兵在砍伐木柴生意中发了笔小财，炊事员伊萨克·帕特里奇在采办食物中发了大财。1816 年 2 月，斯威夫特和麦迪逊总统来军校进行调查。对帕特里奇支付炮兵劳动的新奇办法，尽管斯威夫特将军不完全赞同，但他断定，总的来说，这位校长“忠诚地尽心尽力地履行了他的职责”。他指出，伊萨克·帕特里奇被任命为炊事员，得到了他自己和陆军部长的批准。麦迪逊总统对校长及其工作都没留下什么印象，或许是因为他不像斯威夫特那样，能够设身处地地想想这位校长面临的问题，但他接受了这位工兵总司令的结论。①

军官中有一人感到不满。这人是在西点军校担任助理军需官的塞缪尔·佩金斯上尉，他憎恨校长，因为他觉得校长阻碍了他的升迁。佩金斯早就开始诽谤帕特里奇了，他向所有愿意听的人散布谣言说，校长、他的哥哥以及斯威夫特将军是“一群该死的强盗”，正在从事一桩巨大的阴谋。他还起草了一份陈情书诅咒帕特里奇，并在军校学员间散布。他告诉这些孩子们，如果他们在陈情书上签名，他保证会起到作用，但很少有人在上面签名。最后，他向陆军部长告密说，帕特里奇强迫学员从他叔叔那里购买个人用品，而价格是令人不能容忍的；并强迫士兵为他砍伐木柴，而这些木柴是厨

① Testimony of J. Morrison, I. Hoyt, J. D. Orr, and Perkins to Crawford, December 19, 1816, PC17.

师所不需要的，他把它们拿到纽约市场上出售为自己牟利。甚至，这位校长还允许他的炊事员叔叔依靠公共用地谋生。[①] 正是这些指控使得斯威夫特和麦迪逊来到西点军校调查。他们离开后，佩金斯继续煽风点火，最后使学术委员会联名致信斯威夫特，事无巨细地抱怨帕特里奇的行为。全体教员给佩金斯的指控做了一些增加，他们说，这位校长允许学生旷课，无视毕业委任授职必须事先通过考试的法律要求，企图自己教所有的班级，并且在任何决定上从来不与全体教员磋商。[②]

为了缓解气氛，斯威夫特召集了一个调查法庭，调查整个情况。法庭在西点军校从1816年3月开到4月12日，庭长是亨利·安特金逊上校，詹姆斯·豪斯和约瑟夫·G. 托顿中尉以及约翰·M. 奥孔诺尔上尉充任法庭成员。在法庭上，大多数教员都说帕特里奇的校长之职早已超长了。[③] 学员也出庭：一个叫约翰·D. W. 奥尔的说，他认为帕特里奇讨学生的好，尤其在推荐委任授职方面。为自己辩护的帕特里奇问奥尔："去年夏天，我公开向学员表示过，他们当中有我喜爱的人，他们都是那些表现好或很好履行自己职责并遵守规章的学员，是不是?"奥尔承认他确实说过。这位校长接着要奥尔告诉法庭，在他秋季短暂访问华盛顿归来后学员的反应。奥尔承认："他们以装饰军营和欢呼的方式表达他们巨大的喜悦之情。"[④] 最后，帕特里奇向法庭出示了一份由托马斯·拉格兰德学员撰写的、有109名学员签名的函件。学员们在函件中说："帕特里奇从来如此，他胸怀每个美国士兵都应拥有的独立之精神。"针对他的指控是"由那些敌视美德的人和头脑里只装着荣誉的人"制造出来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佩金斯上尉"以这样的

① *Ibid.*, Academic staff to Swift, n. d.

② *Ibid.*

③ For example, see Ellicott testimony, PC16.

④ Orr testimony, PC16.

方式”行事，使我们有资格鄙视他，他确实应得到这份鄙视。[1]

尽管法庭认定在所有的指控面前帕特里奇是无辜的，但仍然批评了他的一些做法：校长无权允许士兵在公共用地上砍伐树木；“黑洞”是一个太过极端的惩戒措施；帕特里奇应该举行为期三个月的露营训练，同时说服总统这个任期太长了（法庭也同意这个任期太长）。最重要的是，法庭“极其不赞成”帕特里奇未经考试就推荐学员委任授职的做法。然而，鉴于全部现实，法庭发现，帕特里奇极度注意和关切处于他负责下的年轻人的健康、道德和进步；他在纠正错误和违规时，一直是始终如一、一丝不苟的，不带好恶的和宽容忍耐的。最后，法庭宣布，佩金斯上尉曾煽动了不满情绪，甚至仅仅“为了满足个人的憎恨”而反对合法的权威。[2]

在法庭开庭的同时，陆军部已开始采取措施改进军校。1816年3月，麦迪逊内阁的陆军部长威廉·H. 克劳福德颁布了一套新的法规和规章。自此以后，所有学员都必须参加每年两次的总考，分别在7月和12月。新学员只能在9月入学，每个学员都必须经过四年的课程学习，没有任何例外。第一学年，学员们学英语语法、法语、代数、几何和对数；第二学年学法语、几何构造、测量法、三角测量、圆锥体和绘图；第三学年要学自然和实验哲学、天文学和绘图；第四学年学工程学、地理、历史和伦理学。为了报告学院及其学员的进展情况，克劳福德创立了访察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五名“精通军事科学和其他科学”的绅士组成，由校长任访察委员会主席。他们必须参与考试，与学术委员会一起向学员提问题，并就军校的情况向陆军部提交报告。克劳福德还规定，无论如何，学员在没有完成学习课程和通过一次考试的情况下，都不能得到委任授职。在四年的末尾和最后的考试之后，学术委员会根据总

① “Majority of Corps of Cadets” to Atkinson, April 7, 1816, PC16.

② Court decision, unanimous, PC16.

评分给学员排位。学员在排名中的位置将决定他将被分配到哪个军团。①

还做出了一些其他的变革。将建造两栋新的石头营房,② 帕特里奇还设计了一种新的制服:颜色是“学员灰”,以纪念 W. 史考特的正规军在切佩洼战役中所穿的即兴制作灰色军服;袜子是黑丝袜;鞋帮升高至足踝;军裤两侧钉有扣子,冬天是灰色,夏天是白布斜纹;内衣是单排纽扣,灰色,带有黄色的铜制子弹形纽扣(夏天则是白色的);外套也是单排纽扣,灰色,带有三排各八颗的黄色铜制子弹形纽扣,领子竖到耳尖上面,并有可以扣上的翻边;最高处的帽子上有黑丝绸帽章和黄色老鹰;剑可砍可刺,带一把黑色的剑柄,刃和柄的交界地带裱有黑色的摩洛哥皮。③

但操练和仪式仍未见减少。1817 年元旦,帕特里奇拉出各兵团,燃放 24 响的礼炮。来自纽约年仅 18 岁的文森·洛在给弹仓填充弹药时,灾难袭来,他的枪走火了。洛应声倒地,没有被击中但死于冲击波。第二天举行的葬礼充满阴郁气氛,各军团列队走过平川,前面是一匹没有骑人的马,马鞍上驮着一双倒挂的靴子,其时大风裹着白雪飘舞,只能姑且取消例行的悼念会。④

帕特里奇与他手下的教授们旧有的争论依然延续着,这位校长自己确信,教授们已组成一个反对他的阴谋小集团。他知道,斯威夫特站在他们一边,并希望把他从领导岗位上驱逐出去。1816 年 12 月,他向“尊贵的学员们”发表了一份声明,说他被迫短暂地离开他们。他宣称:“在如此有趣的情境中,如果我完全保持沉默,那么有悖于我的感情。”帕特里奇向学员们保证,他一如既往

---

① *American State Papers*: *Military Affairs*, II, 77; Barnard, *Military Schools*, 733; Boynton, *West Point*, 214; Denton, “Formative Years,” 101 says there is some doubt that this order was published.

② Dupuy, *Where They Have Trod*, 111 - 112.

③ Swift, *Memoirs*, 151.

④ *Ibid.*, 146 - 147.

地关心他们、热爱他们，对于“企图……在你们头脑里灌输帕特里奇是个严肃而不公正的长官、出于一己的敌意和偏见……他对待你们太过苛刻诸如此类的观念”，他要求学员们不要理睬，他劝导他们要努力学习，要“行为……端正”。①

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是帕特里奇与他的教员之间的关系继续恶化。在次年春天期间，他依旧拒绝征求老师们的意见，继续不进行法规所要求的考试，在没有征求授课教授意见的情况下即委派学生当助教，协助教授课程。曼斯菲尔德再次向总统抱怨，当时是詹姆斯·门罗②任总统。1817 年 6 月，门罗来到西点军校调查。在他还没到达时，全体教员就呈交给他一封密封的信函，全体学术委员会成员都在上面签了名。它是一份对现存体制的指控，并包含了所有过去的指控。教授们说，帕特里奇用操练和枪械演习取代合理的课程学习。他们指控帕特里奇把西点军校变成了狭隘的军事操练学校。③

由于他们的态度，他们对外人的抱怨以及陆军部对工作的干预，帕特里奇觉得受到了迫害。他把自己视为唯一能管理西点军校的人，他受到了同事们的困扰，他们出于自身的缘故努力地破坏他的所有工作。帕特里奇指望学员们作为他有能力的证明，他们大多数认为，他是一个优秀的教师、一个公平公正的管理者，大多数人都显而易见地倾向于他。但当门罗宣读学术委员会针对他的指控时，帕特里奇对这种不利于他的另类看法置若罔闻、勃然大怒。门罗告诉陪同他前来视察的斯威夫特，帕特里奇应该提交到军事法庭进行审判，并寻找一名新校长。斯威夫特找帕特里奇谈话，告知他

---

① Partridge to cadets, November 24, 1816, NARG77.

② 译注：门罗（1758—1831 年），共和党人。先后担任过参议员、驻法公使、弗吉尼亚州长、驻英大使等职。1811—1817 年任国务卿，其间一度任陆军部长（1814—1815 年）。1816 年当选为总统，1821 年连任。他 1823 年宣布的“门罗主义”政策，成为美国对外扩张的重要标志。

③ Academic Board to Monroe, June, 1817, NARG77.

或者选择任何一个他想做的职务，或者休假、等待军事法庭开庭。帕特里奇决定继续休假。接着，门罗总统和斯威夫特离开西点，为军校变革作准备，并视察东海岸的防御工事。[1]

至此，整个事件的发展，具备了文笔糟糕的滑稽闹剧的所有元素。在他的上司离开之后，帕特里奇陷入狂怒当中，确信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他心爱的军校将被从他手上夺走，他所有的工作都将付之东流，他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全体教员。他拒绝休假，并逮捕了参加阴谋小集团的每一个任课教授，自己教授所有的课程。

与此同时，门罗已经选定了新校长。7 月 17 日，斯威夫特告诉西尔瓦努斯·塞耶上尉（他刚从中尉获得晋升）准备起程去西点接任。[2] 一个月后，塞耶起程前往西点，并从平川上步行走到山上。工兵团的顶头上司帕特里奇接见了他。“塞耶中尉，你是向我报到吗?”帕特里奇问道。塞耶默默地从大衣里拿出信递给了帕特里奇。这是一封斯威夫特致帕特里奇的信：“接到这封信后，你将美利坚工兵、西点司令长官和军校校长之位交给西尔瓦努斯·塞耶中尉。”[3] 帕特里奇读完信后将之摔在地上踏得粉碎。第二天，他离开了西点。

塞耶开始着手调查情况。他为那些被捕的教授们成立了一个调查法庭，发现他们都是无辜的并将他们全部释放。他命令所有休假的学员在 9 月 1 日前都必须返回军校。他得到了代理陆军部长乔治·格拉汉姆最大可能的支持。格拉汉姆告诉他：“作为西点军校的校长，你应该服从而且只应该服从于经本部传达的总统的命令。”他还补充道：“令我满意的是，在你的主持下，那些曾严重地伤害过这个机构并让政府感到不安的争斗和分歧，都会平息下

---

① Swift, *Memoirs*, 153 - 158; Dupuy, *Where They Have Trod*, 118.

② Dupuy, *Where They Have Trod*, 119 - 120.

③ *Ibid.*, 122 - 124.

来。西点军校将被带到符合政府期盼和公众期望的完美程度……”①

这位陆军部长的期望太过乐观了，无论是帕特里奇还是军校学员都不愿意屈服。这是一个男人（包括年轻男人）对自身权利极端敏感的时代。当某所大学的校长宣布管制学生生活的新规章时，如果没有得到学生赞同，他很可能会遭遇到在他房子外面草坪上的抗议。相似地，一名下级军官因侮辱上级受到军事法庭审判时，在法庭上，对于叫他的上级是混蛋或怕死鬼的行为，他会辩称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当高级军官们感觉自己所住的营房与他们的地位不相称时，或者感到在其他方面受到陆军部的轻慢时，他们也会极力抗争。这就是塞耶取代他在工兵团的老上级——一个格外受到大多数学员喜爱的人——时的氛围。

塞耶来到西点仅仅六个星期，1817 年 8 月 29 日，帕特里奇返回军校。几名在码头附近悠闲地等待他的学员，在他到达后，冲上前去与他握手。而后，他们拥簇着他上了山。在这里，更多的学员聚拢过来，他们看到帕特里奇时，纷纷将帽子扔向天空高声欢呼。那天晚上，帕特里奇与一个在任的老朋友待在一起，乐队聚集起来为他演奏小夜曲。白天他已去了塞耶那里，要求发还他旧有的宿舍，但被塞耶拒绝了。第二天上午，帕特里奇走到塞耶的办公总部，要求发还他的宿舍但再次遭到拒绝。一个小时后，他又回到塞耶的办公总部，递给塞耶一封信函：“命令：帕特里奇上尉遵照创建军校的法律条款返回西点，他作为西点现有的工兵的高级军官，目前由他担任该校的司令长官和校长。”他在信函上签名：“工兵长官 A. 帕特里奇上尉。”他告诉塞耶，他只是想要回他的宿舍，而且无论如何，他只是掌控这里等到斯威夫特——预计很快——的到来为止。塞耶写信向斯威夫特报告了这场政变，离开了校长之位。他没有尝试反抗，因为他确信学员们会支持帕特里奇。

---

① *Ibid.*, 125; General Orders, 26 September, 1817, NARG77.

政变仅仅持续了两天。斯威夫特的副官就在塞耶的陪同下到来了。他褫夺了帕特里奇的剑并将之逮捕。在继后由 W. 史考特将军主持的军事法庭审判中，发现帕特里奇并没有犯下针对他任校长期间所作所为的八项指控，只是犯有违抗命令和发动政变罪。法庭裁决，他理应受到撤职处分，但是，“截止到去年八月期间，该犯在他的专业职责中长期一贯表现得热情而坚毅，有鉴于此”，建议宽大处理。总统赦免了对他的判决，并给予帕特里奇自动辞职的机会，他照做了。[①]

如今，帕特里奇相信，整个陆军中都存在着一个反对他的阴谋，他在许多年里为军校殚精竭虑，并带来了长足的进步。现在他发现，自己被那些不明白他所面临的问题的人扔了出来。但他不甘心被“卑鄙的敌人们的手段”所挫败，开始寻求让他受到的冤枉得到平反。他告诉新任陆军部长约翰·卡尔洪，他受到的审判是不公平的，要求逮捕和审判塞耶，这样做对双方和整个陆军都公平。[②] 在卡尔洪没有理睬他后，他对斯威夫特进行了系统的指控，控告这位工兵总司令曾浪费公共资金、无缘无故地责难学员，因为西点军校的教授形成阴谋小集团，建议他采取行动以非军事的方式逮捕他们，等真的逮捕他们之后，他又退缩，宣称与这个事件没有任何关系。斯威夫特在应答中说，如果帕特里奇能够证明存在一个阴谋小集团，那么他就承认建议过帕特里奇逮捕教授，但他不能够证明存在这样的阴谋小集团。卡尔洪再次没有理睬这些指控。[③]

1818 年 10 月 20 日，帕特里奇告诉斯威夫特，他打算成立一所“文学、科学和军事学院”，这个学院将很快取代西点军校，成为国家军官的主要源地。它之所以会超过西点军校，是因为它不会

---

① 参 PC17，尤其是塞耶和达维斯的证词。

② Partridge to Calhoun, December 13, 1817, in E. Edwin Hemphill (ed.), *The Papers of John C. Calhoun* (Columbia, S. C., 1963), II, 14.

③ Calhoun to Swift, April 11, and Swift to Partridge, May, and Partridge to Swift, March, 1818, 所有信件都收藏在《斯威夫特文献集》中。

落入那些“对军事科学和其他科学一无所知”的人的控制之下。谈到他的审判以及在陆军中受到的对待，帕特里奇向斯威夫特明确地警告说：“我现在33岁，如果我活到70岁，在这段时间里，我永远不会放弃这个事情，直到正义得到伸张为止。”①

① Partridge to Swift, October 20, 1818, Partridge Papers.

第四章　西尔瓦努斯·塞耶

19 世纪，在任何一所美国大学的生活里，唯一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它的校长，他控制一切，一所学校的成败直接取决于他。他是执掌行政事务的执行官，负责执行董事们的决定，遴选和引导全体教员；他拟定研修课程；他是公关主任，负责宣传学校的形象；他是财务官，或募捐或贷款以维持学校的运转；他负责纪律，在全体教员的协助下维持秩序、制定规章和处罚违反规章者；他是设计师，负责学校的校园规划发展；他是他照管下的学生们的精神顾问，不仅要关注学校的全局性问题，而且要关注学生的个人问题。

旧时代的美国大学校长们几乎能够做任何事情而且确实做了。在达尔茅斯，埃利埃泽·惠洛克建造了学校的教学楼、两座谷仓和一个麦芽作坊，清理出 70 英亩的土地，并筹集到大量的干草和谷物用于学校供给。他还是一名授课的学者和周日布道的牧师。创建阿勒格尼西部第一所大学的塞缪尔·多克成为了该校的校长，他去东部购买了一家小图书馆，他把书捆扎起来放到马背上，在荒园野地里穿行 500 英里运到学校。在北卡罗莱纳大学，校长约瑟夫·卡尔德威尔夜间逡巡校园，抓那些违反规章的学生。在普林斯顿大学，约翰·麦利恩把违反校规者赶到他们的宿舍里和躲藏到树上。在迈尔密大学小教堂祈祷时，神甫校长总是睁着一只眼睛，如果看到某个学生制造混乱，他就从讲坛上一个箭步跳到犯错者的背后，打得他直到安分守己为止，然后神气十足地走回讲坛，重新开始

祈祷。[1]

在西点军校，除不教课且通常没有民间同僚们面临的紧迫的财政问题之外，校长实际上就是大学里的校长。他发现，跟他的那些民间同僚相比，他与他的董事会——美国国会——相处更加困难。他可能完全同意布朗大学校长弗朗西斯·韦伊兰德的话，韦伊兰德在1829年说："在那些人的指导下大学如何能够繁荣，毫无疑问他们都是优秀的人，但他们知道除教育以外的任何其他东西。在这个国家里，设计大学当前管理模式的第一个人，对我们造成的伤害比本尼迪克特·阿诺德的还要大。"[2] 在其余方面，西点校长面临的问题就是其他大学校长们面临的问题，西点能否繁荣，就取决于它的最高官员的能力。

从1817年到1833年，这个人就是西尔瓦努斯·塞耶。在那期间，正是他塑造了美国陆军学校。他引进的方法和技术大部分直到今天仍然有效，他拟定的研修课程至今基本没变，他的纪律措施是今天所使用的措施的基础。他是"美国陆军学校之父"。

西尔瓦努斯·塞耶1785年6月9日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布伦特里，是家里七个孩子中的老五。他父母双方家族的男性成员都参加了独立战争。他的父亲纳萨尼尔·塞耶是个农场主，农闲时节做做木匠。西尔瓦努斯没有得到多少正规的学校教育，但他天资聪颖，学得很轻松。1803年，他的父亲给了他一小笔钱，加之他可以打些临工，这让他能够进入新罕布什尔州的达尔茅斯大学学习。在达尔茅斯，塞耶在班上名列前茅，在他大学二年级那年，就顺利通过了希腊语口语考试。他是"美国兄弟会"——达尔茅斯两个辩论性协会之一的成员。他在达尔茅斯以及在他后半生中最亲密的朋友是乔治·蒂克诺，蒂克诺后来成为了波士顿声名显赫的市民之

---

① George T. Schmidt, *The Old Time College President* (New York, 1930), 11, 54-59, 92.

② Rudolph, *American College*, 172.

一、哈佛大学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在哈佛引进了许多新思想，是个起带头作用的废奴主义者。塞耶的旨趣在军事方面，从童年时代起，他就迷上了军旅生涯，其中部分原因是他在家里听到的独立战争故事，还有部分原因是他对拿破仑的崇拜——他忠实地追踪拿破仑的军事战役。在达尔茅斯大学所有的学生团体当中，塞耶是唯一一个订阅华盛顿《国民情报员》的人。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该杂志包含着最为全面的描述，他能够从中获知波拿巴运动的进展”。塞耶对拿破仑的意大利战争的了解，已达到“耳熟能详”的程度。

1807年，塞耶从达尔茅斯大学毕业，但他没有发表毕业致辞，因为他已经动身前往西点了。家族世交本杰明·皮尔斯将军——他的儿子富兰克林·皮尔斯在某一天会成为美国总统，已经劝服了麦迪逊总统给塞耶颁发学员许可状。在达尔茅斯大学学习四年后，塞耶发现在军校的学习轻松自如，在一年里就获得了委任授职。他加入了工兵团，成为新英格兰地区防御工事的监察员。1810年，他在西点军校担任数学教授的助理，并编纂了1812年战争实录。[1]

在1812年战争期间，塞耶是一个心细如发的战争进程观察者，他确信，美国军队的恶劣表现是准备严重不足的结果。军官受到的训练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受到训练，难以维持军纪，并对欧洲战法一无所知。教员稀少和书籍匮乏的陆军学校并不能令形势改观。塞耶认为，美国军队应该压抑住自己的骄傲情绪，去欧洲学习战争指挥法。

其他一些人同意塞耶的看法。送一些年轻军官去法国学习并为军校购买欧洲有关战争艺术的书籍，工兵总司令斯威夫特和麦迪逊总统此前业已讨论过这样的可能性。在工兵团里具有崇高声望的塞耶，是斯威夫特的诸多顾问之一。塞耶或许已经知道这次谈话——欧洲之旅的思想在军队中普遍传开，1815年3月23日他给斯威夫

---

① Dupuy, *Where They Have Trod*, 9-19, 43.

特写信，请求“准假去法国以提升自己的职业水平”。[①] 他说，欧洲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斯威夫特的复信迅速而鼓舞人心。塞耶不仅仅可以在陆军里杰出的军官之一威廉·麦里中尉陪同下前往欧洲，而且还将被擢升为少校，使此次欧洲之行由政府出资以官方的名义成行。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5 000美元的支票用于军校购买书籍、地图和设备。他在4月20日得到陆军部的正式指示：“你将要动身去法国进行调查研究，并注意提高你的军事技能。要求你对欧洲的军校、兵工厂、弹药库、运河、港口和防御工事尤其是海上防御，予以特别的注意”。[②]

5月11日，塞耶已到波士顿，准备搭乘一艘前往地中海的海军战舰，这艘战舰要到那里打击阿尔及利亚海盗。然而，他们与海军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执，陆军部命令这艘战舰的指挥官搭乘塞耶和麦里，但他拒绝接受来自陆军部的命令，这使得他直到6月10号才得以搭上“国会号”。[③] 7月12日，也就是他心目中的英雄惨败滑铁卢后不久，他到达欧洲。塞耶，这个狂热的亲法者，被他在法国的所见所闻激怒了，盟军骑在这个被征服的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由于他想去参观的军校已被关闭，他被禁止参观法国的防御工事，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为此更觉不安。[④] 然而，巴黎的书店仍在开张，经过一番仔细的搜寻，塞耶和麦里开始购买。他们最后买到了大约1 000本图书、大量的图表和地图，以及一些防御工事的模型，所有这些都是为军校购买的。这些东西奠定了美国第一座真正的军事图书馆的基础。[⑤]

1816年初，世界上最著名的军事科学学校巴黎理工学校重新

---

① Thayer to Swift, March 23, 1815, in West Point Letters, USMA Library. 以后引用略作 WPL。

② Secretary of War to Thayer, April 20, 1815, E. S. H. Archives.

③ Thayer to Swift, May 13, 1815, WPL.

④ Thayer to Swift, October 10, 1815, *ibid.*

⑤ McRee to Swift, December 18, 1815, and Thayer to Swift, August 12, 1815, *ibid.*

开张了，塞耶和麦里被准许去学习它的运作。他们还晤见了许多巴黎理工学校的毕业生，其中一人即将加入到西点军校的教员当中。后来，他们又被允许参观梅兹的炮兵应用学校，尽管他们未能参观它的防御工事。

塞耶在欧洲期间，他的朋友乔治·蒂克诺与爱德华·伊夫莱特和乔治·班克罗夫特正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教学法和学术规范。他们要将自己所学知识应用到哈佛大学，并且像塞耶和麦里一样，为哈佛大学图书馆购买书籍和其他材料。[①] 他们两拨人回到美国后，带回了两套完全不同的观念。蒂克诺对让大多数大学教师感到恐惧的德国的自由主义、思想自由留下的深刻印象，他将这些原则应用于哈佛大学，并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塞耶欣赏法国的命令方式和对未来军官施以沉重的科学教程教育。在法国，命令方式不仅统治着军事教育，而且统治着拿破仑建立的法兰西大学，在这所大学里，教育部长规定全部课程并且强迫学校必须参加各种演讲。[②] 但教学观点上的不同从来没有影响塞耶和蒂克诺之间的友谊，双方都对对方取得的成就印象深刻。这对美国教育的发展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经过长期的斗争，大多数学校采纳了蒂克诺在哈佛大学创造的德国教育体系模式，而西点军校继续保留塞耶从法国带回的模式。

1816 年 5 月，塞耶回到美国。第二个月，麦迪逊总统参观了西点军校，并决定尽可能快地解除帕特里奇的职务。他考虑塞耶或麦里谁是合乎逻辑的继任者，最终决定任命塞耶，因为他虽然比麦里小，但他们在法国所做的工作塞耶占了大部分。次年，这项变动完成了，帕特里奇的政变图谋被镇压下去后，塞耶正式当上西点军校的第五任校长。

---

① Morison, *Harvard*, 225, 226.

② C. Henry Wood, "The General Education Movement and the West Point Curriculum," D. Ed. dissertation,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51, 28–29.

塞耶对军校的最大贡献是他创立的体系。他能够引进那套体系完全依赖于他个人品质的力量。他给学员、教员、国会议员以及公众留下的印象，让他得到启动改革所必需的信任和支持。他个人的外表是庄严的，尽管他瘦弱、个头中等、面容温和，但他让自己带有尊贵的气质，穿着一丝不苟，使他看上去就像一个理想的职业军人。他的习惯强化了这种印象。除一名勤务兵外，他一个人生活得“极其干净、整齐和舒适，一切安排得有条不紊”。他的准时是长期一贯的，而且具有传奇色彩，铃响时到达办公室、在受邀请的正点时间到达宴会、在点卯那一刻到达会场。学员们每年一度的六月考试——塞耶体系的一部分，在被称为监察委员会的一群民间人士面前举行。他们每天上午八点开始监考，塞耶就在铃响时刻到达考试办公室，脱下帽子，询问监察委员会主席是否准备就绪。如果他准备好了，塞耶就毕恭毕敬地引领他去监考，如果他没有准备好，塞耶就不随他一起进入考场。当一点钟的铃声响起时，塞耶终止考试，学员们时常还在答卷当中。①

大多数人用诸如冷漠、孤僻甚至冷酷这类词汇来评价塞耶。确实，他从来没有表现出幽默感，很少有放松时刻。他同时代的人把他看作是一名忠实的几近狂热的军人。但人们都承认他环绕在自己周围的那种庄严尊贵的光环；西尔瓦努斯·塞耶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害羞而自卑的人，害怕与世界发生联系。他采取的行为方式帮助他避免了这样的联系，还帮助他树立起了一个良好的形象，使他得以在西点进行他狂热信奉的各种改革。②

他终身未娶；军校是他唯一的爱，他为它无休无止地工作。在持续两周时间的六月考试期间，他早晨5:30起床；6:00去办公室；

---

① E. D. Keyes, *Fifty Years' Observation of Men and Events* (New York, 1884), 191-192; George Ticknor,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Boston, 1877), I, 373-375.

② W. A. Croffut (ed.), *Fifty Years in Camp and Field: The Diary of Major-General Ethan Allen Hitchcock* (New York, 1909), 49.

7:00吃早餐；8:00去考场；下午1:00吃正餐，他在这里款待监察委员会的成员；3:00回到考场；7:00去检阅部队；7:30—8:00会见找他有事的学员；然后，从8:00—11:00会见教员。他整天总是步履匆匆、彬彬有礼，总是看上去好像刚刚刮过胡子、洗过澡和穿上衣服一样。只有在常规的上课期间，他的时间表才稍微显得不那么紧张。①

像所有优秀的大学校长一样，塞耶让学员们感觉到他的思想，他的品格以及他的纪律的力量。一个学员评价说："他全面的思想对原则和细节的包容，比我以前认识的任何人都要强。"这名学员继续说道，塞耶想要培育出绅士兼军人，"他身体力行地描绘他力图实现的伟大目标"。这位校长让每个学员感觉到："他时时在注视着他们，无论他们在营房里还是在外面，无论他们在学习还是在操练队列。"②

塞耶不仅知道每个学员的名字，而且大体上知道每个学员在自己班级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他过去的行为有多优良或多糟糕。这位校长在他营房的地下室里接见学员，他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桌子上有分类架，坐在桌子对面的来访者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分类架。塞耶让他的工作人员每周在分类架里贴上债务、缺点和成绩的简报。他从学员那里接受书面的请求或正式申请，一边读着申请书一边盯着分类架，然后说："先生，你欠了这么多的债"，并说出了精确的数目来，"你不得不当掉你的大衣了"。或者，"先生，你有这么多的缺点，不能够过关"。学员们诅咒校长有这么好的头脑。

与加在民间大学学生头上的纪律相比，塞耶的纪律要严格得多，他纪律公平而卓有成效地管理着学员，但他拒绝屈尊去暗中监视对他的指责。有一次，在哈得逊河东岸举行的宴会上，一名学员

① Tichnor, *Life*, I, 375.

② George Woolbridge to Cullum, October 25, 1872, George Washington Cullum Papers, USMA Library.

来参加宴会违反了纪律，他不是从营房出发前来的。塞耶对这名学员礼貌有加，甚至礼节性地与他数次干杯。这名学员在受到彬彬有礼却痛苦煎熬的时刻之后，仓皇地逃回西点，他在那里等待错失行为通报，但这份通报一直没有到来。他不在营房的行为没有被负责检查学员营房的官员记录下来，塞耶不会利用这次偶然性的碰见去责难这名学员；相反，这位校长迁怒于那个官员，他的玩忽职守让这次违纪事件得以发生。①

塞耶来到陆军学校时，已周详地考虑了他的改革计划。他的改革计划是基于他在法国的观察，但并没有与这家美国机构的当前现实完全决裂开来。他决定向全体教员咨询他们对变革的建议，特别是因为大多数教师是从帕特里奇时代延续下来的，因此对校长我行我素不纳忠言有着特殊的敏感。塞耶的第一个行动是，要求全体教员就他们任教的课程向他提交一份详细的描述，他想要知道过去使用哪些教材、需要什么参考书、一门课程要花多长时间、用何种方式教授这门课程以及教员有什么改进意见。在这些报告的基础上，通过召开一系列个人和集体会议，然后他开始安排四年的教学课程。②

与此同时，大多数学员已离开了西点去度一个毫无约束的假期，塞耶命令他们全部返校。③ 接着，塞耶对他们进行考查，并开始清除——用当地的语言描述就是，“山姆大叔的坏货”的学生——那些在几年时间里都没有通过第一年学习课程的学员。他总共开除了 43 名学员，“他们中大多数天生能力不足，而且所有人都缺乏这样一类品质，即激发起他们有能力取得进步的信念”。④ 发

① Dupuy, *Where They Have Trod*, 156 - 159. 杜普伊的著作大部分是关于塞耶的传记，对塞耶有着最好的描述，我对塞耶的理解主要依赖于杜普伊的研究。

② Thayer to Academic Board, August 1, 1817, WPL.

③ Thayer to Secretary of War, August 4, 1817, *ibid.*

④ Thayer to Secretary of War, September 27, 1817, *ibid.* See also Academic Board to Thayer, September 28, 1817, NARG77.

现学员们有跑下山去纽约市的习惯，他们在那里出售自己的优惠购物券“以维持他们的铺张奢华”，塞耶规定，他们没有得到他的许可擅自离开岗位属于违规行为，并阻止他们再接受优惠购物券。[①]他还禁止他们带钱回西点军校或从家里得到钱。因此，所有学员，无论贫富，都生活在同等收入水平上——即政府每月发给他们的18美元。注意到许多学员仅仅是利用军校获得免费的教育，他们毕业后立即辞去授任的职务，塞耶要他们所有人签署一份至少在军队中服役一年的誓约。[②] 招募的炮兵连士兵们军纪涣散令人头疼，他们的所作所为使炮兵连犹如由逃脱审判的逃犯和社会的渣滓组成，塞耶用地方人员和较为负责稳重的已婚士兵取代了他们。1821年，炮兵连被解散了。[③]

为了让学员接近士兵生活，并且能够较为严密地看管他们，塞耶取消了年度假期的做法，组织起夏季野营训练。在野营训练期间，学员们住在帐篷里，参加军事操练和实践战术。野营之后，只有三年级的学员享受一次暑假，这是学员四年中唯一一次离开岗位。[④] 这位校长还给学员们增加了实战训练，他把他们分成两个连，每个连都有自己的军官，他们是从两个高年级挑选出来的未经正式委任授职的军官。这样一来，在毕业前，大多数学员都有机会担任下士、上士、中尉、连队副官和连队司令的职务。

塞耶从陆军部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他最迫切的需要之一是有个规模更大的工作人员队伍。塞耶向陆军部请求，得到了一名步兵上尉担任战术教官、一名炮兵中尉主管炮术演练、一名军需官和一名副官担任自己的私人助理。他发现法语“教学很不完善”——这是一个显著的缺陷，因为他为军校图书馆购买的大部分书籍都是

---

① Thayer to Secretary of War, August 19, 1817, WPL.

② Macomb to Thayer, February 11, 1822, *ibid.*

③ Forman, *West Point*, 47.

④ “Early Discipline at the USMA,” *JMSI*, 467.

法语的，还因为语言“可以被视为军事科学唯一的知识库”——他为法语教授争取到了一名助教。①

曾激烈地抱怨过帕特里奇的曼斯菲尔德教授，在1817年10月向陆军部报告说：“与旧制度相比现在一切都很好。而今，偏袒之风消失了，美德进步之路打通了，无论这种美德的进步是发生在一个乞丐之子身上还是一名国王身上都一样。”曼斯菲尔德宣称，帕特里奇当校长之时，学员们是“彻头彻尾的傻瓜且……缺乏道德品质”，但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

不久，曼斯菲尔德就改变了主意，开始像指责帕特里奇那样卖力地指责塞耶。这是曼斯菲尔德根深蒂固的习惯，他妻子曾这样评价他：“如果他丢弃爱抱怨的习惯及其无休无止的抱怨，对我对他都是值得高兴的事，但我担心，时间不能消磨掉他这个毛病……如果今天晴朗无云，那么未来就是无穷无尽的阴惨之源；他紊乱的想象力能够专门挑选那些会破坏伊甸园上帝恩宠的悲伤和苦难的景象，并将它们组合到一起。”

1819年，曼斯菲尔德告诉陆军部长，“我们这里需要更少军事方面的影响，更多文职官员的影响”，他希望校长的权威被削减，国会“至少把这个机构放在了专制国家大学的位置上”，应该给全体教员在决策方面更多的影响力。陆军部长和塞耶都没有理睬曼斯菲尔德，校长继续保留了他原有的权力。②

当塞耶来到西点时，让他的系统思想震惊的事情之一是，学员们在报告职责、上课、参加考试和毕业等方面的散漫行为，他们似乎能够在任何对他们方便的时候做其中的任何一件事。毛病更多地出在陆军部的身上而非帕特里奇的身上。塞耶明确地告诉陆军部，

---

① Thayer to Secretary of War, August 1 and 28, 1817, WPL.

② Mansfield to Calhoun, December 30, 1819, NARG77; Denton, "Fomative Years," 101; Lester A. Webb, *Captain Alden Partridge and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Northport, Ala., 1965), 157 - 158.

他不能容忍这样的做法。在他的管治下，被录取的学生6月25日前报到，这是夏季野营的时间，只有这个时间可以报到。他确立了两次正式考试，一次在一月，一次在六月，所有学员都必须参加；任何学员，只有通过六月考试后才能毕业，然后，获得甲等或高分的全部学生都应当进入军队，或至少通过了考试的那些人进入军队。①

塞耶对推荐学员任职或去何种部队任职过程中的制度缺乏深感震惊。一个学员是进入贵族化的工兵、暴烈的骑兵、令人敬畏的炮兵还是平凡的步兵，完全取决于校长在作推荐时一时的兴致。因此，他的个人好恶影响到一个人的整个职业生涯，一锤定音几乎没有改变的可能。军校首要的责任在于向国家提供军官，但它同时也有责任把自己的职责摆在恰如其分的位置上。武断随意的推荐制度不符合任何负责任的要求。塞耶要创立一种制度，凭借这种制度，在毕业生推荐中减少教授和他自己主观意见的渗入，而且能够保证毕业生在军队中保有应有的位置。

他的解决方案是他对美国陆军军官学校最重要的贡献，它一直是西点军校体系的核心，这就是绩效排名制。塞耶按成绩把每个学员在班级中排上名次，到四年毕业之际，他可以说，在班级中排名第二的学员应该成为一名工兵，而排名第三十一的应当进入步兵。在帕特里奇任校长期间就与陆军部一起产生了将学员按名次排列的想法，但从来没有切实执行过。塞耶借用了这个想法并因此建立起绩效排名制，它在实践中减少了所有的主观感情因素，而将学员四年里所做的一切——无论教室外还是教室内，纳入通盘考量。实际上，对学员来说，四年里除了一次暑假外，没有逃遁监管的路径。这是可以构想出来的最完善的、最不带个人色彩的制度。

在课室中和操练场上的每一项活动中，每个学员都要被评级。在课目中，学员得到分数，从优等3.0分到完全不及格0.0分不

① Boynton, *West Point*, 222－223.

等。他得到的分数越多，他排名的位置也就越高。但无论他的成绩多么优秀，如果行为不端，他的班级排名也会很低，因为塞耶针对每一次违犯规章行为，制定了一套记过制度，记过会降低学员的排名位置。一切东西都要经过最后排名的衡量构建起来了，学习成绩分量最重，但没有重要到学员可以忽视记过的程度。而且，塞耶规定，任何人在一年里受到200次记过处分的，自动开除学籍。这位新校长沿用了帕特里奇曾用于维护纪律的惩罚手段，但他的记过制度和绩效排名制被证明在维护秩序方面更为有效。① 在教室里，除生病外，所有人都必须来上课，每名学员每天都接受评级，每周排名一次。在学年中间考试中，还就学员的表现打分。每门学习科目都被打分，汇总为最后的学习成绩排名，其中数学最为重要。这样，在每个学年结束之际，校长及其学术委员会就有了大量的数据，根据这些数据排定最后名次。他们对这个或那个学员的个人意见无关紧要，只有他的分数和记过才重要。

塞耶下定决心，对所有学员一视同仁，对他来说，四年级学生或新生乃至最下级生都概莫能外。在他担任校长期间，从来没有发生过后来被礼貌地称为“凌辱”、咒骂和折磨新学员的事情。之后，当塞耶的毕业生们看到西点在这方面所发生的一切，当他们看到最下级生被严厉申斥、被强迫去做仆人的事情、被从早到晚使唤个不停，他们都会严厉地谴责这种做法。一名学员说，在我那个时代，任何人如果像现在做的那样行事，他就会被他的下级学员“从团体中驱逐出去”，他强调说，因为在塞耶时期，每个进入团队中的人，都被视为兄弟中的一员。②

这正是塞耶想要的路子。正如他的一名学员评价道：“西点构

---

① 正如学员尤利西斯·S. 格兰特所评价的那样：“在学习上无论多么优秀，都会受到他系鞋带方式的影响。”载于 Lloyd Lewis, *Captain Sam Grant* (Boston, 1950), 75.

② Albert E. Church, *Personal Reminiscences of the U. S. Military Acadmy* (West Point, 1879), 133.

成了唯一的人类社会，就我所知，在那里，个人的地位完全取决于他的德行绩效，他们确信无疑地排除了外来的影响。”最贫穷的和最卑贱的学员与最富有的和最高傲的学员平起平坐，所有人都服从同样的纪律，吃同样的食物，住同样的宿舍，在同样的教室里学习，按照同样的标准由同样的老师给他们评级。“出身、贪婪、时尚和关系对决定升迁或惩罚毫无效用。”① 学员们完全相信这套制度，他们很少企图利用他们的影响力、他们的个性或诡计获得成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样的尝试对他们几乎毫无益处，因为确确实实地，塞耶管治下的西点军校事无巨细、尽皆公平。

除消除偏袒之外，塞耶的目标之一是鼓励学员间生龙活虎地竞争，他向他们说明，他们的排名越高，就可以进入越好的部队。他的策略取得了成功。他劝服陆军部长，在每年一度的军队记录里登上每个班级前五名学员的名字，给了他们另外一种动力。②

塞耶从法国归来后，同意蒂克诺的一项教育原则，德国人和法国人也都同意这项原则，也就是，学生应该根据能力不同分成小班来教。塞耶决定在西点引进这种制度，并额外要求每个班级的每一名学生每天都要朗读。这种方法只能在小班上应用；反过来说，只有增加教员、扩大工作人员队伍，才有可能实施这些教学原则。塞耶想确立一种制度，将教授从教学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能够专心地在教室里指导他们助手工作。塞耶觉得，根据中世纪的传统——对大学生来说，最理想的教师就是年轻的毕业生——以及哈佛大学的实践③，他所需要的额外的教员应该是从西点军校刚刚毕业出来的军官。然而，这种制度必定会导致近亲繁殖，这是塞耶没有想到的一个问题。无论如何，很少有高校培育出具备必要科学训练的毕业

---

① Keyes, *Fifty Years'*, 190.

② Barnard, *Military Schools*, 738; Calhoun to Thayer, February 10, 1818, in Hemphill (ed.), *Calhoun*, II, 130.

③ Morison, *Harvard*, 32.

生胜任这项工作。对这位校长来说，幸运的是陆军部长约翰·C.卡尔洪既是他的朋友也是他的仰慕者，因此他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人员。[①] 自此之后，每名学员每天都要接受分配来自课本上的作业，他朗读分配给他的段落，接着被打分评级。教学完全是实践性的，很少尝试去传授学科理论。许多人发现这种教学方法死气沉沉，而另外一些人在这种方法下生气勃勃。对塞耶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这种教学方法似乎是传授知识的最彻底的制度。

塞耶在组织改革的同时，还监管起军校的日常生活。像大学校长一样，学生们常常考验他。在他成为校长后不久，一天晚上他让人击鼓招集列队检阅。当时，工兵部队的韦布上校在一些学员面前走过检阅，他们问这是否是一次着装队列，韦布没有回答他们，他们开始高喊："哦，韦布，那就让我们一丝不挂吧！那就让我们一丝不挂吧！"另外一些人哄堂大笑并添油加醋道："哦，韦布，衣服这么湿！用处在什么地方？"塞耶主持了队形检阅，并宣布对违规者进行处罚，并在第二天早上申斥整个军团："诸位绅士们必须明白，服从是他们唯一的天职。"[②]

在他当校长的头几年里，塞耶不受学员们的欢迎，尤其是那些帕特里奇时期在西点军校的学员。他们通过很多方式将他们这种感情表露出来。有一次，一个排名甚高的毕业生选择部队时，塞耶向他提供建议，这名学员断然打断了他的话："塞耶少校，我需要您的建议时我自然向你讨教！"[③]

塞耶没有尝试去讨好学员，因为他并不关心个人的声望，他继续严格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因为他觉得，校长受到尊敬是必要的。

---

① 卡尔洪是一个杰出的陆军部长，是内战前最好的部长。他为军队和西点军校做了大量的贡献。如果没有他在陆军部，塞耶在西点可能要有一个困难得多的时间，而且很可能改革不会成功。当然，卡尔洪给塞耶的支持，比以前任何一位陆军部长给予西点校长的支持都要多。

② "Early Discipline," *JMSI*, 458.

③ *Ibid.*, 473.

然而，只要帕特里奇时期的学员还在西点，这个目标就难以达到。1818 年，他不得不面对由同一批学员酝酿的一次大规模政变，他们在一年前曾如此欢欣鼓舞地欢迎帕特里奇重归他的校长之位。

作为校长，塞耶采取的首要行动之一就是任命一名军官担任学员的司令官，他的职责是给学员进行战术训练、负责维护他们的纪律和记录他们的过错。学员司令官职责的本质要求是他要对学员保持不间断的督察监视，学员们既恨他也恨他的工作职位。1818 年，司令官是约翰·布利斯上尉，他是一个厉行纪律的人，在许多方面都曾让学员们愤恨不已。1818 年 11 月 22 日，爆发点终于来了！在列队检阅中，学员爱德华德·L. 尼科尔森在行进中经常故意地跟不上步伐。布利斯上尉脾气暴躁，在尼科尔森一再漠视口令之后，他冲入队列，抓住这名学员的衣领，“㓥他、推他并当着大家的面辱骂他”。尼科尔森激烈地质问他，这是否是一个绅士理应受到的对待方式，布利斯吼叫道：“是的，上帝诅咒你。”

当天晚上，学员们在营房里选举了一个五人委员会，向校长申诉他们的苦难。他们草拟了一份详细的清单，着重强调这位司令官针对尼科尔森的种种行为——在陈述布利斯的其他许多攻击性行为中，他们宣称他曾向他们扔过石头。约 180 个学员在这份申诉书上签了名，五人委员会——他们当中除一人之外其余都是帕特里奇时期的学员——在第二天来到塞耶的营房提交这份文件。塞耶心平气和但态度坚决地告诉他们，作为个人他们可以发牢骚抱怨，但他们无权联合起来，并且还提交申诉书，他命令他们从他的办公室里出去。那天晚上，学员们再次聚集到一起，草拟了一份更长的申诉书，对布利斯提出一系列指控。第二天，五人委员会试图将它提交给塞耶，这位校长立即命令他们停学，并向各军种的学员颁布一道命令停止这些联合签名请愿活动。当他得知这五人逗留在邻近码头的一家小客栈时，他要他们在一小时内离开。他们乘划桨船离开了，并抱怨说他们只是在“等待晚上的蒸汽船到来，而且早上命令发布时正下着大雨”。他们去了纽伯夫，在那里他们出版了一本

小册子，谴责塞耶并要求国会进行调查。①

在请求工兵部队总司令进行一次法庭调查时，塞耶分析了这次兵变的各种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学员们谬误的、非军人的观念……认为他们有权辩护”。他补充说：“只要这种观念存在，军校就容易发生联合和动乱。”②

法庭调查结果支持塞耶的行动。在五人委员会请求下进行的国会调查结论认为，虽然布利斯确实虐待过尼科尔森，但无论如何，学员们联合起来是“错误的和抗命的”。③ 此后，召集了一次军事法庭审判，要对学员托马斯·拉格兰德——这次兵变的领导者之一也是帕特里奇偏爱的学员之一，进行审判。但法庭发现它无权审判拉格兰德，因为军校学员不在军事法律的管治范围之内。在司法部长威廉·沃特发表意见后，麦迪逊总统否决了军事法庭法官们的做法，沃特认为：“西点军校各兵种是美国本土武装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宪法上，它们隶属国会管理，要服从战争法规和条款，应由军事法庭来审判。”沃特的意见一劳永逸地奠定了这所学校以及军校学员们的地位。④

一个更为重要的结果是塞耶的权威得到了加强，在整个危机期间，他一直保持军校按正常轨道运转。陆军部长卡尔洪在开除了太过严厉的布利斯上尉后，向塞耶表达了对他行为的嘉许，并承诺给他坚定的支持。⑤ 因此，塞耶并没有放松纪律，他给司令官委派了两名助手。他们是军队里的下级军官，能够担任战术助教，并与学员们一起住在营房里。他们在那里与各军种的学员 24 小时保持接触，可以随时随地报告违纪行为并给予记过处分。学员们尽管不喜欢他们的校长，但他们害怕和尊重他，他们再也没有做过任何认真

① Thayer to Armistead, November 30, 1818, E. S. H. Archives.

② Thayer to Armistead, November 30, 1818, E. S. H. Archives.

③ *American State Papers: Military Affairs*, II, 138 – 139.

④ General Order, Adjutant General's Office, November 10, 1819, WRL.

⑤ Calhoun to Thayer, February 10, 1818, in Hemphill (ed.), *Calhoun*, II, 130.

的尝试去考验他了。

塞耶的职责不仅仅限于校内事务，他还得为西点军校的公共形象负责。在这许多年里，经过两次未遂兵变——一次是帕特里奇发动的，另一次是学员发动的，西点的形象坏得令人担心。塞耶在多方面试图提升它的形象，但所有举措都集中围绕着监察委员会进行。该委员会是1816年由陆军部长威廉·克劳福德设立的，最初设想是每年在西点军校聚集一次，向陆军部报告那里的情况。[①] 然而，在帕特里奇统治时期，它仅仅被召集过一次，此后一直被晾在一边。塞耶在重新激活它的同时，不仅决定利用它作为外部批评的源流，而且通过任命来自全国各地的杰出人物——其中既包括西点军校的批评者也包括西点军校的朋友——作为该委员会的成员，利用它来提高西点军校的声誉。他还广泛地宣传监察委员会的报告，这些报告几乎总是赞扬性的，而且赞扬常常达到令人心醉神迷的程度。曾在该委员会担任过职务的人包括纽约州州长德韦特·克林顿、俄亥俄州州长奥利维尔·沃尔科特、田纳西州州长后又任得克萨斯州州长的萨姆·休斯顿以及蒂克诺。大约1825年后，塞耶主要选择南部人和西部人，委员会里经常没有一名成员来自新英格兰地区。这是因为，正如一名学员指出的那样："新英格兰人现在对西点军校已足够好了。"[②]

塞耶6月1号召集监察委员会，考试从这天开始。在为期两周的考试期间，委员会一直不散。监察员们参加所有的考试并被邀请提问问题。塞耶及其教授们所有人都身着制服，坐在一张大桌子旁，监察委员会坐在另外一张桌子上。在这个令人生畏的考试小组正前方，黑板架上竖立着三块大黑板。塞耶每次招进来六名学员，分派两名给监察委员会。当一名学员在口头朗读时，其他学员准备他们的答案。塞耶设计的考试，就是要让监察委员会留下深刻的印

① Boynton, *West Point*, 214 - 215.

② Bailey to mother, May 5, 1830, Jacob W. Bailey Papers, USMA Library.

象。概言之，每个学员都要经过至少5个小时的严格考问，内容涵盖他学过的所有课程。身为教育工作者的蒂克诺，他所目睹的一切给他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参加了1826年的考试，观摩了一个班级“在巨大压力下”长达4小时的考试后（在这段时间里，他自己也提问了许多问题），他报告说“这样的考试简直是前所未有的，几近完美”。令这位哈佛教授尤为感慨的是，“那些年轻人具有那种源自于透彻了解的沉着之气，他们团结到令人钦佩的程度，他们以彬彬有礼的方式轻松地面对他们的老师”。①

1833年，J. R. 波因塞特任监察委员会的主席。一天上午，有一个班级漂亮地通过了一次考试，正确地回答了教师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在当天的午餐上，波因塞特即兴评论道，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比这更棒的考试。他说，让他难以置信的是，在事先不知道问题的情况下，所有学生都能回答得这么好。一名教师听到波因塞特的评论，把他的话传到了塞耶那里。这位校长马上命令每个教授草拟一份他所教课程的教学大纲，并且于当天下午就要准备好。而后，他让人把那个班级带到他与监察委员会面前。一切都安排妥当后，他宣布了波因塞特的评论。塞耶把头转向波因塞特说，这样的评价是对西点军校的一种看法，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的，因此，他把这个班级召集回来，就他们所学的一切重新考试。然后，他把每个教授业已准备好的教学大纲放在监察委员会面前，请监察员坐到前面，问他们想问的任何问题。波因塞特脸刷地变红了，站起身来表示歉意，他争辩说，他评论的本意并非是质疑考试的公正性，而是褒扬。他请求不要让这个班级再受煎熬，但塞耶毫不让步，于是考试重新开始。学员们都竭尽全力以捍卫这个班级的荣誉，并且再一次地，所有问题都被全部回答了上来。此后，波因塞特成为了西点军校一个伟大的朋友。②

① Ticknor, *Life*, I, 374.

② Francis H. Smith, *West Point Fifty Years Ago* (New York, 1879), 6 - 7.

塞耶还有其他一些手段让有影响的人留下印象。在西点军校的河对岸，古弗尼尔·肯布尔在冷泉（Cold Spring）建立起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最大的铸造厂，富有而好客的肯布尔，经常在他的寓所里享宴许多声名赫赫的人物。周六晚上，他举办一场对外开放的聚会，塞耶经常去参加聚会。在那里，这位校长遇到了诸如乔治·班克罗夫特、爱德华·伊夫莱特、胡夫·S. 莱加尔、华盛顿·欧文、马丁·范布伦以及其他哈得逊河东岸大庄园主这类人物，并与他们交谈。①

塞耶通过举行夏季行军，让普通大众认识军校学员。1819 年，军校学员团体去了纽约的哈得逊；1820 年去了宾夕法尼亚；1821 年去了波士顿，在这里，学员们在哈佛学院和法纳耶礼堂就餐；1822 年去了纽约的戈申。他举办这些行军活动的正式理由是，增强学员的体魄健康和提高他们的实际经验，而实际缘由则是宣传西点。塞耶知道，美国人喜欢样式奇特的军服、军乐以及专业的军事操练，大多数城镇都有它们自己的军事操练队——通常是地方民兵连。他还知道，这些地方军事操练是不能与军校学员相比的，因为军校学员团轻而易举地就能组成在这个国家里堪称最好的队列。通过这些夏季行军，塞耶让那些根本不关心西点课程教育的人们接近了西点，并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塞耶还努力提高军校的实体形象。他建造了一座新的至今依然矗立在那里的校长营房，为全体教员建造了四幢石头房子，这成为“教授居住区”的最初雏形。他增建了引水设施，用铁管子把山边水库里的水引过来，创办了一所学员医院，建造起一个新旅馆，在平川四周边缘种树。②

塞耶为提高学校声望所使用的各种办法是成功的。《北美评论》在 1826 年 10 月的一篇文章中评论道：“这所学校已获得了广

---

① Dupuy, *Where They Have Trod*, 177 - 179.

② Forman, *West Point*, 48.

泛而备受尊崇的声誉，应当得到人民和政府的喜爱。"① 他的学术标准给监察委员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一致看好他创制的整个体系。正如陆军部长1828年所说的那样："陆军军官学校……已经征服了所有反对它的偏见。"② 或许，最动情的赞扬来自霍拉斯·曼，他曾在监察委员会任职，其时塞耶已不再担任校长，但他创立的体系依旧保持未动。曼说："当监察委员会考虑到课程的长度及军校学业的严肃性时，认为他们从未发现有什么可以和教官出色的教学及对课程的精通相匹配。"③

塞耶在西点军校的成功带来了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是令人高兴的。在他来西点之前，没有人特别关注军校的学员录取制度，因为没几个人有兴趣把他们的儿子送到军校来。然而，在塞耶把西点军校打造成一个精英学校后，似乎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位父亲都想让他的孩子得到这份免费的科学教育的好处。总统按照陆军部长的建议挑选学员，怀疑情绪开始滋长，认为录取书都给了"那些最富有或最有权势的人的儿子们"。④ 陆军部长抗辩说，这样的指责毫无事实根据，他在衡量取舍中看得最重的标准是，申请者的贫困程度以及这个孩子的家庭曾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也就是说，父辈曾为革命战争战斗过并且没有财产的那些年轻人，在录取中拥有决定性的优先权。政治迫使他做了一些改变。1828年，陆军部长詹姆斯·巴伯报告称，"在挑选过程中，我收到过不少国会议员的推荐信，且带着敬意处理这些推荐信"，他力图从每个议员选区录取一名学员。⑤ 不久，国会议员们把这种惯例看作一种事实上的法律。

在塞耶看来，麻烦在于，在挑选学员时，那些政客们把每一项

① *North American Review*, XXIII (Oct., 1826), 271 - 272.

② White, *Jeffersonians*, 258.

③ *Ibid.*, 259.

④ *Niles Register* (March 16, 1822).

⑤ White, *Jeffersonians*, 255 - 256.

合格条件都考虑进来，唯独不考虑智力和能力。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即便对他们实行很低的录取要求，塞耶还是不得不把这些申请者中的30%拒之门外，有时候甚至多达60%——把他们的人数保持在低水平上，以便让那些没有享受正规教育之益的穷孩子们得到进入军校的机会。更糟糕的是，那些通过了低要求录取考试的推荐生，四年后能够毕业的还不到一半。他们都是这样一些人：考试极其容易，某个学员只是被要求概括一个片段的大意、从历史书中选出两行半朗读、在黑板上写下一个陈述句。[1] 每一名具有相当于高中教育水平的学员都会毫无困难地通过考试，但那个时代大多数美国孩子至多仅受过一些普通的学校教育。

塞耶的目标之一是对每一名学员都一视同仁，但这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候甚至不可能做到。譬如，1824年，他拒绝录取一个名叫马丁的候选人，他来自于一个与威廉·亨利·哈里逊将军[2]——他不久将成为美国总统——交好的家庭。哈里逊要求塞耶重新加以考虑，因为马丁的父亲曾为华盛顿将军战斗过，这位美国首任总统曾“高度赞扬”过他。现在，这个家庭陷入贫困当中，马丁没有受到教育。在录取过程中，虽然这些东西要被考虑进来，但它们并没有动摇塞耶招收学员的标准，马丁因此未能成为军校学员。[3]

另外一个显赫人物要求塞耶关照。1823年，马丁·范布伦[4]把他的儿子送到西点军校，这位纽约政客和未来的总统要求校长塞耶尽量照顾他的孩子。范布伦确实警告过他的儿子，他的未来取决于

---

① “Memoirs”, Samuel Wragg Ferguson Papers, Archives,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② 译注：威廉·亨利·哈里逊（1773—1841年），生于弗吉尼亚州。1791年参军，多次参加对印第安人的战争。1812年参加第二次英美战争，屡立战功。曾多次当选为众议员、参议员。1840年当选为美国总统，1841年3月上任，4月病逝。

③ Harrison to Thayer, August 12, 1824, WPL.

④ 译注：范布伦（1782—1862年），美国第八任总统（1837—1841年），民主党创建人之一，因娴于政治权术，获“小魔术师”绰号，任内曾支持南方州权，为克服经济危机而设立了政府基金独立金库。

他自己的“勤奋和忠诚”，但其他政客可没有像他这样考虑周到。[1]例如，安德鲁·杰克逊将军有两个侄子在西点军校学习，他要求塞耶无视绩效排名制，委任其中一个去工兵部队，另外一个去炮兵部队。[2]

塞耶还面临着其他问题。1821 年，国会陷入周期性的裁减军队规模的狂热中，这带来的一个后果是，西点军校毕业的学生超过了军队的需求。过剩的学员变成了荣誉性的后备役陆军中尉，这在任何人看来都是令人难以满意的。1821 年 2 月 16 日，国会出台了解决办法，提出动议要废止陆军军官学校。麦迪逊总统和陆军部长卡尔洪用塞耶提供的论点，为西点军校辩护。卡尔洪此前已告诉国会，“在当前的世界形势下”，不能在“没有忧患的情况下就忽视”军事科学，他向国会提议，不仅不能废止陆军军官学校，而且应当再创立一所军校，“设立在既涵括南方也涵括西方的某个地点”。[3]麦迪逊告诉国会，军校“在科学方面，构成了军事组织赖以存在的基础”。

国会废止军校的动议最终被挫败了，但毕业生过剩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麦迪逊提议，过剩人员最好退居平民生活，他们在平民生活中可以为国家民兵训练提供帮助。[4] 当然，这是陆军军官学校创立的最初目的之一，但塞耶把这所学校打造得太好了。他把对自己职业的热爱和骄傲情绪灌输到了学员们的头脑里，大多数学员都蔑视民兵。正如塞耶手下的一名学员所说的：“他们大谈特谈‘这些年轻的绅士们应当成为民兵军官！’没门！……如果他们看到有一个学员到民兵里去，那么我就是错大发了。”[5]

然而，最后根本什么都没发生。军队不需要全部毕业生，他们

---

① Van Buren to Thayer, May 30, 1823, *ibid.*

② Van Deventer to Thayer, June 3, 1820, *ibid.*

③ *American State Papers*: *Military Affairs*, I, 834, and II, 76.

④ *Ibid.*, V, 350.

⑤ Bailey to mother, December 11, 1830, Bailey Papers.

当中很大一部分对缓慢的晋升速度感到灰心，都辞去了他们在军队中的委任授职，从事报酬颇丰的民事职业。但在 1846 年和 1861 年，当战争来临时，他们大多数人又返回军队，担任志愿兵或民兵的指挥官，为自己的国家战斗。正如杰斐逊当初希望的那样，陆军军官学校提供了一个训练有素的军官预备队，国家在需要时能够及时地召回。

除了提供年轻的军官，陆军军官学校还在其他方面帮助了军队。其中的一个帮助是为战术革新提供测试场所，这种做法贯穿整个 19 世纪，那正是武器装备快速变革的时代。在 19 世纪初，士兵们使用的武器在所有方面，与三百多年前使用的武器基本相同；而到 20 世纪初，到处都在使用能快速射击的来复枪。武器方面的每一次变化，都需要相应的战术革新，而每一次战术革新都需要进行试验。几乎每一次，陆军部都委任一个军官委员会到西点军校集合，在这里，利用军校学员来执行战术革新试验。通常情况下，学员司令官是战术革新委员会里的一名显赫的成员。①

到 19 世纪 20 年代中期，塞耶在陆军部的帮助下，已经完成了其改革计划，西点军校最终变成了一所全国为之骄傲的机构、一个在科学和军务两方面都成绩显赫的机构。这所学校可以满怀期望、充满信心地展望未来了。

① For examples, see Macomb to Thayer, July 8 and 21, 1824, WPL.

第五章　塞耶的教学课程和军校教员

西尔瓦努斯·塞耶所设置的教学课程，是他最为持久的纪念碑。他抵制住了把陆军军官学校变成狭隘的军事学校的诱惑，使其成为一所伟大的科学教育学校。学员们在操练场上、在营房里以及在夏季野训营里，学习成为士兵的技能；在课室里，塞耶及教师们负责让学员学习应用科学。这位校长的这种做法，正好迎合了杰斐逊以及陆军军官学校其他早期支持者最初的目的之一，他们曾设想把西点军校变为一个全国性的科学机构。与此同时，他将美国教育界的主流趋势拒之门外。

内战前的美国大学，是个停滞不前的、自我满足的、华而不实的机构，毫无生气，行将就木。教学课程的核心延续了几个世纪来的一贯面目——拉丁语和希腊语。学生在三年里学习这些语言，而且只学习这些语言。在这个架构之上，大学敷以薄薄的一层修辞学、数学、自然哲学、逻辑学、形而上学以及伦理学。这个教学结构至上的荣光就是高年级的道德哲学课程，它由校长的系列演讲组成，宣讲基督教典范。上课过程中，在乏味的课室里，学生们坐在坚硬的直靠背椅上，响亮地回答有关维吉尔和荷马的同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他们的祖父早已回答过了。在只为未来而生活着的年轻的和不断扩张的美国，大学毫不动摇地停留在遥远的过去。①

也有对现存大学体制的挑战者。在哈佛大学，乔治·蒂克诺强行把现代语言纳入教学计划，把他的班级分成一个个小班，以便让比较聪明的学生能够更快地取得进步，并力图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① Schmidt, *Old Time President*, 95 – 96; Rudolph, *American College*, 130.

趣。在纳什维尔大学，菲利普·林斯利试图开创一种教育“农民、机械师、工场主、商人、水手和士兵”的计划，最终没有取得成功。在阿默斯特大学，雅各布·阿博特力图引进一些专业化的实用的课程，其中包括一些教育科学的内容，但无功而返。[1] 所有这些伟大的教师都拒绝这样的观念，即认为一个受教育的人唯一需要得到的东西就是古典名著、规范化的思想和强烈的基督教信仰。

坚持正统的怒火朝他们倾泻而来。坚持正统的老巢耶鲁大学对他们这些异端给出了最后的答案。1828 年，耶鲁学院发表了一份报告，为年轻的学生们开列了一份正确的学习课程目录，这份报告显得如此决绝、无可辩驳，以至于在 19 世纪下半个世纪里，人们经常援引它来捍卫以经典著作、数学和道德哲学为主干的教学课程。普林斯顿大学赞同这份报告。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为内陆地区的大学提供教师，而自由的哈佛大学的影响仅限于波士顿地区。普林斯顿大学与耶鲁大学一同支配着高学识的年轻美国人，一直到内战以后这种局面方告结束。

耶鲁学院在它的报告中，坚决地拒斥这种激进主义变革。它认定，大学没有义务去调整自己以适应国家的特性。相反，大学教育的目的是训练思想、创造“理性平衡的人格”以及给“父母管教”提供一种替代品。因此，在耶鲁以及其他地方，经典著作依旧是教学课程的核心，因为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够如此有效地训练各种思维能力——记忆力、判断力、理性、品位和想象力。数学仍然被用来“使思想更加锐利、强化理性能力，以及培育发现真理和察知错误的总体思维习惯”。耶鲁将继续使用规定的课本和大声朗读的教学方法。把学生送进图书馆，他们在那里能阅读到各种来源的资料，参考各种相互矛盾的权威之说。这些阅读材料中说法的多样性，使学生回答问题时欠缺应有的精确性，与任何同类教学方法相

---

① Rudolph, *American College*, 118 - 124.

比，耶鲁的教学方法显然要优越许多。[①]

塞耶既不完全赞同改革者的，也不完全同意耶鲁学院的。与蒂克诺不同，他相信教材—朗读的教学方法，但他又是实用教学——尤其在科学课程方面——的强有力支持者，而且，他具有许多便利条件在西点军校设置这样的教学课程。首先，人们期望西点军校成为一家科学机构；其次，塞耶不必应付坚持要保持母校一贯面目的学术委员会；再次，他不仰仗地方社区的财政支持，而且附近教堂里的耶鲁或普林斯顿培养的牧师也难以损害到他，不管这位牧师对塞耶的唯物倾向和现代倾向是多么的不赞同。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塞耶面临着更大的迫使他在课程设置中更加实用化的压力，譬如，监察委员会 1826 年建议，停掉那些作用仅限于培养“一个完善的公民的人格”的学习课程，诸如语法学、地理学、修辞学、国家法律和伦理学。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这些科目此前只由一个教员来教，而且花费学员的时间不到 3%。[②]

因此，尽管耶鲁报告和当时盛行的风气，塞耶仍然能够强调科学，完全忽视经典著作和较少忽视战争艺术学。最重要的科目是工程学，尤其是土木工程学，有一段时间，西点军校培育出的工程师比培育出的士兵要好。约翰·E. 伍尔将军向陆军部抱怨说，军队徒劳地巴望着西点军校提供职业化士兵，因为这所学校是个数理科学校，“仅仅有问题的解决办法还不足以使一个将军具备统帅军队的能力”。“虽然一个将军不具备数学知识就不会很好地掌控他的职业”，但数学却不能传授掌握人的本质的技能。[③] 塞耶没有理睬伍尔的批评，继续坚持他的教学课程，时间会证明，西点军校既能培育出工程师也能培育出将军和两者兼备的，培养工程师眼下更为

---

① *Reports on the Course of Instruction in Yale College* (New Haven, 1828)；周详地讨论耶鲁教学课程报告及其影响，参 Frederick Rudolph, *Mark Hopkins and the Log* (New Haven, 1956), 42 - 44.

② White, *Jeffersonians*, 254.

③ Wool to Calhoun, 1819, Misc. Mss., USMA Library.

重要，他们会给陆军军官学校带来更多的认同和赞誉。

构成塞耶教学课程的双子支柱是法语和数学。法语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许多高阶课本只有法语的；数学则是学习工程学的基础。学员在第一学年，或者说在第四班的时候，要学习法语、代数、集合、三角测量和测定法；在第三班（也就是第二学年）的时候，学习同样的课程，再加上绘图。塞耶对每一门科目的重视程度，从他制定的重要性等级值中清楚地显示出来，与法语的等级值为 1 和绘图的等级值 1.5 相比，数学的等级值是 3。学员在第二学年学习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学。第二班时，学员要学习地形绘图法、自然哲学（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对物理学的称谓）和化学。自然哲学的重要性等级值是 3，而地形绘图法和化学的等级值是 1。第四学年中主要课程是工程学，侧重于土木工程学；此外，学员们还要到化学系学习矿物学，并要在修辞学、道德哲学和政治学中选修一门。①

为了实现这种课程计划，塞耶招募了一个庞大的教师队伍。物理学、工程学和数学领域的教师是全美国最好的。塞耶在西点军校任职时间足够长，因此在他离任之时，教师队伍中几乎每个人都是他亲自挑选的。他们中大多数是陆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所有人都立志献身于科学和教学。他们的影响远远超越了西点军校的范围，也远远超越了弱小的常备军圈子。在美国，19 世纪期间成立的每一所工兵学校都仿效西点军校；而且，大多数工兵学校都是从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中招募到它们的首批教授和首任校长。美国在 19 世纪期间修建的大运河、铁路和公共建筑，许多都是那些曾在哈得逊河两岸接受过训练的人建造的。塞耶手下的教师们编写的教科书，统治着美国的数学、化学和工程学领域。在科学方面，这所小学校为数不多的几个教师处于领先地位。

塞耶从惯常做法中摆脱出来的勇气和意志，在他挑选教师过程

---

① 这里对西点教学课程的描述是总括性的，它当中实际上还有许多变化。

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位校长摒弃了美国根据信仰和国籍挑选教师的一贯做法，代之以知识为主。托马斯·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大学正是这么做的，他招募的一组教师包括四名英国人和一名德国人，所有人都是以学识而闻名的。同样也招募外国人的塞耶，可能会招致类似于康涅狄格一家报纸那样的愤怒反应，它曾对杰斐逊的做法评论说："杰斐逊先生理应这样说，他的旅馆和宿舍本不应用美国的砖瓦来建。"费城一家报纸指出，杰斐逊侮辱了美国人。①

在西点军校，尽管法语为学员们未来的全部学习课程奠定了基础，但法语教师克劳迪厄斯·贝拉尔，却不得不在西点军校待了31年后——从1815年到1846年，才被升任为教授。法国人贝拉尔曾花钱让人替代他去拿破仑军队中服役，替代他服役的人在西班牙阵亡后，他面临着再次被征召服役的危险，因此逃离了法国。在来西点军校之前，他曾在宾夕法尼亚的迪金逊学院任教。他对学员的责任很简单，塞耶仅要求他教会学员阅读和翻译法语。如果他们想学法语口语，那当然好，但并非必须要学的，他们所需要的就是阅读他们所用教材的能力。贝拉尔是个工作勤奋的专家，品味高雅。他出版了自己的语法学，这是基础教材；此外，他还让学员们阅读《吉尔·布拉史》和伏尔泰的《查理十二世史》，这两本书都是当时蒂克诺在哈佛正使用着的。②

学员们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数学系指导下的学习上，该系很幸运地拥有过一系列优秀的教师。安德鲁·埃利科特（1813—1820年）和大卫·B. 道格拉斯（1820—1823年）开创了传统；塞耶的人查尔斯·达维斯1823年接任，成为了美国最著名的数学家。他并非是一个拥有原创思想的人，但作为一名教师和教材的编纂者，是无有出其右者的。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孩子从加减法

---

① Rudolph, *American College*, 158.

② Douglas Southall Freeman, *R. E. Lee: A Biography* (New York, 1936), I, 59; Forman, *West Point*, 52 – 54.

到微积分，所有这一切都是从达维斯的教材中学到的。他总共编写了超过一打的教材，从最基本的的算术开始，循序渐进一直到微积分，串在一起构成了系统的数学教程。正如一位研究数学的史学家所言，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他的教材，“使西点军校在数十年间无可争议地成为美国在数学方面最有影响力的学校”。①

达维斯是西点军校 1815 年的毕业生，他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一直到接管数学系。约翰·H. B. 拉特罗布发现他将来会成为一位杰出人士，无论在人格上还是精神上。他中等个头，长着一张灿烂而充满智慧的脸，上齿前龅让脸显得尤为突出，学员们因此给他起了个绰号“大龅牙”（Tush）。他浑身充满了精力；他在教室和营房里火一般的活力，使他在 1819 年获得了另外一个绰号“大冲头”（Rush）。此后，他就被人们合称为“大龅牙—大冲头”（Tush-Rush）。他经常去教室里巡查，看他的助手们上课，偶尔提些问题。当学员低声细气地说出一个不甚完美的答案时，他就身体前倾，满脸堆笑，语气平静地说：“布利斯先生，是这样的吗?”最后，过度的工作使他患上了支气管炎，他不得不从西点军校退休，后来先后在三一大学、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过数学教授。②

他的继任者是他以前的一个学生，名叫阿尔伯特·E. 丘奇，1828—1837 年间担任助教，从 1837 年开始担任教授一直到 1878 年去世。丘奇如同尘土般枯燥无味，没有达维斯那样的个人魅力。他唯一的爱好似乎就是微积分，认为微积分是解决数学问题的唯一值得人尊敬的方法。③ 在一个学员的回忆中，他是个“身材矮小、长着一双褐色眼睛、脸盘宽大的人，说话语调急促”，让人觉得“没

---

① Florian Cajori, *The Teaching and History of Mathema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1890), 118 - 120.

② *Ibid.*; John H. B. Latrobe, "West Point Reminiscences," *Eighteeth Annual Reunion of the Association of Graduates* (East Saginaw, Mich., 1887), 29.

③ "Memoirs," Ferguson Papers.

有人的眼睛或行为比丘奇教授的眼睛或行为更为冷酷”。他看上去像“一个老迈的数学碳渣，丧失了所有天然的感情”。[1] 丘奇的数学课上得毫无生气，这一科目的抽象哲理对他来说没有丝毫魅力，他对待数学如同对待一台机器那样，其结果是毋庸争辩的，但其机械原理却是个谜。他出版了四种教材，分别是微积分、解析几何、三角法和画法几何，所有这几种教材都被各大学广泛地采用。[2]

如同其他地方一样，学生在数学系也是被按照能力分成小班。低级班从来没有进展到高级班那样的程度，程度最低的班进展程度通常只能达到程度最高班的一半。[3] 在达维斯和丘奇的指导下，最优秀的学员能够学完微积分，到毕业时可以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获取一个教数学的职位。

在第二学年，学员们增加了绘图课程，对未来的工程师来说，这是最实用的课程，因为在这门课程中，他们学习地形学和地图绘制的基本原理。此外，老师还经常试图教他们人体结构的徒手画法。在19世纪20年代，绘图老师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法国微图画家和雕刻家托马斯·然布雷德。他经常在课上作开场演讲，告诉那些缺乏信心、形象刻板的学员：“每个人都能够学习绘画。图画中只有两种线条——直线和曲线。每个人都能画直线，每个人也能画曲线，因此每个人都能画画。”1833年，塞耶把罗伯特·W. 韦尔招募到西点军校当绘图老师。过去曾在意大利留学的韦尔，随后在这里度过了42个春秋，西点军校或多或少地充当了他赞助人的角色。在这里，他确立起自己作为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画家之一的声誉，

---

① Morris Schaff, *The Spirit of Old West Point* (Boston, 1907), 68.

② Cajori, *History of Mathematics*, 123.

③ *CWP*, I, 241-243.

他的作品《朝圣者码头》悬挂在国会的圆形大厅里。①

1820 年，塞耶为第三学年的学员设立了一门化学课程，尽管这一科目的教师一直到 1838 年才升任为教授。在早些年代，一个军队医学官员担任化学教职，同时还担任现役外科医生之职。1829 年，一个名叫威廉·M. 马瑟尔的教师兼外科医生协助创立了“美国科学、文学和艺术促进会”，这个组织把许多学员和西点教员吸纳为它的会员。分会很快就在联邦学院、迈阿密大学、罗彻斯特、纽约市、纽波特以及其他地方建立起来。该协会最初是被设想作为美国军事哲学协会的后继者而建立起来的，它的创建者希望，它能够成为美国版的伦敦皇家学院。然而，该协会迅速归于失败，它的成员中许多来自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很快带头组织起“美国科学促进会”。②

第三学年的学员还学习自然哲学。在这个位置上贾雷德·曼斯菲尔德从帕特里奇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直到 1828 年才离职。曼斯菲尔德教授一直认为，西点军校在其办学路子上太过于军事化，并且坚持不懈地寻求得到一些改进，但徒劳无功。塞耶上任时，曼斯菲尔德基本上没有任何教学设备。塞耶逐渐为曼斯菲尔德购置了一些设备，因此，最后他拥有足够的教学设备去讲授静力学、动力学、流体静力学、流体动力学、水力学、机械力学、光学乃至天文

---

① 当时，法国数学家比英国数学家要优秀，但很大程度上，仅仅哈佛和西点承认这一点。达维斯使用阿德里扬·莱让德尔的杰作《几何原理》和皮埃尔·L. M. 波东的《代数原理》，一直到他自己的著作问世为止。达维斯在他的一本著作中题记道：“献给塞耶上校；在你的督导下，在军事学校重组过程中，采用了法国的教学方法，将近 20 年的实践经验表明，你最初的设想变动颇微。”参 David E. Smith and J. Ginsburg, *A History of Mathematics in America before* 1900 (Chicago, 1934), 77 – 79; Francis H. Smith, *West Point Fifty Years Ago* (New York, 1879), 12; Forman, *West Point*, 55.

② Sidney Forman, “West Point and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Science*, CIV, (July 19, 1946), 47 – 48.

学。[1] 他的继任者是爱德华·H. 考特奈伊，他的助教威廉·H. C. 巴特莱特使他黯然失色。

西点军校 1826 年的毕业生巴特莱特 1834 年成为自然哲学教授，他或许是西点军校 19 世纪最杰出的毕业生。在西点军校学习的四年间，他在每个班都稳居第一，而且从来没有受到过记过处分。乔治·蒂克诺参加了他第四学年的毕业考试，认为巴特莱特是他所见到的最优秀的学生。在巴特莱特回答问题时，蒂克诺给妻子写信，他在信中评价道："他看上去令人感到愉悦，听他漂亮而完整地回答完所有的考试试题。塞耶说自己已听过他百余次的平常考试，从未听说他遗漏过一个问题。"[2] 毕业后，巴特莱特担任助理教授，从 1832 年到 1834 年，担任总工程师助理。作为西点的教授，他成为了美国最重要的天文学家之一。在一趟欧洲之行后——他曾到那里研究了各地的天文观测台，他回到西点后建立了自己的天文观测台。他与他的助手们——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的女婿、未来的中将约翰·M. 斯科菲尔德，做了大量的重要观测。1854 年在观测一次日偏食时，巴特莱特把摄影术用于天文观测，这在美国还是第一次。他还是一系列广受欢迎的大学教材的作者，这些教材内容涉及声学、光学、天文学、机械学和分子物理学。[3]

学员们都认为，第三学年是最难对付的一年，主要就是因为巴特莱特。课程本身就很难，巴特莱特更是让它雪上加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神经质的脾气和严重消化不良，他并非是一名好老师。[4]

第四学年学员们只学一门课程，这门课程是塞耶屈服于美国的

---

① *CWP*, I, 261 - 64; Samuel Peter Heintzelman Dairy, May 22, 1825, Library of Congress.

② 见原著 96 页。

③ Edward S. Holden, *Biographical Memoir of William H. C. Bartlett* (Washington, 1911), 176 - 178.

④ Oliver O. Howard, *Autobiography* (New York, 1908), I, 55.

教育传统而设置的。它虽然也涵盖历史学、语法学和地理学的内容，但主要是道德哲学。任课教师同时也是牧师——尊敬的托马斯·皮克顿教士，一名长老会的会员。在大多数大学里，校长亲自教这门课程，它被视为个人教育的顶峰，因为它把自然法和现代科学与古老神学和基督教会法调和在一起。它教授的内容如此之广，以至于一位历史学家曾这样评价它说："普通美国大学的特征，与总统的房子和财政赤字一样稀松平常。"[①] 学员们痛恨这门课程，他们抱怨说它太冗长太枯燥了，只是不断地重复他们孩童时代就已知道的陈词滥调。[②]

西点最著名的系是工程系，所有其他科目的学习都是为最终学习这个科目服务。西点军校是全美国唯一开设该科目的学校；伦塞勒工艺学院直到 1824 年才成立，一直到 1828 年才开设工程学科目。[③] 有些工程师在职进修，在这方面，埃里·卡纳尔学校培育出来的人尤为杰出，但西点军校更是鹤立鸡群。一名将来不想当士兵或数学教师的毕业生，总是可以找到当个土木工程师的收入颇丰的职位。

塞耶的第一个工程学教授是克劳德·克罗泽。克罗泽是巴黎理工学校的毕业生，曾在拿破仑的军队里担任过炮兵军官。滑铁卢战役后他逃离法国来到美国，在塞耶的帮助下——这位校长在法国时曾结识过他，他成为工程学的助教，1817 年升为全职教授。克罗泽满怀信心地开讲他的工程学第一堂课，但他很快发现学生一个字都听不懂。他的英语讲得差极了，曼斯菲尔德之子，一名军校学员报告说："他让学生明白自己的意思是件极端困难的事，他在平面的黑板上讲解两个成直角的平面图时，让学生理解也是件极端困难

---

① Schmidt, *Old Time President*, 108 - 109.

②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Senate Document No. 3, Thirty-six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Washington, 1860), 51 - 98. 后面引用略作 RC。同时可参亨利·杜邦在给他母亲的信中的评论。

③ A. Riedler, *American Technological Schools* (Washington, 1895), 660 - 661.

的事。”鉴于这个问题，西点军校的数学教学过去一直没有超过几何学，克罗泽发现，自己在教工程学之前，应该先教数学。扬格·曼斯菲尔德评价道：“这位法国工程师令人诧异，在教工艺学中，有充分理由可以想象到，他在课上一开始就给出一些问题和指导，这些问题及他的指导中没有一个能够让人明白和解答。”克罗泽勇敢地尝试去教几何学，但他发现没有适合的教材——无论法语的还是英语的——可供学员使用。他让木匠给他造了一面黑板，他就利用黑板教学，一直到1821年他完成了自己的著作《论画法几何》为止。该著作是该学科第一部英文著作。但很不幸的是，正如克罗泽自己所发现的，这部著作的语法时常混乱不堪，不久后就被达维斯的著作取代了。然而，它却完成了自己的目标，使克罗泽现在可以转而教授工程学了。①

他的课程是综合全面的。他把课程分为战场防御工事、永久性防御工事、炮兵学、大战略以及民用和军用建筑学几个部分。他教学员建造炮台、防御性障碍物、强化战壕、战场工事、军用和民用桥梁以及碉堡。他确信，学员们已经掌握了建造一项工程所必需的劳动力、时间和材料。他向他们展示了炮术学原理以及如何进攻和防御筑有工事的地方。继续帕特里奇开启的传统，他经常用自己经历中的和历史中的逸闻趣事，阐释自己的观点。当他向学员门展示某种类型的防御工事时，他经常回顾这种防御工事在过去某个战役中的作用，旋即，他就会沉浸到对拿破仑战争中某场战役的详细描述。最后，战略和战争史就成了工程学课程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②

除这些东西之外，克罗泽还教建筑学。在这门课上，他讲建筑的基本要素及其构造，拱顶、运河、桥梁、其他公共工程的设计以

① Cajori, *History of Mathematics*, 116; Barnard, *Military Schools*, 736 - 737; E. D. Mansfield, *Personal Memories* (Cincinnati, 1879), 64 - 76.

② Latrobe, "West Point," 30; Cajori, *History of Mathematics*, 116.

及在建造这些工程中所使用的机械。他的教材包括 S. F. 盖伊·德维农的《论战争学和防御工事》——学员们很恐惧地发现这本书要花他们 20 美元，以及桑宁的《建筑学纲要》。德维农的法语著作最初是在 1817 年被翻译过来的，译者是约翰·H. 奥康诺，他当时在西点军校担任特派工作。他在该书后面附加了军事学经典著作摘要，它是一本优秀著作的优秀译本。这是专门为西点军校开发教材的初次尝试。① 1823 年，克罗泽离开西点，后来成为弗吉尼亚州的总工程师。由于他的才能，弗吉尼亚很快就有了全美最好的山地道路。他还是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创始人，西点军校一名毕业生是该学院的第一任校长。②

克罗泽的继任者是耶鲁大学毕业生大卫·B. 道格拉斯，1812 年战争期间，他作为一名年轻的工程师曾取得过显赫的成绩；后来一直领导着西点军校的数学系。他是一个尽职尽责的人，他在力求有所改进、提高的同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持着克罗泽的传统，其中之一就是送年轻的毕业生去欧洲，让他们得以在那里充实自己的土木工程学知识。③ 在暑假期间，他给宾夕法尼亚州当顾问工程师。他的要求标准和声望都非常高，他非常重视优秀的助教，其中之一就是巴特莱特，④ 另一个是丹尼斯·哈特·马汉。

在过去两个世纪里，美国陆军军官学校幸运地拥有了许多优秀的教师和杰出的教师，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丹尼斯·哈特·马汉，塞耶亲自遴选他担任这个系科中最重要的位置，从 1832 年至 1871 年，他一直任工程学教授。

马汉在 1824 年的毕业班里名列第一。毕业后留校教了两年的数学。陆军里的高级军官们，尤其是塞耶，都认为马汉能够成为一

---

① Freeman, *Lee*, I, 76 – 77.

② Latrobe, "West Point," 30; Cajori, *History of Mathematics*, 116; William Couper, *One Hundred Years at V. M. I.* (Richmond, 1939), I, 4 – 38.

③ Douglass to Swift, January 31, 1825, Swift Papers.

④ Freeman, *Lee*, I, 77.

名伟大的教师和理论家。因此，他们为他安排了一趟欧洲之行。他在法国梅兹的工程学和炮术应用学校度过了四年时间，学习土木工程学和欧洲的军事机制。1830 年，他返回西点，担任了工程学助理教授的职位。两年后，他升任为教授，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待到死。他所有的教材都是自己准备的，这些教材在西点军校使用了 40 多年，并被翻译成好几种外国语言。它们包括《论战场防御工事》、《攻防笔记》、《埋雷笔记》、《建筑学笔记》，他最著名的著作《土木工程学教程》，首版于 1837 年，很快就被认为是该学科中最好的英语教材。①

像克罗泽和道格拉斯一样，马汉把课程的大部分时间都给了土木工程学，但他作为一名战术学家和战略学家的贡献则更为重要。多年来，他一直不断地增加自己的教学负担，把关乎战争性质的材料学包罗到自己的教学课程中，1843 年这门课程被命名为“工程学和战争学”。在此后 20 多年的时间里，那些在内战中领导大部队的人，大多数都是从马汉这里学的战争艺术。

他从来没有在战争艺术学科方面花费超过一周的时间，这门课程是军校里最受欢迎的课程，所以多年以来，因为马汉没有在战争艺术方面花费更多的时间，学员们一直抱怨不止。② 而且，他为这门学科撰写的教材有着一个令人误会和让人恐惧的名字：“略论先遣部队、警戒部队和特遣部队，及在有敌人的情形下布置和处置它们的方式。兼论战术兴起和进步的历史概要，等等”。但是，他是美国唯一正式教授战略艺术的课程的人，他的著作不仅受到军校毕业生的欢迎，而且在其他的军队和民兵军官中也很受欢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就使用这个教材。在内战期间，让马汉很不高兴的是，该书在新奥尔良和里士满被盗版分发给南方军官。马汉从来没有在

① W. D. Puleston, Mahan: *The Life and Work of Captain Alfred Thayer Mahan* (New Haven, 1939), 5 -9; Dupuy, *Where They Have Trod*, 183 -204.

② *RC*, 91, 112.

实战中指挥过军队，从来没有亲历过战斗，外出散步时总是拿着一把雨伞，但通过他的教学和著述发现，内战中许多战争方式都是源自于他。

“警戒部队”反映出，马汉相信，士兵可以通过研究历史而学习战争艺术。从希腊人开始，他简要地概述了欧洲不同民族和各个时代的军事经验，一直到拿破仑结束。在马汉眼里，拿破仑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士兵。马汉简单地认为，自拿破仑之后，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值得学习。“当前的任务是，将（拿破仑）很大程度上已描述出来的东西，加以系统化，以学说的形式表现出来。”马汉对拿破仑的阐释根据的是瑞士军事史学家巴龙·亨利·约米尼的理论。与他同时代的人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不同，约米尼认为，拿破仑的成功，是源于他对弗雷德里克大帝已确立的原则的运用，而不像克劳塞维茨所强调的那样，是源于各种战术革新。约米尼想为战争研究引入一套理性原则和体系，以减轻战争中的野蛮程度。他创立的规则是，强调进军速度，而不像克劳塞维茨在他的总体战原则中所主张的，强调摧毁敌人的战斗意志。

追随约米尼的观点，马汉强调速度、演习和坚固的行动基地的重要性，而非攻击。理想的基地是有一条内部的交通线路，它自一个设防阵地延伸而出，且插在敌人的两个部队之间。根据弗雷德里克大帝的战争方式，士兵可以通过这条内部线路，在敌人两部尚未联合起来之前，先打击敌人一部分力量，而后再打击另外一部分力量。内部线路让部队动员和物资供应变得简单起来，同时还方便了在战场上的集结。马汉认为，拿破仑的唯一错误在于，他忽视了防御工事和战壕，这个错误使得这位第一执政发起了大胆而愚蠢的进攻。

马汉讲授道，在确立稳固的基地后，聪明的司令官会将他的部队集中到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地点，这个地点通常是某个城市或城镇。他相信，对战争胜负来说，占得领土或战略要地比毁灭敌人的军队更加重要。正是他的教学，使得内战中指挥官们将重点放在夺

取或防御里士满、亚特兰大、维克斯堡、查塔努加、科林斯以及其他城市上。[1] 他最器重的学生是1839级的亨利·哈莱克。哈莱克所写的足以与马汉的《警戒部队》相媲美的唯一一本著作，题名叫《军事艺术和科学要素》。与马汉的著作一样，哈莱克很大程度上也是根据约米尼的理论，他的这本著作有助于强化马汉的观点。[2]

马汉是个身材矮小、身形瘦弱的人，声音大而尖细。在内战早期学习工程学的杜里·麦克利，发现马汉"在他见过的人中，是最挑剔的、最乖戾的、最苛求的。他是一个骨骼细小纤弱的男人，总是易怒而乖戾"。他能获得人们的尊敬，但永远不会得到爱戴。作为一个严厉的盘诘者，在课堂上发现事先没有预习的学员并让他展示自己的无知，马汉这种能力远近闻名。19世纪80年代，谢尔曼将军[3]想起在没有预习的情况下被马汉抓住的情形时，仍然瑟瑟发抖。[4]

马汉、道格拉斯、达维斯、丘吉尔、威尔、巴特莱特、克罗泽，正是这些人组成了塞耶的教师队伍，他们所有人都是令人放心的、品质优秀的、给人印象深刻的。当他们来到西点时，无论他们的军阶是什么，即便他们来自民间，到这个职位上后，他们都能享受到一个陆军中校所享受到的军阶、薪水和特权。当他们在校长的陪同下，身着军服全部集中到一起时，他们就是一道令人难忘的风景。

大概是托马斯·J. 杰克逊——一个来自西弗吉尼亚山区的前治安官，来参加入学考试的时候发现了他们。杰克逊还没有达到一

---

① D. H. Mahan, *An Elementary Treatise on Advanced Guard, Out-Post*… (New York, 1847).

② Stephen E. Ambrose, *Halleck: Lincoln's Chief of Staff* (Baton Rouge, 1962), 5 - 7.

③ 译注：谢尔曼（1820—1891年），美国南北战争中的联邦军将领，以火烧亚特兰大和著名的"向海洋进军"而闻名于世。

④ Ambrose, "Mahan," 33.

个普通中学的水平，对语法学知之甚少。据一个学员说："他能够加减表格里的数字，但至于拉丁文翻译习题或小数，怀疑他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有一双大而笨拙的脚，穿着朴素，戴着一顶粗羊毛帽子，但他对考入西点军校并从这里顺利毕业抱着十分严肃认真的态度。有一个同学终生难忘杰克逊在教员面前参加入学考试的情景。"他全部的灵魂都倾注在考试通过上。当他走上黑板时，脸上汗如雨下。在整个考试过程中，他的焦虑让旁观者看着都为之痛苦。当他试图解小分数习题时，一会儿用右袖，一会儿用左袖轮流擦脸上的汗。"最后，一名教师告诉杰克逊，他通过了，可以回座上去了。当他满怀感激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后，"考试委员会每一个成员都掉转头去以掩饰自己难以克制的笑容"。[①] 他们可以放松一点点规则，但他们的信念是正确的。杰克逊比其他任何学员都要努力。晚上，他用无烟煤把自己的炉子升得高高的，以便在熄灯之后，可以借助炉子微弱的光亮继续学习。他在班上不断地向前进步，最终在毕业时接近顶峰。[②]

教授们过着简易而安静的生活，他们喜欢这种生活。他们中许多人都在教师的职位上一直待到死。他们的儿子接掌了这个职位，而他们的女儿则受到未婚教授和学员的热烈追求。[③] 他们的娱乐非常简单。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在周六晚上爬到山上，进行野餐活动，玩玩扑克游戏。[④]

他们的助教没有这么快乐。从陆军里分到西点的年轻军官，大多数都是桀骜不驯和雄心勃勃的，他们在军校里看不到获取荣誉或提升的机会。而且，他们的顶头上司不喜欢让他们离开自己的部队两到三年时间，因此西点军校校长请来他们是非常困难的。那些喜

---

① Lloyd Lewis, *Captain Sam Grant* (Boston, 1950), 88 – 89.

② Dabney H. Maury, *Recollections of a Virginian in the Mexican, Indian, and Civil Wars* (New York, 1894), 22 – 23.

③ 达维斯与曼斯菲尔德的一个女儿结了婚。Latrobe, "*West Point*," 34.

④ Holden, *Bartlett*, 188.

欢教学的人很快就心灰意懒了，因为教授们看上去似乎永远不会离开这个职位或故去，他们获得提升的机会微乎其微。另外一个问题是，陆军分配到西点的教官，服务期限从来没有超过三年的，大多数只有两年。当他们成长为一个有经验的教员时，服务期限已满，他们又要重归自己的部队，再由一个新人来接替他们的位置。塞耶尽其所能设法缓解这种情况，但这个问题在整个19世纪一直存在着。①

同一个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是，陆军里缺少任何持续不断的思想激励手段。正如雅各布·布朗将军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作为和缺少竞争"将陆军陷入一个迟滞怠惰的境地。没有机会去学习，也缺乏学习的动力。每一名教官从西点返回部队后，无论其记录好坏，都会得到提升。塞耶认识到，由于教育机会的缺乏，助长了军官们对教育的轻视态度，这使得他得到教官变得更加困难。

陆军的教学负担全部压在西点军校的头上，这所学校之所以能够完成这项任务，是因为塞耶以及他所遴选和指导的全体教员。正如乔治·蒂克诺所评价的那样："我相信，能填补他的位置的人，全国不会超过三个。约瑟夫·C. 托顿将军前一阵子说得好，当有人告诉他……如果塞耶辞职，他是能够替代塞耶的唯一人选——'不，在塞耶之后，没有人能够完美地替代这个位置；就像在牛顿之后，任何人担任皇家协会主席都是有缺憾的。'"②

---

① *American State Papers: Military Affairs*, II, 663, and IV, 678; Hitchcock to Thayer, April 15, 1829, National Archives, Record Group 94, Office, Adjutant General.

② "West Point in 1826," *Association of Graduates*, 11.

第六章 杰克逊主义者和西点军校

1829 年，安德鲁·杰克逊就任美国第七任总统的盛大庆祝仪式，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①。令各处尊贵而体面的人感到骇异的是，杰克逊将军的追随者们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帮助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头面人物进入白宫。醉醺醺的、头发蓬乱的农夫和机械工人们，以他们特有的粗俗方式摆宴庆祝，向这个惊怵的世界宣布，平民百姓的时代已经到来。撼动美国贵族阶级傲慢浮华的时代来临了，剥去敷粉的假发和齐膝套裤②，代之以平民百姓朴素的生活方式。

杰克逊主义者旨在破坏极少数人享有特权的体制，代之以一种新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政治自由与社会的和经济的机会均等并驾齐驱。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向前发展的机会，每个人都应该享有为自己而奋斗的权利。政府除确保所有人享有均等机会之外，应该既不协助也不阻碍。如若这样，结果应当是更大的不平等，比旧贵族时代过之而无不及，但没有人关心或思考过这个问题。重要的是，确保每个人有发财致富的机会，他利用自己的才能和品德发财致富，任何人都不应该得到额外的帮助。杰克逊民主不是其他任何东

---

① 译注：民主党人，生于田纳西州，曾参加独立战争。他上台后，推行平民主义，提出要扫清成功道路上的所有障碍，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发财致富机会。有人认为，杰克逊时代标志着“普通人地位的上升”。

② 译注：戴假发穿套裤是欧洲贵族阶级的传统。早在 1789 年法国大革命前，社会上层阶级包括富有的资产阶级，都以戴上敷粉的假发和穿套裤作为自己社会地位和财富的象征。穷人没有这些装束，所以那个时代的城市无产阶级称为“无套裤汉”，他们成为大革命巨大的动能。

西，它就是“反对特权，反对人为的或偶发的优势”。[①]

杰克逊主义者发现，特权无处不在。富人和出身好的人，在生命的竞赛中已然享有了不公平的起点，他们在教育、政治以及与政府的关系方面，得到了特殊的惠顾。而那些有才干的人却被可耻地抛弃在一边。这些荫庇关系，在那些特殊的机构和大学里尤为普遍。1825 年，肯塔基州长声讨了国家资助私立大学的传统，因为“国家大把大把地花钱，做有利于富人、将穷人摒弃在外的事；……这样做唯一的结果就是增加贵族阶层的财富，让拥有高等知识者占得便利”。1837 年，所有的州都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对大学的敌视，在它们分配当年的联邦财政余款时，都把钱给了普通中学、道路修建和银行，一分钱也没给大学。[②]

以拒绝给予资助的方式，政客们通过惩戒大学取悦于人民，但总体上来说这样做的唯一后果是消极的。有足够多富有的校友或得到教会适当资助的大学，可以继续苦苦挣扎。但西点军校不能够这样，它完全依赖于政府。因此，在美国所有享有特权的机构中，它是最容易受到打击的。它显然是贵族式的，长得纤长白嫩的学员，穿着迷人的小巧制服，他们享受免费教育的同时还得到金钱补贴，毕业后进入等级森严的军队里成为势利的军官，这是有悖于民主的，而且更糟糕的是，他们利用政府提供给他们的数学和工程学知识，为了赚钱而辞去委任职务。西点军校的存在激怒了更多狂热的杰克逊主义者，伟大的人民机体构成了才干和技术的巨大储蓄池，他们把这一主张当作教条来坚持着。在军事方面，民兵组织是储蓄池，维持一个强调专业化、职业化训练的军事学校，是对民间士兵的侮辱和浪费金钱。因此，杰克逊主义者对西点军校发起日渐升级的攻击，几乎把这所学校逼近毁灭的边缘。

第一个倒台的是西尔瓦努斯·塞耶，且是总统本人一手造成

---

① 这段话转引自 Rudolph's，参 *American College*，202。

② *Ibid.*，206，213.

的。作为一个自学成才的士兵，杰克逊甚至怀疑军校赖以建立的基本前提。而且，他是个自我意志非常强的人，经常让自己的私人情感支配他的官方行为。尽管他在1823年称赞西点说："我相信它是世界上最好的学校"，但自那时起他的想法已经大变。① 导致他思想转变的部分原因是，他得与他的政治追随者对这所学校的敌视在总的方面保持一致，但个人关系在其中起了更大的作用。塞耶是杰克逊所憎恨的约翰·卡尔洪的朋友；据说塞耶在安德鲁·杰克逊·多尼尔森还是名军校学员时就对他不好，而多尼尔森现在是杰克逊总统的私人秘书；塞耶有个热情的仰慕者W. 史考特将军，杰克逊鄙视这个人。杰克逊当上总统后，他推荐并赞助了三四名学员，后来，所有这些人都因玩忽职守或作奸犯科而被塞耶开除了。这些孩子到总统面前告状，努力使他相信，塞耶对待他们是多么专横独断。杰克逊"把塞耶视为最令人厌恶的人"，他恢复了学员们的学籍。自此之后，他开始取消塞耶的军事法庭委员会所宣布的一切决定，并恢复每一个向他申诉的学员的学籍。②

冲突的高潮是H. A. 诺里斯学员案。根据新来的学员总监伊桑·H. 希契科克的说法，诺里斯作为一名纽约本地人，他"已经形成了这个城市中下等阶层人们的那种政治倾向和行为习惯"，是一名激烈的杰克逊主义者。他激烈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在某天晚上，他在阅兵操场的中央植上了一棵象征杰克逊民主的山胡桃木秆子。塞耶为此严厉批评了他。于是，诺里斯认定自己受到了侮辱，向"老山胡桃木"本人抱怨。杰克逊表扬了他的行为，这给塞耶留下了几乎无法维持纪律的问题。希契科克提出去华盛顿与总统谈谈，这位校长同意了。

---

① John S. Bassett (ed.), *Correspondence of Andrew Jackson* (Washington, 1926—1935), III, 191.

② W. A. Croffut (ed.), *Fifty Years in Camp and Field: The Diary of Major-General Ethan Allen Hitchcock* (New York, 1909), 64–65.

谈话很不投机。希契科克强调了军校里规章的重要性，他敦请杰克逊对这些规章进行研究，如果他不想改变它们，那么就请在所有事情上支持规章的执行。杰克逊几乎听不下去了。等希契科克说完后，这位老将军从椅子里站起身来，开始在房间里一边踱来踱去，一边嘟囔着西尔瓦努斯·塞耶的“暴政”。突然间，他愤怒地挥舞着双臂，大声咆哮道：“俄国的独裁者们不能够行使更大的权力，这是为什么?”希契科克也站起身来，走到总统面前对他说：“你在这方面得到的是错误的信息，根本不了解情况。”

杰克逊冷冷地盯着这个大胆的年轻上尉，似乎想要说什么，但又坐了下来。然后，他语调舒缓地指出，诺里斯学员只不过是做了纽约和其他任何地方的人们所做的事情。希契科克亦同样冷静地回答说，但在军校里面这样做不适合。总统结束了会见并答应阅读军校规章。几周后，他告诉塞耶，规章没有变动的必要。但不久后，他又故态复萌，再次恢复了所有向他申诉的学员的学籍。①

杰克逊的态度在学员当中迅速变得人所共知，这些学员命令军校工作人员要对他们好些，否则就要向总统打报告。学员威廉·弗雷泽，感觉教授们偏袒不公，开始散布谣言说，杰克逊“将要把每个官员都从西点清除出去，包括教授和所有人”。弗雷泽宣称，总统“不想让这些懒惰的酒鬼官员像对待一窝狗那样地对待学员，这种情况在军校久已存在了”。② 在杰克逊第二任期间，四年级的学员向国防部呈交了一份陈情书，抱怨马汉教授太过教条，他使用法语教材，他“远远地落后于时代”，并要求将他解职。这一次，杰克逊没有理睬他们。③

1832年秋，经过又一轮开除和恢复学籍之后，塞耶在给陆军部长刘易斯·凯斯的信中写道：“我不得不相信，这所学校里存在

① *Ibid.*, 65 -67.

② Frazer to brother, June 21, 1833, Misc. Mss., USMA Library.

③ Petition by First Class to Secretary of War, 1834, Misc. Mss., USMA Library.

的某些东西不合总统之意，但我却左右为难，去揣测关系到人和事的……不满之处。”他问道，是否有什么特别的校政管理上的事故，使杰克逊总统对他产生偏见。如果有，那么就请调查这件事，因为“我确信，总统先生是公正和大度的，不会在没有经过听证的情况下就对任何人下判决”。凯斯在延搁甚久之后，给塞耶回了个安抚性的答复。杰克逊“对你没有丝毫的不悦之感”。他说，虽然总统对学校规章非常不满，但他并没有为此责怪塞耶。

塞耶校长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答复。在他看来，他的权威已经得不到支持了。1833 年 1 月 19 日，塞耶提交了正式辞职报告。经过短暂的拖延应付，凯斯接受了塞耶的辞呈。

西点军校被惊呆了。希契科克要求立即解除他的工作。但塞耶告诉他收回这个要求，要他待在军校继续帮助塞耶的继任者雷恩·E. 德鲁西少校。四年级学员一个个极力挽留这位校长，全体教员决定给他画像，达维斯教授请求塞耶不要忘记他。据一个会计说，“我不能允许这样的行动”。塞耶眼含泪水回答道：“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行动只能是被看作对杰克逊总统的不满。”1833 年 7 月 1 日，他离开了西点，再也没有回到过这里。①

塞耶的倒台并没有让批评者感到满足。在他离开一年后，来自田纳西州的代表大卫·迪金森就军校的年度拨款法案做了一个演说，这个演说全面地说明了对西点军校攻击的性质和基础。迪金森敦促他的同事们投票否决这项法案，这个运动会对最终废止西点军校具有直接的影响，这是攻击军校的常见模式。通常，西点军校的批评者矢口不提课程或规章的改革，或处理任何实质性的事情，而是沉迷于用尖锐的攻击语言来满足家乡投票者，并在一项提议中提出从根本上废除这个机构。

迪金森的攻击非常具有典型性，他几乎网罗了过去对西点军校的每一条指责。这个机构，他说，是不符合宪法的。美利坚合众国

① This account is based on Dupuy, *Where They Have Trod*, 219 - 227.

丝毫不担忧来自外国的威胁，因此没有必要维持一支军队。西点人垄断了各个军种的官位，排挤征召入伍的士兵。军校的毕业生远远超过了军队的使用需要。学员们去西点是为了得到免费的教育，而不是去学怎样成为一个士兵。军校在其构成上是贵族式的。维持其运转费用巨大。军校毫无必要存在，因为这个国家的民兵“是最棒的，最高贵的，在战时是最值得信赖的防卫力量”。

杰克逊主义者倾向于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好的政府，政府越小越好，应当严格地解释宪法。迪金森认为，开始严格限制政府规模和活动的理想之地，莫过于西点军校。“除非这个废物被剪除”，迪金森对他的演讲如此满意，对演讲的受欢迎程度极其自信，以至于他自己出钱将这篇演讲打印出来，向他的选民们派发。

西点军校的反对者不仅仅是杰克逊主义者，还有许多反杰克逊主义的政客，其中包括田纳西州的大卫·克罗克特，他就是那些希望取消西点军校的人当中的一员。① 他们反对军校的立场既不像杰克逊主义者那样激烈，也不像他们那样感情化，但却是非常真实的。他们反对的理由有许多。西点军校是政府支持的唯一一所学校，它将职业军人置于一个比医生、律师或其他职业界人士都要高的阶层上。鉴于这个国家有大西洋的险阻和美洲大陆缺乏强有力的威胁力量，国家需求军人就跟需求部长那样坏。② 即便需求职业军人，那么也不能保证西点军校就能提供合格的职业军人，因为很大一部分毕业生在离开军校后，迅速地从军队中辞职而去。更重要的是，那些依旧留在军队里的西点毕业生，逐渐控制了军队机构，使

① *Speech of the Hon. David Dickinson in Opposition to the Military Academy* (Washington, 1834); *Reports of Committees*, Senate Document No. 201, Thenty-First Congress, First Session (Washington, 1830), 115 - 116.

② 译注：美国立国初期乃至到20世纪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推行大规模国家干预经济之前，都奉行小政府大社会的统治原则。精英政治家们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鼓励社会自由竞争和自我调节管理。

军队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封闭的集团，只有通过西点军校教育的人才能够进入其中。因此，希望将政治革命扩展到生活的各个领域的美国，发现它所供养的军队，非但没有反映出这种希望以及美国革命的独特性，反倒越来越像欧洲的军队。唯一的不同点似乎是，在欧洲，一些特定的家庭控制了军队里的军官团体，而美国是西点军校控制了军官团体。

乔治·华盛顿、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以及曾经帮助创立西点军校的其他一干人等，原本希望它提供训练有素的军官去领导民兵，以此给美国提供一个革命的、民主的且其领导人精通军事科学的军事机构。但这种希望从来没有实现过，部分是因为民兵体制的失败，部分是因为西点军校的失败。军校里对民兵的轻视是如此严重，以至于那些加入到民间生活的军校毕业生从来没有参与过他们当地的民兵组织。如果战争来临，他们或者打算返回正规军，或者如若不能加入正规军则打算加入志愿军。国家建立起它所需要的军事机构的唯一途径，看来似乎只有如同培训其他类型的职业人员一样，在私立学校里训练其军人，然后将这里的毕业生直接补充到民兵组织中去。

这就是西点军校批评者提出的方案，在他们对军校的攻击中，他们可以给充满敌意和机会主义的建议添上专家的意见，他们的专家是一个西点军校的前校长。在被强制退职后，帕特里奇返回了佛蒙特州。1820 年，他在那里开办了一所文学、科学和军事学院。他 20 多年来一直主持那里的工作。1834 年，这所学院变成了诺威治大学，他继续担任校长并拥有学校的所有权。在这段时间里，他不断地批评塞耶和西点军校，呼吁取消常备军，并倡导像他开办的学院那样在全国实行私立军事学校制度。① 起先，他的倡议很少得到呼应，但随着杰克逊主义者的兴起，为帕特里奇提供了能够接受

① Daniel H. Calhoun, *The American Civil Engineer: Origins and Conflict* (Cambridge, 1960), 44.

他观点的听众。不久，取消军校的呼声达到了高潮。尽管西点军校与世隔绝，但也引起了迷惑和混乱。马汉教授宣称，每一次攻击都能“看到那个邪恶的老人帕特里奇上校的影子”。[①]

“后来在这里还引起了一点小骚动，”学员乔治·W. 库勒姆1830年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这里出现了一本小册子，题目是‘肮脏或腐败以及军事专制主义大曝光’。”[②] 帕特里奇是该书的作者。他把这本小册子的第一部分提交给国会议员，请求他们取消西点军校，因为“在这个地球上，没有哪个机构比这个机构更专制、更腐败和更具腐蚀性了”，这个机构建立起一种贵族等级制，并以填补军队里所有空缺职位的方式，创造出一种寡头政治俱乐部。帕特里奇把这本小册子的第二部分提交给总统。在这部分当中，他谴责了塞耶，主要是指责塞耶窃取了创建西点军校体制的荣誉，而实际上这套体系是帕特里奇自己在西点的时候就已经创立了的，还有一部分是指责塞耶对待学员的方式，是“专横的、不公的，甚至有些野蛮”。最后，帕特里奇向美国人民发表演讲，告诉他们说，他们为那个“女人气的和书生气的”机构支付了账单，以至于它得以安心地桎梏思想，扼杀被它发现的一切天才的火花。西点人“高高在上，颐指气使，而你们以及你们那些为教育每年要支付20万美元学费的儿子们，必须听从他们的指使，看他们的脸色行事”。只有政客或有势力的人的儿子们能够成为军校的学员，而“你们及你们的儿子们则必须在军阶上艰难地上升，必须背着沉重的步枪和行军包，必须像军队里的役马那样做又苦又累的事”。[③]对这种令人难以容忍的情况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取消西点军校且一并取消常备军，依靠从私立军校出来的毕业生担任民兵的指

① Couper, *V. M. I.*, I, 121.

② Cullum to Huidekoper, March 15, 1830, Cullum Papers.

③ Alden Partridge, *The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 Unmasked: Or, Corruption and Military Despotism Exposed* (Washington, 1830).

挥官。①

作为人民的机构和表现人民军事天才的正式机构，民兵是最受欢迎的。尽管实际上依靠财富和影响力在民兵中比在军队中更容易获得委任授职，但它却被妄自假定为是民主的。政客们不顾先前所有的经验，只是随波逐流地恭维和夸赞民兵。在杰克逊第一任总统就职典礼上，他宣称“民兵是我们防御的壁垒，我们思想和人口的现状，必定会使我们战无不胜”。②

依照法律，所有年轻男性均是民兵组织的成员，要求参加频繁的民兵集会日，否则要被罚款。民兵担负的功能太多了，以至于马汉教授评价道：“民兵大会看上去犹如疯人节。”他悲哀地强调说，他们主要的功能似乎就是去听通常由帕特里奇杜撰的有关西点军校的诽谤之言或其他一些东西，然后就是上书国会吁请将其解散。③在纽约，一家民兵单位质问西点军校：“是不是为破落政客的儿子们设立的慈善机构?”并要求军校必须被取消，因为它“玷污了我们人人生来拥有平等权利的观念。”解散军校毫无损害，因为帕特里奇上校的专家们比西点毕业生要高明，他们能够领导民兵力量。④ 在费城，《公民士兵》对“这个贵族式的废物”提出强烈抗议，并请求国会取消军校，将钱拨给各州，以便各州能够建立它们自己的军校。而后，穷人和富人一样——人民、自耕农、机械工、劳动阶层，都可以成为军官。⑤

杰克逊主义者通常在两个问题上发动攻击：西点人垄断着美国军队的军官团；很多西点军校毕业生从军队中辞职。杰克逊的陆军部长，约翰·H. 埃顿在1830年向被征召服役的士兵宣称：“他可

---

① Alden Partridge, *Capt. Partridge's Lecture on National Defence* (n. p., n. d.).

② James D. Richardson, *A Compilation of the Me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New York, 1911), II, 438.

③ Mahan to Spencer, November 10, 1841, Dennis Hart Mahan Papers, USMA Library.

④ *New York Military Magazine*, October 30, 1841.

⑤ *The Citizen Soldier*, March 1, 1843.

能会成为一名下士或上士，但他的希望和雄心仅止于这样卑微的升迁"，因为只有西点人能够成为军官。[①] 密苏里州参议员托马斯·哈特·本顿指责西点人在被征召服役的士兵头上作威作福。在政客们的鼓励下，1837 年，一群非委任授职的军官上书国会请求从他们当中任命一些上尉。这些上士们宣称，西点的垄断"有悖于我们国家的真正精神，违背了我们共和体制的各个方面"，并宣称军官职位的排他性，正是导致"目前美国军人自甘堕落和衰朽腐化的状况"出现的原因。国会很乐意满足这些上士们的要求，因为它打算以类似的手法满足一些要求得到委任授职的民间人士的请求。1838 年，当国会授权组织一些新军团时，它宣布军官必须从民间人士圈子中遴选。[②]

许多军官想必感到奇怪，为什么每个人都想要得到一个委任授职。一个军队职位并没有什么吸引力，现役士兵的士气低落。除边疆地区外，人民和政府都很轻视军队。1837 年，《陆军和海军记事报》谈论起"国会里根深蒂固的对军事机关的藐视"。[③] 尤利西斯·格兰特，西点 1843 年的毕业生，后来回忆起他第一次穿上军装的情形。他骄傲地骑马穿越辛辛那提市的街道，"想象着每个人都在注视着我"，当"一个光头赤足、肮脏而邋遢的短裤用绳子系着的小孩，转过头来冲着我喊道：'大兵！你要参加工作了吗？没有，先生，我要先当掉我的衬衣!!'"。格兰特说，这"让我对军服产生厌恶情绪，而且从来没有恢复过来"。[④]

国家没有潜在的外部敌人。印第安人还在，且让人相信他们构成一种严重而持久的威胁，但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会激起一个潜在的拿破仑的想象力。如果从服役中得到补偿，军官们可能会忽视国家

① Richard L. Watson, "Congressional Attitudes Toward Military Preparedness, 1829—1855,"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XXXIV (March, 1948), 617.

② Leonard D. White, *The Jacksonians* (New York, 1954), 187.

③ *Ibid.*

④ Ulysses S. Grant, *Personal Memoirs* (Cleveland, 1959), 17.

对他们的轻视之情，但服役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西点军校年轻的毕业生发现自己正处于文明的边缘，只有几个令人憎恶的士兵可供驱使和几个野蛮人可供战斗。假如他幸运的话，就可以在东海岸谋到一份差事。在那里，他几乎铁定地能够得到军需官的职位——因为过去他没有得到这方面的训练，他不得不花上数天提升自己的形象，以便向核算师证明，他没有遗失过一个马蹄铁，感觉非常像一个合格的普通办事员。他的薪水是每月 25 美元，在实际中没有什么发展的潜力。正规军军官们在团级基础上按部就班地得到升迁，只有当他所在的团里面有空缺职位时，少尉可以上升到中尉，中校可以上升到上校。当时没有强制性的退役法，大多数军官都留在军队里，因此从理论上说一直占据着他们的位置，直到死为止。许多尉官只能等待 25 年到 30 年，直到他们的上校死去，才有可能得到提升。[1] 能力优秀、忠于职守、英雄主义，一切都扯淡。

这样带来的结果是，有天分和有雄心的人极少留在陆军中。利用他们的知识和技术，他们在美国迅速发展的铁路系统和工业帝国里寻求工作；作为工程师或建筑师或勘测员，西点毕业生可以得到一份很高的工资且赢得更多的威望。在 1835—1836 年这两年期间，近 120 名军官辞去了他们的委任授职，许多都是西点军校新近的毕业生。因此，1838 年，国会要求西点军校的报考生签订 8 年而非 5 年的合同，这意味着从军校毕业后他们要在军队里待上四年。[2] 这仅仅延缓了而不能阻止西点人辞职的浪潮。

这些事实，在杰克逊主义者看来，就是政府花公共的钱助长私人获益的铁证。田纳西州立法机构调查发现，西点军校“违背了我们政府伟大而基本的原则”，因此命令它的参议员们和要求它的众议员们投票否决对军校的拨款。[3] 其他州的立法机关很快跟进，

① Stephen E. Ambrose, *Upton and the Army* (Baton Rouge, 1964), 142.

② White, *Jacksonians*, 197.

③ *American State Papers*: *Military Affairs*, VII, 89, and V, 307.

众议院代表们作为回应，建立了一系列的委员会，研究取消西点军校的问题。众议员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毕业生辞去委任授职的问题上。“西点之友”坚持说，这有益无害，因为他们的技术让人民也可以分享，且在紧急情况下他们会飞一般地回归军营，拯救共和国。一个委员会拒绝了这个论点，说如果一个人花公共的钱得到教育，那就应该在某一天提供“必要而有用的”服务，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其他人没有以这样的方式得到教育。如果士兵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教育，却不承诺为其服务，那么为什么部门的头头、工作人员和会计们不能这样？关键点是，年轻人进入西点军校，只是为了获得一种教育，而不加入军队和为国家服务。他们只能想着未来为国家提供服务，但无论如何，在紧急情况下，普通市民加入军队会与军校毕业生一样快。这些民兵，独立战争时期多个战场的英雄，将会受到歧视，因为“在西点受过教育的军官，会对与他平级的甚至军阶比他高的人抱有——一种个人优越感——这些人通过其他的渠道进入军队，且少有令人厌恶的自负”。

有鉴于此，一个委员会建议，西点军校改变办学方针，不再教授基础的和理论的科学，而是变为一所应用学校，只教授纯粹的职业技能。① 在这样的体制下，只有那些真正想从事军旅生涯的人才会进入西点，因为他们学到的东西，对他们在其他任何行业谋求职业毫无帮助。众议院没有采纳该委员会的建议，因为国会大多数议员都认识到这种方法存在着基本的错误。大多数美国大学并不教授基础科学，而且军事科学和民用知识根本无法截然分明地分开。一个人在军队里无论学到什么，他都可以将之用到民用生活当中，尤其是在工程学领域，其他领域也是如此。

西点军校的敌人们深感失望，但他们拒绝放弃。他们继续大声地喧扰叫嚣，为了应对更多的要求取消西点军校的请愿书，1843年成立了另外一个委员会——这次是由纽约的汉密尔顿·费施领

---

① *Ibid.*, VII, 1 - 19.

头。费施，一个坚定的辉格党人，对西点军校比大多数政客都要友好，他最终的报告主要是依据他从工兵总司令约瑟芬·托顿那里剪辑而来的资料。从总的方面来看，这份报告对军校是有利的，赞扬了西点的成就。在回答关于军校滋长贵族等级制的指控时，费施引用了一些托顿提供的数据：父母处于中等状况的西点学员数目计156人；父母较次之的西点学员数目是26人；父母处于贫困状况的学员数目是6人；处于绝对富裕的仅有6人。费施还指出，伍尔韦奇学院教育一名学员每年耗资118.40美元，英国陆军军官学校是89美元，而西点平均每名学员仅耗资70.70美元。

然而，即便费施也怀疑，国家在西点军校上的花费究竟有多大的效率。他建议以削减教授工资的方式减少西点的开支——军校1843年的总开支是130 380.25美元，比30年前多2万美元。巴特莱特的年薪是2 266美元，马汉的是2 013美元，其他人略低于2 000美元。费施要求他们所有人将工资削至1 794美元，国会同意了他的方案。西点军校的愤恨之声，湮没了费施为军校赢得的胜利；至少他保全了军校的存在。①

由于诸多缘由，它理应保持存在。这么多年来，塞耶通过他的官方活动和私人关系，结交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朋友和西点军校的护卫者，其中包括一些民主党人，如G. 肯布尔。即便对西点抱怨颇多的国会议员，也时常在最后为它投上一票，因为取消西点军校将会夺去他们保护人角色的一个重要来源。监察委员会一年一度的报告，在使军校名声远扬中起了作用，尽管其赞扬有时候显得太过分，报告的言辞太矫饰张扬而令人难以相信，譬如1830年度的报告结论部分：

承接我们多样化的源流和会聚全球各族人民的不同特征，它依然在继续形成美利坚民族特殊的且又包罗万象的特征；我们不想构

① *Report on the Military Academy*, House Document No. 476, Twenty-eight Congress, First Session (Washington, 1844); *American State Papers: Military Affairs*, III, 818.

思出任何更确定不移的办法，把这块依然生机勃勃的蜡烙定为某种更为庄严的形状，与其这样，不如将我们国家各个地区的年轻人特别是孩子送到这里，把他们训练为谙熟军备、充满科学和文学旨趣、从原则和行动上遵循我国政治体制以及在生活中起榜样作用的人。①

但是，杰克逊主义者没有毁灭军校的真正原因是，军校做着一件没有任何人能做的工作，一件杰克逊主义者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急切要做的工作。正如国会某委员会指出的那样，连接波士顿与内地、罗德岛港与辛辛那提、萨斯奎哈纳与巴尔的摩的铁路，以及俄亥俄州的铁路，密歇根州和阿肯色州的道路，墨西哥湾和密西西比河港口的改造——所有这些都是西点军校训练出来的从事民用工程的工程师的杰作。“这些工程是陆军军官学校功用的永久性纪念碑，这是对它的照顾、所费时间和所投资金钱的回报”，这个多多少少有些敌意的委员会报告说。②

这可能是最有效的论点了。无论美国人民分歧有多大，但他们都会一致同意修建和改造北美大陆的必要性。尽管他们在政治上会就如何或在何地修建运河、港口和铁路存在分歧，但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比国内发展更为重要，那些能够指挥从事建设的人赢得了人们的尊敬。这个信条杰克逊主义者也感觉到了，那些强调平等的人知道，缺乏机会的平等是毫无意义的平等。而每一条新的铁路或运河或港口或荒野上的道路，都打开了无数的新机会。

自从美国人在詹姆斯敦登上新大陆，他们就开始投入与这个大陆的巨大斗争当中。在 17 和 18 世纪，他们在征服从大西洋到阿巴拉契亚山脉之间的地区中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但东海岸地区依旧有许多地区有待征服，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还仅仅存在着一条伸向荒原的探险之路。国内发展将打开这个地区及其蕴藏的巨大财

① White, *Jacksonians*, 197.

② *American State Papers: Military Affairs*, IV, 347 - 355.

富，问题只是谁将承担起这个重任。正如财政部长阿尔贝·加勒廷1808年所指出的那样，大家普遍认为完整的道路和运河体系是必要的，但没有人知道谁应该来修建它们。加勒廷认定，因为资本的短缺和所涉领土范围的广大，私人资本家不会去修建，因此，这项重任理所当然地落到联邦政府身上，它应该承担起这个重任，为公共利益服务。这种行动除促进贸易的增长外，还会加强统一，“在政府的权限之内，没有其他任何一项任务，能比这项任务更有效地促进合众国的强化和巩固，它将从中获得对外部的独立性、内部的和平与国内自由”。①

国会里的政治冲突，通常是围绕着选择哪个地区修建运河或道路，是北部还是南部或者西部，这种政治冲突阻碍了任何大的修建行动的展开。有效的国内开发计划的第一步来自于军队，它在1816年成立了“防御工事工程局”，由一个法国的移民工程师西蒙·贝纳尔领导。在成立后的8年里，与“地理地形局”一道，致力于商业和制造业团体以及军队都感兴趣的工程——譬如，勘测阿尔贝马尔山谷，开发河流和港口，绘制运河及道路路线图。在1824年的《勘测法总则》中，国会业已承认了军队的贡献，并授权总统动用军队官员，去给负责建造国家重要公路和运河的私人团体充当顾问。该法案导致了“国内发展工程局”的设立，由工兵总司令托顿、贝纳尔和一位民间工程师组成，另外约有20名军队官员隶属于它。在《勘测法总则》下，军队为许多州的和私人的国内开发项目提供工程师，其中包括切萨皮克和俄亥俄运河、莫里斯运河、德拉瓦尔和拉里坦运河、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以及西部和大西洋铁路。然而，正当这个项目如火如荼、铁路建设高潮迭起之际，杰克逊主义者上台了，他们通过取消国内发展工程局，而后又取消《勘测法总则》，表示了他们对政府官方资助私人公司的敌意。这样做马上引起的后果之一就是，促使私人公司向军官们提供

① *American State Papers*: *Miscellaneous*, I, 724－741.

高薪，从而引发了从军队中辞职的军官人数暴涨。①

在这些工程项目上工作的军队工程师，几乎个个都是西点的毕业生，对于美国早期公路、运河和铁路的发展，西点军校的重要性不能不加以特别强调。直到墨西哥战争时期，除工艺技术学院（建立时间比西点晚20多年）之外，西点军校是这个国家训练工程师的唯一机构。② 它唯一的真正竞争对手是伊利运河学院，但直到19世纪30年代，作为工程师的出产者西点比伊利运河学院更为重要。③ 1833年，约25名西点毕业生担当土木工程师，到1836年人数增加到39人，1838年120人。截至1837年，在这个工程或那个工程上担任土木工程师的西点军校毕业生总人数是231人（共毕业学生940人）。④ 西点军校因此满足了杰斐逊总统在建立它时所提出的希望之一；它也因此为加勒廷曾经梦想的国内开发提供了——尽管是部分的——全国性的指导。

从事国内开发工作的西点毕业生能够很好地胜任这个重任。从一开始，工程学课程就包括了土木工程里的材料学；到1826年，该课程包括了道路、隧道、内陆勘探、铁路建造和人工港等内容；1831年，该课程内容再度扩展，正如不久之后在马汉的《土木工程学基础教程》里所强调的重点内容显示的那样。⑤ 1829年，监察委员会指出，马汉的教学内容里民用工程学多于军用工程学，该委员会在1830年对这一事实拍手叫好："我们认为，这所军校被设想用来培育……一个工程师的团队，能够向我国无所不在的进取精神提供有益的指导。"该委员会预言："西点的学子们将会改变我们

---

① Calhoun, *American Civil Engineer*, 38 - 39.

② Charles R. Mann, *A Study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New York, 1911), 3 - 5.

③ Richard S. Kirby and Philip G. Laurson, *The Early Years of Modern Civil Engineering* (New Haven, 1932), 47; Calhoun, American Civil Engieering, 43.

④ Calhoun, *American Civil Engineer*, 43 - 53.

⑤ Dennis H. Mahan, *An Elementary Course of Civil Engineering for the Use of the Cadets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New York, 1837).

国家工程学方面的落后面貌，许许多多的事例都表明，那种落后的工程学给我们的国内发展体制造成了很深的伤害。”① 西点军校拥有美国最大的工程学图书收藏，计有692卷，其中308卷是关于土木工程学的，包括拉丁文、意大利文、德文、法文和英文等各种语言的图书。②

许多没有成为土木工程师的西点毕业生，成为了教授学生的老师，因此，西点军校在土木工程学教育方面的影响，与它在实际建筑过程中的影响至少是在伯仲之间。伦塞勒工艺技术学院使用的教材就是西点编写的；哈佛的劳伦斯科学学院和耶鲁德谢菲尔德科学学院都用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充当它们的教员，其他学校随后纷纷仿效它们。到1870年，美国已有了19所技术学院，其中10所与西点有直接的血脉关系，其他的则受到西点强大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矿学院要求3名西点军校毕业生给它带来“具有西点特征的工程学学习所必需的数学基础”。建立于1852年的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有4名西点毕业生是其创始会员，这四个人是约翰·J. 阿贝特、亚历山大·D. 巴赫、马汉和托顿。③ 但更大的赞誉来自于两年前，弗朗西斯·韦兰总统在布朗宣称：“在建设铁路方面，西点军校单独一家所做的工作比我们全部的……大学加起来还要多。”④

确实，西点军校正变得更像一个土木工程学校而非一个军事学校。一名军校学员与一个英国游客谈话时，总结了军校人的情绪：“我们必须早起，因为我们拥有一片广袤的领土；我们必须在全国各地砍伐森林、开挖运河和建造铁路。”⑤ 所有这些将杰克逊主义

---

① *American State Papers*: *Military Affairs*, IV, 603; Calhoun, *American Civil Engineer*, 40 - 42.

② Sidney Forman, "The First School of Engineering," *The Military Engineer*, II (March-April, 1952), 109 - 112.

③ *Ibid.*

④ Rudolph, *American College*, 238.

⑤ *Ibid.*, 67.

者置于非常逼仄的位置。他们一再抱怨这种发展，抱怨政府出钱培训的那些人用所学到的知识谋取私利，抱怨国民给予西点军校在国内开发计划中的作用如此高的评价，但最终正是因为这些开发计划使他们不得不放弃了对西点的攻击。对任何社区来说，最令人激动的消息莫过于一条铁路将从他们所在的城镇通过，在这个消息之后，即便是杰克逊发出的激动人心的信息也显得苍白无力。通常，铁路是由西点人建造的，与此同时，杰克逊主义运动渐渐地退潮了，美国政治挺进到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国内开发、扩张和区域争吵，而不再是特权，成为引人关注的问题。19 世纪 40 年代，老杰克逊主义者攻击偶然再度兴盛起来，但西点军校毕业生在 40 年代后半期发生的墨西哥战争中的记录，平息了几乎所有的批评。正因为所有这些东西，让西点军校得救了！

第七章 1840—1860 年的黄金时代

1840 年到 1860 年，是西点军校最伟大的时代，从杰克逊主义者的攻击的终结开始，以一场让西点军校名闻世界的战争结束。在此期间，美国打了它第一场成功的扩张战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年轻的西点人纯熟的技艺，使它赢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这个国家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整个大陆和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大部分区域安顿了下来。在扩张过程中，美国修建了数量巨大的道路、运河和铁路。西点人在保护向西部迁移的定居者的同时，还建造了交通设施将他们运送到迁移目的地。西点人在学术事务方面的影响继续扩大，它不断改进自己的课程，以保持在科学上的领先地位。军校里的士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在诸多杰出教授的指导下，学员们工作和学习比美国其他任何高校的学生都要勤奋。这 20 年里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的名字有朝一日将会家喻户晓——李、杰克逊、博勒加德、格兰特、谢尔曼和麦克莱伦等。

罗伯特·E. 李和里查德·德拉菲尔德两位校长掌控了这段时期，他们在这 20 年间领导军校计 13 年。李（1852—1855 年担任校长），一位革命战争英雄的后代、弗吉尼亚第一家族的成员，在班上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并在工兵团服役继续赢得显赫的成绩。墨西哥战争期间，他编纂了一本非常优秀的记录，被认为是陆军里最杰出的军官。他是个人人喜爱的家伙。W. 史考特将军认为，他一定会成为五星上将。他的校长之位做得非常成功，这使他本已很高的声望更上一层楼。德拉菲尔德既没有李那么有名，也没有李那么能干，但在他担任校长的两个任期里（1838—1845 年和 1856—1861 年），他能够保持其他人已经取得的成果。

这两位军官差异极大，无论是在习惯上还是在外貌上。李是一个仪表威严而风度优雅的人，非常英俊，气质安静，有耐心。他的一个上级曾汇报说："他慷慨的、果断的和表里如一的行为，使他赢得了工兵团几乎每一个学员的尊重和敬意。"① 德拉菲尔德是矮胖的小男人，长着一个大鼻子（这引来了一些学员非常恶意的打油诗），容易紧张发怒。他经常在哨岗前来回巡查，制定变革计划，寻找麻烦制造者，调查微小的事件。他喜欢说讽刺的双关语的习惯使他得到了一个绰号"围嘴·双关先生"。②

这两个人都专心于军校和工兵团，都为阻止陆军部将西点校长之位从工兵团拿开而进行了成功的斗争。把校长之位向陆军所有军种开放，以便步兵、炮兵和骑兵军官都能分享到管理军校之职，这种思想起源于约翰·C. 卡尔洪，他早在1820年就指出，西点远非一个工程师培训学校。它当时约有250名学员，经常只有不到25人进入工兵团，因为西点是为陆军各个军种训练人员，所以军校应当从工兵团里分离出来，置于陆军部直接控制之下，然后从陆军中任何一个军种里遴选校长。③ 几十年过去了，争吵仍然继续着，陆军中大多数非工兵都支持这种预定的改革。历任校长都仇视这种思想，他们援引西点军校的记录，极力捍卫工兵对这个职位的垄断，并且断言，如果没有工兵的支持，军校的进步是不可能发生的。最终，工兵的威望足够有力，可以阻止任何的变革。④

在这段时期，武装部门与国会的关系改善了，这主要不是因为部分政客态度的变化，尽管政客态度确实有所变化，但主要还是因为陆军和海军军官们以及各部门文官，在想从政府那里取得什么东西时变得更加灵活了。一个范例就是美国的海军学院。数年来，海

① Hartz to father, November 18, 1852, Eward L. Hartz 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② Morris Schaff, *Old West Point*, 37; Keys, *Fifty Years'*, 193.

③ *American State Papers: Military Affairs*, II, 75.

④ *RC*, 143. Barnard to Board of Visitors, June 6, 1856, Superintendent's Letter Book, Archives, USMA. 此后引用略作 SLB。

军一直想得到与西点类似的待遇，但在海军舰只甲板上训练的海军学员们糟糕的表现，使海军从来没有从国会那里得到任何实际的行动。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乔治·班克罗夫特，最终以既成事实强加给国会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作为海军部长，他有权派遣海军学员到某个特定的地方，并命令教员教他们。因此，1845 年夏，当他身兼陆军代理部长和海军部长时，班克罗夫特第一件事就是同意把安纳波利斯的塞文堡租借给海军，第二件事就是下令海军学员和 4 名教官安扎到那里。他任命富兰克林·布查南担任校长；布查南在 6 个月时间里，开除了 2 名违反命令、4 名酗酒和 1 名患精神错乱症的海军学员。国会休会结束后，海军学院成为关注点，最终国会议员们屈服了，开始拨款支持它。①

在请求拨款时，西点也从与国会的良好关系中获益良多。尽管拨款没有显著增加，但得到了一些额外的款项用于建造校舍计划，西点军校而今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有望得到年度拨款。这期间最重要的合法成果是国会于 1843 年通过一项法律，规范了招收学员的办法。数十年来，学员招录一直是陆军部在操作，从每个国会选区招录一名学员，但这个传统做法没有任何法律基础。1843 年，国会下令，学员团体应当由来自每个国会选区的一名学员组成（从理论上，遴选权依然保留在陆军部手里，但实际上这名学员是经当地议员推介而遴选出来的），外加 10 名“随意遴选”的学员——有美国总统招录的年轻人。② 对陆军来说，后者被证明是天赐之礼，因为总统总是招录军官之子进入西点军校，在早先已经形成了传统。对于大多数陆军军官来说，总是从这个岗位调到另一个岗位，在各州没有任何根基或政治关系，这是让他们的儿子能够进入这所老军校的唯一渠道。

作为对这份大礼的回馈，国会坚持要保证“录取共和化和平

---

① White, *Jacksonians*, 249 - 250.

② *CWP*, I, 3.

等化”；换句话说就是，要将录取条件保持在绝对小的范围内，以便招录者免受考试不及格的尴尬。历任校长、全体教工和许多学员都争辩说，国家将钱浪费到了无能的男孩子身上。许多年来，进入西点军校的学生顺利毕业的还不到一半，1859 级招录了 103 名学员，只有 41 人顺利毕业。然而，政客们争辩说，高标准的招录将导致“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成功，与实际能力毫无关系。……那种招录计划方便了受过良好教育的平庸之才，排斥了那些没有发展机会的天才。它使富人压过穷人得到便利，这是设计我们制度的天才人物们所不容许的”。[①] 因此，招录考试继续按老办法进行。一个在 1854 年参加了入学考试的学员报告说，他从书本上照抄了几段上去，自己大声朗诵了一页，然后就被录取进了军校。[②] 对于考试，爱德华·哈茨留下了最好的描述。如同大多数学员一样，他似乎也发现考试最难的部分，就是面对学术委员会。“大概 3 点时分，新学员中的第一部分……列队前往图书馆大楼。在那里，我们被迫面对一群最严格的、最冷酷的和不苟言笑的人，他们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他们身上透出的高贵气质，看上去似乎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自我到这儿，就没看到过他们脸上露出过温和的表情。我们每次进 20 个人。数学考试的内容是普通知识和进位制方面的内容……接着，我们被要求朗读，我朗读了来自布莱尔著作中的一个选段，效果相当令人满意。然后，我又被要求写一个句子。做完这个后，我被命令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考试结束了。”[③]

尽管考试水准如此低劣，但有时候仍有一半以上的参选者通不过。大多数不及格的考生都是来自南部和西部，这里正是过去以来一直坚持维持现状的地方。如果考试标准提高，那么西点军校就会完全成为一所东部学院，因为来自其他地区的孩子们都不能够得到

---

① *RC*, p. 8.

② Cushing to uncle, June 22, 1854, George William Cushing Papers, USMA Library.

③ Hartz to father, June 25, 1851, Hartz Papers.

较好的预先培训。虽然考试标准保持不变，但西点军校依然朝着有利于东部的方向发展，因为南部人和西部人中有很高的比例被留级，或因学业不及格而被开除，东部人则比较善于保持成绩或在班级里名列前茅，并因此而获得助教职位。1840 年，所有的教授都是东部人，17 个助教和讲师中有 12 人来自东部。①

因此，尽管西点军校当局做出了种种声明和努力，学员团体还是组成了一个贵族等级。课程学习是如此的严苛，以至于只有那些能力杰出或预先拥有良好培训的人才能够留在学校。而且，由于采用国会分区遴选的方式，学员基本来自该选区有势力的家庭，因为对政客来说，他不会去挑选一个其父母对他下次当选没有多大帮助的孩子。只有西部议员才会竭诚地努力遴选选区内最具才智的年轻人，因为许多西部选区从来没有一个西点军校的毕业生，来自这个地区的每一个学员均能“创纪录”。地方的自豪迟早能够得到满足，西部国会议员都会极力去发现一个能让自己顺利从西点毕业的男孩。然而，在东部和南部，经常可见来自最有势力家庭的孩子作为一名西点学员在宣誓。1858 年，有 1 名来自弗吉尼亚州华盛顿家族的成员、1 名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布坎南家族的、1 名来自肯塔基州布雷肯里奇家族的，来自南卡罗莱纳州赫格家族和莫迪凯家族的各 1 名，来自特拉华州杜邦家族的以及来自纽约州哈斯布鲁克家族和范德比尔特家族的各 1 名。②

这些来自大家族的孩子，与军校里的官员一起，决定西点军校的舆论论调，它傲慢地歧视平民、民兵和征召入伍的士兵。有一次，学员奥利弗·O. 霍华德发现，一个来自低贱家庭与他比邻而居的人在驻扎于西点的连队里当兵，因此他招呼了这个人并与他聊了一下午。因为这个，军校的军官和学员严厉地批评了他，副官把他叫进来，训诫他说：“你必须牢记，当你的朋友处于士兵这个不

① Lewis, *Grant*, 66 - 67.

② Schaff, *Old West Point*, 80 - 81.

幸的位置上时，为你优越的地位着想，应该让自己与他保持距离。”在学员内部也是如此，所有人都必须尊重多年来形成的明确的地位等级划分，每一级学员都必须屈从于它上面的一级，而各年级都必须尊崇四年级。当他成为一名四年级学员的时候，他报告说：“我们获得了重要感，向我们低年级学弟展示尊严和谦逊，已经成为四年级学员的伟大特征。”①

然而，尽管学员们对外部世界表现出团结一致的优越感，但在他们自己的班级内部，身世、财富、相貌和地位都毫无相干。在班级里，他们被期望，通过彼此竞争去争取更高的地位，依据的仅仅是他们学术上的成就和缺点。“这里几乎没有偏爱，每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去争取在班上胜人一筹，”学员库伦·布莱恩特告诉他的一名即将进入西点军校的年轻朋友说，“这种情形在西点或许比全国其他任何学院都要切实。”② 纯粹竞争的原则，为更高的排名和地位奋斗，渗透到军校生活的方方面面。实际上，竞争已被提升到了一种美德的水准上。③ 毫无疑问，从总的来说，这让学员们更加勤奋并因此带来良好的结果。但学员哈茨却在给他姐姐的信中，指出了另一种趋向，在学员当中“我发现不到与家乡年轻人当中那样愉快开放的心灵”。“一种潜在的自私自利思想萦绕在学员周围”，他说，因为“在班上，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嫉妒他的邻座，地位环境引发的嫉妒情感或大或小地存在着”。④ 因为成绩榜每周公布一次，因为个人的职业生涯取决于这个结果，因此难有可能顾及其他任何方面。

课程的难度和全面，增加了竞争的敏感性。这种敏感性渗透在每名学员，每天，每门学科上——这就是塞耶的格言，成千上万的

---

① Oliver O. Howard, *Autobiography* (New York, 1908), I, 50-51; Hartz to father, September 7, 1854, Hartz Papers.

② Bryant to Sweete, May 2, 1860, Bryant Family Papers,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③ See *RC*, 32.

④ Hartz to sister, July 30, 1852, Hartz Papers.

学员都在证明着，这个格言从来没有被忘记过。来西点之前曾经在其他院校待过的那些人，对他们被期望了解这个格言的程度之高感到惊诧。一个学员写道，低贱家庭的学生“对学习的艰苦性不敢有丝毫懈怠”，在西点“你不能也不敢对任何事情掉以轻心”，他说，因为你有可能在任何时间、课程的任何方面被叫到提问。亲身经历者库伦·布莱恩特花时间将他的学习经历向家乡汇报，教员们期望他带着对当天课程的完全掌握来到研讨室，完全准备好随时被叫上黑板，充分、完全地回答出可能针对其中任何部分所提出的问题。据布莱恩特的观察，西点在一个月里所涉及的课程范围，比普通院校三个月里所涉及的还要多，教学水平也比它们高。“实际上，”布莱恩特说，“我发现，背诵的东西在史密斯先生面前可能被视为完美的很容易就通过了，但在霍华德或霍丘奇教授面前可能会是不及格。”① 学员亨利·杜邦发现，在西点学习要比宾夕法尼亚大学至少要难上两倍。②

到现在为止，数学仍然是最难的科目，既因为它是今后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也是因为它构成了学习成绩中最重要的部分，只有在数学方面成绩优秀，才能在毕业时排名居于班级前茅。正如一名学员汇报说：“在军校的历史上，没有人（在他的班上）名列前茅，除非他在数学方面具有卓越的天才。”对数学的强调激起了学员之间的分化，因为只有来自东部的美国佬才有事先培训，足以应付高深的数学。因此，里查德·S. 埃维尔评论道，有鉴于此，南部人和西部人从来不能够超过东北美国佬，因此班级的头名几乎总是东部人。③ 数学还致使西点军校里许多人未能毕业，丘奇教授，一个温厚的人，在考试期间度过许多不眠之夜，因为他得对

① Bryant to father, October 6, 1860, Bryant Family Papers.

② Du Pont to mother, October 17, 1857, du Pont Papers.

③ Ewell to Rebecca Ewell, August 29, 1836, Misc. Mss., USMA Library.

大多数“被刷掉的”人负责。①

对那些在该学科方面有困难的人来说，数学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困扰。学员乔治·库欣告诉他的父亲：“我现在写信不能跟过去写得一样好了，因为我头脑里总是想着数学。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做有关数学的噩梦，巨人般的 X's 和 Y's、+'s 和 -'s 压迫着我，它们把我与方程式粘到一起取乐，不断地敲击我的头……”② 学员詹姆斯·J. 尤因斯在他的微积分课本上的空白处题记时，更加简练地表达了自己的情感：“上帝，把所有的数学都打入地狱最深处去吧！”③

学员们整个学期对自己的学习都不能有丝毫懈怠，然后在期末经过强化复习，以良好的成绩通过考试。1 月份和 6 月份的考试依然是极具杀伤力的经历，因为它们在毕业最终排名中分量很重。学员们胆战心惊地迎接它们的到来，以极度紧张的状态应付它们，对付完毕业后则露出极大的轻松状态。“啊，上帝！”学员库欣在 1855 年 1 月份的考试完毕后，立即给他父母写信道，“我被考问了一天，在我们小组以最好的成绩通过。”④ 在上学年的 6 月份考试后，学员哈茨向他的父亲夸张地说道：“我带着狂喜和非常感恩的心情写这封信。我已经通过了第三学年 6 月份的考试，考的课程是哲学、综合机械学、声学、光学、天文学、磁力学，这是世界上任何院校所教的课程中范围最广、难度最大的课程。”⑤ 考官提问的问题或是综合性的或是具体的，它们涵盖课程所涉及的整个范围。一名学员被要求讨论摩擦力这个题目，讲出它的原理，利用倾斜的

① William P. Smith Diary, entry of January 31, 1855, Archives,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② Cushing to father, November 28, 1854, Cushing Papers.

③ Forman, *West Point*, 86.

④ Cushing to Parents, January 3, 1855, Cushing Papers.

⑤ Hartz to father, June 8, 1854, Hartz Papers.

刨面找出摩擦力系数存在的价值所在。① 另外一个数学问题是，证明不同系统中相同数量的对数作为那些系统的参数模式，对系统意味着什么?② 在自然哲学方面，学员哈茨被问到，给人的眼睛画个横截面，并解释人眼睛之所以发挥其功能的构造和光学原理。③ 哈茨在四年级最后一次考试中，被要求“为某座桥头构筑一个桥头堡的方法，并要求展示出，在面对敌人的情况下，能为一支大部队提供渡河的通道”，同时还表现出正在行进中的侧面部队和后卫部队的确切位置。在伦理学科目中，他要讨论“尊重名望的正义以及正义中的道德适用原理”的论题；在矿物学中，陈述珊瑚礁和泥煤苔的形成“以及导致松软矿物质在地球表面凝固的各种介质”。他还参加了炮兵、步兵和骑兵战术方面的考试。④

战术问题是在夏季野营所做项目的基础上提问的，这些问题几乎完全取决于指挥官和他的战术系。在分配给他们的三个月时间里，这些指挥官尽可能多地教给学员们有关实战的每个方面的内容。他们建立一座实验室，在实验室里教授四年级学员制造各种类型的军火和闪光弹。在野外，学员们学会编织篾框、打柴火、挖坑道等，以及架设桥梁。1854 年夏，四年级学员打起桩，建起了一座高架桥梁。也正是在他们最后一学年的这个夏季野营中，学员们学会了高级炮兵实战。他们操练迫击炮枪机、对准目标以及拉起枪机。每天下午都花上几个小时讲授炮兵术理论。⑤

低年级夏季野营主要是学习步兵战术和兵营生活职责。每个指挥官都像一支行军中的部队那样极其小心地护卫着自己所带团队的声誉，学员们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操练。他们所有人都喜欢出风头，尤其是在有民兵军官代表前来观摩学习时。无论何时，为了顺

---

① Hartz to father, January 15, 1854, *ibid.*

② Cushing to parents, January 3, 1855, Cushing Papers.

③ Hartz to father, June 8, 1854, Hartz Papers.

④ Hartz to father, June 8, 1855, *ibid.*

⑤ Hartz to father, August 15, 1854, *ibid.*

应武器革新要采用一种新的操练体系，以便提高速度和机动性，军队要测试这种新的操练体系，都自然而然地先在学员军团中试验。在他们学会之后，军队和民兵军官代表就要前来西点，观摩这种操练体系如何运作。学员们会十分骄傲地展示这种新体系，如 1854 年夏索尔的一次操练："把所有土老冒士兵们惊得目瞪口呆……"①只要天气许可，常规课程期间操练继续进行，让学员们深感厌恶。正是在这时候，指挥官往往引进一种新的体系，并急切希望演示它，他让学员们在这个新体系上长时间且努力地进行演练，学员们经常在黄昏后方能从演练场回来，因疲劳过甚而不再学习。②

1839 年，在德拉菲尔德的力争下，陆军部长给西点送来 1 名军士、5 名骑兵和 12 匹马，首次教授马术课不久就开始了。次年，德拉菲尔德又添购了 30 匹马，并为一个轻迫击炮小组取得了一件防护甲胄。③ 1846 年，骑术大厅完工了，这使得学员们终年都可以练习骑术。他们开始在光马背上练习骑术，并通过复杂的骑兵编组操练，不断取得精进。骑术大厅还作为剑术教头皮埃尔·托马斯先生的教室，他教授击剑术。④ 骑术大厅最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之一是 19 世纪 40 年代早期。西点最好的马匹是约克——一匹栗色的马，17 手宽（1 手宽等于 4 英寸）的高度，意志坚韧。约克不能容忍一个技艺低劣的骑手，会将他从马背上甩下来，然后独自跑完剩余的操练行程，从来没有丝毫差池。它最喜欢的骑手是一个年轻的俄亥俄学员尤利西斯·S. 格兰特，他深谙驭马之道。有一次，在监察委员会和一大群旁观者面前，骑师让他手下的骑士在他的头上放置一根手臂长的杆子，其他人都靠着墙壁而立，格兰特接到信号跨上约克，

① Hartz to father, October 16, November 3, 1854, *ibid.*

② Smith Diary, entry of October 26, 1854; C. C. Jesup to sister, October 29, 1854, Misc. Mss., USMA Library; Harris to father, February 28, 1858; William H. Harris Papers,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③ H. Irving Hancock, *Life at West Point* (New York, 1906), 13 – 14.

④ William H. Baumer, *West Point: Moulder of Men* (New York, 1942), 187 – 188.

策马跳过横杆。他们拿走横杆，在一阵震耳欲聋的掌声中，“嘣的一声跃下马来”。围观者要求再来一次，格兰特小组和约克又重复做了三次。①

指挥官负责全盘监管骑术训练项目。对学员们来说，在许多方面，他比教工中的任何人都重要，因为他指导战术训练计划并负责维护纪律。他的影响波及全军。正如一个教员在50年代后期曾评述道：“学员军团的指挥官对军队的军事特征和低级军官的思想，比其他任何人都发挥着更为重要的影响。”在四五十年代，西点有一批能力卓越的指挥官。这些人将在此后的内战中获得卓著的声誉，如查尔斯·F. 史密斯、罗伯特·S. 加内特、威廉·H. T. 沃克尔、威廉·J. 哈迪以及约翰·F. 雷诺。他们来自各个军种。其中一个步兵军人J. 阿迪森中尉，在学员当中是最受欢迎的人。学员乔治·B. 麦克莱伦报道了他在军营操练前所做的一次演讲：“在激起我们的尚武精神和其他的一些小好奇心之后，他鼓舞人心地说道：‘你们不是普通的士兵，你们是绅士——是行为端庄、彬彬有礼、教养良好的绅士。美利坚在关注着你们！国家在关注着你们！军队在关注着你们！并且—咳—啊咳—啊咳—全体立正！纵队向左转，保持队列！快速行进!!!!!’”②

最雄心勃勃的指挥官是第二骑兵团的威廉·J. 哈迪。他认为，在全国这个唯一一所军事院校里的学生，应当受到更多的战略艺术方面的教育。塞耶曾经提出过相同的建议。马汉教授抗辩说，他在自己的工程学课堂上已经教授过这样的内容，确实，马汉授课内容里这一部分在西点最受欢迎。但麻烦是马汉在军事和土木工程学上

---

① Oliver E. Wood, *The West Point Scrap Book* (New York, 1871), 289.

② McClellan to Mrs. English, September 10, 1842, McClellan 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Nathaniel C. Hughes, Jr., *General William J. Hardee: Old Reliable* (Baton Rouge, 1965), 59.

花费的时间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他只有几天的时间来讲授战略学。[①] 课程时间太短，几乎是所有学员一致的看法。[②] 1860 年，哈迪指出，"或许，战略学课程对学员的吸引力比军校里任何其他课程都要大"，他的观点得到了陆军部长杰斐逊·戴维斯的支持，并把战略学课程转到了战术系。他继续使用马汉的《警戒部队》作为教材。但次年，即 1861 年，哈迪离开西点为南部同盟战斗，马汉迅速地把战略学并回到工程学课程里。[③]

西点的课外活动非常有限。课外活动主要围绕两个辩论协会——辩证协会和阿摩斯协会展开。这两个协会都是模仿美国其他大学的样式，在美国大学里拥有两个相对立的协会的传统久已形成，一般都命名作"博爱协会"、"辩证虚无协会"、"雅典娜协会"、"哲学发烧友协会"以及"哲学法则协会"等。在大学和西点军校里，俱乐部取代了政治学课程，因为在辩论中，学生们讨论理论化的政治问题——"思想自由一定要赋予所有人吗?"和"天才人物会在西半球腐化堕落吗?"——以及讨论当前的和全国性的事件——"密苏里妥协符合宪法吗?"和"保护关税符合人民的利益吗?"[④] 在学会的请求下，校长德拉菲尔德曾邀请本杰明·F. 巴特勒前往辩证协会演说。[⑤] 在周六晚上的聚会上，没有外来演讲者的时候，辩证协会就分派 4 名会员去演说，6 名会员去辩论。[⑥]

辩证协会和阿摩斯协会都试图从会员每月交纳的会费中省出一笔钱来建立一个图书室，但都没有获得成功。[⑦] 因此，学员们不得不依赖从军校图书馆获取阅读书籍。一些人认为军校

---

① See Hartz to father, March 21, 1855, Hartz Papers; Denton, "Formative Years," 199.

② *RC*, 95.

③ *Ibid.*, 95, 137; Hughes, *Hardee*, 55.

④ Rudolph, *American College*, 137 - 138.

⑤ Delafield to Butler, April 28, 1839, SLB.

⑥ "辩证协会规章"，载于 George B. McClellan 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⑦ Latrobe, "West Point," 23.

的图书馆非常棒，一些人指责它贫瘠得几近荒谬。尤利西斯·S. 格兰特——制革工人之子，对军校图书馆印象深刻；而亨利·A. 杜邦，在几次索取书籍未得的情况下，就从来没有再去过那里。[①] 詹姆斯·哈里森·威尔逊来自伊利诺伊州据说有一些文化教养的家庭，因而代表着介于格兰特和杜邦之间的中间立场。他认为，图书馆 2 万册藏书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太过偏重于军事和外国方面了。军校图书馆没有订阅当时的任何一本杂志或评论刊物，只有几本历史著作，以及除了几本小说外没有任何轻松读物。馆长是安德烈·弗赖斯，威尔逊记得他是一位“和善的老人，在图书馆里已经多年……在给我介绍图书馆的馆藏时，他能提供最大的帮助。在我所认识的绝大多数人中他深深影响了我”。[②]

西点思想生活熠熠生辉的明珠是拿破仑俱乐部，这是一个由讲师、助教和教授组成的组织。崇拜拿破仑的马汉任该组织的主席，会员包括麦克莱伦、G. W. 史密斯、校长李以及达布内·莫里。李在教学楼里拨给该俱乐部一间房子，墙上贴着会员绘制的拿破仑在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战争图景的大幅地图。人们一般把这间房子称为“拿破仑室”，教官们偶尔把学员带进来，给他们讲述一场战斗和大战役。在聚会时，拿破仑俱乐部的会员们讨论和争论拿破仑的各种行动。在马汉的指导下他们中所有人都研究过拿破仑，并将拿破仑视为完美的军事天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将参加内战，在

---

① Grant, *Memoirs*, 16; See Henry A. du Pont's correspondence with his family in du Pont Papers.

② James H. Wilson, *Under the Old Flag* (New York, 1912), I, 9 - 10; *RC*, 9 - 10; Smith Diary, entry of November 25, 1853.

内战战场上，他们总是力图实践这位科西嘉人①的行动，尽管经常失败。拿破仑俱乐部中最活跃的会员是乔治·B. 麦克莱伦。②

岁月在西点流逝着，除硬件设施变化外，其余的没有多少不同。1836 年，西点建立起自己的第一座小礼拜堂，它是西点军校里第一个充满雄心的建筑行动。一个带着希腊式柱廊的罗马风格长方形会堂，它开创了西点利用当地开采的石料建造学校建筑的传统。两年后，第一座教学楼被焚为乌有，军校所有档案均化为灰烬。替代它的新教学楼，与小礼拜堂一样，是古典风格的。西点建造古典风格的建筑的趋向似乎荡然无存，但当德拉菲尔德到西点后，短时期地终止了这种趋势。德拉菲尔德比 19 世纪任何一位校长所建的建筑都要多。他对建筑颇有兴趣，对项目有极强的主观意志，自己亲自动手设计建筑图纸。他喜欢的风格是英国都铎式的，特别强调城堡型的塔楼和突破口。在他当校长的两个任期内，建造了图书馆、骑术大厅和骑兵马厩以及一座新学员营舍，并影响了 1851 年新学员食堂——现在的格兰特大厅的建造。③

亨利·布鲁尔顿上尉——学员们最不欢迎的校长（1845—1852 年），对促进西点军校生活的便利贡献颇多。他铺平了平川的地面，修建了南码头以及通向码头的道路，扩大了水供应系统，并

---

① 译注：这里指拿破仑。拿破仑（1769—1821 年）出生于法国科西嘉岛一个破落的小贵族家庭。1779 年就读于法国军校。大革命期间在 1793 年的土伦战役中崭露头角。1796 年春任意大利方面军司令；1798—1799 年间远征埃及和叙利亚。1799 年底秘密返回法国发动雾月十八政变，成立执政府，自任第一执政。在此后的近 10 年时间里，他率领军队横扫欧洲大陆，征服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等许多地区，并于其间的 1804 年恢复帝制，称拿破仑一世。1812 年远征俄国失败后，第一帝国命运逆转。1814 年春，反法盟军进入巴黎，拿破仑被迫退位，流放厄尔巴岛。1815 年他逃出之后重返巴黎，组织起百日王朝。6 月 18 日反法盟军在滑铁卢再次击败法军，22 日拿破仑被迫再次退位，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

② P. S. Michie, *General McClellan* (New York, 1901), 24; Maury, *Recollections*, 50-51; Hartz to father, April 4, 1858, Hartz Papers.

③ Gray, "Architectural Development of West Point." Misc. Mss., USMA Library.

为军官及其家属建造了几幢小别墅。① 1850 年，他劝说电报公司从纽约铺来线路，并在西点建立一个办公室。②

最振奋人心的时期始自于 1846 年，其时美国向墨西哥宣战。“希普，希普，万岁！”学员麦克莱伦欢呼道，“战争终于来了！它荣光无比！15 000 名常规军和 50 000 名志愿兵！”③ 麦克莱伦无须人告诉他，这场战争对学员们意味着什么，他可能非常渴望战斗，渴望让他一举成名的机会，或许得到一次名誉晋升甚至得到一次正规的升迁。即便不能前往战场，但军队的扩充意味着，他在毕业时有望被委任授职充任正规军的少尉，而不仅仅只是得到一个名誉军阶。

在 19 世纪下半期以及整个 20 世纪，平民士兵都在抱怨西点人掌控了军队升迁之路，尤其是高级军阶。然而，在 1846 年，西点军校在军队里还没有确立起自己的地位，将军中没有人是西点军校的人。但将军中最卓越的人 W. 史考特和 Z. 泰勒，认识到了年轻的西点人的能力，并广泛地使用他们。几乎所有在内战中升到高级指挥官位置的人都参加过墨西哥战争，并且几乎毫无例外地在这场战争中让自己一举成名。在参加了那场战争的 523 名西点毕业生中，有 452 人因英勇善战获得了相当于勋章的荣誉升迁（美国军队当时还不发勋章）。④ 但最好的表扬来自五星上将史考特，他指挥的攻占墨西哥城的战役是战争编年史上最伟大的战役之一。史考特说：“我说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想法，如果没有我们的毕业学员，那么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战争可能会持续四五年。在这四五年的前半段，我们遭到的失败将多于胜利；然而，我们在不到两个战役中，就征服了一个伟大的国家，赢得了和平，没有丢掉一场战斗或冲突。”⑤

没有任何事情能与墨西哥战争引起的振奋相媲美，但西点还有

---

① Boynton, *West Point*, 245.

② Brewerton to Gillett, March 30, 1850, SLB.

③ McClellan to sister, May 3, 1846, McClellan Papers.

④ Forman, *West Point*, 72.

⑤ *RC*, 176.

其他许多值得纪念的日子。在50年代，许多外国显要人物参访了在校学员，其中包括威尔士亲王，他检阅了学员军团，并与学员指挥官们一一握手。① 史考特将军是最常见、最受欢迎的客人，他太过频繁地检阅学员军团。1854年，陆军部长杰斐逊·戴维斯——他也是一名西点毕业生，与校长李一起度过了好几天时间，接见了许多学员并与他们谈话。② 1856年，"美国科学促进会"在西点军校召开了其年会。③

李担任校长期间标志着西点体制自1820年来首次发生重大转变。1854年，在李的督促下，国会批准西点军校将学制延长至5年。因为李要额外增加1年，以便有更多时间学习英文、军事法规和野战指导，并增加了一门西班牙语课程。在墨西哥战争期间，军队发现很少有军官能讲西班牙语。校长李通过把四年级班根据年龄大小分成两个人数相同的班，年龄较小的开始学习5年制课程，以此完成了向5年制的转变。④ 这一举措使得抱怨迭起，国会议员收到大量投诉信，因此，1858年10月陆军部长屈服于政治压力，恢复了军校的4年制。6个月后，他又屈服于西点官员的压力，将学制转变回5年制。1860年6月，国会委派一个高级别委员会前来调查5年制学习课程，并在报告中肯定了其成功之处。参议员杰斐逊·戴维斯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成员包括参议员所罗门·福特、众议员约翰·科克兰和亨利·W. 戴维斯、梅吉·罗伯特·安德森以及卡普坦·A. A. 汉弗莱。该委员会在经过彻底深入的调查后，其报告极尽赞美地描述了内战前的西点各个方面，建议西点保持5年制课程。⑤ 然而，内战在不到1年后就爆发了，从而终止了这个试验。

在19世纪50年代，既是因为学术上的卓越表现，也是因为其

① Ambrose, *Upton*, 15.

② Hartz to father, November 3, 1854, Hartz Papers.

③ Bernard to Buche, August 21, 1855, SLB.

④ Lee to Totten, September 8, 1854, *ibid.*; Boynton, *West Point*, 248–249.

⑤ *RC*, I, 71.

毕业生在民事和军事事务上的良好纪录，西点军校声誉高涨。但批评者依然没有绝迹。杰克逊主义者仍就严厉批评贵族等级和垄断，但四五十年代的大多数批评者的批评中含有更多的意义。大多数有学识的人都认为，国会议员凭自己喜好——尤其是几乎很少考虑智力上的能力——推荐上军校的人是非常不名誉的做法，那些没有可能取得进步顺利通过课程的候选人，依然会被录取进来。[①] 学员和军队军官们则抱怨陆军部长恢复被开除学员的学籍这一习惯性做法。德拉菲尔德指出，他在一年里开除过 19 名学员，10 名学员在没有受到任何处分的情况下被恢复学籍，另外 9 人在一年内被恢复学籍，返回学员军团。[②] 学员詹姆斯 · H. 威尔逊说，他从来没有听说陆军部长没有在两年内恢复哪个被开除学员的学籍，在威尔逊看来，这种做法“为违纪行为提供了一个保险阀”。[③]

另外一种批评瞄准塞耶的排名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在班上名列前茅的学员为了将来进入他们想进入的军种，学习努力；学习成绩垫底的学员因担心被认为不行，也努力用功。但在班上处于中游的学员则仅仅努力达到通过，他们知道，无论他们在班上是 20 名还是 35 名，都命定要去步兵。[④] 莫里斯 · 沙夫和他的室友在班上都处于中游，因此，他们夜复一夜地闲谈，无拘漫谈“从一个话题转移到另外一个话题，犹如两个游手好闲的赤足小男孩在尘灰遍布的道路上闲荡一般”。[⑤] 尤利西斯 · 格兰特也处于同样的排名位置，尽管军校要求比其他那些非军事院校要严格得多，但他对于任何一门功课，朗读从来没有超过一次。[⑥]

---

① See J. H. Wilson to John Logan, December 26, 1859, John Logan 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② *RC*, 157 – 158.

③ Wilson to Logan, December 26, 1859, Logan Papers.

④ *RC*, 162.

⑤ Schaff, *Old West Point*, 110 – 111.

⑥ Grant, *Memoirs*, 14.

毕业生们感到，外语教学非常贫乏，乃至这方面是军校主要的失败之一。爱德华·O. C. 奥德说，他在西点的四年里，从来没有讲过法语或听别人讲过法语。“我在两个月时间里，从墨西哥小姐那里学到的西班牙语，比我在西点两年时间学到的还要多。”① 1860年在戴维斯调查委员会作证时，学员阿戴尔伯特·埃麦斯说，在他学完法语课程后，还不能“整句子”朗读这种语言，压根儿一点也不会说，他的西班牙语知识甚至比这更糟。埃麦斯并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他的西班牙语在50人中占第17名，他的法语在52人中占第13名。②

所有毕业生都批评西点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未能让他们为军旅生活做好准备。T. 霍尔姆斯告诉戴维斯调查委员会一些戴维斯本人早已了解的事情：“我认为，从高度精神紧张状态向完全无所事事状态的突然转变——这发生在学员毕业时的许多情形里，是绝对有害的。”它所带来的空虚，或者由“获得毕业证照的大喜过望的满意感，或足以湮没我们国家的大量垃圾式文学”来填补。他或许还提到了第三点，也是最常见的填补空虚的方法——从军队中辞职。霍尔姆斯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其实这也是19世纪下半期许多人提出但却没有任何效用的解决办法——教导学员有关他们在人迹罕至的岗哨上的职责所蕴涵的本质所在。③

对西点军校最有力的批评是，责怪它包揽得太多。目光长远的军官坚持认为，在一个专业化时代，没有任何一所学校能让学员同时适应三个军种的要求，而西点不仅这么做了，而且还训练其毕业生适应科学界和参谋职责。这种批评在内战后听得越来越多，声音越来越大。当时，与50年代一样，西点的捍卫者反驳说，错误不在于军校本身，而在于军队的教育体制，当务之急是在所有军种中

① *RC*，334.

② *Ibid.*，109.

③ *Ibid.*，173-174.

建立研究生学院。这也是戴维斯调查委员会的结论，它承认，西点在防御工事学上不如法国梅兹军校，在炮兵和步兵方面不如圣西尔军校，① 在工程学方面不如巴黎理工学校。但它同时提出，在培养

---

① 译注：法国陆军的圣西尔军事专科学校由拿破仑始创于1803年，早年建在巴黎郊外凡尔赛宫附近的圣西尔，并因此而得名。近两个世纪以来，这所学校为法国陆军培养了近6万名优秀的军官。拿破仑把这里称为“将军的苗圃”。

圣西尔军事专科学校与诸兵种军校和行政技术军校共同组成法国陆军初级军校群，设在伊尔·维兰省省会雷恩市郊外的科埃基当。三所军校因学员来源和培训方向不同而互有区别，但大部分军事训练和共同科目的教学基本一致。

科埃基当营地位于雷恩市西南约45公里处，横跨3个镇，占地面积达500公顷，各种生活、娱乐设施齐全。

中古时代，法国军官职位主要由贵族子弟垄断。直到1751年，国王路易十五在巴黎开办了一所皇家军事学校，系统训练贵族军官子弟。1784年，拿破仑在这里接受训练，次年获少尉军衔委任状。1787年，由于政府财政危机和军校开支巨大，这所贵族军校最终被关闭。

拿破仑成为首席执政官以后，面对军队连年征战、优秀军官奇缺的局面，决心成立一所军官学校。1803年在枫丹白露成立帝国军事专科学校。1805年1月30日，拿破仑将一面绣有“为打胜仗而受训”校训的锦旗授予学校。1808年3月24日，军校迁至巴黎西南郊凡尔赛宫附近的圣西尔。从此，圣西尔与军校便结下了不解之缘。1942年，在攻占了法国纳粹军队的淫威下，这所久负盛名的军校被迫解散。与此同时，一所由戴高乐创办的军官训练学校在伦敦成立，为自由法兰西培养着军队指挥员。战后，这所在战争中成立或保留下来的军校又合并为诸兵种军事专科学校并迁回本土。由于圣西尔军校的建筑已在盟军为解放巴黎而实施的轰炸中被夷为平地，新校址只好设在距巴黎以西300公里的雷恩市郊外。1961年，根据招生对象不同，诸兵种军校一分为二，又恢复了圣西尔军事专科学校的名称和传统。

圣西尔的招收对象是17～22岁的法国男女青年。他们在通过国家高中统一会考以后，必须再经过两年大学预科或圣西尔专科预备学校的学习之后，经考试合格，才能被圣西尔录取。

圣西尔军校每年录取新生160～170名左右。考生平均年龄为21岁，其中1/3不到20岁。圣西尔军校校长为少将军衔。领导机构下设参谋部、军训部、教研部和学员部。学员按文科、理工科和经济科各类分编成3个学员队。

1983年，法军对圣西尔军校进行教学改革，学制内过去的2年改为3年，目的是加强军事训练。

学员毕业时，学校不仅要看学员各科结业成绩，并要求学员在各方面专家面前进行口试和答辩。学校张榜公布毕业考试成绩和陆军各兵种的需要名额，由毕业学员根据自己的成绩自选一个兵种或专业。学习成绩最好的学员优先挑选，依次进行。毕业生获得学士学位，并被授予中尉军衔。毕业生还要到相应的兵种专业实习学校再学习1年，然后被分配到部队。

全面的军官（他们将成为这些领域中的任何一个领域的专家）方面，西点要好过任何法国学校。麻烦的是，在美国，西点毕业生没有地方获得他所需要的额外的知识。

对西点体制的另外一个捍卫点是建立在预期而非现实的基础上，工兵总司令托顿声称，欧洲人维持专门化的学校，是因为他们军队的规模，使得他们在每个军种上都需要大量的军官。美国军队规模很小，因此，拿工兵团来说吧，经常是两三年都不需要一个毕业生。美国军队需要具备各个方面技能的军官，因为美国军队是按“基干原则”（skeleton principle）组织起来的，当战争来临时，国家就会围绕着常备军的骨干架构建设武装力量，因此其军官必须要具备多种多样的能力。[1] 实际上，军队希望国家仅将它作为一支基干力量来使用，除约翰·C. 卡尔洪（当时他任陆军部长）外，政府权力机关中没有人接受这样的原则。美国真正依赖的不是常备军而是民兵，作为其防御的力量。

涉及面广泛的培训所产生的另外一方面问题是，学员对去哪个特定兵团服役拿不定主意，但一旦他们做出选择后——或他们被动地做出选择——往往终生都与这个军团粘在一起。斯蒂芬·拉姆瑟尔向戴维斯调查委员会建议说，解决办法是把新近毕业的学员分配到每个军种的某个临时性岗位上，然后发布一个军队评议公告，决定每名毕业生在哪儿服役最合适。听到这个建议的学员们深感恐惧。正如学员埃姆斯作证说，努力学习和争取高排名的唯一动机就是在毕业时有机会挑选军团。马汉教授认为这种体制对保持学员的雄心和高要求是必不可少的。[2]

拉姆瑟尔建议军队需要更多的弹性，这一点没错，军队应该允许其军官从一个军团调动到另一个军团。然而，唯一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就是实行研究生教育。陆军保持的仅有的一所高等院校是位

---

① Totten to Black, January 26, 1844, Misc. Mss., USMA Library.

② *RC*, 93, 141.

于门罗堡的炮兵学校。1860 年，哈维·布朗上校建议，军队应当为步兵和骑兵创建性质类似的学校，并最终为科学性军团创建一所专门学校——当时还没有人想到参谋学校或战争学院，以及将西点军校恢复到 4 年制。若这样，学员们就可以把第五年用于在高等学校里充任少尉角色，学习他们各自兵种的复杂细节。[1]

在这期间，建立欧洲模式的研究生院的思想非常盛行，只要从国会多得一些资金，陆军部就会创立起一套广泛的研究生教育体系。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让军队白耗近 50 年才完成这一任务的，不是国会的吝惜，而是西点毕业生在内战中的烜赫表现。他们中有如此多的人，在如此多不同的事务上，表现得如此之好——譬如，1861 级的 E. 尤普顿成功地指挥过一个炮兵纵队、一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以至于看上去没有理由变更或额外增添军队的教育体制。

与杰克逊主义者不同，四五十年代的绝大多数批评者都是友好的；实际上，许多批评者就是西点的毕业生。西点军校是一个大多数美国人骄傲地仰视的机构。戴维斯调查委员会，在其总结报告中强调了西点的价值，为其说了许多好话：

> 我国几乎所有伟大的公共工程——河流、港口、灯塔甚至公共建筑，都是在它的毕业生的指导下完成的；他们是铁路建设的先驱者，其中也包括从事这门技术的教师；政府的宏大科学项目也主要是由他们做的。它在军事部门的毕业生比那些在工程学和科学方面的毕业生显得更加出色，修建防御工事、改进军火装备、与军队联合行动执行测量地理和其他科学性港口的任务，都证明了西点式教育的特色。自从在政府的组织下，旷日持久的印第安战争让很大一部分军队在前线、荒凉的大平原上和内陆深山保持活跃的行动。这些任务令人厌烦困倦，要忍受巨大的匮乏和风吹日晒之苦。他们宣称要锤炼出各个方面均为一流的士兵，在这种严峻的考验下，西点

---

① *RC*, 193.

的毕业生们被公认拥有非常杰出的能力。[1]

就在这一年里，戴维斯成为了一个向美利坚开战的新政府的首脑，[2] 西点毕业生们也得到了一个机会，验证他这番评语的真实性。

① *RC*, 56 – 57.

② 译注：指由于废除和维护奴隶制之争，美国南部各州于1861年2月起陆续宣布脱离美国联邦，在蒙哥马利成立南部邦联政府，戴维斯被推选为南部邦联的总统。

第八章　学员生活

内战爆发之前，美国大学的教师们致力于对学生进行性格培养。他们采取一切手段将那些男孩塑造为公认的基督绅士。其方式很简单，包括要求他们到教堂做礼拜，遵守严格的日常生活规则，住进冬冷夏热的房子，吃劣质的食物并且不允许他们有任何娱乐活动。

在西点军校，性格塑造被推至极点。教员努力将学员培养成不单是基督绅士，而且是基督战士，因此，责任、忠诚、荣誉以及勇气这些素质在西点军校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受重视。对于这里的学员而言，他们比普通大学生所受到的管制更加严格，生活条件更差。因为杰克逊总统要求高质量的生活，反而使校长和教员们制定了更加苛刻的制度。1843 年，学员威廉·达顿在给他妹妹的信中写道："我昨天看报纸，一些编者写到'长着像百合花一样洁白手指的学员们悠闲地躺在柔软的草坪上，玩弄着耀眼的子弹，他们以此为生'，对于他们，我想说的是，他们可能只去过一个营地。"①

西点军校之所以让学员们的生活过得如此艰苦，是为了将他们培养成合格的战士。用一位 19 世纪曾在西点军校待过的军官的话来说，西点军校"要求每个学员严格遵守它的标准……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道德、行为方面，都处于极端严格的监管中，这些贯彻于学员们个人发展的每个阶段……他们极少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任何时候都要接受严格的监督，而且这一切都不需要任何理由"。西点军校和其他学校对学生的要求是一样的，区别仅在于要求的严

① Dutton to sister, February 18, 1843, Misc. Mss., USMA Library.

格程度。这些和其他一些东西使得在西点军校度过的四年与其他地方完全不同，“它的最低标准是，熟练掌握所有课程内容，这……贯穿于……他们这些学员的每时每刻”。①

最能明显体现西点军校要求之严格的是它的日程。学员们很少能享受到超过7个小时的睡眠。1856年参加夏季宿营的亨利·杜邦说，他早上5点起床，值勤到5:30，之后到6:30是训练并准备接受检阅，7:00吃早餐，8:00队列训练，9:00火炮练习，然后又是值勤，一直到下午1点吃午饭，3:00至4:00上舞蹈课，然后值勤，5:30参加步兵训练，7:00队列训练并接受检阅，8:00吃晚饭，9:30上床睡觉。秋季在军营的时候，他5:30起床，6:00到7:00学习，然后到下午1:00一直上课，2:00到4:00继续学习，之后是读书、写信直到6:00吃晚饭，7:00至9:30熄灯仍是学习时间。像其他学员一样，他经常支起毯子点上蜡烛学习到深夜。另外一名学员说：“说实在话，我压根一点都不喜欢这种生活方式，这更像奴隶的生活，根本不适合我。”②

每周日下午，当学员们真的有时间休息时，学校当局又会竭尽所能，确保他们没有任何事做。他们不组织任何活动，唯一允许自愿参加的就是辩论俱乐部。学校不允许进行演讲，学员们每个月只能订阅一份杂志。学校不允许学员们离开岗位，校长会习惯性地拒绝他们请假去纽约的请求。他们永远都没钱可花，拿每月不到28美元的工资（50年代增加到30美元），只能在物资供应处兑换物品，那里只供应衣服、镜子、剃须刀及其他一些必需品。月工资太低，学员们不可避免地在供应处欠账，他们当然也不可能存钱以偿还债务。的确，他们不能要家里给的钱。校长们经常以欠债为借口

---

① *CWP*, I, 472. 对西点的这些观察发生在1902年，但适用于南北战争前所有时期。

② Du Pont to mother, July 14, 1856, du Pont Papers; *RC*, 6; Bryant to father, June 17, 1860, Bryant Family Papers.

拒绝学员们请假。两年来，杜邦就因为欠供应处的钱而无法请假。[1] 除了三年级末的两个月长假外，学员们都要坚守岗位，按照规定的日程生活。

学员们承受着这一切，但并不是毫无抱怨。他们不止一次地因为不写信或写的信太短向家人道歉，并解释说："这种无趣的生活根本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告诉你们。"[2] 1840 年，詹姆斯·舒雷曼告诉他妹妹："在西点军校的生活乏味无趣，你了解这里一天的生活后，就知道了接下来几乎几年的生活。"[3] 好像是为了证实舒雷曼这一说法，14 年零 3 天后，学员爱德华·哈尔兹对妹妹说，西点军校是封闭的，在这里没有任何事可做，没有人可以聊天，没有新面孔可看，一切都是照旧，简直乏味透顶。[4]

在西点军校，学员们不是"男孩"而是"男人"，他们的上级说希望学员们像个男人一样。但这里的规章制度则相反，它认定学员们是莽撞少年，必须受到监管，必须让诱惑远离他们。正如 1828 年监察委员会所指出的："西点军校的道德风纪完美无缺，所有通往罪恶的道路都被封闭了，分散精力的诱惑被时刻警惕着。"塞耶和他的继任者们禁止学员喝酒、玩牌、下棋、赌博、抽烟或持有香烟，不准他们在房间放置任何炊具、玩任何游戏、读小说、传奇故事或戏剧，也不允许他们离开岗位、在河里洗澡或者演奏乐器。塞耶甚至不允许教官们在家里打牌，因为他担心学员们会受到诱惑。学员们只能拥有规定的物品，所有这些东西必须放在房间指定的位置。他们不能有任何挑衅行为，参与任何形式的格斗，或者

---

① Du Pont to mother, October 16, 1856, du Pont Papers; Lewis, *Grant*, 71; Lee to Shewep, February 3, 1855, and Brewerton to Totten, February 10, 1846, SLB.

② Du Pont to mother, November 15, 1856, du Pont Papers.

③ Schureman to sister, October 14, 1840, James Wall Schureman 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④ Hartz to sister, October 17, 1854, Hartz Papers.

结成什么“团伙”，也不能书写并发表任何关于军校的资料。①

在这里，监管非常严格，但是校长还是不得不强迫教官保持警惕，因为大部分教官不喜欢监视他们。这的确也是为什么校长很难找到并留住教官和助教的主要原因。学员詹姆斯·波布瑞杰说：“如果发现有什么疑点，塞耶老先生就会像狐狸一样狡猾，使尽浑身解数寻找证据。”② 惩罚违纪的通常做法除记过外，还有加班站岗。学员乔治·卡什因为踩在房间的桌子上而被认定为“损坏公物”，被罚在9月的一个周日全天巡逻。③ 其他一些学员也受到过类似的惩罚，因为他们在房间打牌或喝酒、虐待马匹、在食堂乱丢面包、“藏在壁炉里以躲避当日值勤教官”、熄灯后串门或者说脏话。1825年1月的一天，塞耶开除了1名打架的学员、1名打牌的学员、1名因发现学员打牌但不加以制止从而未能按命令履行职责的学员、1名对他不敬的学员以及另外几个在房间喝酒的学员。当然，他们后来或者是被塞耶本人考虑到他们之前的良好表现，或者是因为陆军部长而恢复学籍。其中一名学员因为往住处带酒而一直到6月份才被塞耶恢复学员身份，得以恢复的理由是“他还年轻”。④

西点军校和美国所有其他大学一样，要求学员参加周日的礼拜。学员哈茨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可能有任何放肆的行为，事实上我们无论身在何处都受到严格的管制，在这里犯错如同在世上其他地方做好事一样困难”。⑤ 军队中的牧师一般是主教派人士，这一教派被视为军官与绅士的完美信仰。特别是那些来自西部州的

---

① Military Academy Regulations, No. 1408 - 1413, Archives, USMA; "Early Discipline" *JMSI*, 465.

② White, *Jeffersonians*, 258; Burbridge to Hawkins, June 10, 1827, Misc. Mss., USMA Library.

③ Cushing to family, September 12, 1854, Cushing Papers.

④ White, *Jeffersonians*, 258; Heintzelman Diary, entries of January 8, 25, and March 11, 1826.

⑤ Hartz to sister, December 11, 1852, Hartz Papers.

学员们，都将做礼拜看成是一件头疼的事。乔治·W. 库勒姆回忆说，在家的时候，他盼望着去教堂，因为在那里可以见到自己的朋友，“特别是与我相识的女孩子”。他抱怨说，在西点军校，他必须在没有靠背的长椅上坐上漫长的两个小时，和那些与他一同受难的同伴挤坐在一起，他随身佩带的武器戳着自己的肋骨，还要听着枯燥无味的布道演讲。[1] 学员格兰特认为，做礼拜有两点是错误的，一是主教派的仪式，二是必须行军去教堂。这不是共和体制的做法。几乎没有人自愿前往听布道，正如 1820 年有人所强调的那样：“在这里，这儿没有一个人信仰基督。两个信仰基督的人早已离开了。”[2]

偶尔，学员们会反抗一番，塞耶只好发出警告，禁止逃避、抱怨或者在仪式进行中制造混乱。有时，学员们会趁做礼拜之机躲避监管，乘机嚼烟草。1840 年，司令官曾请求他们停止这一行为，因为他们周日早上把地板上吐得全是烟草唾沫，以至于周日下午礼堂无法使用。[3]

西点的“基督复活布道会”既没有其他大学那样频繁也没有那么正式。校长、教员还有牧师认为这种布道会品味太低。取而代之，西点军校在每周三晚上和周日下午举行祷告会，通常由学员自己组织。有一次，一位教员突然对它表现出了兴趣。奥利弗·霍华德，就是后来被称为“圣经将军”的人，在数学系执教的时候曾组织了一次由 15 名学员参加的祷告会。教官和学员都被要求参加。到 20 年代后期，3 名教员向校长塞耶提出抗议，称这种要求违反了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校长就将他们的抗议汇报到华盛顿。陆军部长答复说，他“根本无意于干涉他们发自内心的要求，将送他们去一个不要求必须参加宗教仪式的地方”，毕业后他们三人被分

① Cullum to Huidekoper, November 22, 1829, Cullum Papers.

② Lewis, *Grant*, 71; Canfield to family, June 9, 1820, Misc. Mss., USMA Library.

③ Lewis, *Grant*, 82.

配到前线的岗位上。[①]

学员埃莫瑞·尤普顿的一段论述也许能反映出西点军校在宗教方面的真实情况，他在1858年曾说到，西点军校“是一个难以灌输宗教信仰的地方，个别人对它采取蔑视的态度，绝大部分人则完全忽视它”。[②]

身为校长的塞耶知道，全天候的监视、用满档的日程抵制诱惑以及道德劝诫并不足以打造一名士兵。像其他大学的校长一样，他希望学员在艰苦的条件之下学会如何做事。学员的家具包括一副铁床架、一张桌子、一把直背椅子、一盏灯、一面镜子、一张床垫、一块毯子（不用的时候是叠起来的）和一个脸盆架。房间里1826年才装上自来水。[③] 通风条件很差，供暖系统（壁炉）不善。1860年，一个国会议员团发现，其中一些房间太冷，以至于学员们无法在那里学习；而另一些房间里面又太热，弄得里面的人头疼。[④]

制服基本是都是帕特里奇式，通常都不大合身，大部分尺寸太小，颜色是“学员灰”。鞋子沉重而笨拙，鞋帮超过脚踝，包在紧身裤脚下面。袜子是丝绸的。紧身裤冬天是灰色的，夏天是白色的牛仔裤，裤子上有带子穿过脚背。马甲是单排纽扣的，外套的前面有三排8个黄铜子弹形状的纽扣。学员们为这种外套写了一首诗：

你扣紧外套，一阵咳嗽，

解开之前，千万不要换气。

最显著的装饰就是高达7英寸的钟形黑皮帽，帽舌是光滑的皮子，上面插着一根8英寸长的黑羽毛。约翰·保罗埋怨说，帽子足

① Schaff, *Old West Point*, 70; Church, Reminiscences, 156 - 157.

② Ambrose, *Upton*, 7.

③ Dutton to cousin, February 18, 1843, Misc. Mss., USMA Library.

④ *RC*, 6.

有 5 磅重，“极大地伤害了我的头”。[1]

这种紧身裤有许多特别不舒服的地方，最主要的一点是它要从侧面解开。反抗穿裤子始于 1840 年，学员保罗结束长假，穿着可以从前面解开的裤子大摇大摆地回到学校。教员的妻子们对它这种明显体现男性生理特征的装束大吃一惊，但是校长德拉菲尔德称赞这种新款式经济且实用，并命令裁缝从此以后将学员们的裤子做成从前面解开的。相反，德拉菲尔德太太则行使她的权威，宣布“穿着这种裤子的学员不得来她家里”。[2] 德拉菲尔德注重经济性常常会给学员们带的来不便。他二度出任校长期间，为了从每个学员身上节省 20 美分，曾下令将他们外套的衬里去掉。[3]

和食物相比，在西点军校的其他困难都会黯然失色。没有什么能比这里的伙食让初到军校的学员迅速意识到自己已经离开了温暖的家。经营餐馆的科曾斯先生为学员提供食物，他竭尽所能，把食物弄得尽可能的便宜、没有营养而且倒人胃口。他开列的菜单简单明了：煮土豆、煮肉、煮布丁、面包和咖啡。用对食堂进行突击检查的国会议员团的话说，这里的食物“毫无营养，品种也不齐全，既不丰盛又不好看”。学员阿戴尔伯特·埃姆斯说，虽然他已经看惯了这里的煮鱼，甚至闻惯了它的味道，但四年来他从未尝过一口。[4]

食物有时太差了，以至于学员们向校长投诉。科曾斯为了省钱，拿变味的面包和剩菜做布丁。曾经有一次，食堂的主管发现他做的布丁里竟然有一窝 3 只老鼠。主管拿给塞耶看，塞耶说难免有

---

① Du Pont to father, July 7, 1856, du Pont Papers; Freeman, *Lee*, I, 51; Dupuy, *Where They Have Trod*, 112, 186; Pope to mother, July 7, 1842, Misc. Mss., USMA Library; Joseph B. James, "Life at West Point 100 Years Ago,"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XXXI (June, 1944), 24. 校长李也指责这种帽子，因为它太过沉重，导致“头痛和晕眩”，见 Lee to Totten, March 15, 1853, SLB.

② Lewis, *Grant*, 79.

③ Du Pont to mother, October 26, 1856, Du Pont Papers.

④ *RC*, 6, 110 - 111.

意外，然后把科曾斯开除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学员们得以享受烤鹅和火鸡。但是很快，一切如故。一年后，另一名学员发现自己的布丁里居然有一把梳子。这么多年来，进餐者习惯了发酸的糖蜜、腐臭的黄油、有虫子的糖以及有蟑螂的汤。①

有一种例外情形。汤普森小姐们是美国革命战争时期的一名士兵的几个女儿，因为她们生活困苦，塞耶允许她们住在华盛顿将军原先用作总部的老房子里，并且允许她们为一些学员做饭。她们那里只能容下 12 名学员，一个“汤普森小姐们家的位子”可谓是一笔珍贵的财产，通常由即将毕业的学员转让给他低年级的朋友。在汤普森小姐们那里，学员们不必行军去进餐，可以安静地细嚼慢咽，而不用在难以忍受的喧闹中狼吞虎咽，并且还不用面对长官们巡视的眼睛。最重要的一点是，那里的食物是适合食用的。不够幸运没有机会到汤普森小姐们家里吃饭的学员们，则从当地农民家里偷只鹅或者鸭子，然后在自己房间里烤着吃。这种大餐被称作“大杂烩”。通常情况下，几个学员，只穿着长袜，聚在一间屋子里，拿着从食堂借来的餐具，在壁炉火上烤肉，用灰烬烤土豆。吃完以后，他们打开灯，讨论毕业和分配的前景。威廉·谢尔曼被学员们誉为做“大杂烩”最棒的人。②

一些学员完全拒绝服从西点模式，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就是其中之一。他 1851 至 1853 年在西点军校学习，后来成为美国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惠斯勒是一个不羁、幽默的年轻人，同学们称他“卷毛”。他一般在美术课上不亚于任何人，而除此之外永远不如人。他是一名糟糕至极的骑兵，有一天他从马头上方栽了过去，教员向他吼道：“惠斯勒先生，我希望你能有一次跑在同学的前头。”在一次历史背诵课上，他坦白自己对墨西哥战争一无所

① *Ibid.*, 110–111; Oliver E. Wood, *The West Point Scrap Book* (New York, 1871), 34–35.

② Du Pont to mother, August 4 and 21, 1857, du Pont Papers.

知。“什么?”教员说道，“你竟然不知道墨西哥战争发生在什么时候！假如你和朋友们一块出去吃饭，他们讨论起墨西哥战争，而你，作为一名西点军校的学员，被问到那场战争发生在什么时候，你会怎么办?”

“怎么办?”惠斯勒答道，“为什么要怎么办？我根本不会与那些吃饭的时候讨论这类事情的家伙交往!”

即便是在美术课上，他也会遇到一些麻烦。威尔博士是一名出色的艺术家，他对自己的学生很有耐心，经常会帮助他们润色作品。有一次，惠斯勒在画一幅印度水墨画，威尔博士从他背后过来，从他肩膀上方看了一眼，然后走到讲桌前，拿了一支笔蘸了些墨水后向他走过来。惠斯勒抬头看到威尔博士走过来，就像躲避攻击一样，把双手举起来叫道：“噢，先生，不要，不要，你会毁了我的画的。”

1853 年的一次化学课宣告惠斯勒在西点军校走到了尽头，教员让他谈谈硅元素，“卷毛”非常勇敢地说道：“老师让我谈谈硅元素，硅是一种气体……”“够了！惠斯勒先生，”教员打断了他。之后不久，他被认定不合格而遭开除，当时的校长李拒绝了他继续留在军校的请求。许多年以后，惠斯勒表示：“如果硅真的是一种气体的话，我现在已经是名五星将军了。”①

① James, “Life at West Point,” 35; E. R. and J. Pennell, *The Life of James McNeill Whistler* (London, 1908), I, 31 -37.

另外一个与西点军校制度格格不入的人是埃德加·爱伦·坡①。他1830年进入西点军校之前，曾在部队当过一段时间的兵，所以与同学们相比，他更老一些，而且更加敏感。军校里可怕的单调生活几乎使他窒息，课程排得满满的，而且不断地重复，他开始

---

① 译注：埃德加·爱伦·坡（1809—1849年）是19世纪美国文坛上一位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风格独特，语言和形式精致、优美，很难将他的作品归为某一个流派，但是“唯美”这个词可以用来形容他所有的作品以及他本人。坡最大的成就在于他的文学思想和理论，他的推理和恐怖小说最广为人知，而坡最看重的是自己的诗，可惜在当时其中无论哪一样都没有获得应有的评价，被19世纪评论界排斥的坡对自己却毫不怀疑，他在散文诗《我发现了》中写道：“我可以花一个世纪来等待读者……”

爱伦·坡生于波士顿，父母均为演员。其出生后不久父亲离家出走，两岁时母亲病故，三兄妹分别被不同的家庭领养。领养坡的是一个较富裕的烟草商，他6岁时随养父母至英国，1820年回到美国里奇蒙，这期间坡始终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在语言及戏剧方面的成绩出众，并已经开始尝试写作诗歌。

17岁时，坡的养父将其送入弗吉尼亚大学，但只给他三分之一的学费，在经济上受困的坡并不像他的一些同学那样去工作，年轻的他选择了赌场，但毫无经验的他成为了失败者，坡被迫辍学。

1827年，坡在波士顿以“埃德加·A. 佩里”为名应募入美国陆军。1830年5月，坡进入西点军校，在校中以其讽刺诗闻名。不忍军校刻板压抑的生活，坡常常故意违反校规，1831年1月受军事法庭审判后被开除。

坡从1835年开始为《南方文学信使》供稿，凭其犀利的笔调赢得了大批读者青睐，后受聘为《南方文学信使》的助理编辑并负责书评专栏。1936年，坡娶表妹弗吉尼亚为妻。次年，由于薪金及主编权力范围与怀特不合而辞职，后迁家纽约。之后连续几年，坡没有谋到编辑的职位，他作为自由撰稿人先后为几家杂志供稿，但过着极为拮据的生活。

1841年，坡成为《格协厄姆杂志》的编辑，首次发表推理小说，之后结集出版《怪异故事集》。这期间坡希望能够创办一本杂志，1842年从《格协厄姆杂志》辞职。1843年其短篇小说《金甲虫》在费城《美元日报》的征文比赛中获奖，由于该篇小说被大量转载，坡变得出名，他的作品顺利地被出版，并受邀作巡回演讲。之后几年，坡的事业较为顺利，1845年成为《百老汇杂志》的所有人，但由于一些个性强烈的评论而受到反对，致使名誉受损，被认为没有道德、神经错乱。1846年，在各方面受阻的坡结束了《百老汇杂志》，携病重的妻子搬至纽约郊外。坡同样患有疾病，但仍坚持写作，并强有力地反击那些诽谤他的人。

1847年初，弗吉尼亚去世，深爱妻子的坡受到严重的打击，更加无可救药地酗酒，使其精神受到严重损害。之后的两年中，坡曾有过一两段爱情，但都没有结果。1849年10月7日，坡因为脑溢血去世。

写诗，在一篇十四行的诗里，他问“科学”：

你为何如此折磨一个诗人的心，
秃鹰，你的双翅是无趣的现实吗？

他还问道：

你没有把水中的仙女从水中拽出，
把精灵赶出绿草地，
让我不能在罗望果树下享受夏季之梦吗？

当爱伦·坡还是学员的时候，他就写成了一部诗集，他将手稿拿给塞耶上校看，这位校长非常喜欢并鼓励他出版。诗人指出，在出版商开始出版之前，他需要一些预约的订单，于是塞耶就建议他，向他的同学暗示这本诗集里的诗是讽刺军校里的教员的，从而使他们以每本 75 美分的价格订购。爱伦·坡照着他所说的做了，学员们也交了钱，于是《埃德加·爱伦·坡诗集》于 1830 年得以面世。

爱伦·坡崇尚自由，染上了不少毛病。他酗酒很严重，所以往往入不敷出。为了喝酒，他把毯子、蜡烛及其他所有能当的东西都在当地的一个酒馆里换了白兰地。约瑟夫·洛克是战术系的学员，他热衷于打爱伦·坡的小报告。很快诗人进行了报复，他用诗写道：

约翰·洛克（John Locke）① 鼎鼎大名；

---

① 译注：约翰·洛克（1632—1704 年）英国哲学家、经验主义的开创人。他同时也是第一个全面阐述宪政民主思想的人，在哲学以及政治学领域都有重要影响。

洛克 1656 年在牛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658 年获硕士学位。后来他还担任过牛津大学的希腊语和哲学老师。在牛津期间洛克对当时盛行于校园内的经院哲学不感兴趣，反而比较喜欢笛卡儿的哲学以及自然科学。他在 36 岁时曾被入选英国皇家学会。

1666 年洛克遇到了莎夫茨伯里伯爵，并成为伯爵的好友兼助手。在此期间洛克开始了其一生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人类理智论》的创作。1675 年洛克离开英国到法国住了三年，结识了很多重要的思想家，后来又回到伯爵身边担任秘书。1682 年莎夫茨伯里伯爵因卷入一次失败的叛乱而逃往荷兰，洛克也随行，一直待到 1688 年的光荣革命。在荷兰期间洛克隐姓埋名，并且完成了包括《人类理智论》在内的多部重要著作。自由撰稿人先后为几家杂志供稿，但过着极为拮据的生活。

1688 年洛克返回伦敦，并在次年写了两篇十分重要的政治论文。他的《人类理智论》也在 1690 年发表。洛克终身未娶，在 1704 年溘然长逝。

乔·洛克（Joe Locke）是个伟人；
简而言之，
前者成名因为名望，
后者成名因为“打小报告”。

在西点军校不到1年后，爱伦·坡在没作任何解释也没得到允许的情况下，离开了这里，再也没有回来。①

惠斯勒和爱伦·坡是学员对西点军校的普遍看法的极端例证。很少有几个年轻人能在这里待满4年而又没有任何过错。罗伯特·E. 李就是在这里待满4年而没犯过任何错误的人。根据制度，三年级学期末的两个月假期是学员们少有的能够摆脱军校生活的机会之一。三年级的学员们都会满怀激动地期待着夏天的到来，为了这个假期，他们比任何时候都节俭。即便是教员们看到三年级的学生穿着破旧的衬衫和有洞的袜子，也不会感到惊讶，因为这表明他们在尽量省钱以便有足够的钱买些假期时穿的便装。②

三年级的整个冬季和春季，学员舒雷曼日思夜想着放假。他告诉家人：“这是作为学员的最高理想，完全无法想象，这是一段唤醒对人类幸福最强烈意愿的时间，这是因禁闭而感觉到更加甜蜜的自由，因之前的辛苦劳动而感受倍增的轻松。长期以来，我热切期盼着这个幸福时刻的到来，到那时，我就可以对西点军校说再见了……”③ 学员尤利西斯·S. 格兰特后来回想到，那10周的假期“比西点军校里的一周感觉过得还快”。④

即便是那些当年没有假期的学员也期盼着夏季的到来，因为到时有野营，虽然消耗体力，但也是长期上课后受人欢迎的一种休息。而且，营地的活动与军人有更加明显的联系。有时，学员们夏

① Hervey Allen, *Israfel: The Life and Times of Edgar Allan Poe* (New York, 1934), 218 - 244.

② Hartz to father, September 19, 1852, Hartz Papers.

③ Schureman to sister, February 14, 1840, Schureman Papers.

④ Grant, *Memoirs*, 15.

季会行军至附近的城市，比如波士顿或者费城，在那里宿营数日。夏季同样是个捉弄人的季节，内战以前，这种行为只允许在宿营时发生。它包括设计好的用来捉弄新学员的恶作剧。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抓住一个正在睡觉的新学员的脚踝，把他拽下床。另外一种是在半夜割断帐篷的绳子，将新学员包在帆布里。学员约翰·斯科菲尔德是个恶名昭彰的捉弄狂，他夜里偷新学员的衣服，被捉弄的新学员早上要么集合时缺席，要么裹着毯子出现在众人面前，在这两种情况下，新学员都会被教官训斥。在新学员第一次站岗的时候，斯科菲尔德和他的同伴们也捉弄了他们一把，以至于一名新学员抱怨道："他们完全养成了一种卑鄙的捉弄人的习惯。"通常情况下，上面不会太在意这些恶作剧，因为回到学校上课后，一切都会结束。①

夏季是社交的季节，因为女孩子们会从南方和纽约城到这里来避暑。周末的时候有啤酒和舞会，学员们也可以每月花 2 美元请舞蹈教师教他们跳舞。这个季节从 7 月 4 日开始，夏季野营结束的大型舞会使其达到高潮。② 舞会从 9 点开始，400 号人轮流跳着沙龙舞、西班牙舞、加洛泼舞和华尔兹。午夜的时候供应点心，"包括各种只有在纽约的人才能消费得起的奢侈品"，接着舞会继续进行，一直持续到凌晨 4 点。③

野营结束时的另外一个习俗并不太雅观。舞会的第二天，学员们敲打帐篷，手里拿着球棒和扫帚围拢在帐篷的地板四周，两个学员分别扯住地板的两角，有人发出信号，大家同时掀起地板，"瞬

① Francis Sullivan (ed.), "Letters of a West Pointer, 1860-1861,"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XXIII (April, 1928), 600. Joseph Wheeler, "West Point Fifty Years Ago," *The Golden Age*, XII (February, 1906), 68; Hartz to sister, June 14, 1851, Hartz Papers; Brewerton to Totten, July 8, 1852, and Bowman to Stanton, September 18, 1863, SLB; Thomas Rowland, "Letters of a Virginia Cadet at West Point, 1859-1861,"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XV (May, September, 1915-1916), 4.

② Heintzelman Diary, entry of July 25, 1825; Rowland, "Letters," 208 - 211.

③ Schureman to sister, September 9, 1839, Schureman Papers.

间，”学员库雷·布莱恩特说，“大约有一千零一只老鼠朝四面八方四散奔逃。接下来就是游戏时间了，那种追赶、屠杀老鼠，老鼠尖叫的场面我之后再也没有看到过。”①

和其他学校的学生相比，西点军校的学员们纪律性很强。除了塞耶就任不久后发生的那次事件外，西点军校的校长们不必担心学员暴乱，而这在其他学校却是常有的事。② 如果学员们偶尔暴乱或者在夜里搞骚乱，也不过是因为冬季昼短夜长，这些年轻人往往会发泄自己、打破沉闷。1853 年 12 月，6 个三年级的学员身着便装，半夜的时候悄悄溜出住处，坐划艇渡过哈得逊河，参加离河 1 英里距离的地方举行的一个舞会。当他们在那里跳舞的时候，学校里一位值勤的教官发现他们不在房间，虽然他们在床上布置了假象。这位教官就坐下来等他们回来。早上 5 点，这几个学员回来了，被教官逮了个正着。他们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被判有罪，遭到开除，最后又被恢复学籍。

学员汤姆斯·菲尼克斯是 40 年代时军校里最恶名远扬的学员。他经常酗酒、穿便装参加舞会、打牌或者做不轨的行为。1846 年临近圣诞节的时候，他走向了极端，竟然把从纽约引诱过来的两个妓女偷偷带到了自己的房间，并在那里过了夜。他被发现了，但是没有被开除，为了避免丑闻公开，校长让他主动退学。③

发生最频繁的违规事件是打架。经常会发生在冬季，特别是 50 年代的那次南部学员和北部学员之间的打架事件。学员威廉·哈茨来自宾夕法尼亚州，1855 年 3 月，他作为大队长，向上面汇报一位来自南部的同学违纪行为。这位来自南部的学员认为哈茨这么做是因为地区歧视。他第二天晚上闯进了哈茨和另外 5 个来自北方学员的正在聊天的房间。那个南方学员说想告诉哈茨自己对

---

① Bryant to father, August 30, 1860, Bryant Family Papers.

② Rudolph, *American College*, 119.

③ Hartz to sister, December 22, 1853, Hartz Papers.

他的看法。哈茨让他说，他说了。哈茨狠狠揍了他一顿，把他打得鼻子流血，几颗牙也松动了。半小时以后，被打学员的一个朋友跑过来，交给哈茨一封挑战书，要求通过决斗讨个说法。哈茨来自产煤的农村，在那里决斗不但违法，而且被视为贵族式的虚伪表现，他没有被煽动。他给那人回了个条子，警告说如果下次再向他挑战他就会向上面汇报。哈茨后来满足地说，他的对手“从那以后就安静了下来”。[1]

另外一起决斗事件的确造成了流血。50年代后期，来自南卡罗莱纳州的学员韦得·汉普顿·吉比斯说了一些冒犯学员恩莫利·尤普顿的话，说尤普顿在奥柏林学院上学期间与黑人女孩子关系暧昧。尤普顿要求吉比斯解释清楚，吉比斯拒绝了，于是两人当晚用剑进行决斗。学员宿舍的一楼聚集了一大帮人，尤普顿和吉比斯两人走进楼里一个黑暗的房间。就在值勤哨兵——一名四年级的学员向他的上级汇报，以及围观的学员为他们喜欢的人呐喊助威之时[2]，尤普顿和吉比斯打了起来。很快，两人摇摇摆摆地从楼上下来了，尤普顿脸上被划了一个口子。

持续发展的地方歧视主义只能为打架提供一个额外的借口，它本身并不是打架的原因。冲突往往仅仅因为一些人被惹恼了。下面这个事件就是如此。小阿齐包德·格拉西来自纽约，他有一天想把队列行进搞得活泼点，就踩了他前面的一位叫华顿·格林的学员的脚后跟。格林小声但气愤地发誓要狠揍格拉西一顿，但格拉西笑着回答道：“你没有这个胆量。”演练一结束，格林就转过身打了格拉西一拳。他们打了几分钟后被教官制止了，格拉西吃了亏。格林看到教官后跑掉了，格拉西没跑掉。当被问及和他打架的人是谁时，格拉西回答道：“你应该去问他，因为我又不是告密的人。”他于是被逮捕了。

---

① Hartz to after, March 24, 1855, *ibid.*

② Schaff, *Old West Point*, 142 – 148.

第二天早上，格林向李校长汇报说："有人汇报说格拉西先生昨天在阅兵场与人打架，没有人汇报打架的另外一个人是谁。""是的，先生，"李答道，"我觉得你就是那个人。""是我，先生，我想把这件事完整地告诉你以供参考。上校，他打架吃了亏，又不得不承担所有的惩罚，你不认为这样对他太残酷了吗?""确实如此，那你说怎么办?"李回答道。"很简单，先生，无论给他什么惩罚，我都要求自己受同样的惩罚。""对待这种情况的惩罚是很严重的。"李回答道。"但不应该由格拉西一个承担责任。"

李同意他的说法，然后说此事就此了结，两人都免受惩罚。他接着说："你不认为兄弟和睦相处是最好不过的吗?""是的，上校，"格林说道，"如果我们能都像您这样，事情就会变得简单了。"①

1854 年，学员乔治·库欣对他叔叔说，西点军校"禁止烟草，但我在进入西点军校之前从未看到过烟草如此盛行"。② 他也许是对的。像其他美国人一样，学员们利用一切机会咀嚼烟草或者抽烟，以展示他们刚刚获得了男人气。咀嚼特别流行，因为如果你正在尽情咀嚼，而教官这时走过来了，你就可以把烟草吞下去以毁灭证据。抽烟的学员在房间里藏着烟斗，当四周安静下来以后，他就打开一扇窗户，然后点着烟斗。战术系为逮到吸烟者想尽了一切办法，卡得姆斯·马塞卢斯·威尔考克斯中尉在他的鞋底加了一层橡胶，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悄悄溜进房里而不被听到，于是就有了一首诗，它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我听到那个老坏蛋上楼了，
虽然他脚下加了橡胶，但我能听得出来，
他偷东西！他偷东西！

---

① Freeman, *Lee*, I, 337 – 338.

② Cushing to uncle, June 22, 1854, Cushing Papers.

他偷走了我的烟斗！[1]

校方认为，比抽烟更严重的违规行为是喝酒。内战爆发之前，他们这种想法尤为严重，因为西点军校的官员们受到了来自属于对“罪恶的朗姆酒”严重关切的一代美国人的压力。全国上下新成立的禁酒或戒酒组织要求军校必须远离酒精。这些组织在新英格兰和纽约的上层社会影响力很大，它们还鼓励学员用自愿签名的方式保证自己有良好的行为举止。1824 年，大部分学员都签署了这么一份保证书：“我们这些签字人，意识到喝酒在部队里已经到了应当引起警戒的程度……我们坚决反对喝酒，并保证遵守我们的誓言，坚决不喝酒或含酒精的饮料……”

塞耶本人就反对喝酒，但他允许学员在 7 月 4 日这一天喝酒，以适当庆祝国庆日。这一天的活动包括十三响礼炮、朗诵《独立宣言》、糟糕的演说、美味的大餐以及酒。[2] 但是议员们和塞耶从禁酒运动中感受到了压力，决定必须制止军校里的饮酒行为，即使国庆这一天的例外也不行。1826 年，塞耶放弃了，他决定禁止任何时候喝酒。

非法饮酒事件多了起来。30 年后，学员库欣对他父亲说，在军校里我从未看到圣诞节时有那么多喝得不成样子的人。食堂里供应镶着装饰物的火鸡，但没有人吃，因为大部分人一整天都在当地的酒馆里喝酒，他们喝得“烂醉如泥”。学员们跳上桌子，在上面跳啊、唱啊，把桌上的食物踢得到处都是。那年的新年更糟，有人打架，菜刀也派上了用场，有几个人被砍伤了。[3]

岗哨附近有很多酒馆，学员们可以从那里买到酒。最受欢迎的要数位于高地附近的“本尼·黑文斯酒馆”。本尼是个年轻人，他曾经为一个军中小贩打工，后来因为向一个学员卖酒被解雇。1824

① James, "Life at West Point," 36; Wood, *Scrap Book*, 137.

② Heintzelman Diary, entry of July 4, 1825.

③ Cushing to parents, December 29, 1854, and January 3, 1855, Cushing Papers.

年，他自己开了一家酒馆，并一直开到内战爆发后很久。这家酒馆因唱歌、讲故事及数以百计的学员光顾而成为西点军校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地方。黑文斯夫人自己亲自下厨，做最拿手的荞麦面包和烤火鸡。本尼擅长侃侃而谈，他对学员们遭受的痛苦深怀同情，常常将他最好的酒赊给学员，也接受学员们偷来的毯子及其他东西。埃德加·爱伦·坡经常去这家酒馆，他认为本尼“是这个被上帝抛弃的地方里唯一与他情趣相投的人”。[①] 胆大的学员有时会在长假结束回来时带一瓶威士忌给本尼。本尼就热情地为他们保存起来，当他们站完岗到这里来时就会为他们打开喝。黑文斯夫妇还有个独一无二的荣誉，全美国只有他们二人被明确禁止踏入西点军校半步，这是塞耶发现他们向学员买酒时做出的决定。[②]

黑文斯酒馆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全怪塞耶本人。20 年代的时候，学员们可以去格里德雷酒馆，但塞耶十分讨厌它。1825 年他说服国会以 1 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那个酒馆，格里德雷收了钱后就搬到了纽堡，原来的房子被改作了学员医院。这么一来，反而成就了本尼·黑文斯酒馆的垄断地位。格里德雷此后一直抱怨自己太傻了，居然以这么低的价格将酒馆卖给了政府。

本尼 50 年来一直为那些饥渴的学员提供服务。他的顾客名册简直就是一本“蓝灰军团”将军花名册。[③] 学员杰斐逊·戴维斯就是这里的常客，事实上，他是第一批因为在本尼的酒馆喝酒而被军事法庭审判的学员之一。1825 年夏季宿营的时候，他和几个朋友感觉酒瘾犯了，就跑到本尼的酒馆里喝了几个小时，后来被教官发现了。在法庭上，戴维斯辩称自己只喝了啤酒，他认为啤酒不能算是酒。然而，他还是被判定有罪，被开除了，后来又按惯例恢复

---

① Robert J. Wood, “Early Days of Benny Havens,” *The Pointer*, February 26, 1937.

② “Memoirs,” Ferguson Papers; Brewerton to Totten, March 13, 1848, and February 12, 1847, SLB.

③ Church, *Reminiscences*, 136.

学籍。[①]

开张不到15年，本尼的酒馆就成了一个公共机构。1838年，陆修斯·奥布雷恩中尉在“噢！本尼·黑文斯”诗中这么描述了这家酒馆的影响：

来吧伙计，排成队，给你倒满杯，
我们要尽情歌唱，
部队里不准喝酒，晋升太慢，
所以我们将与本尼·黑文斯一起追忆往事。
噢！本尼·黑文斯，噢！噢！本尼·黑文斯，噢！
所以我们将与本尼·黑文斯一起追忆往事。

校方对付本尼的最有效武器是让全班同学签保证书。每次决定在军事法庭上审判一名喝酒的学员时，他们就会告诉这名学员所在班的其他同学，他们可以从被开除和永蒙羞辱中解救这位学员，只要他们全都保证在西点军校的时候永远不喝酒。这样班上每个人就不得不签名。一名学员说：“这对一些人来说的确太难了，但他们不愿看到自己的同学被开除，还是都签了。”学员们信守诺言，除了长假期间，因为那时候没有禁酒规定。1861年1月，全校除了一个班的学员外，指挥官约翰·F. 雷诺德斯已经让所有班级都签了保证书，他很高兴，但并不满足，他宣称，“如果他让他们中的一个人喝醉”，那么也就让这最后一个班签上名。[②]

1861年3月，那些做了保证的学员受到一次考验。库兹旅馆着火了，军校里有自己的灭火器械，学员们也经常做灭火演习，他们冲到火灾现场后才发现，灭火器根本不能喷那么高，所以只能尽量抢救财物。他们首先拖出来的就是贮酒间的酒。当时很黑，其中一个班的学员就偷着喝了起来，而其他人只能无助地在旁边看着，

① Hudson Strode, *Jefferson Davis, American Patriot* (New York, 1955), 42.
② Rowland, “Letters,” 206.

因为他们是签了保证书的。①

但还是有一个办法能让那些保证不喝酒的学员过把瘾。肯德里克是一位单身老教授，他同情这些学员，于是每周六下午就为他们举办家庭招待会。他用浸了白兰地的桃子招待学员，并不时礼貌地问道："我可以给同学们再来几个桃子吗?"为此，他俨然成了许多满怀感激的学员们的英雄。肯德里克的华夫饼干和蜂蜜使得这些场面更加值得回忆。②

大部分教员知道食堂的东西非常糟糕，就尽自己所能解决这一问题。一有可能，弗兰切教授就会买来经山核桃和玉米棒熏烤出来的弗吉尼亚火腿，邀请几个学员到他家里一起分享。几十年后，学员莫里斯·沙夫说道："我还能看到从他刀片上滑落的樱桃红色的香美肉片。"③ 贝利教授的夫人每周一次地制作馅饼和面包，让儿子给学员们送去。像其他地方的旧时教师一样，西点军校的教授们清楚他们对学员的要求有些太不人性了，于是就尽自己所能为他们减轻一点想家情绪。④

校长们觉得他们应当认识每一个学员，但与其他大学的校长不同，他们不用授课，于是他们就想出其他办法与学员们见面、交谈。通常，他们会邀请一小拨学员吃饭。李上校对此很在行，他和夫人的言谈举止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⑤ 学员哈茨很幸运，他曾经参加过两次。他坦言第一次除食物很可口外一切都很无聊。第二次去的时候，李上校让包括哈茨在内的年轻客人着实激动了一番，因为他居然使用了华盛顿将军的私人银餐具。⑥

---

① Sullivan (ed.), "Letters," 608.

② Joseph P. Farley, *West Point in the Early Sixties* (Troy, N. Y., 1902), 69; Hugh T. Reed, *Cadet Life at West Point* (Chicago, 1896), 185.

③ Schaff, *Old West Point*, 104.

④ *Ibid.*; William Whitman Bailey, "Recollections of West Point," Misc. Mss., USMA Library.

⑤ Smith Diary, entry for February 10, 1855.

⑥ Hartz to family, March 26, 1853, and November 3, 1854, Hartz Papers.

但是，校长、教员或者本尼·黑文斯所做的一切并没有改变西点军校生活乏味无聊的事实。学员们靠两件事支撑着自己，那就是西点军校的美景和对军队任务及军人职业的承诺。当学员们极度郁闷的时候，他们就会爬上普特纳姆老城堡，从那里俯视哈得逊河，远眺山峦，大白天胡思乱想。那景色很少有人能够忘记。学员格兰特说：“这是最美丽的地方，我所见到过的最美丽的地方。”① 但最能让学员们安慰自己的，是对毕业后的期望以及唱“蓝色军团”：

我们在这里不会待得太久了，
一两年后，
我们将向“灰色学员”说再见，
然后加入“蓝色军团”。

① Lewis, Grant, 70.

第九章 内 战

1861 年 4 月 12 日，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顿，南部联盟的 P. G. T. 博勒加德上尉命令部下向萨姆特城堡开炮，这位上尉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曾任西点的校长。负责火炮拉火绳的人中有威德·汉普顿·吉比斯，他刚从西点毕业不到 1 年。联邦政府派驻萨姆特城堡的指挥官是罗伯特·安德森，他也是西点军校毕业生，在军校的时候曾是博勒加德的炮术辅导员。

美国的军事院校与其他大学一样，都因内战而四分五裂。西点军校是最后一个遭此厄运的学校。1860 年民主大会以后，西点军校和教会成为美国仅存的名副其实的全国性机构。能得以幸存也不足为怪，因为作为“国家的西点军校”，它一直在努力淡化地区歧视，培养学员对国家的认同感。早在 1824 年，监察委员会就在报告中写道：“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为消除地方歧视和敌对做出了许多贡献。”[①] 5 年后，陆军部长约翰·H. 伊顿向杰克逊总统建议，西点军校“可以被看作是我们联邦强有力的纽带之一”。[②] 学员们对联邦政府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就像一年级学员约瑟夫·里特纳在 1829 年 7 月 4 日演说中所说的：“我们是美国联邦的儿女，应该坚决反对暴乱，将暴动和疑虑从我们敬爱的祖国驱散，让历史记录在册，至少她的军队坚决而忠诚地拥护她。”[③]

西点军校的学员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社会背景各异，但是

---

① *American State Papers: Military Affairs*, II, 716.

② *Ibid.*, IV, 152.

③ Joseph Ritner, *An Address Delivered before the Corps of Cadets* (Newburgh, N. Y., 1829).

共同的经历，以及他们共有的对将来所从事的那种遭人遗忘甚至鄙视的职业的认同感，增强了他们相互之间的感情。西点军校非常小，足以让每个人相互认识，他们甚至知道以前在这里学习过的人的名字和声誉。在军队里，尤其是在西点军校，它的毕业生或者学员都与世隔绝，但他们的朋友及熟人都是和与他们个人有着相同经历的人，这样一来他们之间的战友情谊就更强了，比其他学校里的同学联谊会成员间的感情要深（同学联谊会在西点是禁止的）。这种战友情谊几乎足以掩盖所有社会、宗教和政治上的差异。即便是在内战爆发后，他们在西点军校结下的友谊仍能得以保持，这让大家自然想到格兰特通过彼得堡的战壕向乔治·皮凯特喜得贵子表示祝贺的事件。

校方尽一切可能避免因政治因素使学校发生分裂。40 年代，德拉菲尔德曾下令解散了“辩证协会”，因为它辩论的是诸如“各个州是否在任何时候都拥有对国会决议的废止权”的话题。一年后，他取消了解散令，但只允许讨论那些无争议的话题。① 学员军团所代表的是全国的所有地方，但在 50 年代，政治因素的影响扩大，开始出现分裂倾向。打架斗殴频繁发生，尤其在大选期间。

1858 年，约翰·布朗②袭击哈泼斯渡口的事件发生后，军校里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并至少引发了一起决斗。一个来自佐治亚州的名叫皮尔斯·扬的学员将布朗的模拟像悬挂在宿舍窗户外面。第二年的国庆日演讲上，一年级学员威廉·麦克莱伦谴责叛乱，表示“伟大的联邦”不会被分裂。他在演讲的最后说道：“让我们从自己身上除去地区冲突的种子，将联结伟大联邦的所有纽带拉得更加紧密。”两年后，麦克莱利中尉离开部队，参加了自己家乡弗吉尼

① Forman, *West Point*, 115 - 116.

② 译注：约翰·布朗（1800—1859 年），美国废奴主义者，1856 年曾参加堪萨斯内战，赢得胜利。1859 年他领导美国人民在哈泼斯渡口举行武装起义，要求废除奴隶制，并逮捕一些种植园主，解放了许多奴隶。他的起义被弗吉尼亚的军事家罗伯特·李派军镇压，他被逮捕并遭杀害。

亚州的武装力量，后在葛底斯堡战役中阵亡。[①]

1860年9月，一个不知名的学员组织在军校里搞了一次虚拟总统竞选。278名学员中有214人参加了投票，其中分别有99人支持南方的民主党候选人约翰·C. 布雷肯里奇，47人支持北方的民主党候选人斯蒂芬·A. 道格拉斯，44人支持联邦候选人约翰·贝尔，另外24人支持共和党候选人亚伯拉罕·林肯。这一结果使南方学员欢呼雀跃，而北方学员则义愤填膺。来自纽约的二年级学生E. 尤普顿称南方学员阻止北方学员参加投票。有一种说法称所有的唱票人都是南方学员，于是北方学员拒绝接受投票结果，认为一切都是南方学员搞的诡计。[②]

4个月后，第一个来自南方的学员离开军校参加自己家乡的武装，使两派间的冲突最终爆发。那是11月19日，一个热衷政治的学员亨利·S. 法雷离开了军校，此时距他的家乡南卡罗莱纳州退出联邦的日子还有一个月零一天的时间。法雷离开后的第四天，另外一名来自南卡州的学员詹姆斯·汉密尔顿也离开了。整个12月，所有来自南卡州的学员以及3名密西西比州学员和2名阿拉巴马州学员相继离开。其中一个阿拉巴马州学员是二年级的查尔斯·P. 包尔，他是A连的军士长，学员军团上尉长的接班人，也是最受欢迎的学员之一。他离开时，把学员召集到食堂里，举行了传统的告别仪式，说了些告别的话。一个学员回忆说，当时他大声喊道："全体，立正！再见，小伙子们！上帝保佑你们！"声音"清晰而有力"。之后，同学们把他架到肩膀上送到码头。[③]

退学之风使大多数南方学员难以招架，即使是那些对闹独立并未感到不安的学员。来自佐治亚州的一年级学员皮尔斯·扬在他的

---

① W. W. McCreery, *An Address... on 4th July*, 1859 (Newburgh, N. Y., 1859).

② Schaff, *Old West Point*, 164 - 165; Holland, *Young*, 32; Upton to sister, September 30, 1860, du Pont Papers.

③ Schaff, *Old West Point*, 175; Farley, *West Point*, 24 - 25.

家乡宣布脱离联邦后，曾对父母说："你和你身边的人意识不到退学对我意味着多大的牺牲。"他提醒父母说："在世界上最伟大的学校的文凭唾手可得的情况下，让我放弃，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你知道吗？那个文凭会使我今后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能高人一等。"让他感到受伤害的是，他在佐治亚州的部队里只能得到少尉军衔。"在那里只能得到少尉军衔，而我在西点军校再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能在世界上最强大、素质最高的军队里获得同等待遇，这确实让我难以接受。"父亲建议他继续待在西点军校里，等到毕业后再辞去分配的工作，加入南方联盟的军队。扬原计划这么做，但内战爆发后，他就决定不再等下去而离开了学校。①

在独立危机期间的很短一段时间里，西点军校的校长曾是一个南方人，他就是 P. G. T. 博勒加德上尉。他于 1861 年 1 月 23 日接替德拉菲尔德。大约一天后，同他一样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名学员跑过来问他是否会辞职。这位校长回答道："看我怎么做，我辞职的时候，你也退学，现在你没有必要那么早就做出决定。"② 后来陆军部长约瑟夫·霍尔特听到博勒加德要在路易斯安那州宣布独立后辞职的传言，立刻决定把他撤掉。1 月 28 日，德拉菲尔德再次出任校长，这是他第三次担任此职，这次任期一直到六个星期后亚历山大·H. 鲍曼接替他。③

直到 4 月份的第二周，西点军校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南方教官和学员身上，因为大家都在猜测哪些人会离开，哪些人会留下。也许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焦虑情绪，南方的教官和学员经常公开表明自己

---

① Holland, *Young*, 43.

② Schaff, *Old West Point*, 196.

③ 博勒加德认为，解除他职务的行动起因于陆军部长霍尔特与他姐夫——参议员约翰·斯莱德尔之间的政治分歧，参 Gouverneur Kemble to Scott, 1861, Misc. Mss., USMA Library; Hamilton Basso, *Beauregard, the Great Creole* (New York, 1933), 61. 该书中记载了一个流传甚久且很可能是真实的故事，即博勒加德打算在递交辞呈前返回路易斯安那，那样他就可以申请一笔旅行补贴。

的观点，他们认为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教官和学员都认同他们的观点。南方人普遍认为军队和西点军校支持奴隶制。1861 年 2 月，在军校里当教导员的奥利弗·O. 霍华德收到了一封请他到北卡罗莱纳州做教授的信件，信的最后写道："我认为，作为一名军官，如果您不支持奴隶制，这会令南方人感到反感。"①

萨姆特堡的枪声改变了一切。以前对分离运动漠不关心或者表示同情的北方学员猛然间认识到分离运动的真正危害。当天晚上，所有的北方学员聚在威廉·哈里斯的房间里唱起"星条旗永不落"，河对面的人也能听到。莫里斯·沙夫回忆到，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南方的学员受到如此威胁，所有的北方朋友都抛弃了他们"。② 第二天，包括来自弗吉尼亚州的马汉在内的所有教授全部都发表了演讲，表达爱国之情。弗兰切教授将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捐给了联邦政府。③ 几天以后，一个曾在萨姆特堡待过的联邦政府官员来到西点军校，受到了乐队夹道欢迎。

从此，几乎每天都有南方学员离开，包括两个教员，F. 李中尉和查尔斯·W. 菲尔德中尉，但他们之间的感情纽带并未因此而断。一个学员后来回忆说："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之间没有痛苦，只是看起来有些伤心和失望。"④ 这种说法用在李身上再恰当不过了。像他那位大名鼎鼎的叔叔一样，他是在家乡弗吉尼亚州宣布脱离联邦后才带着遗憾离开军校的。他身材高大，性格开朗，嘴角常挂着笑容，曾好几次因为恶作剧几乎被学校开除，但他是军校里最受欢迎的军官之一。他离开的那天晚上，军官们列队为他送行，全校学员都聚在他的宿舍楼下，把帽子摘下拿在手里，目送他

---

① Howard, *Autobiography*, I, 105.

② Schaff, *Old West Point*, 220.

③ Howard, *Autobiography*, I, 100.

④ Farley, *West Point*, 24.

离开。[1]

到1861年5月，几乎所有的南方学员都走了。学员军团共有278人，其中来自南方的86人中有65人退学。当时新上任的校长鲍曼少校说，剩下的21人焦躁不安，根本无心学习，他们和北方学员一样，期待着那种激动人心的事情。鲍曼确信，这21人是在等待父母允许他们退学的消息。为了将这些人稳住，鲍曼命令所有学员在表示忠心的宣誓书上签名。[2] 一些来自南北边境地区的南方学员有些犹豫，来自纽约的尤普顿看到这一情况后说："政府会知道谁效忠它谁背叛它。"结果所有的人都签了名，后来他们都参加了联邦政府的军队。[3] 8月，鲍曼又组织了一次宣誓活动，誓言是："我将维护和捍卫美国的主权，超过我可能对任何州、县或者任何国家所承诺的忠诚、主权或者效忠。"两个肯塔基州的学员拒绝宣誓，包括新生约翰·C. 辛格尔顿在内的这两个人被开除了。辛格尔顿回到家乡，参加了那里的军队，后来在战斗中阵亡。[4]

战争爆发最初的几周里，学员们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被隔绝感。库伦·布莱恩特在给他父亲的信中写道："虽然我只看到一丁点儿迹象，但我感觉得到全国各地都在紧张备战。我们几乎被完全与外界隔绝开了。"全国各地关于战争的消息特别振奋人心，但因为南方学员都离开了，西点军校反而变得静悄悄，有些令人发狂。整个北方，志愿者都被整连整团地组织起来了，他们踏着"共和国战斗赞歌"的旋律奔赴前线，大规模的征兵运动还在继续。但在西点军校一切都很平静。这些急切希望报效国家的年轻英雄们被人遗忘了。作为报复，他们开始嘲笑那些有幸参加战斗的人。学员布莱恩特以轻蔑的语气对他父亲说，他认为那些志愿军团没什么了不起

---

① Forman, *West Point*, 120; R. Ernest Dupuy, *The Compact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y* (New York, 1961), 123.

② Bowman to Totten, April 26, 1861, SLB.

③ Peter Smith Michie,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Emory Upton* (New York, 1883), 34.

④ Dupuy, *Where They Have Trod*, 298.

的，他猜测那些军官都是“特别差劲的家伙”。这个已经在西点军校待了10个月的年轻人武断地说：“经验只能成就一个称职的军官。我担心我们的志愿军团在与正规军队对抗时会表现得很差劲。”①

对那些从平民转化而来的士兵，学员们一贯不屑一顾。所以当他们看到没接受过正规训练的人在志愿军团里挂着很高的军衔，而那些曾是他们学习的榜样的学员却只能在正规军团里当一名少尉时，就感到特别郁闷。他们看着自己的同学在自己家乡的部队里成为上尉或更高级的军官，心怀嫉妒，因为正规部队的军官在40岁以前根本不可能获得那么高的军衔。让他们更加气愤的是，在扩充正规军时，陆军部长只将任命书发给普通民众，他们接受到任命就意味着永远排在四年级学员的前面，因为在部队里职务和晋升完全根据任命的时间，而学员们却只能等到6月才能毕业接受委任授职。② 这种晋升制度使学员们认识到只有参加战斗才能获得更高的军衔，他们从中深受启发。许多人纷纷就此给他们的议员写信抱怨，其中包括威廉·哈里斯，他的父亲是一名参议员，但这些信显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③

有些州长开始意识到志愿军团应该具备基本的专业素质，所以一些学员就特别留意他们开出的诱人条件。他们可能委任本州的学员以上尉、少校，甚至在极少情况下委以上校军衔。对于年轻人而言，这种诱惑难以抗拒，但他们身上还是有不少缺点。他们有能力领导这些民兵，但同时又对他们存在根深蒂固的偏见。学员如果要接受这种任命，就必须从西点军校退学，这对一、二年级的学员来说困难到了极点，特别是五星将军史考特明确表示不希望正规军官

---

① Bryant to father, May 5, 1861, Bryant Family Papers.

② “他们以平民任命的方式占据了军队中的空缺，”一名心灰意懒的四年级学生写道，“我们班的同学愤怒无比，但不能够指望从政客那里得到任何东西。”亨利·A·杜邦1861年3月21日致父亲的信，载于《杜邦文献集》。

③ Harris to father, February 17, 1861, Harris Papers.

加入志愿军团之后。史考特认为这样做会使正规军受到严重削弱以致其可能永远无法恢复元气，他甚至强迫那些想成为志愿军的军官先辞去在正规军中的任命。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对联邦政府的事业造成了无法计算的损失。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在经营西点，为的就是在战时为民兵队伍提供专业领导人才，但是现在战争爆发了，史考特反而认为保证正规军的完整更加重要。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从西点军校毕业的学员大约有 1 300 人，其中至少有一半在联邦军队中服役。要把这么少的西点军校学员编成一个团显然是不可能的，但这些人可以用来训练士兵，1861 年毕业的那个班就曾这样做过，时间虽短可效果显著。在每个旅中安排一个西点军校学员是完全能够做到的，但按照史考特的政策，开赴前线作战的整个师中可能没有一个专业的士兵或军官。南方联盟虽然没有正规军，但它把回乡的西点军校学员分散安排，这一政策至少是南方在战争初期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而在北方，派往前线的除了相当于精英部队的正规军外，剩下的不过是武装起来的乌合之众。

内战后期，亨利·哈莱克接替史考特职务，他鼓励正规军士兵加入志愿军，希望借此提高民兵的战斗力。结果正如所愿。按照哈莱克的方法，士兵在志愿军中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得晋升，同时又可以保留在正规军中的级别和职务。有一个很好的例子，E. 尤普顿 1861 年毕业，一年后加入纽约志愿军，并成为名誉少将，而他在正规军的级别仅是中尉。① 更重要的是，这些西点军校的学员们为志愿军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861 年早些时候，大家都在议论关于学员被授予什么军衔的事。许多学员在接到志愿军任命后向学校提出退学申请，但令他们恼火的是校长根本就不同意。鲍曼少校表示，不希望把西点军校推向战场，虽然他也知道这些学员要比现在战场上的志愿军强得多，

① Ambrose, *Upton*, 12.

但他担心一旦允许学员退学，同意他们加入志愿军，整个学员军团将会垮掉。[1]

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学员们同样认为将会有一场大规模的战役，胜者将乘胜追击，攻占对方首都。在西点军校里，学员们与世隔绝，继续按惯例上课，学校方面对他们积极投身战斗的意愿熟视无睹，这一切让他们有些发狂。他们确信自己将无缘于这次大战。美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国家需要得到一切可能的支援，而当局在这个时候却完全忽视了西点军校里上百名“未来的拿破仑”。学员布莱恩特抱怨自己被“完全隔离”，还伤心地说道：“我们现在就像是驻扎在离战场千里之遥的阵地。”[2] 3月，他们听说在安纳波利斯，一名海军学员获准提前毕业参加战斗。这些一年级的学员们就聚在一起讨论了很多次，最后决定采取行动。他们每人给议员们写了一封信，请议员帮助他们要求陆军部长允许一年级学员提前毕业。他们又集体向陆军部长本人写了一封请愿书，指出海军方面已同意安纳波利斯的一年级海军学员投入战斗，并且表示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愿意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3] 陆军部长西蒙·卡麦隆对他们的请示给予了积极肯定的答复。于是，1861 年 5 月 6 日，这些一年级学员在没有举办毕业典礼也没休长假的情况下就开赴战场了，更确切地讲是奔赴华盛顿。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他们就在那里训练志愿军。[4]

受到这批学员的启发，之后的一批一年级学员也向卡麦隆提出了类似申请，同样获得了批准。1862 年 6 月 24 日，这批学员在接受完体检后毕业，被分配到华盛顿。他们在史考特将军的办公室里接受了任命，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当时也在场。之后他们作为教官

---

① Bowman to Totten, September 5, 1861, SLB.

② Bryant to father, May 5, 1861, Bryant Family Papers.

③ Du Pont to father, April 14, 1861, du Pont Papers.

④ Ambrose, *Upton*, 12.

开赴前线。到7月份的时候，这两个班的学员干得都非常出色，于是卡麦隆又命令下一批一年级学员准备毕业。但这样一来，西点军校的学员很快就会走完，所以仅3天后，卡麦隆就撤销了先前的鲁莽决定，将他们的毕业时间推迟到第二年。之后，西点军校的学员每隔固定一段时间才会毕业一批。

在整个内战期间，西点军校必须自我调整以应对紧急情况。其中的一个难题就是缺乏装备、教官和士兵。早在1861年，查尔斯·格里芬上尉带上轻型炮连开赴战场。这支队伍成为美国炮兵部队的D炮兵连，也就是西点军校炮兵连，它在第一次大规模战役马纳萨斯之役及此后几乎所有东部战场的战役中都取得了辉煌战果。格里芬离开后不久，由士兵和教官组成的工程特遣队也奔赴战场，他们带走了格里芬留下的为数不多的马匹。[1] 到1861年9月，校长鲍曼就一直抱怨西点军校的炮术和骑术课程已经完全停顿下来，因为缺乏教官、马匹和枪炮。[2]

鲍曼对理论课和战术课教师变化频繁同样不高兴。仅1861年，就有13名教官申请或被征调到战场服役。最后的结果是，军校里所有体格健全的教官都被派往前线作战。但经过最初不多几次战役，鲍曼就发现找人替代他们并没有太大困难，因为有一大批伤残军官可供选择。[3] 学员军团同样在不停地变化。1864年，国会允许年满24岁并参加过战斗的人成为西点军校的学员。其中有几个长着大胡子，曾在夏伊洛、安提塔姆或其他地方作战的人，有些人是接受了委任状的志愿军官。

1862年，林肯总统到西点军校与史考特将军商量新工兵总司令的人选，学员们总算有了一个可以见到总统的机会。此时的史考特已经退休，还住在军校里。他向总统推荐了哈莱克。林肯总统办

---

[1] Farley, *West Point*, 87; Forman, *West Point*, 123.

[2] Bowman to Totten, March 18, 1861, SLB.

[3] Schaff, *Old West Point*, 255 – 256.

完正事以后，鲍曼带他简单参观了校园。总统与学员们聊了几句并与他们握手。之后他又去了拿破仑博物馆。博物馆的墙上画着一幅标识拿破仑战役地点的地图，林肯总统对这幅地图印象深刻，想要一件复制品，鲍曼就把准备好的地图送给了他。①

除了林肯总统这次参观和庆祝联邦政府获胜外，对西点军校的日常生活造成影响的事件仅有一次。1863 年夏天，征兵工作开始启动，纽约城里一片骚乱。抗议征兵法案的人群很快出现暴动。这时，李已攻入宾夕法尼亚州，联邦及本市的民兵都被调往前线了，从海港要塞来的守备部队大部分是伤残士兵，根本无法平息暴动。在急需增援的情况下，从西点军校赶来了包括 59 名士兵的特遣部队帮助恢复秩序。就在同一时间，有传言说，纽约城里的“铜头蛇”，即同情南方的北方人，计划到哈得逊河来摧毁“冷春铸造厂”，就在这个厂子里，罗伯特·帕罗特，一位西点军校的毕业生，设计制作了著名的帕罗特手枪，这一消息传到西点军校后，鲍曼给学员们配发了子弹，连续让学员们不分昼夜地站了好几天岗，但没有任何袭击事件发生。②

这种激动人心的时刻并不多见。即便是在内战期间，西点军校和平常一样，大部分时候都与世隔绝。1863 年，国会为修建一条路而投票争取资金，这条路将从军校通往河上游的康沃尔，可以使人们更加容易到达军校。鲍曼听说后非常震惊并坚决反对修这条路。他抗议说：“修建一条通往纽堡的便捷通道，将严重损害军校学员的道德和纪律。”③ 学员们所了解到的关于战争的消息，除了报纸上看到的，从伤残教官那里听到的以外，就是听休长假的学员所讲的，因为这些学员通常可以在驻扎波托马克河的部队那里过长

---

① Bowman to Lincoln, May 6, 1863, SLB.

② Forman, *West Point*, 123 - 124.

③ *Ibid.*

假。[①] 其他学员通过打棒球打发时间，这种运动据称是由军校的毕业生 A. 道布尔迪发明的。内战期间，这项运动在西点变得流行起来，在战场上的军队中间也一样开始流行起来。[②]

内战改变了许多校长所关心的问题，但只是在程度上而不是在种类上。他还和从前一样考虑如何找到好的授课教师，维持学员们的纪律观念，改善教学设施及其他类似的问题。他继续担任像大学校长一样的角色，而国会就是他们的学术委员会。1864 年，在一位刚毕业的学员的父亲参议员哈里斯的帮助下，学员们涨了工资。鲍曼又请他帮助提高军校的入学标准。他的前任们也曾提过这个要求，他的继任者可能还会继续提，但结果只有一个。鲍曼指出，提高入学标准并不会将西点军校变成富家子弟的学校，美国现在有许多学校可供选择，他希望通过这一点说服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但这一切都是徒劳，因为无论校长如何抱怨报考者“连最简单的字都不会写”，国会都不会情愿背负偏袒富人、制定不民主制度的指责。[③]

因战争而制定的法律的确给校长增添了新的麻烦。1865 年，军校的总工程师提醒他说，军校里的木匠一天收入 2 美元，也就是一年收入 600 多美元，这些人有责任交税。校长应该从这些人的工资里预留适当数额的钱，但他并没有那么做，如果他无法从木匠们那里讨到这笔钱，他就不得不自己掏腰包付国内收入署专员确定的税额。[④]

北方联邦军队所取得的进展是学员们经常谈论的话题。许多学员都有自己的作战图，所有人都认真研读报纸。他们庆祝胜利的方式包括发表演讲、张贴布告、燃放烟花。攻陷莫比湾和亚特兰大城

---

① Bowman to Delafield, June 20, 1864, SLB.

② Baumer, *West Point*, 198.

③ Bowman to Harris, March, 1864, SLB.

④ Delafield to Cullum, December 23, 1865, SLB.

时，他们鸣枪100响以示敬意。1864年12月，当“谢尔曼将军以收复萨凡纳城向祖国献礼”时，他们又鸣枪36响。[1] 军校的员工和学员们为军校毕业生在交战双方军队里所创下的纪录感到骄傲。特别是内战的最后两年里，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主导了双方军队。他们知道，在南方联盟军队中服役的296名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中有151人成为高级军官。在北方联邦的军队中，有294名西点军校毕业生升至将军，在所有60次重要战役中，有55次交战双方的指挥官都来自西点军校，另外5次至少有一方军队的指挥官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

虽然出现了李将军、杰克逊这样令人生畏的人物，西点军校毫无疑问是支持北方联邦的。像军队和政府一样，内战爆发初期，西点军校内部在如何更好地参战问题上发生分歧。许多军官和学员反对武装叛乱，但对奴隶制度持支持态度。1862年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使西点军校的学员军团更加确定继续代表的不只是一种坚定的政治理念。随着战争的继续，军队和通常情况下能反映军队观点的西点军校更加坚定地站在共和党一边。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分歧，越来越集中于中央集权和州的自治权上，军官们也随之越来越倾向于支持林肯本人及其所属的政党。他们是中央政府的公务员，而且作为职业军人，他们希望有一个更加强大的正规军，在他们看来，要达到这个目的，只能支持由联邦政府而不是各个州占主导地位的权威政府。哈莱克总司令1862年以前一直是一名民主党员，在这一问题上他身先士卒，率先改投共和党门下。因为他认识到民主党关于州自治权力的立场，实际上是在支持民兵和志愿军，而共和党的立场，至少在理论上，更接近于建立全国的、正规的军队的理念。[2] 西点军校的亨利·杜邦、詹姆斯·威尔逊及其他许多民主党学员都步哈莱克之后尘，成为坚定的共和党人。

---

① Forman, *West Point*, 123 - 125.

② Ambrose, *Halleck*, 209 - 11.

军校学术委员会的临时主任丹尼斯·马汉也脱离了民主党，转而支持林肯。他和其他许多军官的新理念在 1864 年第一位西点军校毕业生竞选总统的时候得到了验证。这位毕业生是乔治·G. 麦克莱伦将军，他和林肯针锋相对，包括在实行和平政策上。麦克莱伦是马汉最得意的门生之一，后来曾做过马汉的领导。但马汉和哈莱克、谢尔曼及许多其他军官，公开抨击这名民主党候选人。有一次，马汉和他的老朋友古弗尼尔·肯鲍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肯鲍支持麦克莱伦，认为马汉也应当支持他。马汉回答说，麦克莱伦是“与杰斐逊、杰克逊一伙的民主党人，他们都认为在各个州的安全被看作是最高法律时国家才更有可能存在”。他说，民主党人对这场“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公然叫停是可耻的。当肯鲍攻击林肯及他的政策主张时，马汉反击道，麦克莱伦可能是除约翰·弗里蒙特外“最没有资格参选总统职务的人”。马汉说他这的这一观点是以“无以辩驳的事实”为基础的，他说麦克莱伦“缺乏某种基本的品德”。①

西点军校的军官们加入共和党显得特别引人注目，因为就是共和党人曾经对西点军校进行了最猛烈的攻击，其程度远超过 30 年前的杰克逊总统那批人。这些共和党人，包括激进和温和人士，沿用了杰克逊总统对西点军校的一些指责，认为它是贵族阶级的发源地。此外，他们又为其增加了两条罪状：一条是针对在南方联盟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大批军校毕业生的，包括大部分声名显赫的将军及联盟的总统，以及许多领导北方联邦军队但观念保守的西点军校人，比如卡洛斯·布艾尔先生和麦克莱伦。他们指责这些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对国家不忠，而军校本身就是支持南方联盟的。陆军部长西蒙·卡麦隆在他 1861 年 6 月起草的年度报告中率先表达了这一观点。他在报告中指出，军队中南方人辞职的现象证明了他们的“严重背叛”，这毫无疑问是西点军校“教育制度存在致命缺陷”

① Mahan to Kemble, September 26 and 29, 1864, Mahan Papers.

的结果。他说，军校的纪律制度无法辨别“本身就错误的行为和违反特定纪律的错误行为”，这种缺乏“凭良心做事的习惯”的状况造成了其培养出来的全都是变节的军官。[1] 第二个指责更加严重，简单地说，它是说无论西点军校对国家是否忠诚，最重要的是从西点军校里出来的全都是差劲的士兵，不具备训练、组织军队或赢得战争的能力。

为了反驳第一个指责，西点军校的友好人士们指出，西点军校平均每10个南方学员中有6个离开军校参加了南方联盟的军队，而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这个比率是100%。显然，与其他大学相比，西点军校的南方人更加明白自己的职责所在。这种解释并不能使提出指责的人感到满意，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政府并没有为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提供4年全额奖学金。对此也能做出解释，南方也为西点军校分担了部分开支，这场战争毕竟是内战，要求南方的西点毕业生都为北方而战显然不合理。

对西点军校人能力不足的指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这场战争使美国人的许多特性成为关注的焦点，而之前这些特性被遗忘或忽视了，至少军官们对它们是这样的，这些特性包括对常备军和专业军人的普遍敌视。美国人对专家（在这里是指经过专业训练过的士兵）的歧视，导致他们对将军本人及他们所指挥的军事行动展开猛烈的攻击和广泛批评。作为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美国人特别着迷于这场战争，并且大部分人认为自己就是战术和战略方面的专家。让许多北方人无法忍受的是，1861年令人恼火的推迟作战，这种状况直到马纳萨斯之役后才有所好转，以及军队长期对马汉理论的歧视，这一理论是指内线作战、牢靠的供给、巩固防御工事和阵地战等有限战争最理想的策略。他们感到失落和愤怒，开始寻找原因，最后发现问题出在西点军校和那些谨慎有余的专家们身上。

---

① *Annua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War* (Washington, 1861), 27.

1861年12月31日，《纽约论坛报》表达了民众的想法，它指出："无论民众对军事科学的理解有多么不全面，常识却并不只是那些佩戴奖章和金银线花边的人才有，在加速还是延缓向叛乱开战这一问题上，拥有常识的人同样可以像拥有战术知识的人一样做出决定。" ①

10天后，国会讨论关于扩招军校学员的议案。共和党人首先发难。本杰明·富兰克林·韦德、约翰·谢尔曼和莱曼·特朗布尔大谈西点军校的背叛，以及那些接受政府提供的教育而又与政府作战的忘恩负义之徒。另外一些人又搬出杰克逊总统对军校的指责——民主美国里的贵族怪胎，自命不凡而又封闭的组织。威廉·皮特·弗森登认为西点军校缺少道德纪律的氛围，因为那里的学员"在狭隘、排外和悲惨的状态下接受教育"，自认为是军事领域的权威。另外一些议员认为，在没设立培训医生、牧师或律师的学校的情况下，政府却维系这么一所专门培训军人的学校，这种做法是可笑的。

对西点军校人不称职的指责很有道理。这些指挥政府军队的人，包括麦克莱伦、布艾尔、哈莱克以及后来的保罗、伯恩赛德和胡克，都很差劲。对于如何处理规模如此庞大的军队，他们在西点军校并没有受过实际和理论上的培训，这一点在战场上表露无遗。政治上，在开始的一两年里，北方的将军们不认同政府的政策，一些人特别是麦克莱伦极其随意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偏爱某一个西点军校人，就会导致另外一个人声名狼藉。这种事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有两个非常典型的例子。1863年，哈莱克为了支持尤利西斯·格兰特而抛弃了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政治家约翰·麦克尔纳德，由于麦克尔纳德的个人良好记录，并没有人对此有太大的抱怨。但

---

① *New York Tribune*, December 13, 1861；对整个问题透彻精辟的讨论，参T. Harry Williams, "The Attack on West Point During the Civil War,"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XXV (June, 1939), 492-501。

另外一个伊利诺伊州人约翰·A. 洛根的遭遇却大不相同。1864 年他带领田纳西州的军队在亚特兰大战役中取得胜利，但被拒绝永远指挥这支队伍，原因仅仅是他没在西点军校接受过教育。最令人恼火的是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第一次马纳萨斯之战中的麦克道尔、科林斯湾之战中的哈莱克、1861—1862 年冬季及后来约克镇战役中的麦克莱伦、第二次马纳萨斯之战中的保罗，特别是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时的伯恩赛德，好像只要稍有常识的人就会做得比他们好。

共和党人对专业军事训练如此不屑不足为奇。议员们口气很大，他们说，在这次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将军们将从民兵中产生，因为他们相信普通人经过很短一段时间就可以超过专业军人。本杰明·富兰克林·韦德认为："能在这场战争中脱颖而出的人，能冲上前去展示自己有能力在战场上指挥庞大军队的人，将会是那些个人智慧没有被西点军校的条条框框束缚的人。" 这么说的原因之一是，由于西点军校所设的课程严重束缚想象力，它培养出来的军人就理所当然地难以成为好的甚至伟大的将军。课程作业都是理论性的东西，教出来都是些不切实际的学员，只懂得建筑防御工事，就像有人批评的那样，"永远是同一种思想的人和毫无用处的结论"。参议员谢尔曼说，这些专业军人只适合于"纪律、模式、走队列、遵循日常纪律和军营常规"。他和其他几名参议员一起呼吁把拨给西点军校的钱分配给各个州的大学开设军事训练课程。温和派的共和党人和一些民主党人试图对这些指责做出回应，马汉教授和其他一些教师写信给这些激进人士进行反驳，但事实仍然是，西点军校人至少在北方联邦的军队里表现确实很差，广义上讲，这是西点军校的失败。[1]

1863 年 1 月，正在北方联邦对战争一筹莫展的时候，参议员

---

① Williams, "Attack on West Point," 497 - 500; Mahan to Fessenden, March 18, 1862, Mahan Papers.

开始审议西点军校年度拨款的议案。激进人士义愤填膺，要求关闭西点军校，他们认为西点军校阴谋将联邦推向灾难的深渊，如果不是阴谋的话，就无法解释为什么那么庞大的、装备精良的北方军队会吃败仗。议员詹姆斯·莱因说，如果北方联邦在内战中败北，恰当的碑文应该是"牺牲的支持奴隶制的西点军校人"。参议员特朗布尔说，即便不是阴谋，西点军校将重点放在教授数学和防御工事上就是联邦失败的原因。[①]《哈泼斯周刊》发表评论说："所有懂得如何建设防御工事的人离开军队，让那些身体健壮和抱有必胜信念的北方人横扫叛乱者，我告诉你们，他们将用自己的力量将那些人碾成齑粉。并不是军事教育不能成就伟大的军人，只是战争是一种艺术，不是科学，只通过课堂和书本无法成为一流的画家。必须是有与生俱来的战争天赋的人才能做得到。"《哈泼斯周刊》认为这种人并不常见，从西点军校根本不可能走出这样的人。[②]

关闭西点军校的努力以 10:29 的投票结果而失败。一些投票反对关闭军校的共和党人意识到，打败北方军队的人是那些展示了想象力和胆识的西点军校毕业生，对方的总司令是曾任西点军校校长的罗伯特·E. 李，所以指责西点军校的训练不合格是错误的，看来，北方联邦只是选错了人。

在战争初期，来自南方的军校毕业生胜过他们的北方同学，原因是多方面的。他们的军队比北方的好。南方农村的士兵习惯于使用武器和野外生存。他们处于守势，在自己的家乡作战，供给线不长，而且有人民的支持（只要南方军队冒险进入北方就会失败）。直到 1863 年，因为各种原因，南方联盟的士气高过北方联邦。哈莱克和埃德温·斯坦顿进入陆军部之前，南方联盟的军队比北方组织得更有序。邦联的骑兵明显优于北方，这倒不是因为领导得好，而是因为南方人本身就比北方人会骑马。可能同样重要的原因是，

① Williams, "Attack on West Point," 502 - 504.

② *Harper's Weekly*, VI (January 17, 1863), 75 - 78.

南方军队的领袖是李、杰克逊和两位约翰斯顿，他们都是职业军人，成人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职业军人。而北方联邦军队的专业指挥官在墨西哥战争之后都从军队辞职了，之后上来的都来自民兵。乔治·托马斯是为数不多还留在军队里的职业军人之一。格兰特、谢尔曼、麦克莱伦和哈莱克原先都是民兵。北方从1861年的时候就开始重新调整，但耗费了很长时间，南方联盟却没有这方面的困扰。

那些激进人士并没看到这些原因。他们看到的都是事实，1863年，北方联邦取得了两次最大的胜利，维克斯堡和葛底斯堡战役①，都是由西点军校训练出来的人指挥的。北方联盟取得了内战的最后胜利。格兰特、谢尔曼、米德、谢里丹和其他职业军人成了英雄，麦克莱伦和布艾尔这两位保守派民主党的领头人离开了军队，哈莱克加入了共和党。为了反驳那些指责，西点军校的上尉爱德华·博因顿于1863年出版了第一本关于西点军校历史的书。从此对西点军校的非难销声匿迹了。

由于西点军校毕业生在内战中的表现，很少有人再指责西点军

① 译注：葛底斯堡战役，1863年7月1—4日，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南北两军在葛底斯堡进行的一次重要战役。这是到那时为止的美国历史上流血最多的一次战役。联邦军死伤和失踪2.3万人，南军2.8万人，南军司令罗伯特·李进攻失败，被迫撤退。李以承担失败责任为由，要求免去自己弗吉尼亚军团司令职务，但南方邦联总统戴维斯未予批准。北方将军米德在战斗期间向各军下达了一道道重要命令，对战斗的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葛底斯堡战役是南北战争的转折点，从此，南军失去战略主动权，再也未能向北进军，联邦军队转入进攻。葛底斯堡战役的胜利，更加坚定了美国人民夺取最后胜利的信心。正像4个月后林肯在葛底斯堡战场举行国家烈士公墓落成典礼时，发表的那篇不朽演说中所说的："我们要从这些光荣的死者身上汲取更多的献身精神，来完成他们曾为之竭尽全部忠诚的事业；我们要在这里下定最大的决心，使这些死者不至于白白牺牲。"

校能力不行。① 但关于忠诚性的老问题再次浮出水面。罗伯特·宾哈姆1904年曾称，从1825年李和杰斐逊入校到1850年，西点军校一直使用威廉·罗尔写的《试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一书，向学员传授各个州拥有从联邦分离的权利。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支持宾哈姆的这一观点。② 西点军校的法律教授埃德加·杜德利中尉在一次多少有些正式的回复中说，罗尔的书只在1826年用过一年，此后就一直用肯特的《注解》作为法律教材。③ 无论如何，罗尔的观点不像宾哈姆所说的那么极端。为了宣传分离权利，罗尔尽量不把它与叛乱的最后权利相提并论，所以他的观点一直都能为所有人接受。他的思想实际上根源于英国的洛克派。他说："否认分离权利，将会与我们的政治制度得以建立的原则相悖，这一原则是指人民在任何情况下都有选择接受何种管理的权利。"④ 他本人坚决反对分离，认为人们应该肩负"维护国家统一的神圣职责"。他警告说，分离将会产生"猜忌、不和及相互敌视"，国家就会被外部敌人所征服。⑤

无论西点军校如何尽可能地自我保护，事实毕竟是事实，它作为美国政府的一个机构，使用联邦政府的资金，曾经培训过试图凭借自己的能力推翻政府的人。为了防止重蹈覆辙，内战后，申请进入西点军校的人被要求进行一种新的宣誓："我在此郑重宣誓，我将支持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超过任何及所有我本人可能向任何一个

---

① 对西点的仇视情绪当然包括民兵，他们痛恨西点军官以及他们封闭的小圈子。他们的这种情绪在约翰·A. 洛根的《美国志愿士兵》（芝加哥1887年版）一书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达。作为一名杰出的民兵，洛根系统攻击了自成立到内战时期的西点军校。他争辩道，志愿士兵才是最好的士兵。本书在后面将进一步深入地讨论洛根的观点。

② Robert Bingham, "Sectional Misunderstandings," *North American Review*, CLXXIX (September, 1904), 361.

③ Edgar Dudley, "Secession," *Century Magazine*, LXXVIII, (July, 1909), 631.

④ William Rawle, *A View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Philadelphia, 1825), 289.

⑤ *Ibid.*, 299, 301.

州所宣誓的忠诚……"[①]

西点军校竭尽所能平息那些指责，但仍不能够忘记针对职业士兵的尖锐批评。内战后期，一群在西点军校执教的伤残军官开始讨论外界是如何描述这场战争的。他们一致认为正规军得不到赏识，因为报纸倾向于大幅报道本州的志愿军而忽视了其他所有的部队。他们认为肯定没有哪个州会在战后为正规军建造纪念碑，于是他们就决定成立一个筹委会并在西点军校里为自己的人树一座纪念碑。募捐进展缓慢，但到1889年他们收到了正规军大概6万美元的捐款，在"战胜纪念点"建造纪念碑的工作正式展开，并于1897年竣工，用以纪念那些在内战中牺牲的正规军军官和士兵们。[②]

战后这些苦楚在个别地方仍然存在。1868年，乔治·华盛顿·库勒姆校长出版了他的《传记体记录簿》第一册，书中将所有南方学员离开军校加入南方联盟之后的记录全部排除在外。[③] 后来，库勒姆娶了哈莱克将军的遗孀，并因此得到了哈莱克50万美元遗产，这些钱是哈莱克在内战前在加利福尼亚做煤矿生意积攒下来的。库勒姆死后将这笔钱捐给了西点军校，用来建设一座库勒姆纪念馆，以纪念逝去的西点军校军官和毕业生。这座纪念馆于1898年竣工，内部包括纪念匾、书画及其他纪念那些西点军校骄子们的东西。根据库勒姆的遗愿，纪念馆里完全没有任何有关南方联盟的东西，只有李和博勒加德在关于校长的篇章里出现过。

并没有多少毕业生赞同库勒姆的观点。西点军校是最后一个分裂的大型机构，也是最早实现统一的机构之一。格兰特和李在阿波马托克斯及后来的书信往来为军校的统一树立了榜样。在整个南方地区，随着南方联盟军队的投降，那些原本是同班同学的高级和低级军官们私下里聚在一起。1869年，西点军校1818届毕业生，时

---

① Farley, *West Point*, 23.

② Charles W. Larned, *History of the Battle Monument at West Point* (West Point, 1898).

③ Cullum, *Biographical Register.*

任纽约州立大学校长的霍拉斯·韦伯斯特号召成立校友会。昔日分属北方联邦和南方联盟的毕业生积极响应，他们决定将这一组织命名为“美国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联合会”，推举 S. 塞耶为会长，并制定了章程。为了避免将政治因素掺杂其中，他们宣布成立这个组织是基于“毕业生之间的交往和兄弟情谊”，将禁止谈论政治。此后，北方和南方的毕业生每年都会相聚一次，共同回忆昔日时光。①

全国范围内的统一用了更长时间，但最终还是忘却了大部分的战时仇恨，并学会了如何共同生存。军队里走向统一最明显的迹象是 1898 年美西战争②期间，南方人和北方人并肩作战，指挥官既有北方联邦的也有南方联盟的。四年后，在西点军校成立 100 周年举行的校友日活动上，北弗吉尼亚军队炮兵部队的统帅波特·亚历山大将军作主题发言。在对李、斯通沃尔·杰克逊、杰伯·斯蒂沃特及其他昔日叛乱的军队领袖盛赞一番后，他说，对于南方、整个国家甚至全世界而言，内战以其真实面貌存在是最好不过的了。听众中那些长着灰白胡子的人欢呼着站了起来，乐队开始演奏“星条旗永不落”和“迪克西”，那些曾经在战场上厮杀的老人完全不顾难为情抱头痛哭。③ 第二天，陆军部长的一席话将重新统一推向了高潮，他说，陆军部再也不会怀疑西点军校的忠诚，“受西点军

① *The Association of Graduates of the USMA*, *Bulletin Number* 1 (West Point, 1900).

② 译注：美西战争是 1898 年美国为夺取西班牙殖民地而发动的战争。由于美国军舰“缅因”号在古巴哈瓦那港爆炸沉没（1898 年 2 月 15 日），激起美国舆论大哗。3 月 27 日，美国通过驻西班牙公使提出要求西班牙在古巴停火和取消集中营等条件。4 月 24 日，西班牙对美宣战。在古巴，罗斯福率第一志愿骑兵团（即莽骑兵）节节获胜。美国海军准将杜威的舰队在菲律宾占领马尼拉。西班牙加勒比海舰队在古巴圣地亚哥港被美国彻底摧毁。两国于 12 月 10 日在法国巴黎签订《巴黎和约》。根据和约，西班牙全部放弃古巴，将波多黎各和关岛等殖民地割让给美国，并以2 000万美元把菲律宾的主权转让给美国。

③ William Whitman Bailey, “The Centennial at West Point,” Archives, USMA.

校精神鼓励的军队根本不可能危及国家的自由或者背叛自己的国家”。[①]

事实上，他说这句话是多余的。至少从 70 年代开始，就没有人再怀疑西点军校的忠诚，它经过战争洗礼，成为美国最受崇敬的机构之一。皮匠的儿子格兰特、孤儿谢尔曼及其他类似的人，使指责西点军校贵族本质的话听起来荒诞无稽。没有任何一名西点军校毕业生图谋控制政府，长久以来对部队控制国家的担心也减少了。最重要的是，美国北方人和南方人特别以他们的军队为荣，将那些率领军队的军官视为他们的英雄和超级战士，而这些军官全是西点军校人。

---

① *CWP*, I, 53.

第十章　发展停滞期

1871 年，密歇根大学校长布里尔·安杰尔宣布："今天校园生活中的活动前所未有，一个学校不稳步前进就必将落后。"① 在安杰尔的格言影响下，战后各大高校都在一心追求进步。他们摒弃旧式的传统教学方法，在现代化、与时俱进的道路上争先恐后。他们从过去的神圣形象和自己捍卫正直的角色中解放出来，一心要将他们的学员培养成掌握某一细微领域的大量最新信息的商业人士和专业人士，而不是传统的有教养的绅士。这种变化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且在有些学校从来就没有发生，但如果说战前高校的指导精神通常来自剑桥、牛津和耶鲁的报告的话，战后的指导精神就出自证券交易所、实验室和各种专业期刊了。亨利·卡伯特·洛奇还记得，当他 1867 年进入哈佛大学时，"我进入大学时处在旧的体制之下，出来后就生活在新体制中了。我进入的是 18 世纪式的大学，到处都是纯拉丁语的颂歌、抒情诗和挽歌……学校里教授的英语著作极为有限，而我出来时就成了一个现代化大学的毕业生"。②

引起这一变化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类知识的进步，而内战大大促进了这一进步，这种进步不仅体现在死刑行刑方式的变化，也涵盖了机械、交通、通信和其他诸多领域。而对这些信息进行采集、整合、存储和发布的最便利的场所就是高校了；为完成这一任务，各高校担负起一种全新的角色。在从旧式传统学校向现代化、

---

① Quoted in Rudolph, *American College*, 329.

② Quoted in Allan Nevins, *The State Universities and Democracy* (Urbanna, Ill., 1962), 1-2.

多元化学院转变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自己正在接受另一种主张——即一个人已做不到对值得了解的东西无所不知。他们还发现他们自己对各个知识领域（当时知识已被划分为各个“领域”）内哪些知识值得了解，甚或哪些领域本身重要这一问题达成共识。他们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采纳哈佛大学（当时校长是查尔斯·W. 埃略特）首先采取的选修原则，将教师不愿或不能解决的任务抛给学员，让学员决定什么知识是重要的、需要知道的。

镀金时代的美国敢于冒险，瞬息万变，生活在未来也为了未来而生活。新思想、新方法、新团体兴起。除了少数例外，美国各高校与其他机构一样反映了这种精神。这个例外便是美国军事学院（即西点军校）。尽管从地理上说，它离新时期美国的商业和人才之都纽约城只有50英里，却好像处于另一个国度。知识和科技的发展越需要变化，西点军校维护不可侵犯的塞耶体制的决心就越坚定。这一点已经得到了检验和证明；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维持现状。塞耶体制曾经很有远见，但在镀金时代却已过时。而西点军校越脱离国民生活，就越陷入自我满足。“西点军校的伟大魅力就在于许多东西永远不变。”一位1917年的毕业生自豪地这样说。①

事实并非如此。西点军校的课程一成不变，教授和教科书亦如此（阿尔伯特·E. 丘奇在内战很久以前编写的画法几何著作被一直沿用到20世纪30年代）。校内维持着一个紧密的小社会。1843年的军校学员有220人，到1900年仅增加到492人，与其他高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教授、讲师和行政管理人员也大多来自本校毕业生，而他们也继续沿袭传统。校园里新建筑几乎没有，连学员的俚语也还是老一套。对于内战——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西点军校的直接反应是无关紧要。校长的职位面向军中所有兵种，打破了工兵的垄断权，这一方针遭到了长时间的抱怨，陆军部失去了对

① Robert C. Richardson, *West Point: An Intimate Picture of the National Military Academy* (New York, 1917), 173.

西点军校的监督权；军校最低入学年龄提高到17岁；英语语法、图像几何和美国史被添加到入学考试内容中。[①] 这就是全部的变化了。另外就是，在西点军校看来，内战没有必要发生。

自我满足还不止于此；校长和教师们继续按照战前拟定的方针努力改进学校。问题是，无论校长还是教师们都未曾展望未来；相反，他们以为面临的问题和从前一样。于是，像以往一样，他们要求提高入学标准；也像从前一样，国会对此表示拒绝。[②] 学校还是录取了几乎所有的考生，然后在前一两年的课程学习中发现有一半或更多的学员不够格。到1879年，1875年入学的学员中只有40%毕业。[③] 而在1868年采取的书面考试体系中，考生的通过率要高于此。据一位学员说，原因在于，当着学校委员会的面进行口语考试的老办法令许多男孩“非常恐惧，以至于不知所言，而未能通过考试的学员中有些毕业于优等学校，或曾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竞争激烈的面试”。[④] 追求更高标准的焦虑贯穿于那一时期，总会在同样的辩论中见到（在这里说话的是谢尔曼将军）：“我们不想提高入学考试的要求，因为这实际上会把贫困子弟关到门外，这些家长的处境使他们无力给儿子提供必要的教育。”[⑤] 西点军校的回答——美国全国免费公立学校的增加使总体的教育水平提高，现在是西点军校赶上时代的时候了——无人理睬。[⑥]

战后西点军校的校长们与其前任同样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国会对这一职位的管理职能的干预。每当国会议员提名的学员被发现不合格或因违反纪律而被开除，议员们都会一再向陆军部长求情，而

---

① Beukema,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23.

② *Annua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War*, 1899 (Washington, 1899), I, 552.

③ *Annua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War*, 1870 (Washington, 1870), I, 299.

④ Hugh T. Reed, *Cadet Life at West Point* (Chicago, 1896), 73.

⑤ Sherman to Rawlins, February 1, 1866, Misc. Mss., USMA Library.

⑥ C. Wilcox, "The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West Point," *JMSI*, XVI (March, 1895), 253.

部长通常也会召回此类学员。校长要定期将学校使用的教科书送交国会审查。[1] 此外还有更为细致的监察。1874年，当时的校长托马斯·鲁格不得不向陆军部保证，当他选拔最优秀的员工而并不知晓其中许多人的政治背景时，他会“毫不犹豫地解雇任何有讨厌的民主情结的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鲁格承诺会雇用共和党人做木匠、卡车司机或其他工作。[2]

内战使战争领域产生变革，西点军校也缓慢地向新的方法调整。在战争结束七年、军队中已使用格林机关枪五年之后，西点军校开始教授这种武器的用法。虽然在普法战争[3]中法国已发现格林机关枪射程有限，用在枪炮上无济于事，但校方还是将其列入野战炮课程中。将现代武器列入课程的一个问题就是缺少装备。1890年《哈泼斯周刊》报道的西点军校的一个插曲说明了这一点。几年前，西点军校的工程大炮中的一支旧枪爆裂，校长进行了上报，旋即，这种旧枪被带走，以另外一支取而代之，但依然是老式型号。1889年，这些枪中有一支爆裂，枪组装置被带走，需要另有枪来替换。当替换枪组被运来时，人们发现这正是第一次被当作危险枪支被带走的那个枪组。《哈泼斯周刊》评论说：“人们会很有兴趣地想知道，这两个枪组是否会再被西点用来替换爆炸枪支。”[4]

19世纪下半叶，军事科学领域最重要的事件不是美国内战，而是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部分原因是美国内战的教训被忽

① Belknap to Ruger, September 19, 1874, National Archives, Record Group 94, Office, Adjutant General.

② Belknap to Hamilton Fish, June 19, 1874, *ibid.*

③ 译注：普法战争是普鲁士为统一德国南部，排挤法国在德国南部控制，而与法国进行的战争。普军大获全胜，在色当会战中击败法军主力，深入法国境内，前锋逼近巴黎。法国资产阶级政府与普鲁士签署和约，割让与德国接壤的洛林和阿尔萨斯两省，并赔款10亿法郎，以换取普鲁士从法国撤军和释放战争中被俘的10万法国战俘并用于镇压巴黎公社。普鲁士国王在战争期间，在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皇帝。

④ *Harper's* Weekly, XXXIV (May 10, 1810), 367.

视，甚至在美国也是如此；但主要还是因为普法战争虽在美国内战之后爆发，但却采用了更新型的技术、组织方式和战争工具。普鲁士的胜利者成为世界各地士兵的榜样，学员们涌向柏林拜在战争大师们的门下。[①] 德国取代法国成为头号军事强国，军队对此的反应是将最聪明的军官送到德国考察学习，并采用了普鲁士式的盔甲。国会的反应是通过将德语加入军校课程的提议，但西点军校拒绝课程有任何变化。校长鲁格称，要加入德语，就只能将课程延长到五年，或招入更优秀的学员，而后者意味着要提高大学入学要求，而这样会将 3/4 的考生拒之门外。最终德语之事只好作罢。[②]

学校教师也拒绝变化。有一个学员曾是参加志愿军团作战的内战退伍士兵，他还记得有一天马汉教授给他布置了一个哨兵站岗的作业。因为他曾在战争中多次履行这一任务，所以被叫到时，他没有按照课本，而是根据自己的经历回答起来。马汉生气地喊道："不，先生！完全错了！""可是，教授，"这个学员答道："这正是我在服兵役时作为一个战士多次执行的任务……""我不管你在内战时干了什么、见到什么，你必须根据课本来！"这个学员想指出在特定情况下，脱离课本上的规则是有必要的，但马汉大声喊道："我不想再听你说话。坐下，先生！"[③]

西点军校忽视了国家的其他方面，以至于连一贯友好的监察委员会战后也经常提出批评。1879 年，该委员会要求采取多样化教学方法，希望能"克服课程的单调性"。以不定期的讲座代替通常的背诵会"使教学体系更灵活、更令人激动，也更有成效"。还提出要增加历史课程，开设一些自然科学课程，以及用德语取代西班

① See Ambrose, *Upton*, 85 - 100.

② Ruger to Secretary of War, March 2, 1872, SLB.

③ Robert G. Carter, *The Art and Science of War Versus the Art of Fighting* (Washington, 1922), 4 - 5.

牙语。这些建议无一落实。[①]

从表面上看，西点军校没有存在的理由。战争一结束，它就失去了在科研和工程学上的优势，一则由于普通专业学院的兴起，再则由于军校课程未反映出的技术知识的增长。因为西点军校不能比战前将更多时间投入到这些课程中，学员在化学和工程学方面所花的时间就少于专业普通学校的学员，落在其后。西点军校的学员在战场上证明了他们的优秀，但现在已没有战争可打，今后也没有战争的影子，除了在那些只有当地居民在意的边境地区。军中掀起了学习知识的热潮，军队更加专业化，从而需要新型的年轻军官，但西点军校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一情况。西点军校之所以能够不顾时代的气息因循守旧，是因为人们都不太介意。西点军校无视美国社会，美国社会也同样忽视了西点军校。

国家对西点军校的缺点听之任之，一个主要原因是其在内战中的成功表现。美国对西点军校战时的表现十分满意，以至于每当监察委员会或其他批评者提出其需要变化，提到这一培养了格兰特、谢尔曼、李还有杰克逊的体系需要变化时，西点军校校内校外的反应都极为愤怒。这种态度在教授和校长中的表现尤为明显，而直到1900年他们还几乎都来自内战退伍军人。他们一起努力维护1861年到1865年的记忆在现实中的重现，抵制一切试图改变他们学习时就存在的体制的行动。

1866年，乔治·W. 库勒姆校长隐约听到有谣传说国会提出要对西点军校实行某些改变。他立即向亨利·威尔逊参议员写信表示反对。他宣称："一个由塞耶将军建立的、在半个世纪中取得了诸多优秀成果的体制，不应该因为任何新的政策而有些许的改变。""维持现状是最明智的做法。"他建议威尔逊参议员在征询军校毕业生的总体意见，尤其是塞耶、格兰特和谢尔曼的意见之前，不要

① 检查委员会的报告包含在《陆军部长1879年年度报告》（卷1）当中，第428页。

有任何行动。①

1879 年，一位部长批评军校允许学员在周日学习，参谋长谢尔曼对此事做出了回应。谢尔曼说军校里学员的作息时间实际上在西点军校已延续 50 年，“在这期间西点军校培养出了声名显赫的将军、德行和虔诚得到公认的主教、行事公正的政治家和政治清白的君子”。为什么要去改变它呢？“不要改变令人满意的事物不正是智慧的体现吗？这种军事体系现在已在西点军校扎根，其正规性已使学员形成井井有条、服从命令、尊敬上级的习惯，而这种习惯已传入军队中，扩展到全国，为这个民主国家创造了价值无可估量的成果，如果不说它拯救了现实社会的话。”②

谢尔曼在 1869 年到 1884 年间任参谋长，他是西点军校担任这一职位的第四位毕业生——第一位是麦克莱伦，1861 年；第二位是哈莱克，1862 年；第三位是格兰特，1864 年——而他对西点军校的兴趣比之前的任何军队领导都更强烈。谢里丹、格兰特和其他内战英雄都经常来西点军校视察，但没有人比这位“比利叔叔”来得更频繁、待的时间更长。③

谢尔曼将军当时几乎参加过所有的毕业演习，他经常和总统一道参加，通常还要发表讲话。1881 年那次他表现得最好。在上一年，谢尔曼将军对“不上进者”——那些在班级中排名靠后的人——说了一些好话，告诉他们，他们无疑也有崇高的才智，只是在课程学习中没有发挥出来。1881 年的“不上进者”也希望得到同样的待遇，但谢尔曼对整个班级都表情严肃，说毕业只是一个开始，学员们现在就应该准备投入终身学习，不懈努力，孜孜不倦。他讲话时，前总统格兰特和夫人到来，讲台上的人都开始请他们过

---

① Cullum to Wilson, January 17, 1866, SLB.

② Sherman to Cameron, December 2, 1879, William T. Sherman 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③ Sherman to Schofield, June 5, 1878, Sherman Papers.

去在贵宾席中落座。而格兰特将军和夫人在人群中找了凳子坐下。有学员说“格兰特坐在那里像一尊雕像”。每位讲话者都故意提到格兰特将军的职业生涯，博得学员和来宾的阵阵掌声，而自始至终“格兰特将军坐在那里，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毕业典礼结束时，谢尔曼将军按惯例颁发毕业证书，他看每一位毕业生的眼神都带着军人的严肃。但是当轮到最后一名毕业生时，参谋长对他微笑，为他的讲话道歉，解释说去年他因为对“不上进者”的表扬过头而受批评，所以决定改变今年讲话的语气。①

谢尔曼将军在其职能范围内尽一切所能为他所爱的学生做事。1880 年约翰·斯科菲尔德开除了一些在新年前夜喝醉酒的学员。谢尔曼取消了这一处罚，告诉斯科菲尔德：“在新年前夜喝醉只是男孩子们庆祝新年的一种方式。”他不能严肃地看待这种情况，建议斯科菲尔德在下一个新年的午夜训练这些学员——这样很快他们就会请求准许去睡觉。谢尔曼还记得：“我年轻时，我们总在新年前夜胡闹，而当时的传统对此是默许的。有一年早晨起来发现枪在北营的四楼，鼓和横笛在旗杆顶上。当然那天早晨也没有吹起床号。”② 还有一些时候，谢尔曼会撤销对欺侮别人的学员的惩罚，因为在这位参谋长看来，欺侮别人的现象是西点军校的训练中必然会有而又必要的一部分。③

谢尔曼将军的记忆力非常好，他常常提醒西点军校的校长们记住内战之前的情况。1880 年斯科菲尔德发现不能强迫学员去做礼拜而感到烦恼。谢尔曼让他采用 1844 年实行的做法，当时军事法庭决定做礼拜全凭自愿。第二个星期天，校长将全体学员集合起来，让想去做礼拜的人离开，其余的立正，听一位口吃的员工给他

---

① Williston Fish, *Memories of West Point* 1877—1881 (Batavia, N. Y., 1957), I, 21-23.

② Sherman to Schofield, January 6, 1880, Sherman Papers.

③ Sherman to Schofield, January 2, 1880, *ibid.*

们朗读军规军令。第三个星期天他继续这样做；此后，所有的学员都宁可去做礼拜而不必再听人朗读军规。①

谢尔曼想保持西点军校内战前的纯洁的愿望只是因为他在战时和战后的经历而有了些许调和。1877 年，他向当时的校长提议，帮助学生了解军队中的货币和财产会计知识，他还考虑开设“六门关于组织、军备和后勤方面的讲座”可能会比较适宜。如果找到比约米尼思想更现代一点的人教授战略学和战争艺术的课程，可能会促进学习；谢尔曼断定“约米尼过时而古板”。②

那些年学生将谢尔曼奉为偶像。即使在他从军队中退休后参加西点的六月毕业周也是如此，他在这里一直是人们注意的中心。学员查尔斯·罗兹在谈论谢尔曼参加 1889 年 6 月毕业周活动时说：“6 月 11 日那天，谢尔曼将军坐在旅馆的门廊前表达他一贯的看法，说女学员们一年比一年漂亮；在跟附近一名身着灰色衣服的毕业生说话时，他说：‘我的孩子，要是你还没找到女朋友的话，等着吧！她们明年会更漂亮的！’”第二天的毕业典礼上，谢尔曼将军打破了他不再演讲的誓言。“他谈到了很多事情。他告诉他们，他要给每一个人颁发学位证书，所有的证书都一样，和他当年得到的一样，和其他所有人的都一样。”他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被派到物资供应或军需官的职位上，他们应该“时刻做好准备，能立即回答出钱箱里有多少钱、桶里有多少枚钉子”。谢尔曼说，他毕业时，西点军校正像现在一样宁静，大家都抱怨提拔得太慢。但不久

① Sherman to Schofield, January 6, 1880, *ibid.*

② Sherman to Schofield, March 21, 1877, *ibid.*

战争就爆发了，与米诺尔人的战争[①]，墨西哥战争，南方叛乱，每个人都有了指挥战争的机会。他总结道："要永远记得，像指南针指示磁极一样，忠于旗帜。"[②]

不到两年时间，1891年2月，谢尔曼去世。约翰·M. 威尔逊校长从陆军部得到许可，让学员参加在圣路易斯举行的葬礼。后来威尔逊请求让学员加入护送灵柩的队列。"他们像爱父亲一样爱戴谢尔曼将军，"威尔逊说，而"他爱他们，就像爱自己的孩子"。这一请求得到了谢尔曼家人的准许，学员们自豪地走在灵柩后面，将其护送到安葬地点。[③]

谢尔曼的离去并未使西点军校向新的发展方向自由前进。谢尔曼的继任者参谋长菲利普·谢里丹是1855年的毕业生，他与谢尔曼一样坚决阻止西点军校有任何改变。而这位参谋长并非使西点军校一心保持传统的唯一人士，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一位。从内战结束到"一战"结束的岁月被称为教授的时代。1839年陆军部将西点军校校长的职位从塞耶时期的终身制改为短期轮换制，任期通常不超过五年。同时教授仍为终身职位，不久他们不仅成为他们所在系的主宰，而且联合起来通过学校委员会这一机构掌握了整个学校。他们对于校长的态度就好像军队部门和兵团对待非军人出身的陆军部长，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容忍他们的存在而自作主张。而且

---

① 译注：米诺尔战争，在佛罗里达从1817年到1858年零星但是频繁地出现暴行，这是由于居民和保护他们的战士同那些建立米诺尔部落的奴隶和印第安人发生的战争。第一场战争（1817—1818）导致了1819年的和平条约，它把保留的土地给了米诺尔印第安人。

1832年，米诺尔民族拒绝重签帕尼斯土地条约，引起了1835年开始的持续了七年暴乱的第二场战争。在比利·伯来格的领导下，米诺尔人撤退到无人能进入的沼泽地。聪明的米诺尔人能躲避对这片沼泽不熟悉的士兵。那些被逮住的印第安人被向西运往俄克拉荷马州。

1841年签署的新的条约包括了沿着乔比湖的西部海岸的米诺尔，但是在条约上没有涉及米诺尔人设想属于他们的那片沼泽地。

② Rhodes to mother, June 13, 1889, Charles D. Rhodes Papers, Archives, USMA.

③ Wilson to Howard, February 16 and 18, 1891, SLB.

直到世纪之交，几乎所有的教授都是内战前的毕业生，他们维持原状的决心与谢尔曼和谢里丹的决心一样坚定。

西点军校在一个变革的年代无视科技和知识的浪潮，无所变化，学校委员会要负首要责任。该委员会依照法律控制课程安排，而通过对任期短暂的校长的影响，他们还控制了西点军校其他所有活动。组成委员会的都是中老年教授，他们从 17 岁后就再没离开过西点军校。他们不仅没有意识到这个国家和民用学校正在发生的变化，甚至也没有意识到军队中的变化。他们喜欢西点军校的宁静生活，千方百计地保证不让它有所改变。

担任教授职位的人都是经过仔细挑选的。每当哪个系有空缺职位或需要教员，都会向陆军部提交符合其要求的合格年轻军官的名单。通常会提名四五年内毕业的最聪明的学员。表现最优秀的教员会被继续提为副教授，表现最优秀的副教授最终会成为教授。这样大多数教授，从进入西点军校到去世或退休，其间不在西点军校的时间只有三四年。非西点军校毕业生的学者如果在这里寻求教职，会被告知：“这里任何一个系的职位都不接受平民。”①

西点军校的教授任职时间比其他学校都要长。彼得·史密斯·米基在那里当了 30 年教授，查尔斯·W. 拉纳德当了 35 年，塞缪尔·E. 蒂尔曼 31 年，埃德加·W. 巴斯 20 年，亨利·肯德里克 24 年，其他教授的任职时间也大多如此。所有这些人在成为教授前都做过副教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马汉、丘奇、巴特利特以及其他内战前教员中的伟大人物手下学习过继而担任教员。他们与他们的导师们使用的是同样的教材和教学方法，在所有的事情上，1898 年的毕业生与 1848 年的毕业生知道的几乎完全一样。

这种近亲繁殖还是有些变化的。塞耶就不仅离开了部队，还离开了他的教员们所在的国家。这种近亲繁殖源于自负，认为只有西点军校的毕业生才能管理西点军校的学员们，而这种自负扩展到了

---

① Wilson to Mr. Earle, April 17, 1890, SLB.

各个领域。1876 年杰出的画家罗伯特·韦尔退休。韦尔是塞耶任命的，他不是西点军校的学生，而是在意大利学习的。陆军部宣布他的职位将由查尔斯·W. 拉尼德继任，而这位西点军校 1870 届的毕业生的绘画经历仅仅是为韦尔做过两年助教。在此之前，拉尼德在边境当过骑兵。斯科菲尔德刚刚成为教员，也没有人向他征求过关于这一任命的意见，然而，他向谢尔曼提出异议，请求他等着找到能接替韦尔的著名平民画家再说。谢尔曼说他无能为力，于是斯科菲尔德向总统提出意见。“让我们竭尽全力建设古老的西点军校，而不是将它毁掉”。他向格兰特请求，但无济于事。参谋长和总统都认为拉尼德完全具备这个资格，于是他被任命做了 36 年的美术教授。他彻底改变了课程安排。韦尔专注于风景画，而拉尼德强调的是几何图和地形图。①

如果说从 1865 年到 1918 年掌管学校的那些教授作为学者不如其前任优秀，他们却很能干且令人生畏。在西点服役的教授年纪最大的就是阿尔伯特·E. 丘奇，他从 1828 年起就在西点教数学，担任数学教授一直到 1878 年去世。1871 年西点军校失去了马汉和巴特利特，马汉逝世，巴特利特退休。马汉的继任者朱尼厄斯·布鲁特斯·惠勒是西点 1855 年的毕业生，1871 年到 1884 年间担任工程学教授。他教授军事艺术和工程学的方法与马汉非常相似，课本也一样，不过他对马汉的著作还是有一些修正的。1863 年到 1871 年惠勒在工兵团服役，与马汉不同的是，他有许多实际经验。然而，他的课比马汉的更偏重理论性而缺乏实践性。1881 年，西海岸铁路在西点军校地下钻了一条隧道；学员希望出去看看正在建的工程，而惠勒对这一要求置之不理。即使在出现巨大塌陷的时候学员恳求获准去看维修过程，也被他拒绝了。②

1871 年到 1892 年间担任法语教授的是乔治·L. 安德鲁斯，他

① Schofield to Sherman, July 25, 1876, Sherman Papers.

② Fish, *Memoires*, III, 863 - 865, and I, 10 - 15.

是1851届的学员，被学员称为“父亲”。他的继任者爱德华·埃德加·伍德从1892到1910年担任现代语言学教授（现代语言学系成立于1882年，课程包括法语和西班牙语）。伍德曾是安德鲁斯的助教。伍德15岁入伍进入宾夕法尼亚第十七志愿军团。1862年12月他被俘虏，次年5月作为交换俘虏被释放。到1864年他已开始指挥一个连队，1865年当上团副官——当时他才17岁。战争一结束他就与其他当过志愿军团军官的人一起进入西点军校，在这里他发现自己被当作幼齿小马驹，常常受欺侮。但他并没遇到太多困难就熬过来了，在西点度过了此后的人生。作为法语教授，他重点教授语法，从不花力气教学员说这门语言（他自己也从不说）或教他们朗读法语文学名著。他的一个学生说，他完全沉醉于嚼烟草，“每有一口嚼得好，就会陷入狂喜，沉浸在快乐的享受中，对周遭的一切都不曾注意”。①

1871年到1881年间军中的牧师约翰·福赛思，高大魁伟，像福斯塔夫，他布道简短，训话涉及地理、历史、伦理等他所教授的所有内容，因此颇受学员热爱。福赛思习惯于揪住他的翻领、跷起脚趾、清清嗓子，然后字正腔圆地宣布：“男儿当自强。”然后就让他的班级下课。他在学员中流传的事迹还包括：因耽溺于军官俱乐部有趣的台球游戏而延搁了布道，在酿酒厂中持有股份，他从来没有建立任何福利或救济事业。有一名学员对他进行概括：“他很懒，不爱运动，不愿学习，将雄心壮志的事儿都留给了别人。”②

接替丘奇担任数学教授的是埃德加·威尔士·巴斯，与他完全不同。巴斯在1878年到1898年间担任这一职务，据大家所说，他比丘奇更冷漠。有名学员给他的父母写信说：“巴斯像冰冷的钢块，眼睛像冰柱，声音虽然柔和，却使人几乎想躲开那种毫无感情

---

① *Ibid.*, III, 867 - 868.

② *Ibid.*, I, 199 - 210.

的柔和。"[①] 在西点军校的教龄仅次于丘奇的便是亨利·莱恩·肯德里克，他被学员称为"老汉克斯"，1835 年开始执教，从 1857 年到 1880 年担任化学教授。晚年时他白须冉冉，身着精心缝制的帅气的黑色西装，披着黑色披风，头戴丝制高帽，成为这个职位上最漂亮的教授。他因特别善待新学员而著名。[②]

内战后最突出的教员是彼得·史密斯·米基，他于 1867 年到 1871 年担任工程学教员，1871 年到 1901 年去世前一直担任自然哲学教授。他出生于苏格兰，年少时就来到美国，从俄亥俄州进入西点学习。他的笑声自然而富有感染力，以至于他入学的第一天，高年级学生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召集了一群人围到他身边，大喊："伙计们，快过来听我的俄亥俄州老乡笑啊！"[③] 在担任教师期间，米基写过几本书，其中包括机械学基础教材、麦克莱伦传记、波托马克军队（他曾参与作战的部队）发展史以及一部杰出的著作《埃默里·尤普顿的一生及其信函》。他的黑发和饱满乌黑的胡子使他看来有点儿像格兰特。他笃信宗教，经常在课堂讨论中引入宗教话题。在解释完物质和能量法则后，他就会说："这表明，有一个创造者创造了天空的主人并支配其运行，难道不是吗？"有一次，一个学员虽然点头表示同意，但他的表情却显然在怀疑，米基说，如果哪个班有同学不相信他刚才说的话，就显示出这个同学是不合格的。[④]

惠勒、安德鲁斯、伍德、福赛思、巴斯、米基，这些人都是系领导，他们维护西点，防止其受到任何批评、侵蚀和发生变化。但学术委员会本身并不能保证西点永远扎根于过去。它需要历届校友的帮助，尤其是那些还在军中的毕业生。除了一部分像厄普顿——

① Rhodes to mother, September 17, 1885, Rhodes Papers.

② Fish, *Memories*, I, 44 - 46.

③ Schaff, Old West Point, 116.

④ Fish, *Memories*, III, 831 - 833.

即使是他，与改革学校相比，他更热衷于成立研究生院——这样的改革者，大部分校友更愿意尽其所能维护现存的旧体制。这种维护旧体制的倾向不仅存在于19世纪，也存在于20世纪；不仅存在于那些一直在偏僻隔绝地方服役的军官中，也存在于那些参加过“一战”、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将军中，存在于那些经历过政治、军事和科技上的重大变化的将军之中。一般来说，西点人比平民对以前的西点了解更深，也更在乎维护它的纯洁性。这种态度产生的部分原因是任免制度。在西点军校待过是所有毕业生的唯一共同特点。西点没有家族传统，大多数学员没有军人家庭背景。毕业生不是从父亲或祖父那里学到他们职业的传统，而是从西点军校学到的。欧洲家族几代垄断军官集团的体制在美国根本不存在。正如杰斐逊所希望的那样，国会的任免体系避免了军官世袭阶级的产生。西点军校向所有人传授了几乎完全一样的经验。在西点军校，毕业生们上过同样的课，经历过同样的欺侮，走过同样的队列。这些共同的经历使他们有了集体感、兄弟情，他们不能忍受这种经历遭到破坏。如果西点军校的连续性发生改变，就会产生破坏他们情谊联系的结果。改变西点军校就会损害联系军官集团的纽带。

有一次，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在谈到西点军校的荣誉制度时，将它比喻为母亲的德行。这真是一个有趣的字眼。

批评西点的还是大有人在，这些人中的主将就是西尔瓦努斯·塞耶，他1865年从军队中退休后还一直保持着对西点的关注。1865年，塞耶对这所把他尊崇为“父亲”的学校进行了彻底的批评。塞耶认为，西点应提高入学要求，学员录取应通过公开的、具有竞争性的考试。“我们本应为之感到自豪的、伟大的、典范性的共和体制，竟然成为保护个体制这个贵族和君主体制下的政策的最后壁垒，也是采取公开竞争这个共和制原则的最后场所，这真是不同寻常，令人难以置信……”塞耶的这两个提议都没有指向西点的根本体制，西点军校和军队里几乎每个人都同意塞耶的意见。但塞耶的第三个提议就不同了。他认为西点军校三年级结束后的课程

学习应因材施教，数学好的学生可继续学习现有课程；而那些缺少数学才能的学员应学习一门“更有助于他们成为步兵或骑兵”的课程。如果这一建议被采纳，西点军校就可能会走上一条选修的路。毫无疑问，这将会改变西点传统的教学方法。①

大约50年后，在西点执教了41年、“一战”期间从军中退役担任校长的塞缪尔·蒂尔曼，采纳了塞耶的建议。世纪之交时军队扩充，蒂尔曼认为保持军官中的大部分来自西点军校非常重要。但军队扩充，如果西点军校不扩招的话就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蒂尔曼称，这就会酿成一个悲剧性的失误，因为扩招后的西点军校可能会失去纪律性和特点。他认为修改塞耶开设两门不同课程的建议可以得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还提倡为步兵军官和骑兵军官再开设一所西点军校，让原有的西点保留传统课程设置。蒂尔曼认识到“我们的西点军校实际上在所有的教育院校中——无论是民间院校还是军校，独一无二地保留着相当一部分课程设置，主要是因为这些课程在精神训练和发展方面具有价值，而非为了实用”，但也称步兵和骑兵军官需要更多的是工程学知识，而不是自然哲学和数学。如果允许西点军校发展以满足军队需要，蒂尔曼担心它很快就会追随其他高校的发展趋势，成为学员准备研究生考试的一个地方，这就需要其他军校来完成对军官的教育了。他觉得，设两所学校，“每所招生人数少一些——一所培养工程师、炮兵、军械官，一所培养步兵和骑兵军官——这样就可以最好地保持精神、道德和军事上的传统和纪律特点，还可以让学员们更好地为进入那些令人尊敬的机构作准备”。这就是英国的处理方式，他们在桑赫斯特和伍尔韦奇开设了两所军校培养军官。②

---

① 塞耶的批评被再版于《陆军部长1899年年度报告》里，第1卷，第579－587页。

② Samuel Tillman, “Is There Necessity for a Second West Point?” *JMSI*, XXXV (December, 1094), 1.

蒂尔曼的提议在军队中掀起了一场风暴。威廉·E. 伯克希默上尉称：“受到批评的这所学校已经在荣誉中神圣地延续了许多年。建立这所学校的政策影响深远，其智慧已多次得到了证明。”他婉转地表明，没有理由进行任何改变。大多数毕业生都同意这一观点。也有一些人支持蒂尔曼，其中包括前任校长斯科菲尔德，①但许多军官认为，蒂尔曼最担心西点军校会成为军校研究生教育的预备学校，而这恰恰是应该发生的。② 1889 年监察委员会宣布：“由于普通文科院校为以后学习法律、医学或神学的学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军事院校也应该为继续攻读战争艺术研究生的学员作准备。”③

军队本身有了一种新的精神，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知识热潮，研究生教育为人所接受。从内战结束到美西战争爆发，这一时期是美国军队发展的重要时期。在那 33 年里，它表面上看变化甚微，军装、武器、组织、规模都大致相同。但在内部，它已为现代化军队打下了基础，尤普顿、斯科菲尔德、谢里丹等人正在为世纪之交后到来的巨变铺平道路，从一定程度上说谢尔曼也在这样做。这些人都是西点的毕业生，对西点仍保持着深深的关注之情，但他们都不认为西点自己就可以培养出军队中需要的专业军人，他们支持实行完全的研究生制度，让各学院培养军队人才和教学人员，同时设立

① “Comment and Criticism,” *ibid.*, 123 - 131, and XXXVI (January, 1905), 164 - 167, 335. 斯科菲尔德认为，西点的设施应当用来教育更大数目的年轻人，这个数目通常超过军队的实际需要人数。那些多出来的学员在毕业后，返回他们所在的州，进入有组织的民兵武装中服役。这是个旧有的思想，但斯科菲尔德在这个思想的基础上有所增益，他建议，那些将来要加入民兵的学员与将来要领导正规军的学员，进行不同的课程学习。未来的民兵军官可以采用 2 或 3 年学制，这个学习过程能够让他们有能力指挥步兵、骑兵甚或炮兵，可以删减去工程建造方面的课程。那样，实际上就有了两个西点，但它们在形体上是连在一起的，那么西点老的精神和传统就得以维持。参斯科菲尔德 1879 年 10 月 18 日致陆军部长的信，载于《斯科菲尔德文献集》。

② *Harper's Weekly*, XXXIV (May 10, 1890), 366.

③ The Report is in *Annual Report of the Secretry of War*, 1889 (Washington, 1889), 40.

最高机构“战争学院”。

尽管国会吝于支持，公众态度冷淡，他们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功。最先在1824年于门罗堡成立的炮兵学院得到了重组和强化。军中主要理论家和改革支持者埃默里·尤普顿在那里执教多年。[①]工兵兵团在长岛的威利点建立了工程学院，并规定到军队服役前必须在这里学习两年半。技术教学包括22周的民用工程、10周的军事工程、19周的化学和40周的爆炸及鱼雷学习。[②] 在堪萨斯州的莱文沃思堡，军队设置了步兵和骑兵的两年教程。

19世纪末，致力于改进武器的分支机构纷纷成立。其中大多数机构都有自己的期刊。《骑兵杂志》于1888年创刊，《军医》杂志于1890年创刊，《炮兵杂志》于1892年创刊，《步兵杂志》于1904年创刊。这些杂志的专业性都很强，很有针对性。

军队改革者们尽管对这些专业技术学校和分支机构很满意，却很遗憾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建立一所顶级院校重点研究战争的本质、战争哲学以及战争与政治事件的关系——概言之，就是战略。斯科菲尔德在担任校长期间，试图通过在西点开设“实际上相当于‘研究生课程’的东西”来弥补这种缺憾，这对暂时驻扎在这里的年轻军官有利，在年长更有经验的军官的帮助下，他们可以更方便地学习他们更高级的职业科目。[③] 斯科菲尔德的计划以过去的拿破仑俱乐部为基础并从中汲取灵感，其中包括讲座、战役学习以及对伟大军事思想家著作的讨论。然而，这一计划的执行结果一直难以令人满意，一个原因是不能向军队中的所有年轻人普及，另一个原因是教员们忙于教学，很少有时间自己作研究。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得不到教员们全心全意的支持。大多数教授，即便他们不轻视研究生教育，但在实行这一教育的必要性方

① Ambrose, *Upton*, 96–98.

② Riedler, *American Technological Schools*, 659.

③ Scholfield to Adjutant General, November 8, 1877, SLB.

面，他们至少没有像前线指挥官那样深刻的体悟。尽管他们没有向任何人公开表示过，但他们都有一种感觉，认为实行研究生教育意味着对西点军校的否定。1880年米基教授称，这所学校“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一所真实可信、细致全面、卓有成效的学校，利用它所能支配的材料做到最好，面向军队中的年轻人，认真培养他们的精神纪律，并将他们的天生能力提高到最高水平”。他并不是说再对这些毕业生进行研究生教育是多余的，但他觉得，无论他们还需要什么其他知识，都能通过自学获得，而不需要再接受正规研究生的教育。①

除了塞耶和蒂尔曼以外，对内战后的西点军校的批评最突出的就是莫里斯·沙夫，在世纪之交后他出了一本书，名叫《昔日西点军校的精神》，这是关于西点的一部名著。虽然从根本上说这是一本怀旧的书，但沙夫在书中对西点军校的体制提出了许多问题。他呼吁改变对西点的态度，称学术委员会对英语、历史和其他非科学学科的轻视是“臭名昭著”的。西点还应该认识到，这所学校已不再出类拔萃，像卫斯理·梅里特校长在1887年说过的——“我认为，西点军校是全国甚至可能是全世界的学术界最全面的学校之一，国内的学术界人士对此都不会有太大异议”——此类话都已不再是事实。②

最直率的批评者是埃尔默·W.哈伯德，他是1885年的毕业生，1889年到1893年间担任化学教员。1895年，哈伯德在《军事研究所学刊》上发表了名为《西点军校和军官教育》的文章，这是自激进派共和党人以来，对西点最尖锐的批评，也是19世纪最有力的批评之一。哈伯德认为，西点军校最大的失误就是根本不针对学员今后可能担负的任务进行培训。西点军校存在的目的是为了

---

① Michie, “Education,” 171.

② Schaff, *Old West Point*, 76 - 77; Merritt to Commissioner of Education, May 9, 1887, SLB.

培养在战时能维护共和体制的军人；内战和普法战争带来了民众斗争的时代，无论是否喜欢，军队和西点军校都必须接受下一场战争中大部分军人将仓促动员平民的事实。而西点军校从未帮助他的毕业生做好准备指挥穿上制服的平民。“一战”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校长又一再提到这一点，哈伯德请求西点军校调整体制，解除学员的隔离状态，允许他们与平民世界接触，使他们战时有领导平民战士的能力。①

西点军校不仅对培养学员的实际作战能力所做甚少，尽管这是设立军校的根本目的，而且实际上还妨碍了学员自发为战争作准备，这是因为它的教学方法和对数学的强调。哈伯德称，在数学这一精确科学上的努力无助于一个人为战争这一最不精确的科学作准备，实际上会导致学员缺乏判断力和直觉。他指责背诵黑板上板书的教学方法虽然对数学有用，但对其他所有学科的学习都有害。他还认为，西点军校至少应该在自然科学的学习中增加实验室作业。甚至马汉教授也曾说过：“我们课程的总体缺点是，太抽象，对所教的理论和原理的应用不够。”对这一指责，西点军校通常会回答说，西点军校不是为了培养化学家和物理学家，而且抽象化教学有利于进行良好的智力训练。哈伯德再次回答说，实际上西点军校理论过多的结果在军队中已有明显的表现，在军队中“我们热衷于理论，对实践没有什么兴趣”。②

哈伯德还提出了其他批评。他认为课程过长过难。一开始他想取消西班牙语和培训规则，减少花在科学学科上的时间，让研究生院增加那些特定领域的军官需要掌握的知识。③“简而言之，”哈伯德总结说，“西点军校在它所支配的时间里想做的事太多。……有

① Elmer W. Hubbard, “The Military Academy and the Education of Officers,” *JMSI*, XVI (January, 1895), 2-6.

② *Ibid.*, 8-9.

③ *Ibid.*, 12-15.

些系里过时的教学方法盛行，科学的扩展使它在课程中加入太多内容，损害了真正的教育。”他的解决办法很简单：“西点军校、军队和研究生院要划分领域，协调课程，延长军官的教育时间。”①

哈伯德的言论在西点军校掀起轩然大波。同在1885级但早哈伯德一步毕业的科尼利厄斯·德威特·威尔考克斯，在西点当了15年的现代语言教授，他用一句话回答他的老同学：“正如房屋能抵挡风暴，西点军校建立在一块基石上，这个基石就是数学。”当时，学员用在数学上的课堂和课下时间为213 495分钟，而用在数学以外的其他学科上的总时间为239 720分钟。② 查尔斯·拉纳德教授注意到哈伯德提出的是“彻底全面的变革”，他评论说：“对我们的体制采取任何突然、强烈的冲击都会破坏它的根本原则。”西点军校过去做得不错，杰克逊、格兰特和李都被当作其成功的例证而一再提起；而且“对这一微妙而有力的机制进行调整，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拉纳德认为根据军队中的研究生院对西点军校进行调整是很荒唐的，他们应该根据西点军校做出调整，因为西点军校是“他们所有人的父亲”。③ 已退休的乔治·安德鲁斯教授认为哈伯德的批评也有一些价值，尤其是在数学方面，并总体评价说：“考虑到西点军校的极度保守作风，可以说，国内任何一所普通学校的教授都不会为其课程自1840年以来没有显著变化而自豪。”但即使是安德鲁斯也觉得，任何变化都“应该循序渐进”。④

哈伯德至少从西点军校教员们的回应中得到了满足；而他们一般是不在意别人的批评的。但他并未引起任何显著变化，无论是激进的还是渐进的。1901年任监察委员会的主席约翰·斯科菲尔德也没有做到。作为前任校长和军队退休中将，斯科菲尔德请求当局

① *Ibid.*, 24.

② Willcox,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265; Richardson, *West Point*, 175.

③ “Comment and Criticism,” *JMSI*, 320 - 322.

④ *Ibid.*, 316 - 317.

建立一所新的西点，培养更多才多艺的学生，培养学过历史、伦理学、文学和经济学的人，培养能说外语而不是只能读一点点外语的人。他总结说："那些掌管西点军校的人现在应该意识到，除了数学及其应用以外，对军人实行的全面教育还包括其他要求。西点坚持旧教育传统的倾向太严重了，这种倾向从根本上影响了——如果不是决定了的话——军校的课程设置。"①

约翰·A. 洛根在这之前已详细阐述了斯科菲尔德所暗指的事情。这位在内战期间表现积极的志愿军官，由于不是西点军校毕业生而未能担任最高指挥。现在，他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他是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也是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领导人，1884 年成为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但他在 19 世纪 90 年代末提出的批评之所以重要，倒不是因为他的政治地位，而是因为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所在。洛根试图为美国建立一套革命性的军事体制，彻底摆脱欧洲模式，反映出美国的政治成就。他的言论，尤其是他对西点军校的批评，带有杰克逊式的对专家的怀疑，但他比杰克逊主义者显得更加成熟老到。②

洛根对西点军校提出三点指责。第一点主要针对南方学员投向南部邦联的变节行为，这实际上是人们抱怨已久的背叛问题。洛根称，政治任免制度意味着，西点军校和陆军里充斥这样一些人，他们不是效忠于国家，而是效忠于党派和小集团。他的第二点指责，也是共和党最喜欢的指责，即西点毕业生缺乏竞争力。在他看来，军事天才是天生的，而不是教出来的。第三点指责是，因为西点军校将"战争艺术的知识"局限在很少一部分人中，所以它是对民主体制的一种威胁。这种局限意味着存在着一个小集团，他们

---

① 斯科菲尔德以监察委员会主席之职的角色所做的这番评论，被收录在《陆军部长 1901 年年度报告》中，华盛顿，1901 年，第 1 卷，第 402 页。

② 在 Russell Weigley, *Toward an American Army* (New York, 1962), 127 - 136 里，对洛根有着非常卓越的讨论。

“拥有权力，难道他们就从来不会滋生控制社会其他人群的倾向？或更直白地说，他们不想征服社会其他人群”？[1]

洛根关于未能培养出足够的民兵军官的观点最具特色。在详细阐述这个观点时，他表明，他的观点不是杰克逊式的对贵族制的非理智抨击。他指出：“我们的体制导致陆军和海军构成了这个国家最为封闭的团体，进入陆军和海军只需通过西点军校或安纳波利斯的哨兵线即可。所有不是在那里获得的知识都是赝品，所有不是从那里培养出来的军人和水手都被当作冒牌货……”军校的毕业生们控制了“所有军务机构”，他们傲慢地将自己归于“正规军官，以区别于志愿军官，他们相比之下就成了非正规军官。因此也就成了军队中的冒牌者”。[2] 政府、军队和西点军校都忽视了那些平民军官，而他们明年可能还会上战场，就像内战中他们所做的那样。

的确，在内战期间，正规军军官在调整以便适应他们所领导的民兵方面，表现得困难重重，在内战的头一年里，正是最需要他们到志愿兵军团里服务的时候，陆军参谋长却把正规军军官与志愿军隔离开来。也许，如果正规军尽力训练志愿军，而不是竭力维护其神圣性的话，布尔朗和夏洛的惨败就可以避免。杰斐逊建立西点军校的目的是为了让一部分人做好准备在战时培养和领导这些平民战士，但西点和军队已经忘记了它们的根本任务。

实际上，洛根断定杰斐逊错了，国家不会从西点军校得到他所需要的培养平民战士的专业人士。他提倡撤销现有的西点军校，另起炉灶。他声称，符合美国需要的军事教育必须同政治分离，必须面向所有人择优录取，必须向广大人民普及军事知识。他提议在所有州立大学加设军事系教授军事科学。接受这一学习的学生要参加有竞争性的考试，优胜者可以进入西点军校和安纳波利斯学习，而这两所学校可以申请成立研究生院。学习州立大学的这一课程的其

① Logan, *The Volunteer Soldier*, 337, 439 - 456.

② *Ibid.*, 457 - 458.

他学生可以在紧急时候应征入伍。这两所军校都应扩大，这样就可以培养多于陆军和海军需要的人，其余的人可以回到各州的家乡参加民兵组织。① 如此美国就会拥有一支民主的全国性的军队，军人们会与平民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能够领导平民战士。国家军队就会形成美国式的特征，且优于欧洲所有的职业化军队。②

洛根说："一般认为，国家在和平时期没有军队。"但是，"当战争的号角在这个国家一吹响，如果有必要的话，这个国家到处都会是士气高昂的军人们"。这是人类世界中的独特事件。"这是史无前例的，是全新的创造。它属于美利坚共和国的天才创造，只有建立在自由制度上的政府，才有可能创造出这样的东西。"③

洛根的批评和解决方法毫无结果。他的著作《美国志愿兵》话题太大，文风浮夸，很少有人读。书还未出版，他就去世了，他的政治影响力也对书的发行没有作用。大多数美国人对这一话题不感兴趣，而属于洛根圈子里的人则对其进行攻击。特别是洛根对专家的怀疑已不再是美利坚制度的内在组成部分，因而它未产生影响。19 世纪，美国人对万事通的传统是很尊重的，但是与西方世界的其他人一样，他们生活在一个专业化的时代，并以专业化为荣。医生、律师、教师和机械师们都成立了各自的组织，并建立了外行从事他们行业的教育标准。每个这样的组织都确保享有对知识的一种垄断。军官们也想在军事领域享有这种垄断权，而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他们应该享有。

军队的专业化与律师的专业化同样重要，所有专业化的培训都是如此。问题是，西点军校实际并没有帮助军官为专业化作准备。在美国现代军队史上，1865 年到 1898 年是重要时期，而 1899 年到 1917 年是关键时期。1917 年的年轻军官会发现他所属的组织与

---

① *Ibid.*, 604 - 606.

② 全面彻底地讨论美国军队组织的，请参 Weigley, *Toward an American Army*。

③ Logan, *Volunteer Soldier*, 464.

其1861年的前辈所在的组织有很大不同。内战前夕，美国的军队分散在边境小哨岗，很少有时间关注那些提倡新方法、新武器和新思想的人，也很少有人会尊敬他们；在美国介入“一战”前夕，军队的知识气氛活跃，正如参谋总部和以新成立的战争学院为首的各研究生院所展现的风貌。但1917年进入西点军校的新生会发现自1861年来没有多大变化。西点军校在内战前曾在军队中以思想和方法见长，但在内战后，其教学日益脱离军队需求。

第十一章 欺辱行为和黑人学员

在内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点军校的变革几乎都是由军校学生自己倡导出来的，这些变革几乎全部是用来消磨上课、学习和训练之余时光的法子，这些法子是学校行政部门和全体教员所不支持的。最有名的要数名为“第一百个夜晚”的娱乐表演，标出离毕业还有100天的那个时间点。每个班级都有庆祝的理由：新生期盼着升格为第二年级人；第二年级人期待着休假；第三年级人期望着他们最后一年的此时此刻；第四年级人盼望着买军服、毕业、分配军队和休假。“辩证协会”在食堂里举办“第一百个夜晚”活动，包括戏剧表演、唱歌、笑话和诗词朗诵。所有的军官都参加这个活动，能够听到学生模仿者抖露出他们的缺点。1886年，大部分笑话的笑柄是学生军团的第一上尉——学员约翰·J. 潘兴。[①]

特别令人难忘的“第一百个夜晚”活动是在1881年，作为正常的节目之后，由萨缪尔·克莱门斯作演说。他给大家表演的是他那种典型的充满滑稽故事且长时间不着边际的神侃。后来克莱门斯与军官们打台球，所向披靡。第二天他来到兵营，与学员们开着玩笑。[②] 克莱门斯是军校的常客，他经常从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家里过来，在这里盘桓上一两天。他喜欢在营地附近溜达，用玉米秆吹哨，与学员们闲聊。[③] 他的一部作品——被误认为是黄色文学的粗俗风趣的伊丽莎白时代话剧，该书首先由他的朋友查尔斯·

---

① Rhodes to mother, February 21, 1886, Rhodes Papers.

② Fish, *Memories*, I, 61 - 68.

③ Rhodes to mother, May 1, 1887, Rhodes Papers.

E. S. 伍德中尉——校长奥利弗·O. 霍华德的助手，以删节的形式在西点出版社出版。书名是《1601 年都铎王朝时期家庭琐谈》，其原版就是西点军校版。①

战后另一个传统就是班级狂欢活动。狂奔而出，去平川地带欢迎放假归来的班级，成为学员们约定俗成的做法。他们把帽子扔向高空，撕扯着衣服，释放压抑已久的情绪。1886 年，校长 W. 梅里特禁止这种狂欢活动，四年级学员开会决定采取行动。虽然校方仍然不同意，但是，第二天休假学员按计划即将返回的时候，大部分班级都聚集到了阅兵广场。几百号人在旁观，学员们在人群中穿梭着，兴奋地谈论着他们的打算。突然大家看见第一个休假学员出现在山头上。有人欢呼着，叫喊着。“来吧，伙伴们!”随着一声大喊，正在等候的学员穿过营地向休假学员们跑去。战术军官转来转去，记录着他们能认出的学员的名字。当晚，校长梅里特就致电美国陆军部，要求立刻开除所有参加狂热活动的学员，但遭到拒绝。接下来四年级学员被罚值勤几个月，后来就再也没发生过类似的狂欢活动。②

1888 年最令人难忘的就是三月的暴风雪。其实那个季节的暴风雪在西点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但是那次的暴风雪堆了有整整 15 英尺深，使营地与外界隔绝了一个多星期。食物无法运进来，每个人的口粮只能减半。学员们从营房二楼窗户跳到雪堆里，自娱自乐。这是自帕特里奇时代以来，他们首次被允许单独从吃饭的地方小心地穿过雪堆回到营房。③

除学员军团更加声名远扬，参加阅兵式、典礼或其他类似场合的活动的任务更重，以及因铁路设施的改善使得学员们可以更多地出现在纽约、费城、华盛顿和其他城市之外，西点军校的生活大部

① Forman, *West Point*, 147.

② Rhodes to mother, August 29, 1886, Rhodes Papers.

③ Rhodes to mother, March 18, 1888, *ibid.*

分还是与内战前一样。[①] 1892 年体育馆新加了个小小的保龄球馆。[②] 然而，操练、学习和课程任务依然很重。“我告诉你啊，这里的年轻人都拼出吃奶的力气在努力着，并且不要犯任何错误。”查尔斯·罗兹说，“我以前从没这么渴盼过睡觉。”去年他告诉他母亲的时候兴奋得难以自抑：“想一想，床是钢丝弹簧做的，内战以来，学员们一直睡的可是铁制的横架床，或许那是为了让他们自己更加坚强吧。”[③]

内战后，纪律比战前更严了。1857 年到 1881 年，校方还允许学员在自己房间抽烟，但后来连这点特权也被剥夺了。“他们特别讨厌这里有人吸烟。”学员罗兹在 1885 年的日记中写道，每隔几天就会有人被抓违规并罚值勤 6 次。“有个绰号为‘垃圾桶’的‘军官’习惯晚上瞪大了牛眼，在学员们的垃圾桶里搜寻吸过烟的蛛丝马迹。”[④] 被允许的娱乐少得可怜。图书馆很小，那儿的书都是有关外部军事科学方面的，而且质量差极了。校长托马斯·G. 皮彻觉得“与美国三流大学的图书馆相比……尚有不如”，他要求通过一项法律，给予西点军校图书馆特权，每一本版权属于美国的图书西点都可以复制一本，犹如国会图书馆有权接受每一本美国版权的图书的免费版本一样。这项法律一直没有获得通过，或许这也是件幸运的事——因为如果通过了的话，整个西点平川就得用来存放那些书本了。学员们唯一得到校方许可的社交活动就是参加“辩证协会”或者“年轻人基督协会”。[⑤] 军队里几乎是禁止喝酒的，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军队管理比较严格，另一种程度上也是因为本尼·黑文斯酒馆那样的地方已经关闭。因此有一段时间，当大多数大学都疯狂地为学生提供各种课外活动时，西点军校学员们的娱乐

① Reed, *Cadet Life*, 227.
② Wilson to Architect, March 25, 1892, SLB.
③ Rhodes to mother, November 15, 1885, and March 3, 1889, Rhodes Papers.
④ Rhodes to mother, December 7, 1885, *ibid.*
⑤ Mills to Hathaway, October 14, 1901, SLB.

活动或发泄多余能量的方式却比以前更少了。

他们的替代方式就是欺辱低年级学员。有了老毕业生积极的支持以及教员们秘密支持的鼓励，再加上校长们担心反对无法取得效果，学员们选择欺辱低年级学生作为娱乐项目，这种做法很快就与西点精神联系到了一起。

在内战前，欺辱低年级学生就已存在，但那时仅局限于夏季野营时，主要内容是经验丰富的露营者对新手搞一些无害的恶作剧。50 年代初，学员约翰·斯科菲尔德在学员团体中以最坏的恶作剧制造者而声名卓著。① 然而，1865 年后，欺辱低年级学生的形式呈现出全新的面貌。整整一年里，高年级学生迫使新生做一些令人筋疲力尽的运动，有时甚至造成永久性的体质损伤，迫使他们吃喝味道令人作呕的食物，以各种方式凌辱他们。很快，这种做法就有了辩护者，他们主要的论点似乎是，他们自己就被暴露在同样的危险之下，但并没有受到伤害，而且可能对他们有所裨益。

还有其他原因导致欺辱低年级学员的做法不断发展和延续下来。大多数新生并不反对这种做法，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承受的欺辱越多他们就越出色，他们在同伴眼中的地位就越高；也因为他们盼望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欺辱别人。毕业生会鼓励高年级的学生“教新生懂礼貌”。据说新生来西点军校时都很自大，因为他们一般都是当地数一数二的优秀学生，而且刚刚又被录取到令人垂涎的西点军校。这种骄傲自大的情绪必须遏制。因此，学术委员会通常与毕业生保持一致，而拒绝与努力制止这种做法的校长们合作。②

对欺辱新生的一个颇为合理的辩护来自一个 20 世纪的毕业生，他将欺辱方式中的一种描述为“着装编队”：

具体是这样的：西点军校的军营里没有电梯，而新生往往住在

① Brewerton to Totten, July 8, 1852, SLB.

② John J. Lenny, *Caste System in the American Army: A Study of the Corps of Engineers and Their West Point System* (New York, 1949), 149 - 150.

四楼。除很新的营舍外，大多数营舍的淋浴和洗漱等都在地下室。周日下午，做错事或犯了错的新生会被叫出来“着装编队”。他们来到地下室，一群高年级学生让他们站军姿，也就是让他们以夸张的立正姿势站立。然后，其中一个高年级学员会说：给你们两分三十秒时间到房间换上全套军装，然后回到原地。这是非常荒谬的命令。回房间换上军装再下来的时间远不止两分三十秒，但如果你对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表现出满不在乎或半点不情愿，他们就会从你身上跨过去，并罚你到年底之前的时间里一直进行着装编队。他们努力根除的就是满不在乎，没有比满不在乎受到的罪更重的了。新生冲上楼，换上全套军装，又冲下楼，他必须在时间重压下完成这些，而且如果他下来后高年级的学员发现他忘了什么东西或腰带没系好，那么他就要倒大霉了。这有助于一个人适应恐慌、学会做一些需要多方协调的事、记住大量细节并在紧迫的时间内完成。军校学员由此熟悉了恐慌的感觉，并学会了控制这种感觉。他们学会了快节奏地做事，而且仍能沉着镇定，不会忘记任何细节。不难想象在战争条件下这有多么重要。我是学员的时候从未认识到着装编队的意义和作用，但我在战争中有机会记住了这一点，并在真正的战斗之后才真正理解它的意义。①

欺辱方式在培育耐力和冷静方面无论有什么样的好处，校长们都反对这样做。他们之所以这么做，部分是因为偶发性的意外事故——诸如新生学员自杀或欺辱导致的死亡，会带来令人不胜其烦的国会调查。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都从内心认为，这种做法公然违背了正常规范，是错误的。然而，他们试图杜绝欺辱的努力收效甚微，不光是因为毕业生和教员们的态度，更多的是因为新生他们自己也拒绝合作。在一年级学员中，他们以不揭露虐待自己的学员名字为荣。在这种情况下，处罚虐待新生的规定再严格、惩罚再重也

---

① Quoted in Morris Janowitz, *The Professional Soldier: A Social and Political Portrait* (Glencoe, Ill., 1960), 129 - 130.

无济于事。最典型的例子发生在1894年，当时，堪萨斯州独立城的C. W. 奥特韦尔先生向校长欧斯瓦尔德·欧内斯特抱怨，他儿子信中提到被人欺辱。欧内斯特把学员奥特韦尔叫到办公室，把他父亲的信读给他听，让他指认施虐者。奥特韦尔回答说他一个都认不出来，然后淡淡地说是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对这件事有点夸大其词，并没有任何要抱怨的事。欧内斯特在给奥特韦尔先生的信中写道："换句话说，他是在助长和怂恿这方面的违规行为。如果新学员采取这种立场的话，您很容易想象得到，学校当局在他们面前无能为力。我只能说，校方会在他们的权限之内竭尽全力保护新学员，尽管新学员并不支持他们。"①

内战前，新生报到后就直接参加夏季野营了。内战后，他们先得在营房中接受三星期封闭训练，由一些高年级学员教他们敬礼、行军和其他军队生活的基本要素。这些训练很快就由欺辱替代了原来的武器专业课，成了众所周知的野兽营。高年级学员们集中精力打消新生们自大的情绪，教育他们做到绝对服从。野兽营包括大量的站军姿、快跑和喊叫——"肩向后张！再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抬头！收下巴！收腹！快点，笨蛋先生！"1917年一位教员略显骄傲地描述了这个体系，并补充道，服从是"纪律之根本，是对新生的谆谆教诲，野兽营为他们创造了良好的开端"。②

从野兽营出来后，新生参加夏季野营。夏季营中，他们在其他方面为高年级学员干些仆从般的事情。约翰·J. 潘兴因让一年级

① Ernst to Otwell, July 16, 1894, SLB. 1879年，校长斯科菲尔德告诉陆军部长，麻烦的是，每次他因欺辱行为而开除学员时，陆军部总是恢复他们的学籍。"按照我的意见，军校的纪律要求当机立断地开除每个犯有欺辱罪或欺瞒校长的学员，"斯科菲尔德说，但这样毫无补益。斯科菲尔德1879年7月22日致陆军部长的信，载于《斯科菲尔德文献集》。1899年，校长米尔斯建议，要求每个学员签署一个声明，声言自己在做学员期间没有欺辱一年级学员，这样才有资格毕业或度长假。那些不愿意签署这份声明的学员毕业或度假期限要延后一个月。但不久后他撤销了这份请求。米尔斯1899年9月25日致副官的信，载于SLB。

② Richardson, *West Point*, 124 - 125.

学生护卫在他营帐周边而臭名昭著。① 更恶劣的欺辱也是司空见惯的事。19 世纪后期，一个国会调查委员让学员们承认了下列诸多的欺辱方式：站军姿、啃绳头、吃肥皂和奎宁、喝烟草汁、一次一只地捡光山上的蚂蚁、让别人把热油脂滴在自己脚上、背诵无意义的故事和诗歌、冷不防地被人从床上拉起来、伸直手臂举体操棒、站岗时被扔到水沟里、扮成张开翅膀的鹰（跪在地上手向两旁伸张开来）、游向纽堡（用腹部平衡在一根柱子上假装游泳）以及吃饭时把脚抬到桌子背面。高年级生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在归营号后，到低年级学生的营帐里，让他们头部顶地保持立正姿势，而一些超级无聊的高年级生，总是让被他们发现的任何无所事事的低年级学生做俯卧撑或其他运动。新生们无论受到高年级生的要求与否，只要没有别的事可做，他们都要站军姿。②

世纪之交后不久的一起欺辱低年级学生事件，在所有方面都堪称典型，只有一方面除外——即作奸犯科的学员遭到开除，而且开除处分没有变更，尽管国会像往常一样试图恢复他的学籍。在镀金时代，许多西点军校生趁着战功成了国会一分子，他们大多数成了军事委员会成员，通过军事委员会他们能确保西点军校按照原来的模式运行。他们还能保护学员不因欺辱低年级学生而被开除。

1910 年夏季野营期间，四年级学员昌西 · C. 德沃尔与他的三个朋友一道，在新生哨岗附近游荡，不断地戏弄他们。其中一个一年级哨兵，严肃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抵制他们的戏弄行为。在遭到更多的戏弄折磨后，这个新生哨兵用自己的刺刀指着他们。他们立即命令他站军姿，然后让他跨骑到一根横木上，这严重地伤害了他的腹股沟，最后又迫使他与他们一起在营帐岗哨前放哨。学员德沃

① Rhodes to mother, July 5, 1885, Rhodes Papers.

② *Hazing at the Military Academy*, House Document No. 2768, Fifty-six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Washington, 1901), 670 – 672; *Hazing at USMA*, Senate Document No. 731, Sixtie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Washington, 1909), 210 – 215.

尔先敲打新生头部，然后把他踢倒，最后拿走了他的步枪。一个战术军官正好路过现场并认出了德沃尔。德沃尔第二天就被开除了。按以往的惯例，德沃尔去华盛顿，他所在选区的议员援引一项法案，要求恢复他的学籍。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开了一次听证会，学员总教官弗雷德里克·W. 西布利在听证会前作证时说，对德沃尔的处罚虽然具有强制性，但过于极端了，他承认说，在他还是西点的一名学员时，曾做过“严重得多”的欺辱行为。对于负责维持学员纪律的人说出这样的话，大家并没有表示出丝毫的惊讶。

在西布利作证后，校长胡夫·L. 史考特接着作证。他认为这种惩罚是公平的，并力陈参议员们不要恢复德沃尔的学籍。一个参议员问史考特：“在欺辱不断发生的同时，你不是培养出一批非常杰出的军官吗?”史考特回答说：“不关乎此，不关乎此。”“是的。”特拉华州参议员，西点1872年毕业生弗兰克·布里格斯问史考特：“像我们过去已经有的正常欺辱——让某个学员立正，以及不加质疑地服从老学员合情合理的命令——你认为是损害了军校的纪律吗?”史考特回答道：“我认为，如果学员被迫使去做一些低贱的事，如果他在这个过程中遭到恫吓和羞辱，那么这会伤害他的人格。学员与任何其他人一样都享有同等的尊严。”另一位特拉华州参议员，西点军校1861年毕业生亨利·A. 杜邦评论说，处罚被抓住的作奸犯科者而其他人则放过了，这是不公平的。史考特回答说，这正是一直以来逃避任何处罚的借口。最终，这是绝无仅有的几次惩罚中的一次，惩罚没有被撤销。①

对于新学员来说，其生活最糟糕的方面，不是肉体上的欺虐，

① *Hearings Before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Military Affairs Relating to the Subject of Hazing at the USMA*, Senate Document No. 781, Sixty-first Congress, First Session (Washington, 1910), 14-60. 在《回忆录》中，史考特对欺辱行为简明地阐述了自己的立场：“事实是，所有军事纪律的基础便是服从命令，由于欺辱行为被有关管理机构明令禁止，因而欺辱行为是不能受到包庇的。”参 Hugh L. Scott, *Some Memories of a Soldier* (New York, 1928), 18.

而是孤独。无论如何他感觉到，感觉到自己是这个团体的一分子，这是他顺利成为一名二年级学生和更和谐地融入这个团体的必要过程，但这依然意味着新生的第一年充满着困难和持续不断的考验。在某种程度上，孤独使得新学员欢迎欺辱，因为那至少意味着高年级学员对他们给予了某些程度的注意。当学员们“分离”某位学员时，几个月时间里都没有任何人与他搭只言片语。一些即便没有被“分离”的学员，也会感觉到同样的冷酷之意。查尔斯·罗兹在他一年级行将结束之际反思道：“真是怪事，我不相信，世上竟然还有这么个地方，像我们这样的许多年轻小伙子聚集在这个与世隔离之地，在许多方面我们彼此依赖，但竟能保持着持久的压抑和循规蹈矩，低年级学员和高年级学员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将彼此隔离开来。”①

新生奥斯卡·L. 博兹深受老生们的虐待之苦。在夏季野营期间，高年级学员们忙于实践安排他们的“特岗学员”，迫使低年级学生帮他们铺床、擦枪、装水壶和做其他杂活。有一次，在一天的训练结束后，博兹拒绝为老生们干活，嘟囔了一些“你自己做”之类的话。他立即被叫出来打架，这意味着二年级的“打架委员会”将安排一个个头和块头与博兹差不多的人去打这个违反律条的新生。打架的意旨在于维护班级的荣誉，让新生守规矩。但对于新生而言，不论对方派谁揍他，都要接受挑战，却有失公允。实际上，老生们通常会选一个能打的，以保证能获胜。如果新生赢了，老生们立即又会派一个，再派一个，直到打败新生为止。但若是这个结果，至少在理论上，这名新生此后会得到适当的尊重。

博兹和他的对手费了老大劲走到普特纳姆堡去打架，有上百人围观。第一回合还好，但在第二回合，博兹的太阳穴狠狠挨了一拳，他当时摔倒了，不肯起来再打。新生和老生一样喊叫着让他起来；他不愿意起来，他们都叫他懦夫，并生气地散开了。自那以后

---

① Rhodes to mother, February 28, 1886, Rhodes Papers.

好几个星期，高年级学员对他百般凌辱，但很快他们觉得不来劲儿，又整出一虐待方案。虐待的主要特色就是逼他每顿饭都要喝烟丝汁。

不久，博兹决定没有军校文凭他也能够活下去，于是给他父亲写信，请允许他退学。他父亲来到西点，博兹告诉他："老生们都是暴君、野兽和强盗，他们以整人为乐。"父亲允许他退学，他回家了。但他的喉咙已被烟丝汁弄坏了，他不能喝橙汁和其他任何饮料，只能喝水。一年内，他死于肺结核。家里提出诉讼，指出博兹因被迫喝烟丝汁而染病。但一项司法调查医学测试显示，烟丝汁固然有害健康，却不会引发肺结核。此后，西点军校虐待方案中不再包括罚喝烟丝汁。①

博兹的同时代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也被虐待过。他受虐并非因为怯懦，而是因为他父亲是一位地位很高的将军。老生们逼他不断叙述他父亲在齐卡木格、看守山和石头河的经历，但还不止于此。② 他受到的特殊对待还包括，逼他整天做各种练习。在暑期野营的一天晚上，晚饭刚过，他就被迫做了一个多小时的"大鹏展翅"，帐篷里另外一名被虐待的新生撑不住时，他仍在坚持。突然，麦克阿瑟失去了肌肉平衡，倒在地上，不能动弹。③ 在接下来的司法调查中，调查人员想劝麦克阿瑟承认自己得了痉挛症，但他就是不承认，称他只是太累了，并可能抽了一两次筋。下面是纽约代表埃蒙德·H. 德里格斯和麦克阿瑟之间的一段对话：

德里格斯：当时是不是天太黑了，以至于你辨认不出施虐者的面容？

麦克阿瑟：如果我当时抬头看他们，我认为不会看不清楚。但

---

① *Hazing at the Military Academy*, Fifty-six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615 – 1255.

② Marty Maher, *Bringing Up the Brass: My 55 Years at West Point* (New York, 1951), 88.

③ *Hazing at the Military Academy*, Fifty-six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916 – 932.

按照一般惯例，一年级新生不能够抬头看欺辱他们的那些人。

德里格斯：他们连看他们都不能？

麦克阿瑟：通常是不看的；不看的，先生。

德里格斯：那么你知道什么关于他们看了他们的事例吗？

麦克阿瑟：在正式场合一直会看，先生。

德里格斯：我只关注他们欺辱你们的时候。这是老生们的一条命令吗，即新生不允许看他们的"施虐者"，如果我用这个词来形容他们的话？

麦克阿瑟：是的。

德里格斯：也就是说，他们进来逼迫你们做运动练习或者同具羞辱性的其他事情的时候，首先要命令你们别抬头看，是吗？

麦克阿瑟：不是，先生，我觉得你还没听懂我的意思。我是说他们绝非要借命令新生别看他们来保护自己。只是新生们向来有令在身：别乱看。

德里格斯：新生们都有这样的概念吗？

麦克阿瑟：有的。

德里格斯：你们不准看欺辱你们的人，就这么守规矩？

麦克阿瑟：你还是没搞懂我的意思。我不是说不能看当时欺辱我们的人，而是指不准看老生。

德里格斯：你们连看他们都不行？

麦克阿瑟：不能盯着他们看。

之后，德里格斯问了些关于欺辱新生的一般性问题。

德里格斯：你刚到西点时，对这种待遇有思想准备吗？

麦克阿瑟：并没有想得那么坏。没有，先生。

德里格斯：你当时不认为那样做残忍吗？

麦克阿瑟：也许我当时有些惊讶。

德里格斯：我希望你回答我的问题：你当时是否觉得这很残忍？

麦克阿瑟：这要看你怎么给"残忍"定义了。

德里格斯：好吧，先生。有施加痛苦的意愿；对别人受苦漠然；心肠硬；对别人施加肉体或精神上的痛苦；引发痛苦。

麦克阿瑟：照这样说，也许它是残忍的，先生。

德里格斯：你照直回答。它是否残忍?

麦克阿瑟：是，先生。①

后来，麦克阿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欺辱行为会达成某种有价值的结果，但它的方式是暴烈的和无法控制的。”②

从来没有遭受过欺辱的学员都是黑人。白人学员们非常严格地让他们处于孤独当中，几乎没有人能够忍受四年完全隔绝的状态，继续待在军校，并且干得很出色，足以顺利毕业。

第一个考虑推荐一名黑人学员的国会议员是马萨诸塞州的本杰明·F. 巴特勒。1867 年，正值战后重建和解放黑人的讨论在美国社会甚嚣尘上之时，巴特勒认为，推荐一名出色的学员前往美国军事学校，将有助于激进共和党人的事业。他努力挑选他的受荐人，细心程度犹如布兰奇·里基在另一次战争后挑选杰克·罗宾逊为布鲁克林道奇队打棒球一样。巴特勒寻求无种族界限的奥柏林学院校长詹姆斯·费尔柴尔德校长帮忙，但结果没有挑到人，因为费尔柴尔德手头没有他认定有能力迎接挑战的黑人学生。有些人虽聪明，但过于紧张，体质虚弱，或是对虐待敏感，总之肯定接受不了西点将给他们带来的野蛮挑战。有些人身强体壮，却不够聪明，通不过考试。巴特勒失望之余，便没有推荐人。③

三年后，第一个黑人——詹姆斯·韦伯斯特·史密斯进入西点军校。史密斯作为南卡罗莱纳州本地居民，1870 年得到了所罗

---

① Douglas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New York, 1964), 25. 麦克阿瑟在回忆录中宣称，尽管受到国会议员的巨大压力，他还是坚持没有说出欺辱他的人的名字。实际上，他供出了好几个人的名字，但这些人都是已经承认自己罪行或因这样那样的原因已经退学的学员。

② *Ibid.*

③ G. W. Shurtleff to Butler, May 16, 1867, B. F. Butler 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门·L. 霍格的推荐。白人学生们起初对他并不在意，直到有一次校方在食堂给他安排了一个座位（他此前单独在一间屋子里吃）。有人不愿和他坐在一起，提出申请要换座位。因拒绝与史密斯同座，校长托马斯·皮斯切尔将这两个人都禁闭起来，并告知所有其他学员，他们“企图进行这样的变动的理由片刻也休想得逞”。史密斯本人在社会上有一些名声，报纸的记者，尤其是那些来自激进报纸的记者们，力图让他发一个声明谴责军校的歧视行为。他或者严词拒绝了，或者推辞说对这些毫无怨言。① 但他仍然不受欢迎，继续被孤立在外。他的一个同班同学指责说：“他所寻求的只是社会平等，而非教育。”② 史密斯在西点艰难地熬过了四年光阴，曾一度留了一级，在三年级的时候，由于被发现自然和实验哲学不合格而被勒令退学了。

学校的第二位黑人学生叫亨利·O. 弗利普尔，他也是第一位毕业的黑人学生。他较史密斯而言，优点在于至少在白人同学眼中“与世无争”。③ 弗利普尔于 1873 年受詹姆斯·克劳福德，一位出身于传统商人和银行家家庭的佐治亚州共和党人推荐。弗利普尔能像同学们忽视他那样去忽视他们，过了 4 年僧侣般的生活，毕业时在全班 76 人中排名 50。毕业后，他服役于一个黑人骑兵团，5 年后赴墨西哥从事采矿业。④ 总之，在美国内战结束后的 50 年里，西点军校共招收过 13 名黑人学生，3 人毕业，1 人晋升为陆军上校，都曾服役于黑人部队。但同一时期，海军学院从未接受过任何黑人学生。⑤

---

① Pitcher to Inspector of Military Academy, July 11, 1870, SLB.

② George L. Andrews, "West Point and the Colored Cadets," *International Review*, IX (November, 1880), 479 - 484.

③ *Ibid.*, 484.

④ Flipper wrote a book about his experiences*The Colored Cadet at West Point* (New York, 1878).

⑤ *New York Times*, April 9, 1922.

在南方重建时期，黑人学生的待遇问题一直是报纸和杂志关注的热点。一般观点认为，西点军校有一个关于黑人学生待遇问题的“阴谋”，共谋者不仅包括学生和老师，还包括整个军队，他们一起孤立黑人。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阴谋，因为它没有存在的必要。西点及军队对黑人的偏见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并不出奇，可见偏见本身就很深。但尽管这样，格兰特总统仍因这项指控下不来台，因为他的政党需要黑人票源。为拔高学院形象，也为平息批评，1876 年，他请斯科菲尔德将军担任校长。斯科菲尔德名望很高，仍在位的内战英雄中只有谢尔曼和谢里丹排名在他之前。问题是，斯科菲尔德是五星上将，而此前该职位由上校或更低级军官担任。而且斯科菲尔德曾掌管太平洋师，这表明为应格兰特之邀他将放弃很多，去这所规模既小且名声又不好的西点军校履新。经与总司令谢尔曼紧密策划，格兰特最终将西点军校从营区变为“西点军部”，请来斯科菲尔德任校长，并向其保证，他直接听命于谢尔曼将军，并对他说，这是为全军利益考虑，也是他私人之邀，请他接受任命。[①]

在这种情况下，斯科菲尔德接受了，但他在自己的职位上并不开心。陆军部长和副手继续干预校长工作，尤其是在恢复被开除的学员学籍方面。谢尔曼并没充分认识到斯科菲尔德的问题，而总体上斯科菲尔德从未动摇过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校长的地位是有损于其作为一个五星上将的尊严的。

在对待黑人学员这个主要问题上，斯科菲尔德竭力而为。当他 1876 年上任时，来自南加州的一个黑人学生，约翰逊·C. 惠特克进入西点。当弗利普尔 1877 年毕业后，惠特克成为军校唯一的黑人学生。1879 年，学术委员会发现惠特克成绩不好，但是斯科菲尔德建议他应该留级一年而非被勒令退学。校长坦承：“他是学校

① 斯科菲尔德在 1880 年 8 月 11 日致谢尔曼的信中，回顾了围绕着任命他当校长这个问题的情况。载于 Sherman Papers。

里唯一的黑人学生，并以其男子汉的作风、认真进取的努力精神博得了我的同情，我这么做也许是受了这种想法的影响吧。”教授们曾怀疑他是否能毕业，但斯科菲尔德“倾向于再给他一次机会”。[①]惠特克努力着，竭力避免被开除。

接着，在1880年4月6日的早上，一个参谋官发现惠特克被绑在床上，头部受了重伤。惠特克报告说有三个蒙面人在夜间袭击了他。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纽约城和各家报纸，引起了全国对惠特克的重视。斯科菲尔德雇用了私人侦探进行调查并允诺“尽一切努力查出凶手”。[②]

而调查结果却显示是惠特克打了自己，把自己绑在了床上，并编了那个故事。他的动机或许是担心在即将到来的考试中不合格，所以找个借口避免结果的发生。斯科菲尔德生气了。他说，如果他先前“对这名卑劣的学员显示过任何不适当的仁慈，不是因为其他理由，而是因为他是有色人种”。[③] 他内心暗自忖度，惠特克是“在某种权威的命令下行事，而他相信这种权威完全能保护他不受伤害”，因此他要求立即举行军事审判。[④]

但是惠特克拒绝承认他的罪行，而且全国人都相信他而不相信斯科菲尔德。现在谢尔曼也生气了，他抱怨海斯总统[⑤]和陆军部与那些党派媒体为伍，像疯狗似的不知所措地乱咬。最后，谢尔曼说服华盛顿的权威相信了这个案子的真相。总统和陆军部长都向斯科菲尔德道了歉，但只是私下道歉。斯科菲尔德此时想以违纪为由开除惠特克，但总统却只想以学习成绩不好而开除他。“所有的这一

① Schofield to Adjutant General, January 15, 1879, Schofield Papers.

② Schofield to Adjutant General, April 6 and June 21, 1880, *ibid.*

③ Schofield to Adjutant General, November 11, 1880, *ibid.*

④ Schofield to Sherman, July 31, 1880, Sherman Papers.

⑤ 译注：海斯（1822—1893年），1877—1881年任美国总统。海斯1876年以一票多数当选美国总统，任内撤回驻南方军队，对南方采取和解政策。他还曾否决国会的排华法案，并派代表团来华谈判修改移民条约。他卸任后热心慈善事业。

切，”在斯科菲尔德眼中，“都难以掩饰争取有色人种票源的企图！”①

与此同时，有关斯科菲尔德即将被革职的谣言纷传，而且政府当局已处于迎合这个谣言的边缘。斯科菲尔德怒火中烧几欲发狂。“接受这样一个低下的职位，已使我屈尊受辱，”他说，“现在又欲将我从这个低下的职位上调走，让我蒙受一场彻头彻尾的屈辱。那些假仁假义地叫喊要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人，有谁真正地做得跟我一样多！”他要求谢尔曼，在他可能被解职前将他解放出来，并进一步要求自己被给予一个与他军阶相符的职位。② 他的后一个要求使“比利大叔”感到为难，因为他没有适当的位置安排斯科菲尔德这样军阶的人，他说服他再留任几个月。他，谢尔曼，保证斯科菲尔德不会被解职，与此同时，他会想出一个解决办法来。③

当谢尔曼正在考虑解决方案时，他听到传言，说当局有意让奥利弗·O. 霍华德将军代替斯科菲尔德，前者在黑人中的声誉，举国白人无一能及。霍华德曾是自由民局局长，以其名建立了一所大学，在华盛顿建立了一个无种族区分的公理会教堂，还曾是一家黑人银行行长。谢尔曼不知传言自何而起，可信度有多大，但还是觉得应给霍华德去封信。他仔细地向霍华德解释了惠特克案，并对种族关系发表了看法。“我愿意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他说（应该说有些唐突），“但我不认为西点军校是社会平等问题的实验田。这里其他的一切均久已被承认。社会平等应首先被社会生活、国会、政府和最高法院接受，然后才能在西点落实。”谢尔曼还坦言，他

---

① Schofield to Sherman, August 11, 1880, *ibid.*

② *Ibid.*

③ 谢尔曼文献集中的一个便条——谢尔曼的手迹，揭示出他的想法。“现在就将斯科菲尔德将军解放出来，会使陆军部感到难堪，现在没有位置安排他。但谢尔曼 1882 年已达 62 岁，即将退休。谢里丹将接替他在华府的职位。到时候，也就是 1882 年，3 军部门将自然而然地分属 3 位五星将军：汉科克、斯科菲尔德和麦克多维尔。”

认为霍华德在此问题上"过于偏执"，而倾向于其他人担当校长位子。[①]

六天后，即1880年12月13日，陆军部宣布，解除斯科菲尔德西点军校校长之职，派其掌管得克萨斯、路易斯安那、阿肯色和印第安保留地的军队。任命霍华德为校长。"没有征求我的意见，"谢尔曼难过地说，"我对所有这一切都撒手不管了。"[②] 霍华德只当了一年半校长，后由W. 梅里特上校接任，西点重新回到以前的位置上。[③] 与此同时，黑人问题得以解决，并非是西点军校里的所作所为，而是整个国家整体作为消解了矛盾。继1877年妥协案以及北方对吉米·克罗案条款的承认后，美国从此不再关注这种问题了。[④] 大多数美国人与斯科菲尔德看法一致，他们认为"指望……黑人和白人竞争"是不切实际的，"让黑人尝试就是个错误"。[⑤]

进入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军队整合后，黑人学员数量增加，地位提升。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小本杰明·O. 戴维斯。他父亲最初是志愿军，在世纪之交服役于第九骑兵部队，从一

---

① Sherman to Howard, December 7, 1880, Sherman Papers.

② Sherman to Sheridan, December 13, 1880, *ibid.*

③ 霍华德最大的问题来自于那位法学教授，用霍华德的话来说是，他"不停地狂饮，有时候酩酊大醉"。而且，他还给那些到他家串门子的学员喝"高强度饮料"，允许他们在他家用纸牌赌博。

④ 译注：美国内战后，陆续通过民权色彩浓厚的几款宪法修正案：第13条规定废除奴隶制；第14条给以非洲裔美国人以公民权；第15条给以被解放者公民权。第14条受到南方人的反对，但是作为重新加入联邦的先决条件，他们必须通过这个条例。

1870年，所有南方叛乱州均得以重新加入联邦，但是南方重建一直持续到1877年。在一次有争议的选举中，受到北方人支持的海斯仅以一票优势当选为总统。他当选的条件是结束在南方已经持续了10年的重建时期。因此，这次总统选举被一些历史学家描绘为"1877年妥协"。

重建的结束本质上宣告了非洲裔美国人公民权的结束，在战后的几年中，北方人对于继续给以黑人公民权失去了兴趣，并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他地方。南方事实上已经被允许建立种族隔离的社会作为重新被纳入到联邦中的条件。最初对公民权利政策的恐惧也开始减弱。

⑤ Schofield to Adjutant General, November 11, 1880, Schofield Papers.

名普通士兵升至少将。小戴维斯于 1936 年自西点军校以优秀成绩毕业，在“二战”中统率一支空军部队，后升至中将。他和其他黑人学生的成功，证明斯科菲尔德悲观的结论是错误的。

第十二章 从古巴到法国

1898 年到 1918 年这 20 年间，西点军校开始不再与世隔绝，并且逐渐与国家和新时代有了更密切的接触。其标志事件是美西战争、菲律宾起义、百年校庆、雄心勃勃的建筑规划、“一战”以及其难以觉察的向军校现代化方向的发展。尽管在最后一点上，事实上还是进展甚微——还得靠世界大战以及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军校自身多多少少不情愿的情况下将它带入 20 世纪——但是变革的基础已经奠定。

西点欢呼着迎接美西战争。33 年的和平后，西点人终于有亲自上战场的机会。这段和平只是偶尔被与印第安人的战争打破（到 1898 年连这些战争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南北战争以来一代人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在这整个期间，老兵给军校学员讲英雄主义故事作为消遣；而军校学员则得忍受和平带来的苦闷，不知何时才能赶上自己的前辈。战争到来时——或许它算不上战争，但却是整代人所能期盼的最好的——西点人高兴地迎接它。效仿 1861 届的方式，1898 届的第一班级（四年级）要求提前毕业并且立即分配到战区。校长欧斯瓦尔德·欧内斯特报告说战争以及提前毕业的可能性“在班上学员中引发了巨大的动荡，以致他们无法安心完成学业”。[①] 他建议提前毕业。于是美国陆军部于 4 月 26 日批准这届学员提前毕业并且立即奔赴战场。三名学员在战斗中牺牲，其中埃德蒙·N. 本奇利和克拉克·丘吉曼死于圣胡安山。

同时，美国陆军部继续执行向平民授予正规军军衔的政策，该

① Ernst to Adjutant General, April 23, 1898, SLB.

政策至少回溯到1812年战争时期。这项政策激怒了军校学员，特别是新第一班级（四年级）的学员，因为这些平民将永远比他们的级别更高。他们也开始鼓动提前毕业。于是他们提前四个月于1899年2月15日接收到委任授职。1900届按时毕业，然而比起对西班牙的战争来，随后的菲律宾起义[①]要求更多军人上战场，于是1901届提前四个月于1901年2月毕业。总而言之，艾米里奥·阿奎那多领导下的菲律宾人的确比西班牙部队要危险得多；1898年到1901年的四届学员中，大约有16人在菲律宾牺牲。[②]

当美国专注于管理它的新殖民帝国时，军队承担了新的任务并且因此扩招了人数。学员军团没有跟得上脚步，但它也在发展。1900年每个参议员获准推荐一名学员，并且总统也有自由地推荐30个学员的权力。这使得学员军团增加到533人；1910年总数又增至580人。[③]

学员军团人数的增长，再加上管理部门保持塞耶体系完整不受侵犯的决心，给寻找足够的训练得当的新教官带来了麻烦。1902年后的每一年，校长都得寻求帮助；校长克拉伦斯·汤斯利1913年提出的请求就很典型。他请求美国陆军部规定让西点军校的教官至少服务四年，而不是当时规定的三年。汤斯利指出，鉴于军校的特殊要求，适合的教官数非常有限。教官必须是西点人；他们至少必须毕业3年以上，否则他们就会教授和他们一起生活过的军校学员；但是他们又不能离开军校太久，否则就有可能忘记该校的体系；当然他们必须在教授的科目上表现突出。当一个教授真的找到

---

① 译注：菲律宾在反西战争中，阿奎那多除去另一领导人滂尼发秀，取得领导权。1898年美西战争后，西班牙以2 000万美元将菲律宾转让给美国。1899年1月，美菲举行谈判，由于美国拒不承认阿奎那多成立所谓的共和政府，双方发生战争。经过3年多残酷厮杀，阿奎那多途穷被迫投降，接受美国统治。

② 本书所有统计数据来自 Register of Graduates and Former Cadets，西点校友基金会每年出版。1963年版的数据已经为本文使用。

③ *Report to the Superintendent by the USMA Committee on Service Academies* (West Point, 1949), 11 - 12.

一个让他满意的教官，他同时也失去了一个年轻军官。妨碍这项四年计划的是一项新近颁布的兵役法。这项法律禁止任何军官离开军团三年以上。此项法律旨在防止对一个19世纪惯例的滥用。当时的军官实际上有时几十年都只是在岗位上挂名而已，他们的名字却仍然编制在目，因而阻碍了有实际效力的军官的晋升。新近颁布的服役法没有做出更改，3年后仍没有升为副教授的教官只能不断离开军团。①

军团人数的增加推动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建筑规划。1901年由约翰·斯科菲尔德任会长的军校监察委员会认为学校的建筑有损其形象，因而要求“全盘拆除，破旧立新”。监察委员会说军校学员的兵舍不比一般乡村贫民区的房子强；条件如此之差以致“让100年前学校建立时就入校的学员感觉去年六月时兵舍的舒适程度和当初相差无几”。响应监察委员会的报告，国会为建筑规划拨款6 000 000美元。② 选择建筑风格的问题随即产生。有人提议仿照刚落成的位于平川东缘地区的库勒姆礼堂的风格。它是古典式设计，或多或少仿照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庙宇。其他人则提出回归都铎式建筑。陆军部决定在建筑师中举行设计竞赛并且委任一个评判委员会评定结果。委员会成员包括斯科菲尔德和L. 米尔斯校长。1903年春天，评审委员会宣布获胜者是波士顿的克拉姆、古德休和弗格森公司，选定的建筑风格是哥特式。全部的设施将根据一个简单而完整的计划建造。

整个建筑群采用同一种基本风格一度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它曾被成功地应用于1893年的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并从此成为众家模仿的对象。建筑师们宣布新建筑预计将“与现存大多数

---

① Superintendent's Annual Report, 1913, *in Annual Report of the War Department*, 1913 (Washington, 1913), III, 128.

② 监察委员会的报告收录在 *Annual Report of the War Department*, 1901 (Washington, 1901), I, 401。

建筑保持和谐，延续而不是彻底变革几代西点人树立起来的精神，突出而不是对抗以岩石、悬崖、山丘、森林为特点的周边的自然环境，并且能够使建筑在保持不朽的价值的同时花费最少”。[①] 接下来的十年间，旧的建筑倒了下去，新的建筑拔地而起；小教堂和行政楼、东学术楼、马术馆以及北兵舍全部建成。同时，战术部监督了普特纳姆堡的重建过程，当时它已经是废墟一片。[②] 最终，一个具有明显男子汉气概和军事气息的校园建成了，同时它与自然景观也交相辉映。

对于军校学员来说，所有这些改善都是实实在在的恩惠。然而对于游客来说，除了大饱眼福以外，并没有别的意义。旅馆还是那么糟糕。它位于平原的北缘，是 19 世纪时靠卖木材筹款兴建的。它破旧不堪、摇摇欲坠，很少有人能忍受一两天以上。监察委员会曾经被迫下榻于该旅馆长达两周时间。他们不能不批评那里的环境，然而要求政府建造一座新的旅馆只是白费工夫而已。1900 年监察委员会终于难忍其火。“也许是因为洁净和虔诚之间的关联度，”该委员会抱怨说，“在旅店短暂的停留都会激起不虔诚的言论。”监察委员会补充说，奉行戒酒计划的旅馆都可以“至少提供充足的用水”。[③] 然而，所有这一切均于事无补，一直到 20 年代塞耶宾馆的建立。

1902 年的秋天，当建筑规划正在进行中时，西点举行了百年校庆。它以演讲、游行以及酒会为标志事件。活动中心设在新建成的库勒姆礼堂，在那里成百上千名毕业生以及尊贵的客人穿梭往返。出席者包括外国官员、国内外高校的代表、美国总统、陆军和

① Sylvester Baxter, “The New West Point,” *Century Magazine*, LXVIII (July, 1904), 333 - 339.

② Gray, “Architectual Development of West Point.”

③ 监察委员会的报告收录在 *Annual Report of the War Department*, 1900 (Washington, 1900), I, 230。

海军部长以及纽约州州长。西奥多·罗斯福总统①检阅了军团并且在随后的百年庆典的高潮阶段把荣誉勋章颁发给了四班的军校学员加尔文·P. 泰特斯，以表彰他“1900 年 8 月 14 日，作为美国 14 步兵团一名士兵在中国北京的英勇表现。”②

庆典上的发言者有罗斯福总统、陆军部长伊莱休·鲁特、斯科菲尔德将军以及参加过墨西哥战争、南北战争和美西战争的老兵。斯科菲尔德宣布“军校学员军团一直以来都是真正的美国贵族——精神上的贵族”。但实际上最高的赞誉来自罗斯福总统。他说：“西点军校已经走过了其第一个百年历程。在这整整一个世纪，我们国家没有任何学校能像它一样，在记载着我们民族最伟大公民的光荣册上，写下如此众多的名字……还不止这些……总的来说，这一百年里，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们竭尽毕生精力为国家做出的贡献比这片辽阔土地上任何其他院校的普通毕业生都大。”③

百年庆典不久后的 1902 年秋天，西点军校在教育领域广泛流行的运动中迷失了自己，这是它历史上少有的一次。这项运动始于 19 世纪 70 年代，当时密歇根大学开始免试接收达到一定要求的州公立中学的毕业生。这次运动被称为“证书运动”。它将大学从设置预科课程和举行入学考试的必要性中解放出来。并且它对提高中学的标准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它们全都力争获取州立大学颁发的证书。密歇根制度马上开始被别的地方所采用。到 1890 年，“证

① 译注：西奥多·罗斯福（1858 年—1919 年）美国第 26 任总统。曾任海军部副部长，在西班牙战争前主张作战，并在战争中成为英雄。1900 年当选副总统。1901 年总统威廉·麦金莱被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身亡，他成为美国总统。在他的总统任期内，主要贡献是资源保护政策，他保护了许多国有森林、矿产、石油等资源。他在美国对外方面，主张实行扩张政策，建设强大军队，干涉美洲事务，他曾实行过著名的大棒政策，对弱国家态度十分粗鲁。在日俄战争中，他因调停战争而获得 1906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 1912 年卸任，与共和党意见有分歧，于是托党代表进步党参选总统，企图东山再起，但败于美国民主党的候选人伍德罗·威尔逊。

② CWP, I, 4; Bailey, “The Centennial at West Point.”

③ *CWP*, I, 20, 61 -62.

书制度”已经在所有的中西部州和其他地区的州生效；到世纪之交时，42 个州立大学已建立起类似的制度，并且举国上下的中学都开始接受该项挑战。① 1902 年西点军校也加入进来；国会最终放弃了自 1866 年以来对美国历史、数学以及英语的要求，并且允许美国陆军部长（实际上是学术委员会）制定入学要求。学术委员会批准应试者入学，应试者也必须出示从公立高中获得的毕业证书。五年内通过“证书计划”录取的军校学员中存在的高淘汰率让委员会确信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于是他们于 1907 年重新开始实行自己的入学考试。② 西点军校从证书运动中获得的经验没有使得它对平民教育中的其他潮流持赞许态度。西点仍然趋向于向内部看，他们感觉损害自身完美太危险了。

尽管如此，但现在已经是 20 世纪，是汽车、飞机、机关枪和急火炮的时代。西点不能完全忽视这点。这段时期最重大的变化——确切来说，是南北战争以来最重大的变化——发生在奥托·T. 海因领导的战术系。海因 1870 年毕业于西点。此后他在边境服役了 7 年，随后又在维也纳当了 5 年的陆军武官，最后于 1897 年回到西点任司令官一职长达 5 年。他担任的职位具有多样性，特别是在维也纳与普鲁士这个战争机器接近的几年时间，教会了他很多现代战争的策略。他惊讶地发现一百年来西点的“战术战略”竟然没有变化过。军校学员在头六周学习密集队形训练，余下的四年时间里便反复练习。海因打算把学员们都训练成少尉，他一门心思要培养出能够应付实战中可能遇到的各种紧急情况的军官。在他的制度下，军校学员学会了使用山炮蓄电池、格林机关枪和迫击炮等军械。海因没有让在乡下拉练训练的士兵为军校学员服务，而是要求军校学员自己喂马、装卸马鞍、搭建帐篷、装卸骡子以及清扫宿营地。在疏散队形训练、步兵和骑兵的进攻编队、警戒哨、警卫、

① Rudolph, *American College*, 283 – 284.

② Beukema,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39 – 40.

侦察工作以及射击练习等方面他也给予指导。他让军团里的军校学员轮流担任指挥职务，从而使每个人都有机会担任副官、统帅、将军、陆军中尉、骑兵、炮兵、值日官等职位。

每个学年，海因教官都讲授军队内务职能课程。他们告诉军校学员征兵军官的职责，教他们作报告和报道、连队组织机制基础、陆军供给、连队档案、军需官的职责。毕业生第一次意识到军队结构的复杂，并且对繁文缛节的缺陷也有所警惕。为了更进一步帮助他们，海因用小册子的形式总结了这些讲义，这样毕业生可以在服役期间随身携带。因而，如果被任命为调岗部门的领导，新军官至少可以通过参考海因的小册子一开始就做出明智的决断。①

战争艺术系和工程学系也在改变。它增加了学员们学习兵法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在 1902 年制定了将第一班级（四年级）带到南北战场的一项政策。行程一般为两天，而在此之前他们得对军队、组织、战略、战术以及战场上使用的武器作广泛的研习。盖茨堡是他们最中意的训练地。② 这两个部门也将第一班级（四年级）带到不同的堡垒、沿海排炮基地以及试验场为他们作实际的指导。③

在某种意义上，西点军校在教学法上处于领先地位；它是国内仅有的几个能为所有学生提供体育运动计划的学校之一。海军学院于 1865 年引入了有组织的运动，以保证海军学校学生空闲时不待在安纳波利斯酒馆。与此相同，哈佛大学于 1878 年建造了室内体操场。但是很少有学校能够提供一项组织良好甚至可以说是恰到好处的体育锻炼计划。陆军上校赫尔曼·J. 科勒为西点军校创建了这项计划。他是军事体操以及运动文化课的教官，拥有“剑师”的称号。科勒上校具有德国人特纳的传统——他是密尔沃基体育师

---

① *The Nation*, LXXI (October 18, 1900), 304; *CWP*, I, 385.

② Superintendent's Annual Report, 1911, in *Annual Report of the War Department, 1911* (Washington, 1911), III, 261; Mills to Boyd, April 25, 1901, SLB.

③ Superintendent's Annual Report, 1910, in *Annual Report of the War Department, 1910* (washington, 1910), III, 278.

范学校的毕业生，19 岁时曾获得全能体操的全国冠军——他自己发明并制定了柔软体操的完整课程。科勒 1885 年进入西点并且亲自指导所有的课程；他要求一年级的学员必须参加他的计划，也允许其他军校学员加入。1892 年新体育馆建成时，科勒对课程进行了扩充，加入了骑马、击剑、拳击、摔跤以及游泳。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虔诚地信奉身心全面发展的教育理想（mena sana in corpore sano），他曾经视察过科勒的教育体系并且对其做出很高的评价。因此，他于 1905 年下令所有的班都参与进来。[1]

与此同时，和包括地方学校与军事院校在内的大多数学校一样，西点军校也越来越注重公共关系。校长胡夫·L. 史考特于 1906 年上任时，战后西点对纳税人的漠视情绪开始消退。他是塞耶以来西点里第一位致力于增进其在公众心目中形象的领导。他着重改善与纽约市新闻记者的关系。自从博兹事件以来他们就对西点心存敌意。史考特利用最普通的方法拉拢他们——大量的记者招待会。在记者招待会上，他用热咖啡和上好的雪茄招待他们。他对媒体编辑的私下拜访和基本合作上也做出了一些努力。他成功了，他将此项成功看成是他对军校做出的最大贡献。史考特还通过其他方式提高西点的名声。他邀请美国公众来学校访问哨岗，公布游行的时间和地点，为男女都建立舒服的岗位，建造喷嘴式饮水器。于是西点军校很快就变成了备受欢迎的旅游景点。[2]

同时，西点课程也在改良。这是一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时代；是社会科学的时代；是将学院升级为大学的时代；也是强调艺术和科学的时代。在西点军校，监察委员会继续抨击旧的秩序。1907 年的监察委员会断然宣布是该更新课程的时候

① Superintendent's Annual Report, 1908, in *Annual Report of the War Department, 1908* (Washington, 1908), IV, 12, and *Annual Report of the War Department, 1913* (Washington, 1913), III, 134.

② Scott, *Some Memories of a Soldier*, 417 - 460.

了。它指出，军校建立时，军队不提供研究生教育；现在这点已经改变，一味强调技术精良已经不合时宜。它甚至还暗示了更基本的一点。美国维持一个军校不是为了保持某些传统或者取悦于老毕业生，而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为此付账的人应该为他们的投资得到回报，并为国家提供能够在现代军队担任军官的毕业生。监察委员会因此建议学习课程扩展到“军校学员毕业时获得的一般文化教育能够接近美国最好大学的水平”。[①] 第二年，西点的确改进了课程，或者说增加了内容。教授们不愿意放弃他们固有课程中的任何部分，因此监察委员会要求军校学员在3月1日而不是6月1日报告，并且用额外获取的三个月时间来增加外国语和历史的学习。在这种体制下，至少可以向学生介绍社会科学和政治科学以及“与军事地理相关的历史地理”。

早期的报告体制第二年即被弃用，但是西点全体教官开始意识到“最近几年我们的军官所面对的更广领域的活动要求他们练习那些要求他们具有更多技艺和更广的一般信息的技能”。古巴和菲律宾的陆军军官在演习民用活动——担任城镇、地区和省的长官。[②] 学术委员会试图通过着手似是而非的革命来扩展军校学员的教育。1908年他们创建了一个新系——英语和历史系——并且让来自耶鲁大学的外人约翰·C. 亚当斯来领导它。

此前，现代语言系曾教授过语法，但是没有把文学也包括进来。历史归法律和历史系管辖，后者像中学教师讲授民用课程一样教授它。亚当斯对此职位及其带来的挑战感到满意。他立即着手将西点提升到高校水平线以上。他开始放弃塞耶体系，弃用教官改由自己亲自授课。一般的西点方式让他感到可怕。在那种方式下，教

① 监察委员会的报告收录在 *Annual Report of the War Department*, 1907 (Washington, 1907), IV, 171.

② Superintendent's Annual Report, 1910, *in Annual Report of the War Department, 1910* (Washington, 1910), III, 279 - 282.

授们每天将要讲的课交给教官，然后教官据此原封不动地讲授。因此，教授可以从一个班的教室走到另一班的教室听每个教官讲授同样的课。亚当斯让下级生读莎士比亚以及丁尼生的作品，并且把J. H. 鲁宾逊和查尔斯·A. 比尔德编写的《当代欧洲发展》当作历史课本使用。①

亚当斯教授总共任职两年。1910 年 9 月他离开西点，带走了很多的伤感，留下的是一群抱怨的教官。在西点军校期间，他从来没有被邀请参加学术委员会的会议。他没有军衔，他不是教授而是教官，尽管他是系的领导。他认为其他教官没有做到自己所承诺的“让历史和英语这两个科目得到尊重并且得以扩展”。他回到了耶鲁大学，肯定自己的天才在那里更受青睐。②

亚当斯在西点军校的经历没有让一般的平民教师敬而远之；相反，学术委员会从中获益匪浅。亚当斯的继任者是同样来自耶鲁大学的卢修斯·H. 霍尔特。委员会确保他获得陆军中校军衔并且以系教授的身份成为委员会成员。霍尔特保留了亚当斯的大多数革新，尽管它动用了教官，甚至还通过加入帕尔格雷夫的《诗歌金库》以及斯蒂文森的一些作品来扩充英语课程。在历史课方面他继续使用鲁宾逊和查尔斯·A. 比尔德的著作，并且还加上 R. G. 格特尔的《政治学导论》。③ 但是一年内霍尔特又开始不快，他想拆分该系。“让一个人成为两个性质如此不同的两个科目的权威，有些勉为其难。”他解释道：“仅仅是让他完全熟悉法国革命、拿破仑时期、当今欧洲或者政治科学原则方面的文献就足以让他精疲力竭了。而在这种状态下还试图让他跟得上当代的文学作品……只是徒劳而已。”对于学术委员会来说，霍尔特的要求有些厚颜无

① 课程描述可以在接近年份的“军官和学员正式登记册”里找到。

② Superintendent's Annual Report, 1910, in *Annual Report of the War Department, 1910* (Washington, 1910), III, 282.

③ 1911 年“军官和学员正式登记册”。

耻。对他们来说他们的领域似乎和他的一样宽广，并且他们在选择教授、军校学员这一点上不存在着困难。此外，为了建设新的系，他们已经从原有的课程中割让出了一些时间。然而现在霍尔特想要再建一个系并且要求分配更多的时间。他们于是断然拒绝。最终，管理部门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他们给霍尔特额外分配几个教官来减轻他的一些负担。霍尔特最终在西点任职长达十几年。①

比霍尔特更重要的调入人员是爱德华·S. 霍尔登。他从1902年直到1914年去世一直都是图书馆馆长。霍尔登1870年从西点毕业后，先在位于首都华盛顿的海军天文台当数学教授（1873—1881年）；后来他又担任过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校长（1885—1888年）以及里克天文台的主任（1888—1898年）。当他回到西点担任图书馆馆长一职时，等待他的是一片混乱。西点图书馆里参考书籍很少，而且没人知道它们放在何处；书架上书籍的摆放完全无章可循；给图书分类全靠运气。霍尔登很快将图书馆整理得井井有条，进而又开始一项改善藏书的计划。当时图书馆的藏书多为过时的军事作品。他增加了很多标准文献和参考书，使得藏书量由46 000册增加到93 000册。他向军校学员讲授如何使用图书馆，并且在西点校园建设了全美设备最全且最便捷的小型图书馆。他在空余时间编撰了两册关于1902年百年校庆的书，书中包括了西点军校完整的历史。②

西点在20世纪早些年的变革并不多——多数院系既没有学到什么，也没有忘掉什么——但是他们的确为即将到来的一切做好了准备。那还是一种自我满足的精神。校长史考特十分准确地概括了形势。他1906年来到西点，后来他说道："我……没有给西点带来狂妄的激烈改革的计划……在那种意义下，西点不是改革的对象。

① Superintendent's Annual Report, 1913, in *Annual Report of the War Department, 1913* (Washington), III, 147.

② Forman, *West Point*, 161.

年复一年，它继续在‘荣誉，责任，国家’的传统下沉着前行，直到它的使命完成……而不需要激烈的交替。”他接着说那些“实在想通过改革出名的人很快就会被抛弃。”①

对于军校学员，生活也没有什么变化。1907 届毕业生亨利·H. 阿诺德将军可以用 1850 年可能用到的语言来描写他当时的军校学员生活。“尽管它有过传奇经历，”阿诺德于 1949 年回忆道：“但和现在相比，当时的西点军校算不上一个很艰苦的地方。”和那些中不溜秋的 19 世纪军校学员一样，阿诺德学到的东西很少：“我有时间在足球场上踢替补后卫和替补中卫、参加马球赛、在班级间的田径运动会上投掷铅球，并且和其他狂热的骑兵们不仅一起在训练中，还在马术馆和保留地疯狂赛马。”他记得最重要的是：“我们……遵循一种法则生活，并且自从格兰特在军校当学员以来，我们每天的活动就没有大的改变。”②

但是革新开始到来，那些“骑兵狂热崇拜者们”很快就不会继续统治西点。海因在战术方面、科勒在体操方面、亚当斯和霍尔特在英语和历史方面以及图书馆长霍尔顿，全都促使军校培养更有利于适合现代化战争的毕业生。并且他们都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改革铺平了道路。

然而，首先，有一场战争要打。这是一场 1914 年在欧洲发起的战争，直到 1917 年才波及到西点军校。对于西点来说，这场战争的前三年根本就可有可无。西点没有尝试从中学到什么，抑或把它的教训应用到军校课程中来。在战术系，军校学员继续关注和访问南北战争战场；当法国军队在凡尔登喋血鏖战时，西点军校学员正在考察葛底斯堡。在战术系，海因的改革被认为十分充分。教官们继续强调骑兵战术，也没有试图教授学员任何和堑壕战有关的战术。1916 年首次提及战争，当时现代语言系的领导是这样说的：

---

① Scott, *Some Memories of a Soldier*, 420.

② H. H. Arnold, *Global Mission* (New York, 1949), 6–7.

“关于国外正在进行的战争，没有人要求我们把军官送到欧洲学习法语或西班牙语。”[1] 即使在美国卷入战争后，学术程序和教学也没有任何变化——除了因为提前毕业，学员可以因此完全跳过军事艺术课。[2] 1917 年 9 月，西点人忘却了战争——一件欺辱新生的丑闻所带来的另一起调查。[3]

那是沉闷的日子，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西点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届。他们证明了无论军校如何落后于时代，它对品格和扎实学习的重视都可以为其提供通向不朽的跳板。1911 年，一群不俗的年轻人来到西点；1915 年，他们中有 164 人毕业。在这 164 人中，59 人升到了陆军准将或更高的职位，3 个是将军，并且有两个人成为五星上将和陆军参谋长，此外还有一个美国总统。其成员还包括：指挥“二战”中意大利第一装甲师的弗农·E. 普里查德；1945 年后空军司令部以及朝鲜战争中远东空军的指挥官乔治·E. 斯特拉特迈耶；“二战”时第九军团的指挥官查尔斯·W. 赖德；“二战”中第十二军团的指挥官斯塔福德·欧文；1945 年后美军德国占领区的长官约瑟夫·麦克纳尼；朝鲜第八陆军指挥官凡·佛里特；空军学院首位校长休伯特·R. 哈曼；陆军军官学校社科系奠基人赫尔曼·比克玛；朝鲜战争陆军参谋长奥马尔·N. 布莱德里以及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战时西点军校的校长是老上校蒂尔曼。当时约翰·比德尔前往战场，于是已经退休的蒂尔曼临危受命。他的一项重要职责是款待

---

① Superintendent's Annual Report, *1915*, in *Annual Report of the War Department*, 1915 (Washington, 1915), I, 1195.

② *Ibid.*, 953.

③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8, 1917.

贵客。1917年5月，美国参战不久，法国马恩河战场英雄霞飞[1]访问美国。更让军校学员们欣喜的是，他在西点逗留了一天。霞飞检阅了军团，并庄严宣布，这是他见过的训练最优良、效率最高的部队；随后他在军官俱乐部进午餐。[2] 更激动人心的来访发生在一年以后。“蓝色魔鬼”，一群操练奇特的法国格斗老兵访问了西点并且为军校学员展示其军事训练。[3] 美国进入世界纷争后的一些更加荒诞的方面触动了西点。1918年2月，校长蒂尔曼宣布所有的体育赛事被取消，且因为“自由麻疹”的暴发而实施检疫。[4]

尽管年事已高，蒂尔曼仍证明了自己是个革新者。他早期曾经批判过军校的一些做法，现在他作为校长，有了进行改革的机会。他1918年的年度报告完全是在讲述军校耻辱的历史。报告中包括了一些改革的建议，这些建议后来被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所采用。[5] 他请来几名哈佛大学的教授给暑期野营的学员教授法语。他促使战术部改变课程——减少骑兵战术的课程，增加一些堑壕战的实际内容。战争结束后，他把1919年5月毕业的那届学员送到法国进行为期三个月的硕士生课程学习。那些年轻军官和战地上的侵略军一起研究协约国的军队。[6]

仅凭一人之力，蒂尔曼无法取得那么大的成就，特别是当战争

---

① 译注：马恩河战役共有两次。第一次马恩河战役发生在1914年9月5日至9日，英法联军合力打败了德军。这次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之一，德军在9月9日至13日的撤退实质上结束了德军的施里芬计划。

在这次战役中，双方共投入超过260万名士兵参战，战役指挥官分别是法国的霞飞元帅、英国的佛伦奇元帅和德国的毛奇二世总参谋长。战斗极其惨烈，英法联军大约有263 000名军人阵亡，而德军有250 000士兵伤亡。

在1918年7月中，马恩河举行过另外一次战役。那场战役被称为第二次马恩河战役。

② *Ibid.*, May 12, 1917.

③ *Ibid.*, May 7, 1918.

④ *Ibid.*, February 8, 1918.

⑤ *Ibid.*, February 17, 1917.

⑥ *Ibid.*, January 13, 1917.

给常规生活带来骚乱时。因为存在的问题太多了——虽然它们都是老问题，但却是从来都没有被真正解决过。1919 年，美国开始大规模招募民兵，这是 1861 年以来的头一次。寻找军官带领这些民兵是个棘手的问题。因为无论是西点军校、正规军、国民警卫队，还是预备状态的军营都无法像纽约的普拉茨堡一样开始满足这种需求。因此，国家转向平民，给千万个"应急军官"颁发军衔。他们使用的体系不具有南北战争时的政治开放性——西奥多·罗斯福对本杰明·F. 巴特勒和纳撒尼尔·P. 班克斯的模仿很不成功（人们认为，林肯会愉快地接受来自主要政治对手的支持）——并且"应急军官"从来都没有达到过他们南北战争时同等军官所达到的位置。"一战"没有像内战中那样出现过约翰·A. 洛根或者约翰·A. 麦克莱囊德斯那样的人物。

尽管如此，"应急军官"仍然让美国组织远征军（AEF）成为可能，因为他们补充了军队对低级军官的需求。和南北战争时的前辈一样，他们和士兵同样对西点人颇有微词。有一次，他们看到西点人不愿与他人合作，除非对方是自己的校友。人们也再次注意到，西点人确保好的任务以及晋升只限于他们自己圈子内的兄弟。并且，平民发现西点人根本不了解"民族性"，他们的纪律植根于"弗雷德里克式"的概念而不是美国的现实处境。简言之，他们是"粗鲁和非人性"的。[①] 对西点人的这种憎恨反映在当地的报纸上。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的一份报纸提议"将陆军和海军学校全都扔到垃圾堆里"。它还建议"指派陆军和海军的职务必须"由征募办公室进行。它感觉只有这样才能让民主进入军队，让士兵受到尊重。《纽约时报》认为这种观点有些偏激，但它提出要进入西点军校或者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必须先当士兵服役一年作为先决条件。[②] 这些提议没有一个得到实现，并且"一战"期间对西点军校

① *Ibid.*, December 29, 1916.

② William A. Ganoe, *MacArthur Close-Up* (New York, 1962), 15 - 16.

的抨击也没有达到南北战争时的激烈程度。曾经支持过激进的共和党的两个顶梁柱现在也不复存在——而且也不存在叛国以及西点毕业生不够格问题。

无论如何，陆军军人对西点人的批评颇为普遍。同样的情形早在南北战争和美西战争中就已经出现过，以后还将在“二战”和朝鲜战争中再次重现。只要陆军迅速扩张，在紧张的形势下，西点人与平民军官接触密切，许多平民军官就会成为西点的批评者。但毕竟自 1850 年以来，西点人就一直支配着正规军的上层集团，因此，西点人在与新任命的平民军官之间的关系中，总处于主导地位。确实，西点的同校之谊可能会经久长存，毕业生可能以各种微小而有意义的方式互相帮助。但这种行为导致的比较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西点人和平民军官之间的交流完全处于困难的境地。他们所接受的训练不同；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价值观也大不相同；甚至他们的语言也不同。双方存在着误解，紧接着又升级为急躁和愤怒。当然，批评仅仅来自平民一方，西点人必须将自己的想法深藏心底。

1917 年，政府给正规军中的平民颁发军衔。此举在军校学员中引发了强烈的激动和愤慨。这些新上任军官的军衔将永远高于还没有毕业的军校学员，这也导致了积怨的产生。军官们提出，因为平民受任者接收军衔且随后被送到门罗堡或者莱文沃斯堡接受指导，那么对指导平民军官帮助颇多的西点人，在毕业时就应该得到中尉军衔。[①] 这个建议无果而终，军校学员于是沿用 1861 年和 1898 年的办法——要求提前毕业——这样就可以在平民们占据所有好的军衔前得到军衔。因为战争对军官的需求量特别大，美国陆军部很快就妥协了；对德国宣战后的两周，1917 届学员于 4 月份毕业。下一届原定于 1918 年 6 月毕业，结果 1917 年 8 月就毕业

① Tillman's report in *Annual Report of the War Department* (Washington, 1918), 1423 - 1430.

了。这两个班共有21名学员在法国战场上牺牲，另外有几个人因伤致残。1919届提前一年毕业，结果西点大本营只剩下三个班。

到1918年10月份，战争状况仍然不明朗。陆军的规模扩大，继续需要新的军官。美国陆军部决定立即让西点军校1920届和1921届的两个高年级毕业。于是1921届的那个班仅仅在西点学习17个月就要毕业。于是西点将只有一个班，也就是一年级班留守。据当时的副官威廉·A. 加诺说，此消息"像山洪暴发一样冲击着西点校区"。部分教授、管理部门甚至一些士兵都反对提前毕业，但是美国陆军部态度坚决。1918年11月1日，两个班都毕业了。[①]甚至下级生也不会在西点待太久，因为陆军部同时下令战时课程缩短至一年，一年级将于1919年6月毕业。[②] 他们上午进行课堂学习，下午进行军事训练。实际上，这个命令使西点军校由一个军事培训学校转变为战时军官训练营，这和1915—1916年的普拉茨堡和其他战争预备营没有什么不同。

几乎所有和西点军校有关的人都被这种激进的行为激怒了，但是没有谁的怒气能和老的毕业生相提并论。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保持军校的体系似乎比成功参战还要重要。实际上，关于军校性质问题早在19世纪就存在着争议。迫切要求提前毕业的国家陆军部和政府成员认为西点军校应该是一个实用型的窄领域的军事学校。军校的全体教官和管理成员则更倾向于一个综合性的教育学院。这个问题在美国历次战争中都出现过但却从来没有真正解决过。

当西点一名学员听说他毕业时将不能穿灰色学员服，而改为穿军役服的时候，他显然无法保持平静，而上面所有的哲学问题对他来说也无关紧要了。"你无法只花一年时间就造就一个西点人。"他告诉《纽约时报》，"这就是问题所在。西点军校是美国历史上

---

① *Ibid.*, 1420; *New York Times*, May 16, 1919.

② *New York Times*, October 4, 1918.

最引人注目的事物之一，它已经成为了全世界军事院校公认的榜样。想象一下不穿灰色制服的西点毕业生吧。”①

能否在一年时间里打造出一个真正的西点的试验从来就没有做过，因为西点军校里没有哪一级只学一年就毕业了。但的确有两届只训练两年就毕业了。1918 年 11 月毕业的两届学生，共 227 人，他们创造了大多数 4 年制班所能达到的成绩。他们中有 43 人在此后获得过至少一星，有一部分人当上中将和少将。1919 级在西点也只学习过两年，他们的表现同样出色：其成员包括阿尔弗雷德·M. 格仑瑟、安东尼·C. 麦克奥利夫，内森·F. 特文宁以及阿尔伯特·C. 魏德迈。至少对于这两个班，在军校少上两年并不是什么灾难。

所有班级在战争中都表现得很出色。在西点毕业生的记录中，也许的确会有平民批评家所讲述的西点人控制军队的情形，但很明显，这说明不了全部问题。西点在南北战争和“一战”间有缺点，而且缺点还不少。但无论如何，西点成功地训练出能够攻入法国战场的军人。另外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西点接受第一次领兵训练的陆军军官执行任务时比其他人都要优秀。他们毕业时也许还不能算是一个完全的士兵——在军校学习 4 年后，仍然需要大量的实践经验。他们全都受益于陆军这个研究生院——但是西点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基础。1919 陆军部长牛顿·D. 贝克在谈到这点时说：“当国家处于危难时，西点再次显示出了它的特别价值。”“在各行各业，人格都是持续成功不可或缺的基础。西点军校为它的学生做出了很多，它赋予他们的最宝贵的品质是人格。在世界战争的紧要关头，我们的成功取决于领导人的人格。”②

“一战”时西点人在高层的统治地位比起南北战争期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法国的 38 个军和区的司令中就有 34 个是西点人。三

① *Ibid.*, November 3, 1918.

② Quoted in Baumer, *West Point*, 232 – 233.

个战场的陆军全部由西点毕业生统帅；参谋长是1888届的佩顿·C. 马奇；美国远征军（AEF）的总司令是1886届的约翰·J. 潘兴。在较低的级别，西点人也证明了自己是不容争议的领导者。在战区服役的“应急军官”是一等中尉。他们每千人的伤亡率为30.3，而在战区作战的西点人则达到195.0。对于所有的初级军官中无论军衔，“应急军官”的千人伤亡率为21.5，而西点人为41.9。[①] 最近的毕业生，比如说战场上的麦克阿瑟和乔治·巴顿以及训练营中的奥马尔·布拉德利和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他们的出色表现，使得潘兴将军对西点军校做出了很高的评价。这些评价使人联想到墨西哥战争后，温菲尔德·史考特将军做出的称赞。潘兴说西点军校“已经上百次证明了自己对美国伟大的陆军所做出的贡献……这群优秀的人有着老西点的精神”。[②]

战争结束，和平重现。但是西点军校却是混乱一片。1918年至1919年的春夏两季是阴沉的时光。对新学员的过分欺侮、一名学员的自杀、军校学员之间的矛盾纷争以及陆军部对西点的调查，成为这段时间的显著特点。管理权仍然在那些战时召集来的退休军官手中。他们立志要把一切恢复到从前。忧郁的气氛在校园蔓延。[③] 老的兵团已经不再。在它以前的位置上，三组特殊的年轻人正在平原上行军。其中一组穿着传统的灰色制服：钟形纽扣上衣和黑色长裤；另一组穿着美国陆军军官橄榄色的上衣；第三组穿着帆布绑腿和战役帽组成的陆军制服。

穿灰色制服的是11月份两个上等班（四年级）学生毕业后留在西点的一个班。穿军官服的是1918年11月毕业的三年级学生。他们以前在军校学习不足两年，于是陆军部命令他们回来接受6个月的额外训练。因为他们已经有军衔（并且很多人还有作战经

① Forman, *West Point*, 173.

② Quoted in *Post-War Curriculum at the USMA* (West Point, 1945), 9-10.

③ *Assembly*, XXIII (Spring, 1964), 8.

验），所以不能被当作军校学员来对待。他们完全享受非常规的地位，像军官一样有制服、享受薪金，同时又和军校学员一样接受培训和训练。因此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范畴。穿士兵制服的是由美国陆军部下令于1918年11月份入校的新班。管理者认为将他们置于一般的新军校学员计划有失公平，因为那样会有其他学员来欺负和教训他们。于是他决定让这两个班分开，并且通过让新兵穿士兵制服来突出这一点。[1] 西点军校正式课程是一年时间，但是很明显，这种安排必须有所改变。于是陆军部开始准备调查是重新起用旧的四年课程制还是采用新的三年课程制。

1919年春天，参谋长佩顿·C. 马奇上将把一个年轻的英雄招进了他的办公室。他刚毕业不久，但已升至美国远征军（AEF）准将。1888年毕业的马奇很为西点军校担忧。他感觉战争、提前毕业以及缺失传统军校学员等问题可以比较容易地得到解决；但是它衰落达半个世纪的问题要严重得多。马奇清楚，西点军校已经远远落后于同时代。它在沉睡；它需要现代化以及一个全面革新的课程安排。他意识到改革过程会是困难重重。教授们（与提倡改革的年轻人对抗的老护卫队）以及长长的灰色队伍（DOGs，或者是不满的老毕业生）反对任何革新，无论这种革新是多么微小。马奇需要的是一个年轻的、进步主义的军官，并且还有非凡的履历。他必须具有智慧、说服力以及进行全面改革所必要的坚韧精神。他的中意人选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2]

当麦克阿瑟进入马奇将军的办公室时，参谋长突然告诉他，要他去西点当校长。在麦克阿瑟从这个消息的震惊中清醒过来后——他要成为自塞耶以来最年轻的校长，而他16年前才刚刚从那里毕业，学术委员会很多成员是正教授，而他只是个新人，马奇开始详细地告诉他西点军校存在着的一些问题。他最后的结论是，西点必

---

① Ganoe, *MacArthur*, 13–19; Beukema,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24.

② Ganoe to author, February 27, 1965.

须苏醒过来！1919年6月，麦克阿瑟正式走马上任。他发现“整个西点……处于动乱和慌乱中”。他和马奇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旧的西点……必须被取代。”[1]

①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77 - 80.

第十三章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威廉·A. 加诺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西尔瓦努斯·塞耶是西点军校之父，那么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就是军校的救星”。[①] 这话确实有些道理，麦克阿瑟在危急时刻拯救了西点军校。与塞耶一样，他改变了军校的办学方向，将它从一所被社会遗忘、自我中心的学院塑造成为一所拥有自我责任感的学院。麦克阿瑟与塞耶面临的挑战基本相同，那就是培养出对国家确实有用的人才。国家的需求已经改变，它不再需要培养土木工程师的公立大学，所需要的是一群能够在全民战争中领导民兵的职业士兵。但其基本原则并未改变。虽然如此，麦克阿瑟还是不能盲目效法塞耶。因为他们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完全不同。这位西点军校之父曾得到军队及军校全体教员的强烈拥护，反对他的人都是来自军方之外。麦克阿瑟则必须克服来自老毕业生以及军校学术委员会的激烈，有时甚至是盲目狂热的抵制，坚定支持他的人是各个阶层的民间教育工作者及评论员。

广义上来说，麦克阿瑟比塞耶担负着更为艰巨的任务，因为塞耶无须同旧有的专政势力作斗争。麦克阿瑟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非制定新的具体的教学方法或理念，而是实现全面的突破。如果他能做到这些，使西点军校认清并承认变革的必要性以及摈弃过时教育方式的必要性，那么余下的目标迟早都会实现。这也将是他最伟大的功绩。

麦克阿瑟上任伊始就发现有一个团的学员傲慢无礼，军心涣散，专业课程混乱。这些陆军部学员于 1918 年应招入校，原定于

① Ganoe, *MacArthur Close-Up*, 167.

1919年6月份毕业。但是"一战"结束后，毕业日期被推迟到1921年。这引起学员的反感，该年级有一百多名学员辍学。被召回军校进行额外"未分配服役军官"训练的1918届学员异常愤怒，并将他们的不满表露无遗。西点军校的学术委员会赞成立即恢复四年制，但国会则将学期规定为三年。①

麦克阿瑟最先要解决的就是学期长短的问题，这是他的首要任务，也是最简单的任务之一，与塞耶的任务有些相似。麦克阿瑟认为，国会意图通过将学期削减至三年以节约开支属误导行为，他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他说："政府在满足军事需求方面的支出是某种形式的国家保险，它年复一年地带来收益。国家相对较少的军费在未来的战争中将有助于减少庞大的战争消耗及人员伤亡。而在无法预见的灾难降临之际，这些都将无法再用金钱弥补。"② 这次麦克阿瑟得到了老毕业生及军校学术委员会的支持，这在他担任校长期间并不多见。他们都急切要求国会重新考虑此事。其中最为积极的则是潘兴将军，他在给议员约翰·J. 莫林的一封公开信中称："四年对个性塑造来说非常重要……这是西点军校最大的优势。"③ 最终国会做出让步，允许西点军校恢复四年制。

在有关学期长短的争论中，《纽约时报》提出了一个它认为与此息息相关的问题。该报支持将学期缩减为三年，称"在军校里，我们无须太多地在'衣着上过于苛刻'，也无须将学员完全与世隔绝，需要的是更多的民主。在四年的学习中，学员们就像住进了修道院，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少之又少。他们毕业时对人情世故几乎没有任何了解，唯一了解的就是他们自己"。④

麦克阿瑟完全同意《纽约时报》的观点，但他看不出这与三

① *Annual Report of the Superintendent* (West Point, 1919), 3 - 5.

②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78.

③ Baumer, *West Point*, 18 - 19.

④ *New York Times*, May 21, 1919.

年或四年有何联系。他管理的主要取向就是推动西点军校沿着《纽约时报》提出的方向前进。同时，麦克阿瑟发现他的想法得到了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W. 艾略特的支持。1920 年，在一次深刻而不失具体的批评中，艾略特说道，首先，美国没有哪所大学会像西点军校这样接收“如此不堪的学员”；其次，没有哪所大学的课程会完全一成不变；第三，没有哪所大学或学院的教学工作几乎全部由刚毕业的，即非教师、服务期又短的学员担纲完成。对于西点军校一直拿来证明其体制完美的教学成果，艾略特指出：“在大型的战役中，西点军校的学员不能够适应战场上供应补给的新方法，他们的训练太过死板。”①

陆军部总参谋部的詹姆斯·G. 斯蒂斯上校准备对艾略特示以多少有点官方色彩的回应。他对艾略特的观点逐条进行批驳（“西点军校的入学标准与美国普通高校的入学标准基本一致”），他总结道：“我们承认西点军校非常苛刻，我们也承认它有局限。但我们认为，在美国至少应该存在一所将学生的职责置于其权利之上的学院。”②

陆军部回击艾略特之前必须与西点军校的校长商议。结果麦克阿瑟不仅赞成哈佛校长的言论，反而更为激进。他在第一份年度报告中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西点军校的使命是，培养具有领导才能的军官。人们曾一直认为西点军校应该用一成不变的教学方法来完成其一成不变的使命。麦克阿瑟的观点则是，“一战以前，国家间的武装冲突只涉及一小部分人。专业军队通过频繁而严格的训练以及严厉的纪律成为一个紧密的整体，他们是战场上的机动武器”。但是一切都已改变，“早在‘一战’时期，作战双方就惊讶地发现，战争的胜负不再取决于专业军队……而在于参战国全民的努力，这个国家的男人、妇女和孩子均要受到影响，这一点已变得

① *Ibid.*, May 9, 1920.

② *Ibid.*, May 30, 1920.

十分明朗”。①

全民参战造就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军队。现如今的军官需要带领的军人代表着最坚决的社会群体，而非泛泛之辈。这些军人期望着参加战斗，他们想知道的只是去哪里打和怎样打。纪律不再是个问题，所以旧有的规则及方法已不够用。我们需要新型的军官，他“拥有理解人类情感方式的亲和力，综合了解并掌握国家及世界局势，拥有足以改变其指挥心理的开放观念”。或者，如麦克阿瑟简明扼要地向加诺解释的那样，“我们准备1812年的战争需要多长时间”?②

早在19世纪早期，普鲁士陆军大臣利奥波德·冯·博延就曾比较过战争的两种方法。他说，“老式战争学说完全信任正规军队”，而“新学说则确信……仅仅依靠正规军无法保卫国家安全……老学说坚信专权及纪律就可以塑造出军人，而新学说认为有必要根据公民习俗的改变而进行相应调整……旧学说希望在研究军事问题时避免公众的参与；新学说认为保卫国家无法脱离整个国民的物质及精神支持”。

麦克阿瑟宣布他将褪去学院的地方主义色彩，加强学员们的责任感，特别是要尽量避免自然滋生墨守成规的作风，鼓励创造性，与普通军队建立更为新型紧密的关系，用灵活的纪律替代死板的纪律，拓展教学课程，及时在教学中添加最优秀的人类智慧。总之，为下次战争输送“以教学、领导和激发现代人为目的而培养的人才”。③

军校学术委员会一片哗然。从李开始，还没有一位校长在没有征求学术委员会同意的情况下，对西点军校进行内部改革。自从塞

① *Annual Report of the Superintendent* (West Point, 1920), 3-5.

② Ganoe, *MacArthur Close-Up*, 30.

③ *Annual Report of the Superintendent* (West Point, 1920), 3-5; Boyen is quoted in Ropp, *War in the Modern World*, 153.

耶以来，甚至没有人曾想到过进行如此大刀阔斧的改革。学术委员会对于麦克阿瑟提出的教学方法和他的改革目标毫无兴趣。学术委员会成员和高级军官们（其中有五人在麦克阿瑟还是一年级学员时就已经是教授）都觉得有义务维持学院的统一。校长风水轮流来了又去，但他们则一直留守。麦克阿瑟很快就遭到了学术委员会大部分成员的强烈反对；唯一在行政部拥有一定权力并支持他的人只有他的副官加诺以及他的司令官罗伯特·M. 丹佛。但在学术委员会中只有丹佛投了他一票。

在大学里，学术委员会的反对向来有效。曾在普通大学工作了近十年的加诺在事后许多年说，他还从未在其他地方发现“如此强大而顽固的集体”。[①] 学术委员会成员任期终身，拥有相当高的地位，对学院的工作方式了如指掌。然而，校长只是匆匆过客，识时务者官运亨通。在教授们控制的学术委员会的投票中，校长仅获一票。校学术委员会有权决定各部的教学时间分配、指导毕业考试、认证学位、推荐学员军衔以及选择教材，并对学院的教学课程及方法提出修改意见。[②]

如此一来，学术委员会成员就有着巨大的权力。1919 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觉得唯一需要的改变就是重新恢复战前为“一战”培养了杰出领导人才的教学体制。麦克阿瑟很快就明白了这种观点的缘由。他对加诺说道：“这些教授太过安逸，他们已变得食古不化，并自鸣得意。在别人说他们在教育上已经登峰造极的甜言蜜语中，他们年复一年地重复劳动。”他们不需要为研究基金、晋升或

---

① Ganoe, *MacArthur Close-Up*, 35.

② John W. Masland & Laurence I. Radway, *Soldiers and Scholars: Military Education and National Policy* (Princeton, 1957), 174 – 176. 该书中对这个问题有非常卓越的讨论。作者指出，校长的地位与许多民事部门的部长地位堪有一比。如果校长欲进行长远的变革，他必须认识到，他可能不会在这个职位上留任足够长的时间看到这些变革措施通过，他也难以确定他的继任是否会继续这些改革措施。如果想担任欧洲多党体制中的部长，如法兰西第四共和国，这个论点尤其可取。

是教授职位而相互竞争，也无须担心系主任、院长、托管理事或者理事。他们只需周而复始地工作就可以保有“他们高尚并备受尊敬的职位”。[①]

在这种状况下，麦克阿瑟处于明显劣势。他的个性对其也无所帮助，他是一个极端的自我主义者，他发现让他对教授们毕恭毕敬或改变与他们谈话的语气都非常困难。他在没有同教授们商议或征求他们意见的情况下，就宣布了他的行动意向，这严重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他拥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并认为他的计划是军校势必需要的，因此没有向学术委员会进行充分说明。结果学术委员会成员将他视为一个在他并不了解的领域瞎折腾的毛头小子。麦克阿瑟明白自己要做什么，实际上，他在得出结论之前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然而，学术委员会对此一无所知，他也没有想办法得到学术委员会成员的信任。

麦克阿瑟身上的某种特质也使人对他敬而远之，无法真正地了解他和他的抱负。那时的一名学员回忆说：“我和我的同学们看见将军的时候，他总是踱着方步，若有所思，仰着头，注视着远处的地平线。这也是他职业生涯中一直见诸报端的形象。”他不合体例的衣着确实让人吃惊，帽子不仅不整洁，连上面的金属帽撑也被卸去，外套短短的。这是潘兴严令禁止的着装，因而，麦克阿瑟给人的印象是“他不仅不成体统，而且还自成一家”。麦克阿瑟习惯性地举一下不离左右的短马鞭回敬军礼，这个动作加深了人们对他的这种印象，更何况西点军校一直以其细致严谨的军队礼仪而引以为豪。[②]

麦克阿瑟高贵的举止和他令人瞠目的成就使人望而却步。他从

① Ganoe, *MacArthur Close-Up*, 88－89.

② W. S. Nye to author, December 3, 1964. 奈上校继续指出：“我对他的印象棒极了。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麦克阿瑟都是一个具有杰出才智和卓越领导能力的人。理所当然地，我必须承认，他还是一个具有巨大雄心的人，一个伟大的演员。所有伟大人物，包括诸多将军在内，都需要这样的特质。”

来没有想过打消别人的这种态度，并且只允许个别人接近自己。确实，他乐于享受高高在上的感觉，也没有多少人试图接近他。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校长和校学术委员会的距离愈来愈远。另外，麦克阿瑟明白，他至多只能在学院任职五年，他感受到了一种紧迫感，而学术委员会却丝毫没有这种感受，学术委员会成员在那里已经待了几十年，在麦克阿瑟离任后还将待上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觉得没必要着急，同样也没必要去理解对方。

那些教授丝毫没有意识到西点军校存在的问题。一些传统惯例和做法得到维护的理由仅仅因为是它们一向如此。学术委员会担心的是，对西点军校既有框架的任何变动都有可能导致整个体制的崩塌。麦克阿瑟却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不进行早就该实施的改革，对其加以巩固、维修，整个机制将会被腐蚀殆尽。校长和校学术委员会都希望能够维系这个有着百年历史的教育体制。麦克阿瑟在就任时说：“我们应该牢牢地坚持蕴涵在西点军校校训中的原则，责任，荣誉，国家，但是实现起来则是非常困难的，三者不可兼得。”

麦克阿瑟确实努力过。他对学术委员会做出的妥协远远超过对方。而校长和学术委员会成员都努力与他保持表面友好的关系。仅有一次，这种潜藏在深处的敌对情绪爆发了出来。麦克阿瑟提出一项建议，引进一些毕业于普通高校，并有潜力成为优秀教员的现役军官担任西点军校的教官。和艾略特一样，他也认为西点军校内部，教员自给自足的状况太过严重。他怀疑教授们仅仅根据自身喜好，将他们偏爱的学员留校，而将保证最优秀的教师队伍的要求置于脑后。他要求陆军部提供符合其要求的备选教员名单。之后他向学术委员会说明了这一计划。随之而来的是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最终，一名年龄最长的理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这个计划是种倒退。外来的教员无法适应军校的课堂，无法应付军校学员，也不能融入军校的体制。这注定会失败。这名教授落座后，麦克阿瑟平静地指出，已有两名非西点军校出身的教员在现代语言系及体育

健身馆任职，他们相当出色。他继续对自己的观点加以辩护，但那名教授开始不停地打断他。不久，在麦克阿瑟阐述计划的过程中，他又开始插嘴。校长的愤怒终于爆发了，他用拳头捶着桌子嚷道："坐下，先生。我是校长!"他环视整个房间，随后又加了一句："即使我不是，你也应该用绅士的方法来对待我。"①

麦克阿瑟校长没能说服那些教授，他决定送他们去普通高校亲身体验教育的巨大进步。他自己没有视察过任何普通学校，但他涉猎广泛，对约翰·杜威有关教育的文章尤为熟悉——非常清楚普通学校正在做些什么以及所取得的成就。教授们对从民间学校学习东西的意向深恶痛绝，并抵制这样的做法。但麦克阿瑟仍要求他们每年选择一所学校，待上一个月，观察并汲取新的教学方法和理念。这一计划并不太成功，但还是有少部分教授承认他们学到了一些东西。②

这是社会科学的时代，麦克阿瑟希望教授们在普通学校的所见所闻可以劝服他们增加一系列新课程。那时他正在要求学术委员会成员同意增加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方面的课程，所有这些课程设计旨在拓宽学员的知识，使他们为新的任务做好准备。学术委员会批准了一个经济学和政治学综合课程，即使这样也还是拖了好几年才开始实施。除此之外，再没有批准过其他科目。③ 并且，似乎是回应麦克阿瑟的这项计划，1920 年，校学术委员会在有关学科科目的报告中这样说道："西点军校旨在为特殊目的提供特殊培训，这与普通高校的目的截然不同。"④

接下来，麦克阿瑟尝试着到教授办公室，分别拜会这些教授，并亲自参与听课。这在以前从未有过。他通过这些方法诱劝一些教

---

① Ganoe, *MacArthur Close-Up*, 97 – 99.

② Ganoe to author, February 27, 1965.

③ *Annual Report of the Superintendent* (West Point, 1920), 20 – 22.

④ Quoted in *ibid.*, 6.

授做出了一些改变。在现代语言课系，他说服教授取消了旧体制下每日为那些在这种特殊语言上毫无基础的学员打分的做法，从而鼓励基础薄弱的学员将所遇到的困难提出来，这样教员才能对他们进行帮助。英语系则更加注重公开演讲、安排科目教学和组织辩论队。它要求每位学员每天读两份报纸并在课堂前十分钟讨论当天的新闻。自然哲学系的教授允许学员们使用计算尺，绘图系增加了地图教学上的学时。化学系添加了有关内燃机的课程。军事艺术和历史系则摒弃了对美国内战细致入微的研究，取而代之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内容。历史系则更多地关注远东。①

这些变化对于校学术委员会来说来得太快了，但麦克阿瑟还是赢得了一些学术委员的支持。1921 年他得到学术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支持并推荐了三项改革：被指派到西点军校工作的教员在其工作第一年必须在普通高校参加其所教授课程的学习；每位教授每年必须以观察员的身份参访三所不同的高校；为避免与世隔绝的状态，面向全体学员，提供更多由权威或颇具声望人士所作的综合性演讲。② 这是他所取得的一些成就，但相对于麦克阿瑟的期望来说还相差甚远。由于学术委员会的敌对情绪，在课程设置方面，他要求改革的努力收效甚微。

在其他事情上，麦克阿瑟无须考虑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的权力仅限于课程安排，在这个领域之外，麦克阿瑟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第一个举措就是撤销克林顿堡，这是个位于战胜纪念点东面的一个区域，军校在那里举办夏令营。这个突然的改变打破了西点军校最古老和最空洞的传统之一。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学员们在那个营地，早上进行训练，下午休息、聊天，晚上参加正式舞会。那是无忧无虑的生活、在学期结束后的间歇，在堂皇

① *Annual Report of the Superintendent* (West Point, 1921), 23 - 25, *ibid.* (West Paint, 1922), 13.

② *Ibid.* (1921), 15 - 17.

的大厅里迎接他们的是，服务生为他们端上丰盛的菜肴、乐队和威武的警卫兵。在麦克阿瑟宣布这一举措时，军官和他们的夫人们都万分震惊，这对学院中围绕着夏令营展开的社交生活更是个晴天霹雳。但是他决意培养出了解军队、了解自身职业的人，而不仅仅将其理解为吸引目光的制服和正式舞会。在他担任校长期间，学员们在新泽西州的迪克斯营度过他们的夏天，在职业军士的指导下与现役军队一起训练，有机会对学员们进行基础训练，这让职业军人感到高兴。在夏令营结束后，麦克阿瑟让学员们在没有士兵帮助的情况下，带着所有的装备，行军返回西点军校。①

麦克阿瑟把学员送到迪克斯营还另有目的，他希望他们认识外面的世界，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是他这项计划的主体，他想尽办法来完成这一目标。在他入校时，西点军校还遵循着塞耶创立的体制，四年中学员们只有在大三结束后才有一次暑期休假，获准离开学校。没有圣诞节，假期也不能请假。学员们骑在马背上，只允许他们稍稍离开马鞍，随后他们要用名誉担保决不下马或者停下。麦克阿瑟之后回想起这一情形。“他们没有时间熟悉外界的风俗人情，”他说，“所以，毕业后与伙伴自由交往时，双方没有共同的背景、知识和想法。他们再进入外面的世界时，已经长大，但生活阅历则与中学生相差无几。他们像僧侣般与世隔绝。”②

麦克阿瑟此前指出，西点军校由国家创建，受到国家支持，目的是为战争提供领导者——具有领导民兵才能的军官。从这一前提出发，麦克阿瑟想尽办法促使学员与外界接触。在很大程度上，拓展学员的视野就意味着给予他们更多的特权，这招致了老毕业生的愤怒。与学术委员会不同，校友们又没有什么势力，只能抱怨或有时咒骂几句了事。麦克阿瑟每月发给学员 5 美元现金，供他们自行

---

① *Assembly*, XXIII (Spring, 1964), 11 Ganoe, *MacArthur Close-Up*, 33; *New York Times*, August 19, 1920.

②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81.

支配。他给高年级学生周末 6 个小时的休假时间。暑期则不同，那时学员们会得到 2 天的休假和相对的自由——可以到纽约市区走一趟。“通过小的商品交易和与外界的接触，”麦克阿瑟解释说，“他们开始获得一些在毕业时对他们至关重要的经验。”在春季的学期里，一年级学员可以随意出入校门。所有的学员都可以接收到普通的信件以及从家寄来的包裹，并不用再提交给战术教官检查。麦克阿瑟给一年级学员在基地军官的社会交往中低级军官的地位，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打电话，参加聚会，甚至可以与军官及其夫人们打牌。较高的三个年级的学生则可以自行结社，选出主席、副主席及其他负责人。①

让西点军校的校友们最感不安的是麦克阿瑟放宽了规章制度。他们认为，允许学员享有更多自由正是对学院体制的冲击。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西点军校是一个富有节律，协调融洽的地方，一个用严厉的纪律支配着人们一举一动的地方，一个用命令和集体意识替代假设和个人特性的地方。麦克阿瑟的计划让老一届的毕业生们担心的还不仅仅是打破原有的宁静，也不仅仅是他们痛苦地发现，管理者在一些时候无法得知学员们在哪里、干什么；让他们极力反对的原因更在于，命令、纪律和集体感对军队保持高效的运作不可或缺，而麦克阿瑟似乎正在将这些统统摧毁。②

军队中的基本原则是，个人需要应服从于社会需要。西点军校亦然。麦克阿瑟完全同意这句有关军人道德的经典格言。他担心的是西点军校行之有过，在强调服从的同时忽视了自身及整个军队对社会的义务。这句格言在广义上是正确的，但在具体问题上，西点军校和军队都必须认识到战争的本质已经并将继续发生变化。这就

① *Annual Report of the Superintendent* (West Point, 1922), 7 - 8; *ibid.* (1921), 11 - 12, Baumer, *West Point*, 173 - 174.

② Allen Guttmann, "Political Ideals and the Military Ethic," *The American Scholar*, XXXIV (Spring, 1965), 221 - 237. 该书对军事伦理有非常卓越的探讨。

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卫道士们”决不接受这一观点，在他们看来，只有战术发生了改变。我们需要新型的军官，他们可以将自己的需要置于次要位置，同时又能够统领民众。民众对自身权利的认知明确，他们不乐意接受军队的价值观。实际上，民兵们时常发现他们参战的动机与军事伦理恰恰背道而驰。

麦克阿瑟自己也会说：“在许多行业和工作中，追求个人的福利是最主要的目标。但是在军人这一行，国家的安全和荣誉至高无上。”① 但在现代战争中，仅仅阐述这一理论是不够的。军官们必须能够在战争爆发后说服民众担当起军人的角色。如果不了解民众就无法做到这一点。同理，如果他们没有与民众相同的经历，也将无法了解他们。

所有这些，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在麦克阿瑟之前西点军校人都同意某种旧有的价值体系。毕竟西点毕业生们在成为学员之前是美国人，他们代表着自己所在的社会。即使是军校试图这么做——其实从未这么做过——也无法将学员们从美国人转变为对追求利益嗤之以鼻的专业欧洲士兵。在南北战争后，格兰特、谢尔曼、麦克莱伦、哈莱克及许多其他的人都曾广泛地参与房地产、制造、铁路建设等商务活动。艾森豪威尔和其他一些美国将军在1942年与法国军官打过交道，他们为法国军官们所拥有的“荣誉”观念所震撼。马克·克拉克将军曾运用一则商业化的比喻来描述他们之间的一种交往：“达尔朗是环境强加于我们的政治投资，我们通过利用他，在生活和时间上获得了丰厚的回报。”② 对于欧洲职业军人来说，声誉和荣耀足矣；美国士兵却是其所处社会的真实写照，对他们而言，效率和结果不容忽视。比麦克阿瑟早两年毕业的马修·李奇微将军在成为西点军校校长后，反对军官为“荣誉”而浪费生命。他或许也这么说过：“所有的生命在战场上都是平等的

---

① Quoted in *ibid.*, 231.

② Quoted in *ibid.*, 228.

……每个人都拥有尊严是西方文明的基础。”[1] 但是，在麦克阿瑟之前，军校一直强调的是绝对的服从和将个人置于集体之下。当然也不曾试图让学员贴近自己所服务、并为下一场战争提供士兵的社会。麦克阿瑟正是希望提供这样的机会。

他的计划有一部分是旨在培养受到普通民兵尊敬的军官。在战争期间让麦克阿瑟印象深刻的是，军官中擅长体育者远比那些不擅长体育者表现出色，士兵们也对那些擅长体育者无限崇拜。与其他任何大学相比，西点军校的体育课程已经很强，但是麦克阿瑟依然决意扩充这一课程，并最终使这一课程成为了西点军校的重点课程。引用约翰·杜威的一句话：“不用身体锻炼大脑，或者不用大脑指挥身体，就无法保证智力的全面发展。”麦克阿瑟引入了自己确信不疑的“世界所有大学中最完整的体育教学体系”。他的计划以竞技体育为核心，而非美国青少年所憎恶的个人或团体健身操。重点放在校内的体育运动上，每个连队为每个体育项目组建起一支队伍，这些体育项目有橄榄球、垒球、足球、长曲棍球、网球、篮球、田径、高尔夫和马球。他要求所有的学员参加。比赛非常激烈，特别是校内足球赛，以至于学员们将其称为“校园谋杀”。麦克阿瑟对这一结果感到欣慰。他说：“没有什么能比竞技体育更加迅速地培养出领导能力、果断决策能力、迅速行动的能力、心理与体力的协调能力，以及攻击性和勇气。也没有什么可以如此迅速、牢固地树立起难以定义的集体精神、集体利益和自豪感，而这些就是我们称之为士气的东西。”[2] 或者，正如他在西点军校健身房石头门上所刻写的那样：

> 在友好的竞争场上
> 种下种子

① Quoted in *ibid.*, 232.

② *Annual Report of the Superintendent* (West Point, 1922), 11; Baumer, *West Point*, 188 - 189; *Assembly*, XXIII (Spring 1964), 11.

它，在未来的土地上，在未来的日子里
将结出胜利的果实。[①]

麦克阿瑟在体育课程方面取得的成功被他在国会中的失利抵消了。他所提的两项要求——扩大硬件设施建设和将学员人数增加一倍，无一获得通过。这两项要求都提得太晚了。“一战”期间，无论军队要多少钱，国会几乎都会满足。他要是那时提出这个要求，早就能得到扩建军校的资金了。他有一次对丹福德说，所有与西点军校有关的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似乎都在熟睡。“现在，我们所耗费的几十亿的军费里，没有一分钱是给西点军校的。”他不断要求国会拨款用于西点军校建设，并在一份报告中简要讲述了一些急需的建设项目，但都徒劳无功。

试图将学员数扩大一倍的想法也有着相同的遭遇。1916 年学员人数增至 1 334 人，但是军队人数也在增加，因而，西点军校只能为其供应 1/3 的军官。麦克阿瑟指出，主流舆论反对保有大量的常备军，并反对保持备战状态，因而更有必要“扩大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的数量，以训练众多战争爆发时临时招募的民兵”。[②] 但是直到 1935 年，国会才批准扩招学员，学员总数增至 1 960 人。

麦克阿瑟回想起自己作为一年级新生时的经历，决定将消除学员之间的欺凌行为作为其主要目标之一，这一点得到了参谋长的支持和推动。[③] 在他之前，其他一些人也曾做过类似的努力。厄恩斯特和米尔斯校长曾试图让一年级的教员对此负责，确保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员不再欺负新生，但是这一做法收效甚微，因为一年级的学员不愿检举自己的同学。史考特校长试着通过严厉的规章制度来控制这一现象，但这些规定使他在其他方面拥有更大的独断权力，从而失去了学员们的支持，孤掌难鸣。“一战”期间一项对西点军

①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82.

② *Annual Report of the Superintendent* (West Point, 1921), 10 – 13.

③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81.

校学员欺凌行为的调查使校长蒂尔曼备受舆论谴责，事后他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识到西点军校比普通高校拥有更多的欺凌现象，究其原因在于，学校的权力机关对此类行为的宽容，最主要的是并未通过“认真的行动”对其加以取缔。这种现象也很难消除，屡屡发生的欺凌行为已成为惯例，每个年级都明白他们的学长都曾这么做过，校友们也公开支持这一行为。蒂尔曼的想法，就是让经过挑选的高年级学生负责管理一年级新生，并赋予他们受认可的和具体化的权威，[①] 麦克阿瑟将蒂尔曼的这个想法据为了己有。

蒂尔曼任职期间没来得及实行他的这一体制，麦克阿瑟接任后，校园欺凌现象达到了顶峰。高年级学员对新生咆哮、嘲弄、怒骂，这让许多人无法忍受，斯蒂芬·伯德就是其中之一，他因不堪忍辱于1919年元旦自杀身亡。麦克阿瑟试图消除校园欺凌现象，但是遭遇了来自西点军校毕业生以及在校学员的坚决反对。那些毕业生已将这一现象视为西点军校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麦克阿瑟的第一个举措就是与一年级学员代表会面，让他们研究四年级学员行为取向并做出相关报告。他与这些一年级的学员促膝谈心，甚至给他们香烟（虽然这是违反规定的），但是他还是没能从这些人那里了解到自己希望掌握的信息。最终，他们草拟了一个有关新生习惯法的小册子，但是高年级的学员就是不能放弃这样的“传统”。欺凌现象仍非常普遍，自内战以来一直如此，并无改观。[②]

于是乎，麦克阿瑟采用了更严厉的办法。1920年的一天，指挥官丹福德来看他，两人开始谈论校园欺凌现象。丹福德回想起刚入伍时，他曾待在堪萨斯州的莱利堡，那时他负责60名新兵。他

---

① Superintendent's Annual Report, 1918, in *Annual Report of the War Department* (Washington, 1918), I, 1423 - 1424.

② *Assembly*, XXIII, (Spring 1964), Nye to author, December 3, 1964. 奈报告说，他的参加这次会议的一个同学后来说，他认为麦克阿瑟是个非常装腔作势的人，对学员不是很坦率或诚恳。

按照在野兽营训练军校学员的方法来训练他们。三天后，他的顶头上司把他叫去并告诫他说："丹福德先生，我们这儿训练军人的方式与西点军校老学员训练新学员的方式有所不同。"丹福德就告诉麦克阿瑟，必须取消野兽营。这样的机制让刚入学的学员感到害怕，使新学员以及训练他们的高年级学员对军纪形成了一种完全错误的印象，这也是校园欺凌现象得以延续的根源。麦克阿瑟同意与丹福德一道制定新体制。今后，野兽营不再由高年级学员担任教官，而是由受命的军官担任，他们是唯一接触和管理学员的人。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校友们怨声载道，但是在麦克阿瑟担任校长期间，这些怨言影响甚微。①

在丹福德的帮助下，麦克阿瑟又对军纪做出了一项调整，废除"记过单"（skin list）。在旧体制下，如果战术教官在视察时发现违规行为或某些差错，他会将其错误记下，例如"史密斯·T. H. 格里斯，早上十点，地板上有油渍"。把这些"过失"归结到一块，就是"记过单"，晚上，教官在整团学员面前宣读清单。如果史密斯没有什么理由，他就得承认这一过错。如果有理由，就得按照固定的格式认真地写下来。一两天后，战术教官经过仔细考虑和权衡，决定是否接受这个理由，抹去或保留这个学员的"过失"。之后，史密斯可以再次提交自己的一个理由，由战术教官再行定夺。有时这种记录会在两者之间来回数周。丹福德希望取消这一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在每个军营的一楼设立连部办公室。战术教官每日定时口头处理违纪事件，与犯错误的学员面对面，对其进行教育。这种方式向学员展示了作为连队指挥官对其士兵应尽的指挥职责。②

麦克阿瑟的另一项贡献已成为西点军校至今仍最引以为豪的财富。那就是成立荣誉委员会以及编写荣誉法规。西点军校的荣誉体系可追溯到西尔瓦努斯·塞耶，他确立了这样一项原则，那就是始

① Ganoe, *MacArthur Close-Up*, 103 - 107.

② *Ibid.*, 120 - 121.

终采信学员的话，而学员也必须说实话。但是，塞耶及他的继任者们都没有制定相应法规，也没有建立任何调查及执行机构。有时学员们自行解决这些问题，例如1871年，一年级学员们得知有两名新学员对指挥官埃莫瑞·尤普顿撒谎。他们担心，军校开除这两名学员，结果只会让国会重新恢复他们的学籍，于是，他们把这两个犯错的低年级学员叫出队列，私下迫使他们穿上便装，给了他们50美元，命令他们再也不要回来。很快，这件事传到了国会，国会随即展开调查，并对尤普顿和校长皮切尔进行审查——他们均认为，一年级学员们行为恶劣，但出发动机尚可理解，让这两名学员恢复了学籍。学员们没有受到阻拦地成立了一个警戒委员会，由每个连选派代表组成，继续监督此类行为，并数年内一直延续了下来。①

西点人对荣誉制度的尊崇，1915届毕业生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在"二战"后不久，曾做出过了最佳的表述。艾森豪威尔说："我想，每个熟悉西点军校的人都会赞同，西点军校与其他所有学校截然不同之处在于，西点军校长久以来不仅拥有一套'荣誉'制度，而且这套制度确确实实地在起作用。"② 然而，麦克阿瑟认识到，如果让这种荣誉制度延续下去，就必须要有规范的管理机构，而警戒委员会经常半道改换规定。因此他创立了荣誉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由学员们自行选举产生，向学员们解释荣誉制度，公示违纪行为，并拥有免除追究过错的权利。该委员会的工作程序和规则均以规章制度的形式规定下来，但是它没有惩处权。事实上它扮演着大陪审团的角色，向指挥官报告可能存在的违纪问题。③

该法典的六项主要纪律就是：①对待撒谎、嘲讽、逃避责任或

---

① Ambrose, *Upton*, 72 - 75.

② *Report to the Superintendent by the USMA Committee on Service Academies* (West Point, 1949), 77 - 78.

③ *Ibid.*, 78; *Assembly*, XXIII (Spring 1964), 9.

通过一些小伎俩掩盖罪行或违背公正精神的行为绝不姑息容忍；②有意亵渎荣誉制度者必须立即退学，并永不给予豁免；③所有文书，学员一旦签名就无法撤回，并且必须在字面和精神上遵循所述内容；④任何有意欺骗的行为均不予以宽恕；⑤检举身边违规行为与每位学员的荣誉息息相关；⑥整个军队，无论个人或集体，都是自己荣誉制度的监护人。

这一制度在实践中产生的效果就是，当一名学员告诉战术长官，他已获准在数小时后离开，那他的话就被采信；在各班的考试时，学员的书放在案头，教员离开教室，没有一名学员作弊；一个班级上午考试，而另一个班级下午要参加同样的考试，他们在吃午饭的时候相遇，没人会谈论与考试相关的内容。

麦克阿瑟的另一项革新是军事效能和操行评估，这也是当今美国人面临的另一个问题。20 世纪的普通高等学校重视学习成绩，并将学习成绩和行为过失、操行分割开来，与内战前提倡的“全面发展的人”的理念截然相反。哈佛于 1869 年首开先河，只依据学生的成绩进行排名，课堂表现是唯一重要的。麦克阿瑟担任校长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学校都认可这一做法。[①] 麦克阿瑟看到了这种趋势，但他并不赞同。在他看来，人格、“全面发展的人”与课堂表现同等重要。所以他继续将行为过错记入综合表现，并做了扩展。军人风度、领导能力、人品、军事效能、体育成绩、学员参与诸如唱诗班或基督教青年会之类的活动均纳入考评之列。某个学员的领导力以及其他的军人品格由连队的其他成员和该连的战术长官定期评估，评估结果在最终的班级排名中占有很大的比重。[②]

内战之前，西点军校曾是一所顶尖的科研院所，在耶鲁、普林斯顿及其他一些院校开始重视个性培养的时候，西点军校还不太重视。1865 年后，普通高校开始觉得通过传统教育模式无法培养

---

① Rudolph, *American College*, 348.

② *Annual Report of the Superintendent* (West Point, 1920), 10.

“全面发展的人”，于是不约而同地转向务实教育，从而走在了西点军校的前头。西点军校虽未公开宣称它比普通高校优秀，但是愈加强调它与普通高校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侧重培养学员个性。麦克阿瑟赞同侧重个性培养，他对西点军校这一使命的感触之深，无人可比。但是他也知道个性培养可能只是一句时髦的口号，而无任何实际意义，很难对其进行界定，将之付诸实践或者使其具有实际意义。他认为学员必须高风亮节，生活检点。而他们恰逢对此不屑一顾的年龄，只有明白这些美德的含义，明白在军校里的行为与今后担任指挥官的作为息息相关，才能接受这一点。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们担心学员与外界的接触会让他们学坏。而麦克阿瑟担心的是，如果学员不与外界接触，那他们则会走向毁灭。他极力维护西点军校体制中最好的一面，但是很少有人明白这一点，所以很少有人支持他。

1922 年 1 月，在担任西点军校校长不满 3 年的时候，麦克阿瑟得知约翰. J. 潘兴①司令命令他去菲律宾任职。他原以为会在西点军校待上至少四年，这个命令确如晴天霹雳，并在西点军校、军队、甚至全国上下引发许多传言。最流行的一种解释就是西点军校的学术委员会和校友团对潘兴和陆军部施压，让他们解除这位年轻校长的职位。麦克阿瑟在与加诺的谈话中暗示弗雷德·W. 斯莱登将军——西点军校 1890 级学员，将接任他的职位。麦克阿瑟评论说：“我猜想这意味着由我们开始的多项进步措施行将覆灭。”② 一名年轻的军官公开表示军队中的传统主义者正在排挤麦克阿瑟，因为他不够“普鲁士”③。但是，没有证据可以支持这一说法。

---

① 译注：潘兴（1860—194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赴欧洲远征军司令官，1886 年毕业于西点军校。战后获得五星上将军衔，1921—1924 年任美国陆军参谋长。

② Ganoe, *MacArthur Close-Up*, 157.

③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5, 1922. “普鲁士”意指崇尚好战精神、森严等级和纪律严明。

陆军部的官方说法却非常简单。他们掌握着可以前往海外任职的将军名册，麦克阿瑟排到最前面，他就或多或少地自动调任去菲律宾了。这种解释或许属实，但实际上无法让人满意。二月份又冒出了新的传言，说麦克阿瑟那时刚刚宣布与一位名叫克伦威尔·布鲁克斯的菲律宾寡妇订婚（2 月 14 日他们在佛罗里达的棕榈滩完婚），而潘兴也曾向这位女士求婚，但没有成功，之后，他为了惩罚麦克阿瑟就将他派往菲律宾。

潘兴在回答记者询问时回答说："这完全是一派胡言。"麦克阿瑟也对这些传言矢口否认，"如果我和所有传言里与我订婚的女人结婚，那我一定是个不折不扣的杨百翰人"。[①] 报纸上传出的另一个传言是，麦克阿瑟去军中赴任后才会辞职。[②]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麦克阿瑟六月份就不声不响地将西点军校移交给了斯莱登。

卫道士们或许和麦克阿瑟的调任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他们对此表示欢迎。斯莱登就任校长的第一年就尽己所能恢复旧有体制。废除了将学员们暑期送往迪克斯营的做法，取而代之的是重建原有的夏季营地，并自鸣得意地宣称："夏令营的经验证明自 1920 年以来，并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夏令营是有可靠根据的。"在英语系，每日阅读报纸的规定已被取消。斯莱登废除了高年级学员可以经常离校的规定，并禁止学员持有现金。他恢复了高年级学员的野兽营训练。[③] 表面上看来，麦克阿瑟和他的创新措施已完全被废止了。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麦克阿瑟给西点军校注入了新的灵魂，它愿意实践，愿意打破传统，怀疑一切，这些是无法废止的。如果说西尔瓦努斯·塞耶主宰着 19 世纪的西点军校，那么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则主宰着 20 世纪的西点军校。而两者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塞耶用了 16 年的时间来推行其个性及思想，而麦克阿瑟仅仅用了 3 年。

---

① *Ibid.*, February 10, 1922.

② *Ibid.*, February 8, 1922.

③ *Annual Report of the Superintendent* (West Point, 1923), 7.

第十四章　贯彻麦克阿瑟的改革计划

从20年代中期到“二战”爆发的15年中，西点军校根据麦克阿瑟的计划进行了调整。1926年莫切·B.斯图尔特将军接替斯莱登，继任西点军校的校长。他是“一战”时的老兵，后来成为西点学员的司令。上任后，他随即宣布要继续麦克阿瑟的工作。[①]他的继任者们，特别是1923至1938年担任军校校长的威廉·D.康纳，也都奉行同样的政策。康纳是1897届学员中的首位毕业生，“一战”期间，他在潘兴司令部任职，后来成为32师的总参谋长。他就任西点军校校长意义重大，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将西点与美国一流的陆军研究生学院紧密联系在一起——康纳于1927至1932年间曾担任陆军战争学院的院长，他深刻认识到下一次世界大战对军官们的要求，所以尽全力按这一方向培训他们。“二战”期间，包括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在内的许多一流的美国军人，都因康纳在20年代和30年代教给他们的知识而不止一次地对他表达感激之情。

斯图尔特、康纳及其他处于这个时期的校长们都认同麦克阿瑟的观点，认为西点军校的任务是培养民兵领袖，就像30年代一名毕业生所说的，西点军校“教育它的学员们在和平年代不要忘记他们是战争时期将民兵转变成正规军的催化剂”。甚至连斯莱登校长也开始接受这一观点。1923年，他批准学员出版属于自己的杂志《西点人》。《西点人》是一种典型的本科学生刊物，每两周出版一期，内容包括新闻、大量关于体育的知识、幽默和学员自创的

---

① Ganoe, *MacArthur Close-Up*, 192.

戏剧、诗歌、短故事以及小说。斯莱登在给这份刊物第一期首发刊所写的致辞中说道："这份刊物将在指引学员获取经验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将为反驳对西点军校的教育脱离生活的指责起到更大作用。"潘兴将军也为首发刊题了词，他对斯莱登的观点做了更深刻的说明，他说："在此之前，军人职业的要求使军官们大部分的职业生涯都在脱离平民生活的情况下度过。但是现在，军官们发现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指导和培训那些自愿投身国防事业的爱国民众。"①

整个军队都越来越认识到美国军事政策的独特性及其对军官的要求。现代战争不可避免地要以全民武装理论为基础，同样不可避免的是，军官将在战场上率领平民。美国和欧洲大陆强国的不同之处不在于战争时期军队的构成，而在于和平时期的军事政策。在欧洲，大部分年轻人都一直进行广泛的训练或者加入战备组织，所以当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们就能适应士兵生活，愿意接受调遣，遵守严格的纪律并愿意行军。这些国家从 18 世纪就设有常备军，他们可以在国家需要的时候贡献自己的自由。他们的父亲和父亲的长辈们都是这么做的。而美国却没有这种传统，也没有这种训练。只有在最后一刻，它才会召集年轻人，军队的规模才会急剧扩大。在这些人参加战斗之前，军官们必须准备好接收并培训他们，说服他们遵守纪律，给他们提供给养，送他们到海外。欧洲人要花许多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一准备过程，还要为战争的到来不停地训练，而美国人只希望自己的军官们有能力应对这种紧急情况。实际上，其中最容易的工作是在作战过程中指挥他们，困难的是让他们在短短数月的时间内就做好赴欧洲或太平洋战场的准备，虽然这并不是不可能做到。

1923 年，潘兴（在他的参谋人员中的一名年轻军官乔治·卡

① Baumer, *West Point*, 1; *The Pointer*, September 15, 1923.

特莱特・马歇尔[1]为他撰写的讲稿里）做了极好的阐释，当时，他向陆军战争学院的全体教工指出："随着印度战争的结束，常备军军官以前所起的作用已经过去了……在缺乏敌方军队的情况下，至关重要的是，这个常备机构的军官们应当……准备好，去民兵武装中担任教官和指挥者。"[2] 军队利用其各类研究生院应对了这种挑战，诸如工业学院、指挥和参谋学院以及战争学院之类的院校，为军官们提供了世界上最为完备的教育体系。西点军校贡献最大的是它的经济、政府管理和历史系。麦克阿瑟争取到校学术委员会同意的改革计划之一，就是把英语和历史系重组为两部分，英语系及经济、政府管理和历史系。霍尔特教授——后一个系的主任、学术委员会中为数不多支持麦克阿瑟的人之一，被迫花费双倍的时间投身在他的各个科目中，他利用增加的时间为学员讲授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霍尔特于 1930 年退休，他的继任者赫尔曼・比克玛是著名的 1915 级学生，他将成为 20 世纪西点军校最著名的员工之一。他曾在墨西哥前线服役，指挥过一支炮兵队伍在法国作战，并曾在战地炮火学院及军队指挥和参谋学院学习，他于 1928 年作为霍尔特的助手成为西点军校的一员。比克玛担任系主任直到 1954 年，期间他和他手下的教官尽全力按照军官的标准培训学员，而且，他尽可能多地将其他民事院校的自然科学知识融入到自己的教学当中。

作为一位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比克玛还努力将地理、国际关系、经济及国家安全的学习融为一体。此前，西点从未尝试过要培

---

① 译注：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1880—1959 年），美国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陆军五星上将。他于 1901 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军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39 年任陆军参谋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帮助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出谋划策，坚持先攻纳粹德国再攻日本，为美国在"二战"的胜利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5 年他退役。退役后的他曾参加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谈判。他在 1947—1949 年曾任美国国务卿，在 1950—1951 年任国防部长。他提出过"欧洲复兴计划"，获得 1953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② Forrest C. Pogue, *George C. Marshall: Education of a General* (New York, 1963), 220.

养学员在诸如后勤补给等方面的能力。但比克玛意识到，军队在所有大规模冲突中最主要的一个职能就是安排物资、采购和分配。他觉得所有军官都应当认识到全面战争的复杂性，而他本人应尽己所能教他们做好这些准备。他在霍尔特创立的经济学课目中，引入了材料学，讲述战略性的和至关重要的原材料的关键性作用，集中研究原材料对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政策的影响。在一个名为“大国为战争准备的资源”的子课程下，他使用了自己根据军队战争学院和军队工业学院的资料准备的文章。1934 年，他将这一子课程扩展为国际关系方面的完整课程，并使用了布鲁克斯·艾莫尼编写的《世界政治中的大国》作为教材。1940 年他又增设了另一门新课程“战争经济学”。在历史方面，比克玛将精力集中于美国可能被卷入其中的欧洲和远东两个地区。1938 年，他将原本只针对美国的课程“政府管理”扩展为研究主要的国外大国的课程。他自己编写的关于现代外国政府的教材被许多民事院校采用。他还安排手下的教官到西点军校附近的大学学习研究生课程。他退休的时候，手下所有的教官至少有一年研究生培训经历，其中许多人获得了社会科学某一领域的硕士学位。

比克玛是位热忱的社会科学家，与民间大学的教授们有许多共同点。他一直努力拓展自己经济、政府管理和历史系的职能，他甚至一度试图将美国军事历史和政策引入自己的课程，这令军事艺术和工程系感到非常可笑。他将学员所接受的教育提高到新的广度和高度，帮助西点修正了办学方向，但他并没有将西点变成一个自由的艺术学院，他本来也不想这么做。但正是由于他的努力，学员们学到了与民事大学工程系学生相同甚至更多的关于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正如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格雷森·科特所说的：“在提高西点军校教育水平方面，比克玛比同时代的人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他明白，现如今，在军事和技术领域之外的其他许多领域内，军队都会很经常地参与政策制定，所以他们必须得到良好和全面的教育，了解整个国家可能遭遇到的情况。”

要判断西点军校的变化有多大，最好的办法是将它的活动与海军学院比较一下，而不是与普通民事大学相比。1937 年，安纳波利斯海军军校校长大卫·赛勒斯海军少将声称："海军舰队在战争中的胜利或失败，根本不取决于是否拥有生物、地理、宗教、社会学或者外国文学方面的知识。"海军科学院将继续把重点放在数学、工程学和海事技术课程上。两年后，W. W. 史密斯上尉对海军学院所设课程进行了全面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课程太满，建议删除关于美国政府的课程，因为这些海军军校的学生们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已学过这种公民课程。安纳波利斯应集中精力培养海军军校学员们担任低级军官的诸种职责。①

这种观点在西点军校并不是完全不存在，"二战"期间尤为明显。决定改用三年课程学习安排时，西点军校学术委员会首先删除的课程就是战争经济学，并大幅减少比克玛开设的其他课程的时间。但"二战"后，他们又恢复了开课时间，甚至获得了更多的时间。②

比克玛热衷于将著名的演讲家请到西点军校，特别是政治家和政治学教师。其中一位是牛津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阿尔佛雷德·齐默恩先生，他 1938 年在西点做过演讲后写信给比克玛说："在过去的 20 年中，我走访了美国许多大学，我过去很少——如果不是从来没有的话，能够看到如此适合学习国际政治学的守纪律、聪明的学生，很受感动。"齐默恩教授还说，演讲后与学员的讨论，"是我与所有大学学生进行的最好的讨论之一"。这令比克玛非常开心，但令全体西点人引以为豪的却是齐默恩所说的下面的一段话："这使我确信了自己一直持有的一种观点，那就是，专注学习诸如工程学之类的具体课程是学习国际政治最好的前期准备，也是克服困扰

---

① Masland and Radway, *Soldiers and Scholars*, 92 - 93.

② John Elting to author, February 9, 1965, in author's possession; Baumer, *West Point*, 113.

国际政治学习的障碍——理解不透和感性主义的最佳途径。”[1]

对民事院校态度的变化发生在西点军校生活的各方面，比克玛执掌的系尤为明显。学员和教官们经常去附近的大学或学院学习教学方法和课程内容。西点军校的校长们还邀请民间大学的顶级教育家来校参观指导。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美国大学联合会于1925年3月将西点军校列为一所“经核准的技术学院”。两年后，西点军校又成功加入“美国学院联合会”，这为西点军校发生重大变革扫清了道路。自成立以来，西点军校一直对普通大学的学位不屑一顾，其毕业生除了得到部队的委任状外一无所获。这种做法导致了许多尴尬，特别是那些希望攻读研究生的年轻军官。他们不得不费劲解释为什么没拿到学士学位。1933年，库纳校长获得国会授权，开始向所有毕业生颁发理工学士学位。那些在西点军校加入美国大学联合会后毕业的学员，同样可以获得这一学位。[2]

西点军校变得越来越像民间学院。校长斯图尔特引入了系主任这一职位，允许抽烟，增加学员10天的圣诞节假期，允许一年级学员一年里享受6次周末假期。[3] 麦克阿瑟的做法表明，西点军校可以在突破传统的同时保持自己的特色，为军校变革做好铺垫后，军校增加了许多新的课外活动。有文学细胞的学员可以在班级年鉴《榴弹炮》或者《西点人》兼职。“方言协会”继续举办每年一度的音乐喜剧表演，“西点演员协会”则吸引了许多对戏剧感兴趣的学员。到1940年，西点里有一个合唱团、一个交响乐团和许多摄影、朗诵、辩论、录音、国际象棋、狩猎、钓鱼及飞靶射击方面的组织。1931年，学员们组织成立了“学员演讲委员会”，它从学员军团中募集资金，为西点培养了许多演讲家和演员。[4]

---

① Quoted in *Report to Superintendent*, 55 – 56.

② Beukema, *USMA and its Foreign Contemporaries*, 33.

③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7, 1927.

④ Forman, *West Point*, 200.

西点军校和民事院校一样在扩大规模，建设成为校方关切的主要问题。1935 年国会批准学员军团由 1 374 人增至 1 960 人，这样就必须新建学员宿舍楼。西点聘请了保罗·菲利普·科莱特设计新楼，以使其与上世纪初克拉姆、古德修和费格斯的设计风格相匹配。到 1939 年，新的北兵营、健身馆西楼、东教学楼、军械库、工程和军械实验室及针对教职工的大型住房计划全部完工。①

虽然西点军校更加重视社会科学，允许学员拥有更多的自由进行各种活动，并实施建设工程，但它并没有转变成一所民事院校，这从学员们身上穿的灰色制服就可以看得出来。学员们的大部分时间仍用于学习数学和物理学，仍然要遵守严格的纪律和他们的荣誉制度，学习规定的课程。它仍然是一所专业院校，按照既定的单一要求培训学生，根本不像是一所大学。西点军校意识到 20 世纪军队的职能是多方面的，军官应具备处置各种情况的能力，但它并没有发展到可以为学员提供多种学位选择或者至少选修课程的地步。它还是认为它所能做的最大贡献在于性格培养，所有与西点有关的人都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奋斗。西点军校和其他院校最大的区别即在于此，最明显的表现是西点使用“任务”这个词。在与普通院校相比较时，军官们认为这些院校缺乏目标和目的，因为它们很少思考他们正在做的事及做这些事的原因；而西点则时常进行自我评估，说明事情的原委。西点军校的每一个系都有一个正式标明了的任务，其他诸如图书馆、运动项目和其他机构也都如此。

西点军校作为一个整体，它的正式使命在 1940 年时被明确地规定下来：“指导和培训学员军团达到如下效果，每位毕业生都应具备其在职业生涯中不断进步所必需的素质和能力。大体上说，指导和训练课程应旨在培养作为军官所必备的性格和素质，应提供文、理科平衡的教育，提供广泛的基础军事教育；而不是培养低级军官所必备的熟练掌握各种武器的技术性技能，这种技能只需以后

① *Ibid.*, 201－202.

在发展中逐步掌握即可。培养学员自身的责任意识，让他们了解在毕业分配后所肩负的指挥及教导的责任。”①

上述这段陈述标示出麦克阿瑟变革的范围。西点军校认识到自身的局限，开始接受军队服务学校的帮助，以培养合格军官，米切、巴斯和安德鲁斯任校长时，西点军校认为所有事都可以独自完成，而现在这种情况一去不复返。西点军校学术委员会已经认识到现代世界和现代军队的复杂性，并且意识到它所能做的也只有为学员准备一个可供其发展的基础。

但西点军校的变革不够快、不够全面，不合一些批评者的心意。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本特雷·莫特中尉。他是1886届西点毕业生，曾做过梅里特将军的助手，在军校里做过指导员，战争期间被分配到潘兴办公室工作，还曾在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当过武官。1934年，他在《哈泼斯杂志》发表文章攻击西点军校。根据与外国军队交往的经验，他指出西点太不人性化，太过于强调纪律，太苛刻，缺乏创造性，它根本无意于把学员们当人看，它所采用的死背硬记的教育方法是最糟糕的方法。他声称在过去50年中，只有米切、鲁宾逊和霍尔特三位教授“从那种令人窒息的平庸中脱颖而出”。② 莫特的这些指责很到位，与1895年哈伯德中尉的批评对西点军校同样不利，但并没有造成像哈伯德那么大的影响，理由很简单，因为西点军校人早已接受了莫特所说的，并在一直努力按他所建议的改善西点军校。

二三十年代来自民间的批评不那么理性。内战以后，大部分美国人都对军校毕业生在战场上的表现表示满意，他们断定军校学术委员会最清楚该如何训练士兵，就不再对它指手画脚。但在第一次

① Quoted in Maxwell D. Taylor, *West Point, its Objectives and Methods* (West Point, 1947), 3.

② T. Bentley, Mott, "West Point, a Criticism," *Harper's Magazine*, CLXVIII (March, 1934), 466-479.

世界大战后，许多美国人对这场战争的发展趋势以及指挥作战的方法甚为恼火。他们同意乔治·克雷蒙梭的观点，认为事态太严重了，不可能再交由将军们处理。各种针对军事院校和军国主义的攻击甚嚣尘上，这也成为“一战”后美国的一个特点。批评家错误地认为这些指责是民众对所有穿制服人的共同看法。他们太过于简单地将20世纪所有的罪恶都归结成一个原因，即军国主义，一个很少有人尝试给它下个确切定义的名词。他们想，如果全面裁军和撤除军队得以实现，那么这个时代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阿尔弗雷·瓦茨给军国主义所下的定义是：“与军队和战争相关联的习俗、兴趣、声望、行动的思想的一种展示，它并未上升至真正的军事意图。”它包括18世纪欧洲军队中常见的军事检阅、仪仗展示，这与“军事方法”截然相反。后者注重效率和结果，这通常是美国军队的特征。“军国主义”常与“军事方法”针锋相对。军国主义排斥现代战争的科学成分，侧重“展示等级、风俗、权威与信仰的尊贵”。①

美国军队中存在一些军国主义的成分，但并不很多。无论如何，它远不是批评家们所说的那种反动机构。西点军校也并非玛格丽·贝丁格在《新共和国》上刊登的《西点正步》中所描述的那种机构。她的观点是当时对西点最典型的攻击。贝丁格感觉西点军校里有一个阴谋，她说校方控制学员们每一分钟的生活，故意制定扼杀想象力和个性的教学方案。她坚持认为：“学员们完全漠视现代思想的发展趋势，缺乏情感，受固有偏见支配，为自以为是的幼稚想法所累。”她说，校方繁荣“目的在于摧毁任何独立思考的迹象，试图将学员训练成以欧洲黑暗时期人生观为荣的模板式传统军官”。②

---

① Vagts, *History of Militarism*, 11.

② Margery Bedinger, "Goose Step at West Point," *The New Republic*, LXIV (September 24, 1930), 144 – 146

11年后，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传统军官”开始接受检验，他们作为军人的专业表现至少还算令人满意，但重要的是，他们经常被要求做出许多政治和外交决策。结果表明，这种军官与美国其他机构培养出来的人同样很专业，他们没有统一的政见，非常老练，对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行动所蕴涵的政治含义非常清楚。一旦西点人涉足政治和民事事务，他们就表现得特别精明和现实。西点人通过处理对北非、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的占领问题，1945年4月带领部队占领卢贝克，阻止俄国人进入丹麦半岛，促使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接受事实，认可查尔斯·戴高乐政府并与其合作，努力缓和激进的无条件投降政策，以及其他无数的事例证明；认为西点军校向其学员灌输右翼政治理念，以及西点军校出来的士兵缺乏对政治事件的理解，这两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美国军队没有任何崇拜军国主义的迹象，对那些受军国主义支配的大国的军官们没有任何亲近感，他们觉得意大利军官有些可笑，德国军官可恶，而对日本军官嗤之以鼻。美国对德国和日本的占领政策是军人们近乎专有的职责。无论外界如何评价，艾森豪威尔、卢修斯·克莱和麦克阿瑟在这两个国家的行为，没有人会觉得有任何法西斯主义的倾向。

“二战”期间，像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克拉克、布拉德利和巴顿这样的西点人使美国军队在战略和战术上都表现出众，再加上诸如负责补给的布里恩·B. 索摩维尔和地面部队的莱斯利·J. 麦克奈尔等人的能力，美国才能够在这场战争中成功召集、装备、训练、运送和布置一支强大的军队参战。所有这些人都出自西点军校，但是大部分的功勋属于军队的研究生学院，因为战争中许多高级指挥官都是在这些学院里习得一身本领。

培养研究生体制的后果之一就是，西点军校人不再像以前的战争中那样，垄断了高级职位。偏见和偏爱在军队中依然存在，但已不再是一个西点人对另外一个西点人的偏见和偏爱，而是变成一个常备军军官对另外一个军官的偏见和偏爱，更确切些讲，是一个军

事学院的毕业生对另外一个的偏见和偏爱。在常备军官团中，西点人占41%；战争期间，155个团级以上指挥官中有89人，即57%是西点人。[1]“二战”期间，那些通过直接任命加入或者通过国家卫队转入到正规军队的人，在获得高级职务方面与西点人机会均等。而被几乎所有军官认为职位高得非同寻常的乔治·马歇尔参谋长，是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毕业生。

“二战”期间，西点军校比1917年时更加充分地意识到战争性质的变化，以及其训练学员应对现代战争的责任。这种意识最直接地表现在飞行训练方面。早在1915年，麦克斯韦·范·赞特将军就曾建议西点军校开设飞行课，但之后毫无进展，直到1927年才建成一个机库和一条跑道。[2] 这些设施有个吸引眼球的名字，即“空军军团活动基地”，但它的全部内容仅有3名军官、3名士兵和一架洛宁水陆两用飞机。它唯一的任务就是，让空军军官有机会保持他们的飞行技能。[3] 可是美国参战后不久，这一项目就得以扩展。位于西点军校以北12英里处有一块面积为220英亩的斯蒂瓦德草地，这是纽堡市捐给西点军校的。弗朗西斯·B. 威尔比校长利用这块地，开设了一门空军训练课程。他将学员分为两部分：空军学员和地面学员。其中约有40%的学员选择成为空军学员。课程包括257小时的地面指导，402小时使用系统训练器材和205小时的飞行训练。他们毕业时掌握了飞行技能，就可以直接加入空军部队。另外，其他所有学员都有机会参加短期空中侦察培训课程的学习。

战争期间，西点军校购买了周围1万多英亩的土地，使地面学员得以授受全面的战术训练，重点培训学员在诸如浮桥搭建和抢滩、攻击舰艇进攻等技能。通常情况下，所有的学员都要与军队的

---

① *Report to Superintendent*, 17 - 18.

② Maxwell Van Zandt Woodhull, *West Point in our Next War* (New York, 1915), 71.

③ Forman, *West Point*, 204.

团级单位一起进行全面演习。三年级学生在诺克斯堡、本宁堡及戴维营度过夏季。野兽营被取消后，新学员迎来了第一个接受与应征入伍者在步兵替代训练中心所能获得的同样的暑期训练，虽然时间只有5至6周，而非13周。

教员的问题仍然很大，因为国会同时将学员军团人数增加至2 496人，并将课程从4年缩短为3年。军校新招了更多教员，他们当中许多人并非军人，长假从105天减为31天。英语文学系的课程被缩短1年，分配给经济、历史和政府系的时间也缩短了。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社会组织其人力和物质资源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而西点军校的贡献对美国经受住这个考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西点的创建之父们曾经想建立一所陆军学校，以避免维持一支常备军所带来的巨额费用和风险。“二战”期间，西点军校毕业生圆了这个梦，因为正是西点人率先证明，在美国的历史上，曾经在没有常备军的情况下组建了一支最强大的军队。

马克斯维尔·D. 泰勒是“二战”后西点军校的首任校长。与“一战”后的首任校长（麦克阿瑟）一样，泰勒也是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军官（他是1922级中第四个毕业的学员），有着骄人的经历。曾在美国陆军总参战争策划部担任第82空降师炮兵的总指挥、第101空降师总指挥。他指挥了巴斯托尼战役②后期的战斗。而他在外交领域的阅历绝不亚于他的实战经验。在盟军宣布与意大利休战前夕，他秘密前往罗马，准备让第82空降师空降该城，防范德国人的进攻。而意大利人临阵退缩，该行动被迫取消。此后，盟军促

---

① Baumer, *West Point*, 161－163.

② 译注：1944年12月，希特勒为了挽救灭亡命运，做了最后一次挣扎，纠集大量兵力集结西线，并于12月16日在比利时山林茂密、崎岖不平的阿登地区发动了著名的“凸出地带”战役。德军经过顽强的进攻，21日占领交通枢纽圣维特，并完成对另一交通枢纽巴斯托尼的包围。美军出动大量精锐部队解救这一对局部战役至关重要的枢纽。经过4天惨烈的激战，美军歼灭了德军突进的装甲部队，德军回光返照式的进攻势头终于被扼住，巴斯托尼战役成为整个“凸出地带”战役的转折点。

使意大利向德国宣战，泰勒作为艾森豪威尔的代表与意大利政府进行谈判，同时他也是促使意大利国王及巴多格利奥元帅[1]合作的关键人物。

泰勒在担任西点军校校长期间非常成功。比起麦克阿瑟，他有着一个非常显著的优点，他并不与旧有的制度对抗，而是将其作为新制度的基础。美军参谋长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既是他的朋友也是他的支持者，军校学术委员会也是如此。随着9个系科规模的扩大并额外增加一名全职教授，那些经历过“二战”且是麦克阿瑟改革计划坚定倡导者的校理会成员，譬如比克玛，通过增加众多的终身教授职位，巩固了他们在军校中的地位。乔治·A. 林肯就是一名新教员。他与比克玛同在社会科学系（1947年比克玛将该系的名称由经济、政府与历史系改为社会科学系）。作为1929届毕业生，林肯曾是领取罗氏奖学金的研究生，并取得了牛津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在二战时期，他在陆军总参作战部任职，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作战计划委员会中的一员。文森特·J. 埃斯波西托，1925届毕业生，曾与林肯同在作战部任职，后成为西点军校的教授，讲授军事艺术与策划。埃斯波西托曾担任美国陆军部代表，出席了魁北克、马耳他、雅尔塔及波茨坦会议。当他与学员讨论战略问题时，他总是极富权威。小威廉姆·W. 贝塞尔，1920届毕业生，也是西点军校的一名新教授，他曾在陆军总参任职，接受马歇尔的直接领导。所有这些军官以及大部分的其他职员，有的是麦克阿瑟担任校长期间的军校学员，有的之后受到过麦克阿瑟体制的影响，并都具有广泛的实战经验。与校长泰勒和总参谋长艾森豪威尔一样，他们都致力于继续麦克阿瑟的工作，在为学员们提供广博教

---

① 译注：巴多格利奥（1871—1956年），曾参加过意大利的非洲殖民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曾两度出任陆军参谋长，1926年获得元帅军衔。1928—1933年任利比亚总督，1935年任侵略埃塞俄比亚意军总司令。1943年参与倒墨索里尼活动并接替他组阁，9月与盟军签订了停战协定并对德宣战。

育的同时，仍坚持注重学员的个性培养。

校长和学术委员会一同对课程进行了调整：取消了击剑和马术课，战术系利用由此节省的教学时间与美国海军军官学校联手开展水陆两栖训练。在外国语方面，以往注重阅读和语法，而今则更重视培养听说能力。选修课增添了三门新的语种：德语、葡萄牙语和俄语；并新添了核物理、电子学、通信等科目。将航空学设立为面向所有学员的公共科目。那些希望加入空军的学员必须等到期满毕业，并要参加特殊的训练。军事艺术及策划系削减了在策划上的学时，并开始侧重军事艺术史的学习；增添了俄国史、美国外交史和国际经济等方面的高级课程。①

应用心理学的开设则是教学课程上最重要的补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麦克阿瑟改革计划臻于登峰造极之境。艾森豪威尔将军首次提出设立该课程。"二战"时期的经历，曾给他深刻印象的是，年轻军官企图用经验主义的和仪式化的方法来训练他的士兵，他认为理论化、实用化的心理指导，可以让学员们认识到在人性化的基础上处理人际问题的必要性。泰勒校长和校监事会对此表示赞同，1946 年他们舍弃了先前分配在战术系的一些学时，在大一学员的课程中添加了心理学课，并由一名非军事学院的教师任教。课程侧重分析普通美国民兵个人心理、军事上的集体行为以及有效领导的技巧。②

"二战"后西点军校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社会科学系成绩优异的大一学员参加讨论会，并就美国外交政策问题起草指导性文件。1949 年，该系与学员论坛联手，开办"美国事务学生年会"(SCUSA)。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约 90 所大学的学生来到西点军校，参加为期四天的会议。在 35 名来自大学、商界、政府的高层人士

---

① *Report to Superintendent*, 109 – 111; *Post-War Curriculum at the USMA* ([pamphlet], West Point, 1945), 1 – 4.

② Taylor, *West Point*, 5 – 7.

的指导下，学员和学生们在小型的研讨会中碰面，讨论国际安全政策，为政策制定提出指导性建议。纳尔逊·A. 洛克菲勒、迪安·鲁斯克、约翰·J. 麦克洛伊、迪安·艾奇逊、爱伦·W. 杜勒斯及W. 艾费尔·哈里曼等人都曾应邀发表演讲。①

最能体现西点军校变化之大的要数演讲课程。“一战”前几乎没有人到西点军校做过演讲，而战后1948至1949年的一年时间里就有40多人来这里发表演讲。阿尔弗雷德·M. 格仑瑟将军的“全国军事机构”，R. L. 艾科尔伯格的“战后日本与韩国”，J. 劳顿·柯林斯的“对未来战争的一种看法”，A. C. 麦克奥利菲的“军队研究与发展”，L. L. 莱尼泽尔的“军事合作与西欧”，以及其他许多关于科技军事的演讲。常规主题的演讲包括牛津大学国际关系教授E. L. 伍德沃德所作的“西方传统的意义”，玛丽亚·托尔斯泰小姐的“早年的利奥·托尔斯泰”，乔治·凯南的“目前国际关系中的问题”，约翰·J. 麦克洛伊的“世界银行”，E. 克福维尔的“参众两院的组织结构”以及道格拉斯·索撒尔·弗里曼的“领导才能”。还有关于金融的一系列演讲，包括“投资分析纲要”、“美国银行系统”、“苏联的战争经济”。另外还有“国家卫队”、“有组织的预备役军队”以及“选择性服务系统”。由军事卫生部赞助的项目主要涉及解剖学和生理学、军事用药介绍、疾病在现代战争中的战略和战术影响、军队在社会公共健康中的责任、精神病学、现代战争中的神经精神问题，以及酒精和药物。② 简而言之，西点军校从外面为学员请来了许多演讲者，大部分民事院校所能做的也不过如此，通过这些深入或宽泛的专业课程，西点军校承担起了军队赋予它的责任。

泰勒将军、西点军校学术委员会以及高级军官们普遍认为，军

① Masland and Radway, *Soldiers and Scholars*, 218; *1964—1965 Catalogu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93 - 95.

② *Report to Superintendent*, 139 - 143.

官在战后常被委以外交官或政治家的任务，如同被命令带领部队上战场一样频繁，所以旧的战争技能显得捉襟见肘。他们知道，新一代军官必须具备高智商，有扎实的文化功底，并且能够化解政治和军事上的分歧。于是乎，常规主题的演讲以及文科课程开始受到重视，到1948年，它们已占到全部课程的40%之多。

这些结果令人振奋。1948年，他们以41所文科院校的1 174名高年级学生为对照，对一年级学员进行了一次测试，采用的是毕业记录考试的普通教育测试方法。学员们的普通教育指数平均值为589，而文科院校高年级生只有523。在平均水平上，学员们的表现超过72%的文科院校高年级生，其中普通数学的测试分数超过93%的文科高年级男生，这一比例在自然科学上为78%，社会学上为65%，文学上为67%，表达能力上为77%。只有在美术和生物科学上，学员们的分数低于平均水平，因为西点军校根本就没开设这两门课程。[①]

为了适应不断进步的学员，教员们也在提高自身素质。比克玛要求他手下的指导员在承担西点军校教学工作前必须有1至2年学习民事大学研究生课程的经历，这一做法被广泛采用，大多数指导员都已经获得文科或理科硕士学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占到总数的一半之多。对于那些没被附近比如哥伦比亚大学夏季班录取的指导员，许多系都在夏季为他们开设了岗前培训或进修课程。社会科学系还定期送一名教员赴贝鲁特大学学习，以期他将来能够教授近东历史，或者赴东南亚学习，为他今后教授远东历史作准备。[②]

教工中的上层教员们恢复了西点军校在内战前创造性学术活动的传统。20世纪50年代后期，埃斯波西托教授出版了《西点军校美国战争地图集》，它共分两册，内容以军事艺术系和战略系使用的教学地图为基础，详细论述了美国战争的历史，是真正的原创著

---

① *Ibid.*, 46－49.

② Masland & Radway, *Soldiers and Scholars*, 183.

作，受到高度赞誉，为创造性的学术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60 年代初期，埃斯波西托和他的研究助手约翰·埃尔廷出版了一本类似的拿破仑战争地图集。林肯教授在同事的帮助下，出版了一本公开发行且被广泛采用的教材《国家安全经济学》。

正如林肯教授的书中所说的那样，西点军校已经完全贯彻了麦克阿瑟的改革计划。它的课程、教员以及它与外界的联系全部达到了他的标准。由麦克阿瑟开始的这场内部改革现在已经完成，西点军校可以信心十足地展望未来了。[①]

---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西点军校拒斥了杜鲁门总统和其他高官支持的一项提议，即在陆军军官学校和海军学校之外再创建一所军校，所有陆军军官学校的学员和海军学校的学生在前两年都在这所学校学习。取而代之的，1954 年，第三所军校还是建立起来了，它就是空军学院。这个相互斗争和妥协的故事，在 *ibid.*（105 - 129）里有非常赏心悦目的描述。

第十五章 橄榄球

1864 年秋，亚特兰大被攻克的消息传到西点，校长泽勒斯·B. 托尔允许学员鸣枪以示庆祝，然后才打发他们返回正常岗位。一百年之后的 1964 年 11 月 28 日，陆军在橄榄球比赛中以 11：8 战胜海军。这是 6 年来陆军首次战胜海军。校长詹姆斯·兰珀特当即宣布，他将取消所有处分，撤销一切过错记录，圣诞节多给学员三天半假。①

19 世纪 70 年代初，哈佛、耶鲁和其他东部学校开始玩一种由英式橄榄球变化而来的运动。与踢足球不同，这种新运动的主要特点是可以带球跑。美国人称之为橄榄球。这项运动迅速流行起来，遍及美国各地。到世纪之交，美国几乎没有一所高校没有橄榄球队，他们为了学校的荣誉和校友的快乐而战。由于各校如此普遍地接受橄榄球运动，它们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开始互相承认对方的存在，历来无意就课程或者标准之事进行磋商的各学校，开始为制定橄榄球规则聚集一堂。他们特别关心参赛资格问题；有些高校赢球心切，由教员、职业球员甚至校长上场，代表学校参加比赛。90 年代初，中西部地区的高校同意在每场比赛中使用不超过两名职业球员，比赛规则创立起来了。②

西点军校很晚才参加校际橄榄球赛，而学员早在 1825 年就踢足球了。③ 学员詹姆斯·朗斯特里特喜欢偶尔踢踢足球，菲利普·

---

① *Baltimore Sun*, November 29, 1964.

② Rudolph, *American College*, 373 – 375.

③ Heintzelman Diary, October 5, 1825.

谢里登因为在营房附近踢"足球"而被受到记过处分。1850 年，伟人拿破仑的侄子杰罗姆·拿破仑·波拿巴给他父亲写信说："教官给队里赠送了一个橄榄球，现在你可以相信，学员得到的锻炼足够了。他们在训练的时候抱怨说快要累死了，训练一结束，就变得生龙活虎，全体跑出去踢球，一直踢到列队操练的时候，真是好笑。可是，一到了扎起武装带、列队操练的时候，他们顿时又变得疲惫不堪，直到晚餐后休息。他们休息的方式就是拼命踢球，一直踢到该回营房就寝时。"① 不过，那时候橄榄球尽管在大学里盛行，可是在西点军校它几乎还不为人知。1890 年，只有两名学员参加过这项运动，其中一位是米基教授的儿子——丹尼斯·马汉·米基。

年轻的米基出生在西点，在这里度过童年时光，在进入军校之前，曾经在预科学校踢过橄榄球。他和教官比较熟；有一天，一位同学和米基讲起步行穿越草原的故事，这时，他们遇到战术系的中尉丹尼尔·泰特。相互敬礼之后，泰特说："嗨，丹尼。"米基答道："上午好，丹尼。"他的同学惊得目瞪口呆。米基的父亲是一个反对变革的保守的老头，他是军校学术委员会的头头，是那个位子上最有实权的人。他宠爱儿子，差不多会满足他的一切要求。年轻的米基安排他在海军学校就读的朋友挑战西点，要与西点举行橄榄球赛。1890 年秋天，挑战来临的时候，米基把此事告诉了他父亲，还说不能漠视海军的挑战，说服这位教授同意举行比赛。比赛安排在 11 月 29 日。

海军踢橄榄球已经多年了；而在西点，除了米基，只有学员伦纳多·M. 普林斯以前曾踢过。米基担任了球队的教练，可是校长约翰·M. 威尔逊只许学员在周六下午因下雨无法操练的时候练球。到了比赛的那个周六，海军学员出现在阅兵场东南角的球场

① Tim Cohane, *Gridiron Grenadiers: The Story of West Point Football* (New York, 1948), 6-7.

上，令他们的对手惊愕的是，他们开始做一套编排好的健身操。更让西点学员惊讶的是，海军在比赛中用海军命令语喊出了他们的打法："清理甲板，准备行动"，"下风舵"，"收顶帆"。西点学员很快学会了这个方法，中尉教练米基大喊："准备，发射"！"左翼"，"冲击指挥中心"。在比赛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站在边线的军官和教授轰然怒吼起来，当时一名海军队员，本来是回来踢凌空球，却抱着球跑开，触地得分。陆军拉拉队争辩说，作为一名军官和绅士，他应该守信用，踢凌空球，他们要求军官取消比赛，没有成功。最后，事实证明，海军队的楔形队形是没有经验的西点学员断难抵挡的，海军以 24:0 大胜。

比赛结果被广泛报道，在西点和全国的陆军军营里，要求重新比赛以报仇雪耻的呼声压倒了一切。陆军的每一个团都送来一笔捐款，用于购买队服，聘请教练（哈里·L. 威廉姆斯，前耶鲁球星），为球队前往安纳波利斯提供路费。1891 年，陆军队的赛程排得满满的，有 6 场主场比赛，赢了 4 场。但只有与海军队的那场比赛最重要。威尔逊同意让球队在周五晚上前往安纳波利斯，可是当米基告诉他需要替补队员，球队一行是 17 名学员而不是 11 名时，他差点取消了比赛。当陆军军官听说比赛在安纳波利斯举行时，有些年长的学员犹豫了。将有 17 个人错过一下午的背书答问课、晚上一小时的学习、上午的一次检查、一次阅兵典礼，还有礼拜。"将来在某个战场上，国家将会为这样的游手好闲和放纵付出代价，"有人怒斥道。前学员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对于军校成立橄榄球队的整个想法很反感。"它们应该置身事外，不该和其他学院以及大学争夺一个被踢得满场跑的球，"他说，"这有损于军官们和美国的尊严。"

不过，年轻的米基对他的父亲有足够强大的影响力。17 名队员成行了。有一名替补队员受命，在每次判分之后给西点发一次电报。可是在下半场，他由于过度兴奋，忘了发电报，让所有还留在学校的学员们焦灼地等待着。它们最后从纽约的报纸上知道了结

果：陆军以 32:16 战胜海军。[1]

1892 年的比赛在西点举行，1893 年的在安纳波利斯举行，海军两场均胜出。1893 年比赛之后，新校长奥斯瓦尔德·H. 恩斯特仔细研究了橄榄球以及其在军校的地位。他注意到，西点毕业学员对“陆军队”的胜负极为关注。[2]《陆海军杂志》刊登比赛的得分，逐场报道比赛；在全国各地的军官俱乐部，陆军对海军的比赛是好几个月里的唯一话题。在比赛之后的第二天如果还能说出话来，这被认为是一件很丢脸的事；如果谁的嗓子喊哑了，整整一星期都说不出话来，则是一种荣耀。

恩斯特没有说出的是，西点毕业生和在校学员在这整个事件中的表现绝非例外。在整个美国，校友们基于派系热情的校际竞争久已消退，于今借橄榄球重现。正如 1903 年当鲍登大学被缅因州立大学以 16:0 击败时，一位鲍登大学校友所描述的：“在我们那时候，缅因州立大学是个笑柄。……我们今天被教训了，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信心，先生。……古老的鲍登大学必须敞开大门，找到一点……一点信心，先生。”[3]

恩斯特继续审视橄榄球运动，他注意到，当他在 1893 年春天来到西点的时候，下一个赛季的计划，包括比赛日程和聘请民间教练的事，早已经安排妥当了。在 9 月份之前，他对计划一无所知，后来不经意地知道了——没有人想过要和校长商讨，校长的唯一权力就是批准两年一次的安纳波利斯之行。[4] 军校的橄榄球运动掌握在一个自愿自给的校友组织——陆军军官体育协会（1910 年更名为陆军体育协会）手里。协会资助所有的校际比赛，包括为客队提供担保（除了和海军的比赛，西点的球赛都在主场），日程安

---

① John M. Palmer, “Football at West Point,” *Assembly*, I (January, 1943), 2 - 4; Baumer, *West Point*, 196 - 200; Wilson to Schofield, November 25, 1891, SLB.

② Ernst to Adjutant General, December 12, 1893, SLB.

③ Rudolph, *American College*, 383.

④ Ernst to Adjutant General, December 12, 1893, SLB.

排，购买比赛用品，出资聘请教练，建设体育场地。别的地方也是如此；在整个美国，橄榄球运动都掌握在校友组织手里，因为教员和学校当局都不愿管这件事。

恩斯特是1864届毕业生，还是一位内战老兵。他惊讶地发现，西点发生的一切，即使其重要性远不及橄榄球赛，也均在他的掌控之下，唯有橄榄球赛，他不仅不掌控，甚至不了解。经过斟酌，他决定让比赛继续进行下去，此举或多或少有些试验的性质。赛季结束时，他发现橄榄球对学业没有显著影响；至于纪律，“年轻人的过剩精力在橄榄球上得到了发泄，用来搞恶作剧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了。基于整体考虑，我得出的结论是，这项运动有助于学员遵守纪律”。该运动虽然激烈，但是并不野蛮，没有危及生命和肢体，所以恩斯特赞成继续开展这项运动。

和海军的比赛就是另一种情形了。他发现比赛“在某段日子里有毋庸置疑的负面影响。对它的狂热关注超出了一切理性限度”。他担心这种狂热持续升温，比赛将引起不断增长的怨恨，伤害两个军种之间的关系。因此他建议，在继续开展这项运动的同时，中止与海军的比赛。①

陆军部长赞同恩斯特的建议。他刚刚听说，一名陆军准将和一名海军少将在纽约的陆海军俱乐部对1893年的赛事发生激烈争论，差一点安排一场决斗。他和海军部长都知道，关于球赛的这种激烈争执并不鲜见，因此两位部长决定用一个简单的权宜之计取消比赛：命令两队均不得离校比赛。这样，军校内部还可以踢橄榄球，但是军校之间不能对垒了。②

尽管不能再与海军比赛，但是陆军的橄榄球在90年代很兴盛。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这些东部大学的强队，沿哈得逊河逆流而上来参加比赛，再加上联盟队、布朗队和阿姆赫斯特队，日程排得满

---

① *Ibid.*

② Cohane, *Gridiron Grenadiers*, 26－27.

满的。恩斯特设法让陆军部长把最近毕业的踢过橄榄球的学员派到西点军校，在那里帮助训练球队。[1] 他允许一家纽约报纸开设一条电报专线，这样可以把比赛结果立即传到纽约。比赛结果又从那里被送往陆军各驻地。军校的官员已经发现了橄榄球所蕴涵的公关潜能；此前西点从未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2] 到 1897 年，陆军队在全国排名第四，催生了杂志上一些介绍西点军校的文章和报纸上难以计数的专栏文章。

聘请来的教练，校友的控制以及西点军校学员对橄榄球的普遍热情，这一切使军校跻身于美国体育发展的主流。然而，在好几个方面，军校的地位超然。在绝大多数高校中，教练为赢得比赛无所不用其极，而校长、校董事会和教员持另一种观点。在西点，校长和教官们对球员的控制很严。军官体育协会必须支付一切费用，因为恩斯特拒绝搭看台，或者收入场费——观众站在边线外。[3] 恩斯特不允许在任何方面有缺点的学员参加比赛，甚至没有人敢向他提出用特殊的刺激手段说服优秀球员加入西点的问题。球员唯一的特权是获得一些练球的时间——9 月份有四个周六下午和周三晚餐前一小时——还有军官体育协会提供的一个普普通通的训练台。球员每天早上起床号吹响之前绕营地奔跑，每天晚餐之后，中锋和四分卫用 20 分钟练习传球，以此作为补充训练。可是，做这一切时，他们得穿着整套学员制服。相形之下，其他高校用尽一切手段吸引球员，给球员很多特权，他们每天的训练时间超过两小时。尽管有这样的差别，陆军队在 1897 年仍然战胜了三一队、卫斯理队、塔夫茨队、理海队、斯蒂文斯队和布朗队，与耶鲁队战平，只负于哈佛队。在该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中，陆军队以 42:0 战胜布朗队，

---

① Ernst to Adjutant General, July 15, 1896, SLB.

② Cohane, *Gridiron Grenadiers*, 26 - 27.

③ Ernst to Miss Mason, November 1, 1896, SLB.

尽管它全年只训练10次，比赛时却一次也没有接漏球。[①]

1897年，共和党入主白宫，新任陆军部长拉塞尔·阿尔杰意欲恢复陆军和海军之间的比赛。恩斯特校长态度强硬。“比赛引发的那种激情很不健康。”他说，“超出了一切理性限度。”恩斯特认为：“我们得到了橄榄球带来的一切好处，杜绝了听说它在别处存在的诸多弊端……”[②] 直到恩斯特离开西点，陆军和海军之间的比赛都没有恢复。1898年，他的继任者阿尔伯特·L. 米尔斯上校感觉压力太大，同意了阿尔杰的主张，第二年安排了一场比赛。[③]

1899年，随着赛事的恢复，球队开始穿上现在已经变成它的传统队服的运动装。比赛不是在两个院校内举行，而是在费城的富兰克林运动场举行。陆军军官体育协会出售入场券。米尔斯校长送给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总裁20张入场券作为回报，后者答应免费运送全体学员去观看比赛。米尔斯在请求批准此行时，对他军中的上司们说，“提议中的比赛，对于愿意前往的学员来说，将是愉快而且有益的……”[④] 结果他们都去了，目睹了陆军队以17:5击败海军队。

到1901年，有25 000个座位的富兰克林运动场已经不能容纳所有想去观看比赛的观众，票贩子把一张入场券卖到40美元的高价。陆军部长觉得有必要给陆军队员发一封电报，号召他们“以最具有绅士风度的行为方式”参赛。海军部长也给海军队员发了一封类似的电报。[⑤] 政府官员、陆海军军官、费城议员以及华盛顿协会都来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也在场。总统前半场坐在海军那边，后来穿过球场，到陆军那边观看下半场比赛。那天的陆军之星，后来成为教练的查尔斯·戴利是他们最了不起的球员之一。他

① "Football at West Point," *Harper's Weekly*, XLII (January 1, 1898), 22.

② Ernst to Secretary of War, August 23, 1897, SLB.

③ Mills to Secretary of War, February 9 and May 19, 1899, SLB.

④ Mills to Adjutant General, November 2, 1899, SLB.

⑤ Treat to Team, November 19, 1901, SLB.

还有其他的一些英勇表现，他曾接获开球之后奔跑100码进攻，使陆军队以11:5获胜。赛后罗斯福走到校长米尔斯跟前说：“向你的小伙子们，特别是戴利，转达我的祝贺。告诉戴利，我说过对于爱尔兰人今天是一个了不起的日子。”①

罗斯福很热衷橄榄球。1908年，哈佛队整个赛季的表现很糟糕，教练决定请前陆军队前锋——当时在华盛顿兵营里的恩斯特·格雷夫斯中尉——做助理。军方拒绝派他去哈佛，于是教练派一些哈佛校友走访白宫。他们对罗斯福说：“总统先生，要打败强大的耶鲁橄榄球队，必须在今年秋天让工兵中尉格雷夫斯来训练哈佛的前锋队员，至少要训练几个星期。”罗斯福给他们一封短信，让他们拿给陆军部长威廉姆·霍华德·塔夫脱。“亲爱的部长先生，”信里说，“我从政之前是哈佛的人。请按照这些先生的要求去做。”派格雷夫斯去哈佛的事让罗斯福感到特别快活，因为塔夫脱部长是耶鲁毕业的。那一年哈佛队以4:0战胜耶鲁队。②

罗斯福喜欢橄榄球的原因与美国绝大多数人别无二致；球赛紧张而激动人心，但是又有严格的规则，保证了比赛的公平性，能让最好的球队胜出。对于进步中的美国，这似乎是一项完美的运动。然而，这种感情在1905年遇到了挑战，当年有18名男孩在踢橄榄球时惨死。罗斯福大发雷霆，说各高校如果不能根除橄榄球运动中的龌龊做法，他将用行政命令取消这项运动。“作风野蛮和不公平比赛者应该和打牌欺诈者一样，立即受到同样的惩罚。”他命令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教练到白宫，白宫把他们和费城与雷丁铁路公司总裁以及矿工联合会会长划为同一类，并要求他们保证比赛“在完全清白的基础上进行”。事实证明，总统雷声大，雨点小。由于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发生了更多的死亡事故。③

---

① Cohane, *Gridiron Grenadiers*, 43 - 46.

② *Ibid.*, 70.

③ Rudolph, *American College*, 375 - 376.

有人在谈论取消这项运动，可是橄榄球提供的东西太多了，无法取消。作为美国流行的第一种身体接触型运动，让这个担心人们因物质丰富而变得柔弱的国家感到欣喜。这项运动是团队精神与个人积极性的结合，它本身似乎象征着作为进步之源的竞争与奋斗。它把男孩子变成男子汉；正如罗斯福1907年在对哈佛大学师生的演讲中所说的："我断断不相信哈佛，或者其他大学培养出的是娇生惯养而不是生龙活虎的男人，我可以补充一句，我绝对不会因为一项运动比较激烈而反对它。"① 围绕运动的有关项目也使之更具有吸引力——漂亮女孩儿、秋天的色彩、行进的乐队、校友们借球赛与同窗相聚的机会、胜利的喜悦等。一位西点人在1901年评论说："现在学员毕业时，不会像开展橄榄球运动之前的那段时期，带着对军校的厌憎感离开。他心里记着踢球的快乐和运动场上的胜利，这些事让他觉得学生生活不那么严酷了。"②

但是，如果说罗斯福和其他进步论者，事实上是整个国家的人，不反对剧烈的运动的话，他们的确反对不公平的比赛，而这一点已经日益成为橄榄球的主要特色。1909年，在陆军队与哈佛队的比赛中，学员尤金·伯恩折颈身亡。他是该赛季的第15名死者，而赛季几乎还没有过完一半。陆军队取消了它后面的比赛，看来在一段时间之内不会再踢球了。但是，那年冬天，比赛规则有了重大改变。干扰纠缠在一起的球员的做法，正如帮助带球者时对他的推拉动作——这也是伯恩被折断脖子的原因——被禁止了。要求在争球线上站7名队员，取消V形阵势，禁止爬行（带球者摔倒后继续前进），为前锋传球提供更多通道。比赛时间分成四部分，每部分15分钟。比赛允许更自由地使用替补队员。以前，当一名队员离开的时候，他必须一直留在外面，直到比赛结束。所以教练让他们的正规队员一直留在比赛场上。新规则使比赛有可能节奏更快，

① *Ibid.*, 376.

② Cohane, *Gridiron Grenadiers*, 45.

危险性更小，根据这个规则，西点决定继续开展这项运动。[1]

与此同时，西点还在增添别的运动项目。自从阿布纳·道布尔迪时代起，学员们就在打棒球，80 年代他们成立了年级棒球队。1890 年，这些棒球队联合起来，打了三场比赛，对手是费城的梅里安队、纽约的西尔万队和总督岛的亚特兰大队。1891 年，海军的挑战无可避免地来临。带着恩斯特校长的祝福，他们举行了比赛，系列赛由此开始。陆军以 4:3 获胜，当时该队的左外野手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因投手投出四坏球而移到第一垒，投入第二垒，在接球手野传之后进入第三垒，因中外野手投球失误而得分。第二年，棒球队的校际比赛日程就排满了。[2] 1902 年的另一个创举是设立田径日，每个年级都组队参赛。不出几年，陆军就开始与其他学校举行比赛了。1903 年，击剑高手凯勒买来几个篮圈和一个球，成立了陆军篮球队。它的第一场比赛是对抗青年基督教联盟的青年队，陆军以 54:10 获胜。球队的明星，也是它的管理者，是约瑟夫·W. 史迪威。1906 年，史迪威作为教官回到西点，重新担负起训练篮球队的任务。1920 年，陆军和海军开始举行系列赛。

后来成名的军校运动员不只是麦克阿瑟和史迪威。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在 1912 年赛季中伤了膝盖，此前他是橄榄球队的正式中卫；后来他成了拉拉队队长。奥马尔·布拉德利是艾森豪威尔 1915 级的同班同学，是陆军棒球史上大名鼎鼎的最优秀的外野投手。1909 级的小乔治·S. 巴顿，曾创造了 220 码低栏纪录，他在二年级时双臂骨折，此前他还是一名橄榄球队员。马林·克雷格（1898 级），1935 年至 1939 年任陆军参谋长，曾是一名橄榄球中卫，以擅长在奔跑时踢落地反弹球著称。1932 至 1938 年任西点军校校长的威廉·D. 康纳，回到西点之后曾与克雷格同时担任中卫。

---

① *Ibid.*, 62 - 63.

② Mills to Adjutant General, April 24, 1901, SLB;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26.

为了显示他多么热爱橄榄球，康纳在制服上衣上画了一个金橄榄球。①

最终，西点军校增添了校际比赛的几乎所有运动项目，总数大概是14个，但是橄榄球仍然是最重要的。《指针》上的一段补白显示了军校学员力图模仿大学生。补白的内容是："谈橄榄球！想橄榄球！梦橄榄球！"麦克阿瑟担任校长之后，推动了体育运动的发展。1918年，由于战争，没有举行什么比赛；1919年，麦克阿瑟使比赛日程重新排满了。他对橄榄球有极大的热情，他来观看每一场训练，精神饱满地挥舞着马鞭，兴奋地在球场上走来走去。他有个让学员增长见闻的计划，内容之一是让他们与平民建立更紧密的联系。麦克阿瑟把比赛安排在西点之外举行，让全体学员去观看。以前观看橄榄球赛之旅仅限于和海军的比赛，不是在费城就是在纽约举行；麦克阿瑟当校长时，学员到耶鲁、哈佛和圣母大学去看比赛。

在跻身重要球队的过程中，西点设法避免了这项运动在别处带来的大多数弊端。球队队员吃小灶，但是在大多数方面与其他学员没有什么分别。在很多学院和大学里，最好的后卫队员开敞篷车，接受为他们特别设计的体育训练。在西点，后卫们要完成数小时的惩罚性荷枪正步走，和别人上同样的课程。还有一些机构为吸引优秀运动员而突破所有的限制，在市场上争抢他们，就像争抢待宰的牛，降低甚至取消标准，只求把他们拉进学校。而西点军校，特别是麦克阿瑟当校长的时候，的确曾经说服议员们推荐运动员，但是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额外的好处以吸引他们进入军校，而且他们必须和所有其他人一样，通过同样的入学考试。在其他大学里，球员住在特殊的宿舍里，不和其他人在一起。他们的同学即便曾经看到这些星期六代表学校上场比赛的球员，也很少和他们见面。在西点，运动员和其他学员一起住在营房里。

---

① Maher, *Bringing Up the Brass*, 158, 170, 121 – 122.

西点在另一个方面也和普通高校有区别。20 年代是美国体育的黄金年代；为了满足公众不知餍足的喜好，威斯康星、密歇根、伊利诺伊以及其他地方的大学纷纷修建巨大的体育馆，可以容纳全体学生，所有健在的毕业生和麦迪逊、安娜堡或者乌尔班纳这样的城市的全部人口。麦克阿瑟校长也想在西点做同样的事，他计划修建一个能容纳 10 万人的体育馆。然而他的计划没有实现。体育馆最终于 1924 年建成，它融合了西点的环境景观，规模没有缩小。该馆被命名为米基体育馆，使用了在美西战争中阵亡的陆军第一位橄榄球队队长的名字。体育馆只能容纳 16 000 观众。不过，它的景色之美超过了其他所有体育馆。坐落在古老的普特兰堡正南方，在勒斯克水库旁边的一个天然圆形剧场之内，形状像一个角切的字母 C，场地为南北向；主看台沿西边排开，观众可以极目远眺，也可以低头俯视，眺望水库、小山、营区的砖房、军校小教堂以及哈得逊河对岸的山峦。你想象不出还有更美的看橄榄球赛的地方。

陆军队在新体育馆内表现得很出色。在 20 年代和 30 年代，它在比赛中胜出的次数远远多于失败的次数。1933 年赛季本来可以全胜，只是在最后与圣母大学队的比赛中，陆军队以12: 13失利。①

40 年代初不太顺利；1940 年，陆军队一场比赛都没有赢。后来，在 1944 年，主教练厄尔·布莱克上校组建了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大学橄榄球队。在其后的三年里，陆军队战无不胜；在那个时期，该队汇集了全美最优秀的 10 名球员：费利克斯·布兰查德（B：后卫），格伦·戴维斯（B：后卫），乔·斯坦诺维奇（G：护锋），约翰·格林（G：护锋），道格·肯纳（B：后卫），巴尼·普尔（E：边锋），德·威特·库尔特（T：冲锋），亨利·福尔德博格（E：边锋），阿尔伯特·尼梅茨（T：冲锋）和阿诺德·塔克（B：后卫）。陆军队使用了从芝加哥熊队学来的“T”字阵形

① James S. Edson, *The Black Knights of West Point* (New York, 1954)，该书列出了陆军橄榄球队历年的记录。

——1942 年圣母大学队首次在比赛中使用该阵形——扫荡了诸如匹兹堡大学队（69:7）、宾夕法尼亚大学队（62:7，61:0）、维兰诺瓦大学队（83:0，54:0）、杜克大学队等对手。1944 年，它击败了圣母大学队，这是 1931 年以来的第一次，比分是 59:0；还战胜了海军队，这是 1938 年以来的第一次，比分为 23:7。和海军队的比赛结束后，他们收到了来自太平洋的一封电报："陆军最了不起的球队。我们停战庆祝你们的伟大成就。——麦克阿瑟。"①

布兰查德和戴维斯成了全国最负盛名的年轻人；他们毕业时，好莱坞把他们的故事拍成了电影。布兰查德是一位身材高大、速度很快的后卫，也许是两者之中更优秀的橄榄球手；戴维斯则是更优秀的运动员。1947 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六，陆军棒球队队长戴维斯在与海军队的比赛中，先是一垒打，后来两次偷垒，一次跑垒得分，在球场上的表现非常出色。赛后他来到径赛场地，参加了与海军队的第一次径赛。他在大学里第一次参加 100 码短跑比赛，以 9.7 秒的成绩胜出。稍微休息之后，他参加了 220 码短跑比赛，这也是他的第一次，他以 20.9 秒的成绩胜出，刷新了西点军校的纪录。②

1946 年，实力雄厚的陆军队与圣母大学队举行比赛，标志着陆军队辉煌顶峰时刻的到来。在 1944 年和 1945 年的比赛中，陆军队以一边倒的比分获胜，但是圣母大学队的支持者坚持说，那只是因为他们最好的球员去服兵役了。1946 年，他们全部归队了，准备终结陆军队三年来的一连串胜利。关于赛事的舆论铺天盖地。比赛前的几个星期里，人们写下万千文字谈论这场比赛。百万人请求入场观看未果；纽约扬基体育馆最偏远的座位卖到了 300 美元。陆军队在全国高校橄榄球队中排名第一，圣母大学队排名第二。陆军队失去了 1944 级和 1945 级的球员，但是戴维斯、布兰查德和塔克

① Cohane, *Gridiron Grenadiers*, 263.

② Maher, *Bringing Up the Brass*, 166.

仍在；圣母大学队的球员中包括吉姆·马丁、乔治·康纳、特里·布伦纳、约翰·卢杰克，都是全美优秀球员。这场比赛被誉为“世纪之战”，从技术角度说，比赛很精彩。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感到满意，因为最后的得分是0:0。①

赛后，西点军校和圣母大学立即共同宣布，1947年以后，系列赛将终止。其实这是军校方面的决定。校长马克斯维尔·泰勒认为比赛无益于西点军校举行校际橄榄球赛的初衷。西点的初衷是为学员提供娱乐，提高军校在国人眼里的地位。在他看来，与圣母大学的比赛几乎一无可取之处。因为圣母大学队是全国的强队，所以陆军队球员和他们的支持者重视与圣母大学队的比赛，而轻视与海军队的比赛。陆军队不可能指望始终在比赛中与圣母大学队平分秋色；在他们已经举行的34场比赛中，陆军仅赢了7场。人们拿出大把的钱赌球，事实证明，比赛对于炒门票的人也特别有吸引力。最重要的是，比赛蒙上了天主教会与美国陆军较量的色彩，因此系列赛被叫停。②

1947年，获得32场连胜的陆军队被哥伦比亚大学队击败，同年圣母大学队也击败了陆军队。陆军队在该赛季的最后两场比赛中获胜，并在随后的两年里无往而不利。到1950年与海军队较量时，陆军队已连续赢了28场比赛；海军队以14:2打断了陆军队的一连串胜利。从1944年到1950年，陆军队总共赢了70场比赛，输了3场。所有迹象都表明，它在1951年的表现甚至会更好。

后来，在1951年春，校长弗雷德里克·A. 欧文发现，学员中，主要是橄榄球队员和协助他们的学员中，有许多人违反“荣誉条例”。为调查这一情况，他委任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委员会主席是勒尼德·汉德法官；委员会成员有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校长特洛伊·米德尔顿将军，前学员总队长罗伯特·M. 丹福德将军。委

---

① Jim Beach & Daniel Moore, *Army Vs. Notre Dame* (New York, 1948), 271 - 279.

② Cohane, *Gridiron Grenadiers*, 307 - 308.

员会发现，学员违反“荣誉条例”，向稍后参加考试的橄榄球队员传递试题。委员会认为，如果在这些战地指挥官的荣誉上有任何妥协，将危及全国人的道德信心，他们一致建议军校开除大约 90 名学员，包括许多橄榄球队员。汉德把它称为一生中最痛苦的决定。[①] 8 月初，欧文宣布即将开除 90 名学员（最后他们获准主动退学）。

这场丑闻引发了对美国人生活中的诚信问题的全国讨论。从朝鲜战争中牟取暴利，在大学篮球比赛中行贿，杜鲁门政府的“皮大衣”和“深冻冰箱”事件令全国震动，但是与西点军校的作弊行为相比，这些都逊色得多。没有什么比人们对丑闻的反应更能清楚地说明，公众把西点军校放在了多么尊崇的地位。震惊之后是不信任，不信任之后是愤怒。参议员威廉·J. 富布赖特建议取消在西点军校和安纳波利斯举行的校际橄榄球赛。[②] 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年轻众议员约翰·F. 肯尼迪要求就推荐学员制定一套全新的办法。[③] 有人声称应该关闭西点军校。西点军校的毕业生非常愤慨。校内挤满了报纸和杂志记者，他们迅速把学员所说的每一句话，不管有多么平常，都用电报发回纽约。

橄榄球队的当选队长，也是四年级级长的学员哈罗德·J. 洛林，作为被开除的学员之一，试图为他和其他人的所作所为辩解，他的辩解于事无补。他说如果把所有的作弊者开除的话，那些州立大学中的橄榄球队员甚至学生都将所剩无几。他说：“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到，我们这样的所作所为在很多大学和学院里都存在。”他还说这种做法在西点军校已经存在了好多年了。[④] 洛林忘记了一点，即西点军校自诩不同于一般。

① *New York Times*, August 4, 1951; *Time*, August 31, 1951.

② *Life*, August 13, 1951.

③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ugust 19, 1951.

④ *New York Times*, August 6, 1951.

当事情变得更清楚，关于此事的讨论变得更加超然时，对被开除学员的同情和对已发生之事的谅解取代了愤怒。布莱克上校在纽约市接受报社采访时，起了带头作用。布莱克的儿子是橄榄球队的球星，也是被开除的学员之一。布莱克指出，球员在完成数小时训练之后虽然“令人难以置信地疲惫”，但是仍然要面对普通学员所面对的严格的学业安排。他们赢球的压力，特别是来自老毕业生的压力，以及球队高昂的士气，使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把胜利置于全体学员的名誉之上。① 毕业生和评论者认识到，布莱克说得很有道理。全国各地的校友们对橄榄球运动有着毫无节制的热爱，要求争取越来越多的胜利，他们向教练们和管理者施加了无可抗拒的压力。在西点也没什么两样，球员们心里清楚。有过错的不仅仅是作弊的学员。

对被开除学员的批评很快转移到军校、它的制度、它的毕业生和朋友身上。《时代》杂志指出，多年来，“平民校友”出资聘请教员，在军校的地盘上开办春末突击应考学校。被选入这所学校学习的，包括十几名高中橄榄球运动员。学校帮助他们通过西点军校的入学考试。陆军官员为当选橄榄球好苗子的男孩子向议员争取职位。这一切都是为了军校的荣誉。“荣誉制度”本身也因太具有诱惑力而受到口诛笔伐。《时代》指出，在安纳波利斯，“荣誉制度”被篡改为让人在考试中为球员替考，还把同一年级的海军学员分成不同的组，参加不同的考试。②

军校在处理这件事时措置失当，牵涉到一些法律问题。被开除的学员——从技术上说他们是主动退学的（他们声称自己是被迫退学），没有辩护律师为他们辩护，不知道自己受到了什么样的指控，没有机会在荣誉委员会面前为自己辩解。虽然他们的名字没有被公之于众，但是因为他们中间很多是橄榄球运动员，所以其身份

① *Time*, August 20, 1951.

② *Ibid.*

昭然若揭。这样，他们没有出庭就背上了作弊者的恶名。他们声称传递试题的做法已经存在很多年了，如果这是真的，意味着一些当时在朝鲜战场上作战的军官和他们一样有过错。学员哈里森·特拉维斯告诉一位记者："进入军校的很多一年级学员听说过违反'荣誉条例'的事，他们以为这很正常，也陷进去了。"他们还辩解说，当时军校里有过错的学员有200人，但那些向委员会撒谎的人却逍遥法外。①

整个事件真的是一团糟。公平地处罚每一个有过错的学员是不可能的。在混乱之中，在许多互相抵触的观点和互相矛盾的建议包围之下，全体学员自己发表了一份明确的声明。所有的辩解，在很多方面言之有理，所有对被开除学员的同情，大多是正当的，但是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西点最宝贵的财富被玷污了。归根到底，没有人强迫任何一个学员作弊。在校友杂志《聚会》上，学员大卫·C. 埃亨代表全体学员说："在与犯错的学员一同生活、工作、睡觉和就餐的人当中，没有人同情他们。"②

只有橄榄球赛季一如既往地存在。1951年，陆军队输了7场，只打败了哥伦比亚大学队和要塞军事学院队（Citadel）。此后，西点和东海岸的其他学院和大学一起，渐渐不再重视橄榄球了。与圣母大学的比赛取消了，只剩下和海军队一年一度的赛事能吸引全国的关注。橄榄球运动，尤其是和海军队的比赛仍然重要，但是丑闻以及丑闻引起的反应让人们明白，别的事更重要。

---

① *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August 17, 1951; *New York Times*, August 5, 1951; *Life*, Augsut 13, 1951; *Time*, August 13, 1951.

② David C. Ahearn, "A Statement from the Corps of Cadets," *Assembly*, X (January, 1952), 6.

第十六章 现代化军校

1962 年，纽约大学英文副教授大卫·博罗夫来到军校，经过考察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西点是二流学校，一流学生。"博罗夫认为教员不够好。学生的学习任务太重，思考的时间很少，或者根本没有，而思考本身就能造就一个有教养的人。课程安排由于带有军事色彩，对行动精确性的重视往往远多于对判断能力的重视。很难一方面鼓励培养毫无异议服从的习惯，另一方面又鼓励自由思考。人们有充分的理由不赞同对橄榄球孩子气的重视，不赞同让一年级新生从事耗时多多的仪式活动。①

1957 年，达特茅斯的两名政治学者，约翰·W. 马斯兰德和劳伦斯·I. 拉德威也详细考察了军校。他们赞同军校的目标，也大体支持西点的努力方向。他们对社会科学课程最感兴趣，不仅仅因为这是他们最了解的领域，还因为西点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工作显示出这所军校"面对挑战时的敏感程度，而构成挑战的是越来越多的军官就职于政府内的政策层"。他们的结论是："对于怀疑一切军方教育的非军方社会学者，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军校在社会科学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与他们自己的学业内容一样丰富。"②

对这所现代化军校做出平衡、公正的判断很难。它不喜欢被拿来与民间院校相比，因为它与它们不同，它有着特殊使命；虽然如此，它仍然从事着教育青年的事业。它对民间学校的课程和教学计

---

① David Boroff, "West Point: Good Enough?" *Harper's Magazine*, CCXXV (December, 1962), 59. 在《哈泼斯周刊》第 CCXXV 卷里，该刊的博罗夫研究了现代的海军学院和空军学院。

② Masland and Radway, *Soldiers and Scholars*, 219.

划已经不再有影响，反而受它们的影响。尽管如此，它仍然保持了自己的特殊性。它奉献给西点学员一种在民间院校大多阙如的东西。教员和学校管理者所做的一切，从最高等的微积分课程到第一节校内高尔夫球课，都只考虑一个目的——为学员毕业之后担任军职作准备。西点的所有讲师都把全部工作时间用于教学，而教授则专心致志地提高讲师的教学能力。各个大学忙于收集知识、储存知识、推动知识进步、发表研究成果，往往忽视本科学生；而西点则以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奉献精神，专心培养它的学员。今天的西点军校与塞耶初创时的军校迥然不同，但是很多东西——而且不仅仅是那些表面的东西，仍然一如从前。

按照塞耶的计划，西点的制度包括：课程几乎完全为必修课程，学员分成小组，时常进行客观评分，传授并要求学员掌握大量内容。军校拒绝向选修课制度做出任何让步。20 世纪 50 年代，监察委员会曾要求学术委员会研究在第一或者第二学年末开设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主修课的可行性，或许还要授予主修科学和工程的学员理科学士学位，授予主修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学员文学学士学位。

学术委员会经过研究，拒绝了这一建议。它列举了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的原因。只有取消原有的课程，才能增加选修课，而原有的每一门课程都有坚定的捍卫者。在最后两年里设立选修制度，会使人们质疑前两年的课程——为什么一个将要主修社会科学的学员，还要学全部数学课程？事实将会证明，选修课难易程度不同，这将破坏评分和评级制度的一致性。最后，选修制度会在全体学员中间产生分化作用。

最后一点很重要。陆军作为美国最大的单个组织，可以增强凝聚力的东西太少了。他们被投送到如此遥远的地方展开行动，他们的功能如此多样，许多军官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的军装——和西点军校。陆军原是由局、署首长们领导下的具有各自独立的职业系统的独立分支组合而成的，局、署首长们强调各自的独立性，依靠陆军部长和国会指点方向、给予支持，而不理睬总参谋长。他们是经

过长期、痛苦的争斗才转变成一个统一力量，它的各军种对参谋长负责。几乎没有几个军官愿意回到过去的状态，他们大多对任何分化袍泽的东西都很反感。[①] 普通大学培养学生从事各种各样的平民活动的能力，它们可以开设选修课；西点军校觉得自己不能这样做。

不过，由于实行了根据能力对学员分组的制度，没有选修课并不意味着所有学员都接受同样的教导。今天同以前一样，在高级组的学员学的东西比其他人多，这在 1964—1965 年的课程表中有所体现。

标准课程和高级课程

	标准教学课程	高级教学课程
第四级	工程学基础	高级工程学基础
（一年级学生）	英文写作	美国理想的演变
	环境	——
	外语	高级法语、德语或西班牙语
	数学	高等数学
第三级	化学	无机化学
（二年级学生）		有机化学
	比较文学	——
	外语	高级法语、德语或西班牙语
	欧洲和美洲历史：1500—1870	中东研究
	1870 年后的欧洲和美洲历史	俄罗斯研究
		拉丁美洲研究
		美国对外关系史
	数学	高等数学

① 在上引书中，对这一点有着非常杰出的探讨。

物理……………高等物理
心理学……………——

第二级
（三年级学生）原子与核物理……——
经济学……………比较经济制度
电学……………高级电路
电磁场
能量转换
法律……………——
流体力学…………高级流体力学
固体力学…………高级工程力学 I、II
热动力学…………加速热动力学
经典热动力学
美国政体…………政治哲学

第一级
（四年级学生）土木工程…………土木工程结业课程
核工程入门
当代外国政府……——
选修课（2）………附加选修课
军事史……………——
亚洲现代史………——
国际关系…………国家安全问题
发展中国家问题
文学和高级写作……——
军事领导学…………——
军事工程学…………军事工程学结业课程

如果说指定课程是塞耶制度的第一个特色，对学员学业的严密监管就是第二个特色。这个特色也没有改变。学员像以前一样几乎没有空闲时间。他们每周大约上 21 小时的课，还有必修的体育课

和两小时的军事训练。纪律很严格。宿舍、服装、头发，一切都必须保持整洁。用一位教员的话说："他们生活在枪口下。"[1]

教室里的监管最为严密。西点从来不用讲课的方式传授知识；小组的人数从 12 人到 16 人不等，他们在课堂上展开讨论；过去严格的问答式教学已经不再使用，教官与学员的交流总的来说很自由，很随意。"期望学员参与——请不要使用背书答问这个词——每一堂课。"校长维斯特莫尔兰这样告诉博罗夫。[2] 但是不管他是"背书答问"还是"参与"，要害仍然是：学员每天必须为每一堂课做好准备。考试比普通高校频繁。

最后评级时考虑的内容远不止课堂表现，但学业成绩仍然是最重要的因素。教员知道学业是重点，竭力保证评级的客观性。课堂名次始终很重要；名次最高的学员不但可以选择他们中意的兵种，还可以选择他们的第一个军事单位。"笨蛋"则只能接受别人挑剩的。统一的课程和频繁的测验保证了为学员评级的公正性。讲师每两个月轮换一次，这也是公正评级的保证，因为这种做法保证了学员的评级不受教员个性的影响。在很多系里，讲师和教授在分组前和分组后要举行会议，确定向全体学员统一提供的学习内容。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做法妨碍了思想交流，妨碍了师生沿着同一条思路向前探讨，而这种探讨在小组中本来是有可能实现的。相形之下，军事艺术系和工程系则鼓励采用各种不同的教学方法，提供各种不同的学习内容，坚持课堂讨论，积极招聘空军和海军军官来当教官，旨在保证学员能接触多种多样的观点。几乎所有的系都不再使用旧式的对错题、多项选择题以及其他形式的客观考试题，在很大程度上代之以论文的形式，但是他们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以确保评定标准的统一性。

教员仍是军校自己培养的，以普通高校的标准衡量，严重缺乏

---

① Quoted in Bofoff, "West Point," 54.

② *Ibid.*

教学资格。在1964—1965学年，西点的教员，除体育教员之外，共有388名。有310名左右是从西点军校毕业的。大约有同样数量的教员，为316名，拥有文学硕士学位；而只有35名，或者说，不到10%，拥有博士学位。这35名博士当中，有11位在社会科学系。像过去一样，大多数教员是当学员时被教授选中的。[①] 他们毕业三四（在某些系时间更长）年以后，教授会召他的优秀学生回西点当讲师。他们的任职期仍然很短——一般是四年——同样的批评仍有耳闻。一名军官刚刚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官，就离开了。但是，也有人支持教官短期任职，这些人指出，教官自愿来军校，在他们短暂的教学生涯中始终热情高涨。"西点的学生两眼放光，"一位访问教授评论说，"他们的老师中从来没有梦想幻灭者。"[②] 大多数教官都曾在军中从事教学工作，在那里，他们常常教导那些资质有限，或者宁愿到别的地方，也不愿在沉闷的室内听人讲解中国人性格或来复枪工作方式的人。因此，需要特别重视教学技巧，目的是吸引并令他们保持注意力。西点也重视这一方面，这里的教官可以利用比全国任何其他学校都丰富的音像资料。正如上面提到的，教官专心教学。他们没有"不发表作品就完蛋"的忧虑；因为他们都是军官，几乎都有终身职位。他们不用到处参加会议以期寻求新职位，也不用沉湎于学术生活中的其他例行做法。他们大多是好老师，有些还是很杰出的老师。

现在的学员也许比以前更好，与美国最好的高校里的学生相比，也不遑多让。1968级学员中，近80%在读高中时排在占全班五分之一的尖子生之列，14%是他们学生团体的首领或者班长。[③] 在获得罗德奖学金方面，全国只有三所学校强过西点，在大学入学考试和其他考试中，西点学员在词汇部分比最好的工程院校学生考

---

① 这些数据来自于1964—1965年西点军校一览表。

② Quoted in Boroff, "West Point," 55.

③ *Ibid.*, 53.

得好，在数学方面比最好的文科院校的学生考得好。

大多数学员，大约占 86%，是由议员推荐的。议员可以提名一名主要候选者和一名候补者，或者提名 6 人，让军校从中选择。西点显然更喜欢后一种方法。剩下的 14% 是正规部队和预备役部队中的军人、已故老兵之子和蒙总统提名后通过择优考试进来的。不同议员的选材方式看似不统一，但是大多数议员会根据或者至少是参考以军校为方向的公共服务机构，特别是考试的成绩。军校根据被提名者的学业成绩（比重占 60%）、体育（10%）和潜在领导能力（30%）录取他们。“我们想要的人，”一名官员对博罗夫说，“不是一个纯粹的博学书生，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橄榄球运动员。但是我们尽量不录取那些面面俱到、无所不能的人。”[①]

虽然来自英伦诸岛裔和北欧裔家庭的学员比例大于这类家庭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但学员仍有相当的社会代表性。天主教和犹太学员的比例与他们的民族人口比例大体相同；黑人比例较低，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国会议员比例低。因为这种提名制度，军校毕业生仍然很难把自己的儿子弄进军校。与全国几乎所有其他大学相比，西点校友的子孙进入西点军校的比较少。1966 级只有 6% 的学员是西点校友的儿子。[②]

西点给了学员共同的纽带。在教室里、操场上或者在校内运动场上，在营房里，在舞会上，实际上是在一切与学员发生联系的地方，军校都向学员灌输士兵自古就有的美德。这都是自觉完成的。“学生一到参军的年龄就应该进入军事院校，”一个教员组织在 1949 年声称，“这时候他们还很年轻，能够接受主要面向智力和精神锻炼的教育和训练，能够毫无怨言地接受一生忠于国家、服务国

① *Boroff*, “*West Point*,” 53.

② *Ibid.*

家的思想。"①

军校教给学员的第一条原则是，"对你的行为负责，不管结果是什么。"军事史课程把"伟大的指挥员"和他们的个人品性当作重点。西点精心为学员描绘出一个理想的军事领导人形象，期望学员们把他的品质收归己有。学员们得知，士兵应该行事积极主动，时刻准备为他的国家献出生命。他能够仔细研究形势，迅速做出决定，并坚定不移地执行。他是一位军容整齐、举止得体的绅士。他满腔热情地恪守职责，把懒散与冷漠视为软弱或者比软弱更糟糕的表现。他具有无私的团队精神。他的荣誉感迫使他努力做到诚实、真挚、坦率地对待一切。他讨厌欺诈、诡辩和逃避责任。他在身心两方面都不乏勇气。他对军官的特权和责任怀有敬意，为自己的职业感到骄傲。总之，他得培养自己正直的人格。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校长泰勒就为对西点军校做出最后评价打下了基础。"西点在本质上是一所培养领导者的学校。"他说，"传授给学生书本知识固然重要，但不止于此。西点所有的学科在规模和广度上都比不上某些普通高校。其他院校为特殊学生提供更高级的科学和文科课程。如果我们仅以课程为标准来衡量西点，那就错了。西点未来的成败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继续培养心胸宽广、个性正直、能够在战争中领导其他人赢得胜利的人。"③

正如泰勒所承认的，也是对我国士兵的教育问题哪怕是稍有兴趣的人早就认识到的，西点永远不能指望成为杰斐逊所设想的伟大的全国性科技大学。泰勒讲了成立军校的另一个目的，希望培养一个军官群体，他们能够在战争中领导平民—士兵，以此作为西点存

① *Report to Superintendent*, 3. 1946年，泰勒将军告诉一个国会调查委员会："我们应当让这些年轻人中规中矩，向他们灌输我们想灌输的思想。" Quoted in Masland and Radway, *Soldiers and Scholars*, 108.

② Masland and Radway, *Soldiers and Scholars*, 199 - 202. 书中对现代军官的职责有全面周详的探讨。

③ Maxwell D. Taylor, *West Point Looks Ahead* (West Point, 1946), 6 - 7.

在的理由和检验该校的标准。然而，在核时代，西点人看来不大可能再次响应号召，领导大批平民—士兵投入战斗。发生在核时代黎明时刻的朝鲜战争，可能代表着美国最后一次在战场上使用军级那么大的单位作战。

但所有这些只讲了西点军校不是什么或者不能成为什么。它的正式使命是为陆军提供合格的军官，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说法仍然回避了实质性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在核时代，陆军军官应该做什么，或者，换句话说，西点让它的学员准备做什么？

同任何职业一样，现代士兵需要达到的第一个要求是技术娴熟。陆军军官必须了解陆军的组织、武器、作战方式以及信条。但他还必须了解更多的东西。现代军官奉命同外事专家、工业管理者、科学家、劳工领袖以及教育家磋商与合作。他协助制定法律、编制国家预算以及确定美国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的立场。他必须有能力理解政治家以及非军方专家并能与之沟通，在国内和友好国家都是如此。他必须有能力评估潜在敌人的能力和可能的反应。最重要的是，用马斯兰德和拉德威的话说："军事领导者的新角色要求他们对我们民主社会的原则有透彻的了解。"①

为顺应国家的要求，陆军保留着门类众多的军校体系，从最单纯的技术类院校到国家战争学院。西点是整个军校体系的基础，它只为学员从事一种职业作准备，从这种意义上说，它仍然是一所职业学校，但它又为学员打好必要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学员从陆军学校进入各种承担重大责任的岗位，从这种意义上说，它又是综合性的、培养通才的学校。

正如校长泰勒所指出的，西点所做的大多数事情，普通高校能做得更好。但是有一件事，普通高校做不到。1953 年，约翰 · A. 汉纳离开密歇根州立大学去担任负责人力和人事的助理国防部长时，对军校进行了研究。起初他对西点军校和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

① Masland and Radway, *Soldiers and Scholars*, vii.

抱有敌意；他感觉两个军种的军官团只有在普通高校中才能获得“值得拥有的多样的背景、训练和经验”，这样可以让他们的“专业化程度更高”。但是经过仔细研究之后，他的想法改变了。1954年，他向议会阐明了他的立场。“在我走上这个职位之前，我单纯地从教育的角度出发衡量西点军校和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汉纳说，他现在知道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有些事情它们可能不如我们优秀的普通高校做得好……但是有一件事它们做得好多了，那就是，它们的确向学生灌输了……对军队的忠诚，对政府的忠诚，对道德和正直人格的欣赏，这超越了我们普通院校所达到的程度”。①

正如汉纳所指出的，当兵不仅仅是穿军装、开枪或者指挥别人。这些事情是必要的，实际上，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任何职业军人，由于只有他们才可以使用暴力，他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必须具备一些另外的重要品质。战术改变了，但是战略没有改变，这句古老的格言适用于这里。军官从事为公众服务的事业。邮政局长或者档案管理员亦复如是，但是他们与军官的服务有质的不同。士兵身处险境，或者随时准备这样做。所有男性平民都要响应征召，或者准备在紧急时刻入伍，这也可能是真的，但是职业士兵必须走在前面。今天的西点学员可以预期参加持续数年的小规模战争或者危机，正如一个世纪之前的西点学员可以期望在不断发生的印第安战争中碰运气。甚至更为重要的是，职业士兵日复一日与具有可怕的毁灭力量的武器系统打交道，有能力终结人类文明。他还密切卷入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1945年之前，军官在战时被授予很大权力；现在他们也拥有极其重要的权力。现代军官所需要的，除了技术能力之外，还有正直的个性，或者，至少西点相信这一点，这正是它给予学员的东西。

---

① Quoted in *ibid.*, 124 - 125.

后 记

斯蒂芬·安布罗斯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著史，在这部史书记录的年代之后，西点历经了所有动荡与安宁时期。挑战、反应和变革都留下了它们的印记，触及西点活动的每一个角落，尽管军校当时在坚定不移地专心完成它的基本工作：培养刚正不阿、有能力的领导者，让他们作为军官在美国的武装部队中服役。所有这一切都勾画出一个与众不同的新时代，这一时代的重要事件为军校悠久而且足以自豪的历史添写了新篇章。我们很好地反思了多年来塑造西点军校的基本原则如何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以及军校如何恪守这些基本原则。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西点本身、它的学员、它的毕业生为了应付在即将到来的世纪里肯定会出现的令人生畏的不确定性，是如何为自己定位的？

重大变革：1966—1976年

1966—1976年间，发生了一连串变革与创新，对军校的结构产生了压力。有的是内部因素推动的，极大地改变了学员的生活。但是，与此同时，军校也感受到了诸多外部影响，结果大大强化了那些内部压力。与它们相伴而来的，是整个国家，特别是它的武装力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分裂与异化力量的困扰——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行为失范的困扰。

军校，尤其是它的学员，也不免受到无处不在的国家创伤的影响。那十年之中对军校学员和其他人的访谈揭示了他们的态度——远非秉持西点军校的传统特色，彻底献身于责任、荣誉和国家——许多学员，甚至教员均是如此，这种状况实在令人担忧。这些不健

康趋势和令人苦恼的倾向，一部分是由美国在越南的经历所引起的。对国家的不敬和对其武装力量的鄙视已是司空见惯。这种倾向感染了美国年轻人，西点的年轻人也有这样的感受。他们常常发现，在放假回家或者到别的地方时，最好不要表明自己的军校学员身份。学员个人所受的影响深浅不一，但却无处不在。对国家领导人的不信任感被四处宣扬，削弱了军人恪守军纪的支撑力量。在迈莱对越南平民包括妇女儿童的屠戮，让所有以穿军服为荣的人感到震惊。随后对前指挥官采取的法律行动，最终导致当时的西点军校校长离职，此事加深了学员对当局和军纪的不敬，而这种敬意是西点经验的核心。

这些事件深深影响了学员的态度，特别是他们在实践中对责任、个人荣誉和体现在行动中的服务国家的态度——也就是对军校学员真正的精神气质与文化的态度。国家动乱状态的某些连锁反应，在学员的日常生活中有所表现，这些连锁反应甚至至今都说不清楚。

这个时期军校内部的第一个重大变化，是学员的数量几乎倍增，从2 400名增加到4 400名。人数扩张的缘由是肯尼迪总统于1961年，也就是他就任总统的第一年，在陆军—海军橄榄球比赛上提出的疑问："其余的西点学员在哪里？"在费城市体育馆，海军学员的队伍大约有4 000人，列队接受检阅时，几乎挤满了赛场；在场的西点学员只有这个数目的一半多。

事实证明，学员人数倍增，其影响是负面的，加上其他影响时尤其如此，结果，学员之间的关系不如以前密切，对共同文化的坚持也日渐懈怠。连队与连队之间的分歧更为明显，在某些个案中还隐含着令人不快的倾向。这样的分歧，众所周知，存在已久——例如，团与团之间和各团内部的连队之间的分歧。20世纪50年代末期，学员队列实行"散排"，也就是说，此前仍以身高排列，那时的摩擦尤为明显。但是随着学员数量的迅速增长，学员之间的分歧变得更加尖锐，当女性获准进入学员队时，某些障碍性因素变成了

关乎自豪感和特别令人担忧的事。招生程序因扩招学员而承受的压力，构成另一个不利影响。在有些人看来，与此相伴的还有，学员对军职和军人责任越来越漫不经心。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社会的态度和影响。当然，这些态度有很多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意识形态和整整一代人的骚乱状况的一部分——要在这里评价它们，远不是这个评述部分和这本书所能胜任的——但是，要理解后来产生的问题，它们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学员增加之后，容纳学员所需的新营房很快建成了，保留了“平川”西边和南边的原貌，这是那些负责者的功绩。营房的内部构造则背离了西点传统和学员文化。新营房是按照水平分布式设计建造的，走廊为开放式，为学员带来了一种迥然不同于居住在过去通常采用的以16个房间为“一组”的垂直结构中的生活方式。结果，营房更具有开放性，再加上其他变化，使军校对学员的控制有所放松。这在学习时间表现得尤为明显，此时，学员还可以更自由地到体育馆或者别处闲逛，更自由地一起学习，不再“各就各位”，不再吹熄灯号，与学习无关的行政管理活动增多，使走廊看起来日益挤满来来往往的学员。

到20世纪60年代，陆军参谋长莱曼·莱姆尼策，西点军校1920届毕业生，正式批准了一项提议，给学员提供选修课（20世纪50年代有人提出这项措施，遭到否决，原因是它对学员有分化作用）。为了实施这项创新之举，学员们采用了修改过的课程表，既包括标准课程，也包括高级课程。虽然标准课程仍旧只包含规定课程和毕业所需学习的最少课程，但是学员们第一次可以按照以前的教育经历或者表现出来的特长，选修数学、英文和外国语的高级课程。人们认识到，增加选修课是发挥学员个人的不同学习天赋所需要的，学员在别的地方，可能已经完成了同等的课程。而且，修订过的课程表能让学员更好地跟上信息爆炸的时代进程。然而，这毕竟是又一个分化因素，虽然无法确切计算它的影响程度，但它使学员之间的共性减少，凝聚力降低。

1973年，学员“荣誉”委员会采取行动，结束学员队长期以来的做法——任何学员被同伴发现违反“荣誉条例”，被上级送回来之后，将受到排斥或者被迫“保持沉默”。委员会认为这种做法已经失去了很多学员、军校、毕业生以及普通公众的支持。有人认为，保留这种做法可能会使“荣誉条例”本身面临被颠覆的风险，或者导致条例执行权被移交给外界或者上级。

同年，联邦法院裁定，终止强制学员进行礼拜活动的做法。这一判决援引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禁止确立宗教权力，以实现政教分离。该判决维护了宪法原则，但它对学员的影响是，减少了学员被迫面对伦理和道德标准问题的机会。有人继续主动参加礼拜活动，但是几乎毫无疑问的是（至少许多老毕业生这样认为），这一转变对学员生活中的道德—伦理方面有弱化作用，没有任何一种同等的力量可以替代它。

最后，除了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革命激起的重大变化之外，议会还命令学员队在1976年接纳女性学员，她们将随1980届学员一起毕业。为了适应这一变化，军校进行了仔细、全面、及时的研究、准备和训导工作。这项工作是在校长悉尼·贝里中将的密切关注之下完成的，非常出色，在后来推行学员“男女同校教育”需要实现的少数重大变革时，这一点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不过，严重的消极紧张状态仍然存在，有许多没有公开表露出来。虽然军校当局采取了负责任的有力措施，但问题没有完全消除。尤其是在第一年——而此后多年里，问题仍然继续存在，只是程度减轻了——女性受到骚扰和辱骂，有时还包括猥亵的言行。西点军校男性学员和教官暗地里的憎恨和反对情绪，更是火上浇油。大量西点毕业生也普遍抱同样的态度，包括相当数量的现役毕业生。这个问题令人忧虑，助长了学员之间以及整个西点群体之间的分裂、分化和冷漠倾向。

多年来，西点一度越来越重视作为激励因素的学员之间的竞争。某些迹象表明，竞争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它在鼓励一种自私自

利的风气，而不是对知识、义务和责任的热爱，而后者曾是西点毕业生管理和激励手段的传统特征。再加上“唯我一代”的信条与许多学员“但求蒙混过关，不择手段”的态度，个人之间的竞争更加强调成绩，而不是学识，对学员“不说谎、不作弊、不偷盗，也不容忍别人有此类做法”的承诺构成了更大的压力。

越南战争撕裂了社会，其标志是人们对一切权威的否定态度，加上因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道德伦理遭受腐蚀而产生的痛苦，社会被撕裂的外部效应，使这些问题复杂化了。累积效应损害了军校的总体健康风气，同时四处扩散，尽管它们大部分受到抑制，没有显现出来。

丑闻、检讨和改革：1976—1981 年

1976 年，新闻界对学员在电气工程考试中作弊的基本事实进行了广泛报道。违反“荣誉条例”的事件发生在那年春天，当时西点把可以带回家答题的电气工程试卷发给学员。判卷的时候发现，试卷上明显有串通答案的痕迹。经过调查，大约有两百名学员曾经作弊。据认为，全部人数可能有两倍甚至四倍之多。特别令人不安的是学员自己发表的声明，他们相信全体学员中广泛存在作弊和其他违反“荣誉条例”的行为，对“荣誉条例”的敬意已经受到严重侵蚀。

在西点乃至整个社会上，针对发生这一事件的原因、谁应对此负责、谁应采取行动、采取何种行动，人们产生了争议，提出了激烈批评。西点毕业生，宇航员弗兰克·博尔曼受命领导了一个委员会，检讨西点的“荣誉制度”，于 1976 年 12 月提交了包含建议的报告。

此时陆军参谋长伯纳德·罗杰斯上将（西点军校 1943 年 1 月毕业），在副参谋长 W. T. “荷兰人”克尔温（西点军校 1939 届）的帮助下，采取了他们认为谨慎而果断的行动。他们成立了以三位准将——希尔曼·迪金森（西点 1949 届）、杰克·麦克穆尔（西

点1950届）和杰克·梅里特（候补军官学校1953届）——为首的西点研究小组，研究和评估西点军校活动的每一个方面，提交报告，并在报告里提出改进建议。他们还提议让我重返军界来当校长。陆军部长和我经过几番书信来往，向当局申明我愿意履任；我们还面谈了一下，之后我于1977年6月中旬就职。就在此前的几个月里，我曾有机会与西点研究小组见面，同他们一起回顾了他们所做的出色的研究工作。

在我看来，根据研究小组的工作，首先需要做的是发表一个更清楚、更有针对性的声明，以具有可操作性的语言说明西点的办学目标，我写道："西点的存在是为学员提供高质量的学识、军事、体育和伦理道德体验，以这种体验为基础，他们作为未来的军事领导人将培养能力，在合适的时候为我国的安全和福祉承担责任。"

一个及早采取的步骤是准备一份"概念文件"，用明晰的语言说明我们将如何实现学员在学识、军事、体育和伦理道德方面的发展。这项工作涉及军校内所有部门的参与，包括文化课教员、战术部门、体育教员和体育教练、牧师、荣誉代表以及其他学员，以及四个部门的所有辅助人员。

研究小组的报告完成后，提交给陆军参谋长，他又转交给我，"以便采取我认为合适的行动"。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成立了十几个校内委员会，再次请全校参与。以我们按照"概念文件"所做的工作为背景，委员会几乎是逐条评估了研究小组提出的250条建议。我们同意并采纳了大部分建议，对其中一部分建议进行了修正和改动。对其他的一些建议，我们通过另一种方式争取实现同样的目标。少数建议被推迟实施，以便作进一步研究，还有几条建议没有被采纳。总之，研究小组的报告效果极佳。它提供了改革的基础，使人们有理由信心大增。

我们还为加强管理进行了某些结构调整。任命了一名副校长，由他负责西点的每一项活动，以确保活动符合政策要求，避免不当之举。他使校长从繁重的管理工作中解脱出来，这样校长就可以把

注意力直接放在学员的学识、体育、道德伦理和职业能力的发展上。

学术委员会的角色受到了仔细检讨。多年来，它一直要求增加职能。很多人相信，在违反“荣誉条例”的事件发生前那段时期，委员会自身的行动没有弹性，不够及时。当时人们日益感觉到学员队中遵守“荣誉条例”的氛围不尽如人意。学术委员会更密切地关注军校的学术生活，校长根据教务长的建议制定时间表。校长成立了一个政策委员会，其代表来自军校的四个主要活动部门：学术、军事、体育和伦理道德部门。委员会特别考虑了如何把这四个有时互相促进，有时又互相竞争的领域的工作整合到一起，尽可能凝成一个促进学员发展的平衡的整体。

他们采取了行动，例如，降低对个人竞争的重视，改而重视学员在西点的成长体验。其中一个目标是让学员的分数、等级和其他褒奖形式更多地反映实际成就，而不是以它们本身为目的。学员有时避开合乎学院的公开目标的准则，取得这些分数、等级和褒奖。

在学术方面的主要成就，是采用了一个规定40门课程的新课程表，其中30门核心课程，10门选修课，另外还有6门军事科学课。新课程表的特色是统一规定每节课60分钟。有些课程在传统上是每节课80分钟，改为60分钟以后，整体的灵活性大大提高。少数系以前的做法，即邀请民间访问教授来军校服务一年的做法，被推广到所有的系，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教官仍然几乎全部是军人，他们是由精心挑选的年轻军官组成的，上面有成熟的领导者；他们在美国最好的大学获得了最新的硕士或者博士学位，为完成教学任务做好了准备。

军校的军事教学计划以培养“积极领导”能力为重点，这是对本世纪曾有过多次努力的强化。它把不懈追求合乎军校目标的严格的行为标准放在突出地位，与此相伴的，是与骚扰和敌对行为之类的行为决裂。过去，这种做法用在涉世不深的少年人身上，常常达不到预期目标，造成混乱，无论如何，都与用在军中训练活动的

效果相反，而学员不久之后就要进入军队。这些工作的成果之一是，餐厅里的混乱状况有明显改观。

让女性学员融入军校依然是备受关注和重视的事，从最上层到各级掌权者和负责人都给予了重视。有少数人继续坚持反对和不支持的态度，某些辱骂和语言骚扰也继续存在。不过，随着女性学员进入高年级，这种现象减少了。女性学员融入学员整体乃至整个军校的趋势，沿着正确的方向稳定发展。

营区的学习情况也明显好转。校方号召学员的各级指挥人员为完成这样的转变而负起责任，他们响应了号召。尤其重要的是，在一年级新生的学习时间内，一切形式的干扰活动均有减少。

同时，军校发起了一个名为“团队工作计划”的活动——由校长、副校长和学员总队长领导下的各个团队组成，参加团队者包括军校各部门人员（高级教员、低级教员、战术教官和军事教官、各年级学员、运动队和俱乐部队的教练和队长、牧师、其他人员），目的是检讨军校的活动和学员的生活。该计划旨在取消学员无目的的繁重工作，改进方式和做法，从总体上看，是为了设法采取积极行动，改进军校的工作。校长将认真采纳这些结论和建议，这一点一旦明确了，人们会实实在在地感觉到团队的参与者和他们所代表的人都投身到军校正在从事的活动中来了。改革开始之后，曾经明显存在且影响很大的“反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消退了，不再是一个严重问题。

一种“荣誉观念”确立了，它超越了禁止“说谎、作弊、偷盗或者容忍别人这样做”的荣誉观，是一种积极的荣誉观：履行义务、知道你代表什么、支持正确的事。在第一学年一开始的时候，军校花了更多时间和精力进行荣誉观教育。

一种“责任观念”也确立了，这是学员经过观察之后确立的。此前，学员观察到，鉴于荣誉制度和荣誉观念已经得到明确的说明和充分的讲授，责任领域里的一切却没有如此明晰。“责任观念”的中心内容，是从一年级学生的服从（和反应），到二年级学生的

自律、三年级学生的责任感、四年级学生的服务观念这样一个进步过程。整个活动不仅明确了学员来西点的目的和人们对他们的期望，而且明确了军校的职员和教员应当扮演的角色。

最后，根据学员的倡议，“团队工作计划”推出了一个“学员社会发展观”。它的一大部分价值在于把行为极限——克制与标准——以及与美国陆军军官的角色相适宜（和不相适宜）的目标变成公开讨论的问题。该方案的内容还包括涉及个人娱乐和“追求幸福”的行为。

西点对于美国意味着什么？1981年，在罗纳德·里根刚刚就任总统时，这个问题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得到了回答。作为总统，他的第一个机会是欢迎被伊朗关押一年多之后获得释放的美国人质回到美国。他选择由西点接待他们。在斯图尔特空军基地欢迎人质重新踏上美国土地的时候，我对他们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我首先说，他们已经从邪恶势力手中被解救出来了；接着，我说他们回家了，回到了美国；最后我说他们将和他们的家人在西点小住几天，不受外界干扰，现在可以想一想以后的新生活。能在西点和他们在一起，看着他们的精神振作起来，我们感到荣幸。我们充满自豪地向他们致敬，特别是当4 000名热情高涨、生气勃勃的学员在学员餐厅向他们致意的时候；第二次是当他们离开西点奔赴未来的目的地，全体学员夹道欢送他们之时。

挑选西点来欢迎他们，此举具有象征意义；这件事本身似乎告诉我们，“荣誉”丑闻对我们的伤害已成过往，西点重新获得了它传统上享有的我国人民的高度信任。

实际上，我们取得了累累硕果。军校的核心原则——责任、荣誉、国家——获得了证实和确认。所有相关的义务，包括公开承诺的和付诸实践的，都得到了加强。学员的学术、军事、体育和道德伦理发展诸方面的活动都经过了检讨和更新。在学员的社会发展方面，军校采取了类似的步骤。人们强烈感觉到军校的一切都走上了正轨，每个人都重新确认了自己的目标。公平地说，士气大大提

高，学员对自己身份的自豪感和因个人成就而赢得的自豪感也大大提升了。

即使这样，有一些将来可能惹麻烦的问题还继续存在。一个是学员对违反“荣誉条例”的行为实际履行“不容忍”义务时，表现得过分拘谨，履行这种义务意味着在必要的时候让同伴面临荣誉方面的指控。另一个问题是对女性加入学员队的反感，尽管这种反感已经大为减弱并且受到抑制。在个人层面上，饮酒现象，有时是滥饮，破坏了学员得体行为的标准，虽然纽约州后来把饮酒年龄提高到了 21 岁，缓解了这一问题，特别是一年级和二年级男女学员的饮酒问题。营区的学习情况虽然大为好转，但仍需注意。

继续前进：1981—1999 年

1981 年中期，威拉德·史考特中将被任命为新校长，军校随之进入了一个稳定时期，也是一个对课程进行微调的时期。从 1985 级开始，军校采用新课程表，讲授 16 门可选择的主课，其中 8 门以数学—科学—工程学科为重点，另有 8 门是人文—公共事务学科。这一转变的缘由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那次评估，当时校方增加了选修课和面向先进学员的高级课程。引入主课的目的是为了让学员学业有专攻，同时保持军校传统，努力掌握现代陆军军官应当必备的扎实、宽泛的核心基础知识。从 1990 级开始，所有学员、参谋人员和教员都可以使用电脑，军校不久之后就采取措施，为他们联网，建立了一个“电脑连线”，使他们在所有课程中都能使用电脑。西点兼并了与军校南部相邻的原雷德克里夫学院的地盘之后，学员们有了更多的学习空间。它的 28 英亩土地最后变成了“潘兴中心”，许多与学员的本职关系不大的活动就在这里举行。

史考特将军的终身职责，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重视让女性融入学员队、发展大学体育运动以及捍卫荣誉。他在任职期内继续推行正式的“荣誉教育”计划，修建了一个新的多功能体育运动设施（霍勒德中心）。西点的校际体育运动成绩提高了，女性在学员

队站稳了脚跟，她们的参与已经成为学员生活中有正面价值的一部分。整个学校的斗志和热情大幅提高，显然是受到了性格和善的史考特将军本人的感染。

在他的继任者戴夫·帕尔默中将领导下，根据他为即将到来的西点建校200周年纪念而制定的“2002计划”，多种个人完善、改进和试验的做法接踵而至。帕尔默将军的计划包括从修订任务说明到把学员的熄灯号定在24:00点等诸多内容；还包括一个试验性举措，就是把四年级学员与其他学员的营房分开——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1990年，学员领导能力培养制度取代了传统的四个年级等级制度，这对培养成熟的上下级关系，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另一个步骤。在硕士一级确立了新的研究生制度，为即将就任的战术教官履行职责作准备，它是教官一讲师在各自学科的培训，等同于普通高校的硕士或者博士培训。该计划以西点所提供的独特的领导责任和机会为重点。

后来成为匹兹堡大学校长（1967—1991）的罗德学者卫斯利·波斯瓦尔（西点军校1946届）在校外主持了一次任务，研究了西点的“荣誉条例”，宣称它是“一切公共服务的典范”；他相信它“应该推广到全军、政府和整个美国社会”。

1986年，西点获赠一座美丽的犹太小教堂，反映了它多年的奉献。它以一种具体的方式在西点发扬了犹太经验，这种经验可以追溯到1802年，当年有一位犹太学员毕业，他是当年四年级仅有的两名犹太学员之一。

克里斯汀·贝克被选为1990届的指挥官（队长），成为当选为队长的第一位女性，说明了高度多样化的学员总队的质量。此事发生在第一位女性从西点军校毕业仅仅十年之后。第一位西班牙裔队长是1976届的乔斯·莫拉莱斯；文森特·布鲁克斯在1980年成为第一位非洲裔队长；小约翰·田于1987年成为第一位亚洲裔队长。1991年，第一千名非洲裔美国人和第一千名女性从西点军校毕业。军校——学员、教员和职员——可以为这份证明感到骄傲，

它证明了军校在美国道路上走过的漫漫长路。

这些年里有过十多次研究和决策，旨在使军校的运作获得具体改善，它们在学员的表现上留下了永久的印记。人们毫不犹豫地承认，大多数研究和决策具有积极效果，但不时有人担心，军校是否过分看重学员生活中的知识目标而忽略了军事目标，过分看重在我们整个社会的领导能力，而忽略了在军中——尤其是在陆军中——的服务？连续几任校长，还有学员总队长和教务长，都关注学员与这些问题有关的多方面体验。

在此期间，西点毕业学员所要服务的地缘战略环境发生了巨变。1989 年柏林墙的倒塌首次凸显了这些变化，随后是苏联于 1991 年的解体，然后是新安全问题和在波斯湾以及波斯尼亚这类地区的新型军事义务的出现。随着苏联战略威胁的终结，陆军的正式力量由接近 80 万降为不足 50 万，学员总队从 4 400 人减少到 4 000人。起初有人也许另有想法，但是情况很快清楚了，陆军的责任将会改变，但是决不会减少，尤其是以“快速行动”的要求来衡量——士兵和军官都将屡屡离开国内驻地参与快速（就频率和数量而言）行动。学员可以看到，虽然他们将作为军官参与的行动正不可避免地处于变化之中，但是对职业技能、领导能力和责任心的要求仍然一如既往。霍华德·格雷夫斯中将在 1991 年就任校长时说，他的意图是“继续实施这些计划，使它们继续适用于这个迅速变动中的世界”。

格雷夫斯在任的几年体现了目标的连续性、军校的进步和对于西点的持久价值观的坚定支持。军校和陆军的战略方针经过了精心协调，这就为军校的运作提供了健康而权威的基础。军校继续致力于为陆军和整个国家培养人品正直的领导者。

在格雷大斯将军的领导下，军校重新制定了远景规划，将之作为一套“基础价值”，学员们按照这套价值学习、领会和实践基本的领导责任，以便使他们将来在做出命令的同时，能够确立一种健康的领导风气，维护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方式。第一个基础价值是荣

誉。第二个基础价值，叫做“为他人着想”，其主要内容是信任和尊敬他人，以及支持并公平对待他人。1994年秋发生的一起事件，使这种责任感经受了挑战。在一次赛前动员会上，几名橄榄球运动员“摸”了女学员。学员各级指挥者和高层官员及时、果断地采取了行动。事实上，这一事件变成了一堂有正面意义的教学和训练课。《纽约时报》为此事及其结果发表了社论，标题是“西点的智慧”。

除了以前付出的努力，军校还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包括在“超前”领域采取的措施。与校外协会和组织接触的学员、教员和职员，其范围和数量均有所增加，为学员提供夏日实习机会的政府机构也增多了。

根据它的未来愿景，军校着手大规模重修亟待修葺的设施：营房、学员餐厅和体育馆、教员和职员的住房以及教学楼，这些设施直接影响军校师生的生活质量。同时，鉴于冷战结束后国防预算削减，军校的资金因此减少，在校长的亲自指导下，军校完成了一轮彻底调查，目的是让军校在坚持长期战略与重点的同时，厉行节约，提高效率。为了在学员成长体验的一切方面保持“最大限度的卓越”，军校促使政府增加投资，同时更依赖捐赠资金（通过西点毕业学员联合会的努力，扩大捐赠规模）。

有的转变是由更高的权威部门发起的。1992年，国会指示，要在2002年之前，把平民工作人员从不到军校工作人员总人数的10%增加到20%以上，使学员的教育机会和体验进一步多样化。与此同时，绝大多数教官仍由年轻、精力充沛的军官担任，他们作为行动的典范，过去一直为学员提供经验与发展的重要内容——奥马尔·布拉德利和马克斯维尔·泰勒等人任校长时在校学习的学员随时可以证明这一点。至于西点作为美国独一无二的学校，其独特作用与成就是否会因这些变化而受到损害，我要代表自己和其他人说，忧虑依然存在。

立法方面的另一条规定，从1998级开始完全生效。该规定拒

绝让学员在毕业时获得陆军的正式职位。我再次代表我自己（和许多毕业学员，包括很多担负过高级指挥责任的毕业学员）说，这项措施对于献身于一份终生服务国家的高尚职业的思想，似乎有着破坏性的、危险的稀释作用——我们相信，这种思想是西点军校和陆军应该始终继续努力坚持的基本思想。实际上，它是建立西点军校的最重要的理由。

1977年中期，五位前校长（包括我），应丹·克里斯特曼中将的邀请，访问了西点军校。克里斯特曼1996年成为校长。我们听取了对军校现状的简短介绍，观看了学员以战场行动为重点的夏季军事训练。访问时，恰逢许多毕业学员对军校的工作重点（尤其是对军事领导能力的培养）提出质疑，并对其“领导者”的培养方向是专门针对陆军还是正延伸到民间领域表示担忧。结果令人感到宽慰。军事训练，特别是军事领导能力的训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许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根据我们的所见所闻，它的任务的说明所引发的争论，看起来更像是语义之争而不是实质性的争执。根据新说明，军校的目标是培养“毕生为陆军服役的人品正直的领导者”，这令关心者大感满意。

为使军校能够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道路，同时继续加强和完善它的办学计划，克里斯特曼将军采取了一种新的融资方式，目的是为了得到更有连续性、更可预见的资金。由于军校用于“核心”发展项目和活动的国防预算更为有限，他更加重视保持“最大限度的卓越”，为此面向私人融资。2002年，军校举行建校200周年庆典，此举被认为是为这一倡议提供一个特殊的机会，主要动机是继续吸引高质量的生源进入西点、进入军中。当然，针对军校未来工作重点的性质、政府的责任，尤其是外界对于军校的中心意图的影响，它也暗示了可能执行的政策。毫无疑问，此事值得继续进行仔细检讨。

反思本书述及的那些岁月，有一点很清楚，尽管有人提出种种忧虑，但是军校还是克服了困难，满足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那个

时期的各种需要，仍然有能力为我国的福祉与安全做出贡献。它重新致力于“责任、荣誉、国家”的要求；重申自己的使命是培养毕生为军队服务的品性正直的领导者，毫不含糊地集中精力促进学员在知识、军事、体育和伦理道德方面的成长，这一切都预示着它将来也会这样做。当然，来自军校内外的挑战也将继续存在。依靠纪律把4 000名美国男女青年维系在一起，让他们在生活、学习和训练诸方面紧密协作，这样的学校没有哪个会不出问题，有的问题还很复杂，很有新闻价值。外部的决策，通常反映政府内部的议程而不是军校的健康和福祉，会给军校造成额外的困难。把军校在知识、军事、体育和道德伦理方面的四重责任融合为一个工作整体，一个在技术基础瞬息万变的动态社会里的整体，这项任务注定需要所有人付出精力、保持警惕，它将让所有的人承受压力——有时是非常沉重的压力。

然而往昔的岁月已经表明，军校的力量与挑战旗鼓相当。历经动荡与安宁的军校，一直毫不动摇地坚持了它多年来确定的主要方向，这在安布罗斯教授的文章中已经阐述得很透彻。它们包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尔瓦努斯·塞耶确立的知识课程的基础和学员身份的标准；军校在此后一个世纪中的演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了使军校更贴近国家的军事需要而修正、拓展以及新制定的措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马克斯维尔·泰勒在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敦促之下，为培养学员的正直人品、荣誉和领导能力而付出了巨大努力。在我当校长的时代，又加上了重新确立的工作重点、更强烈的奉献精神和对军校在自身运作与学员成长方面的目标的清晰界定。军校领导者必须继续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权威、支持和行动自由，必须继续实施坚定的领导，以确保军校满足陆军和国家的需要。

军校强大而且弹性十足。它的原则经受了很多考验，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它们是在两个世纪的严酷经历中锻造而成的。我们给西点坚定的、持久的支持，西点将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提供最

好的服务。

关于后记部分，我特别感谢美国军事学院的历史学家斯蒂芬·格罗夫博士，在写作的准备过程中，他为我提供了资料和注解。我对他的帮助深表谢忱。当然，我应该补充一句，关于后记的内容，本人文责自负。

安德鲁·J. 古德帕斯特将军，美国陆军（已退休）

美国军事学院第51任校长

译后记

西点军校是一部美国的传奇史话，可以说，西点成长与成功的历史，就是美国成长与成功历史的缩影，亦是美国社会千千万万个个人的奋斗与成功史的映照。这个坐落在哈得逊河畔一个偏僻角落的军事学校，已经从它成立之初形同弃儿般的悲惨地位，成长为当今全球争相传誉的名校。

立校200年来，西点共培养了约50 000名学员，其中不仅包括3 700多名将军、四位五星上将、两位美国总统等军政显要；而且，从这里走出来的，还有1 000多名董事长、2 000多名副董事长、5 000名总经理或董事以上的商界精英。此外，西点军校还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工程师，美国那些纵贯东西两洋的铁路、连接北美平原的运河、沟通山河壑谷的桥梁、廓清国家地貌的测绘、改良机械生产的发明，无一不渗透着西点人的影子。

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中，美国从独立之初偏居大西洋沿岸的13个州，发展到横贯北美大陆的强国；从开国元勋华盛顿倡导的不参与欧洲列强事务的“孤立”之国，发展到二次世界大战后势力遍布全球的超级强国。而西点经历着几乎与此同样的奋斗和成长历程。

可以这么说，西点军校既是美国自由民主制度和实用主义精神滋养的产儿，又反过来助益和反哺了养育它的母体。或许，正是因为西点教育煊赫的教育成就及其成长历程中所体现的美国式的精神理念，以至近一个世纪以来，有关西点军校成长历史和成功之道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

历史总是垂青成功者。然而，历史的垂青实际上只是浮于历史

叙事表面的喧哗，潜藏在它背后的，是世俗人心的偏爱、景慕或期求。对于崇尚以个人奋斗与成功为基调的个人主义的美国人来说，阅读和了解西点及西点人的成功故事，可以作为自己奋斗人生的借鉴和参考；至少，可以在阅读的过程中叹赏他人的功成和名就，给自己单调平淡的日常生活增彩添色。今天，在经济现代化进程高歌猛进的中国，市场体系中的激烈拼搏，以加速度行进的城市化所带来的单调的生活与心理范式，我们又何尝不是与美国读者面临着同样的期求。

迎合阅读大众这样的期求，西点军校的成功秘诀，乃至西点成功人士的逸闻佳话，直如海潮乍涨，蓄势而至。但它们也如海潮消退，迅速地埋没在苍茫的海水里，本身亦成为历史地质层里的一部分，能够经历时间的考验历久而弥新者直如凤毛麟角。而这部《责任、荣誉、国家——西点军校史》，正是为数众多的有关西点军校著作中的凤毛麟角者，尽管其出版历数十载，但直到今天依然属于同类著作中的上佳之作。

该书作者安布罗斯是新奥尔良大学博伊德历史学讲座教授、“艾森豪威尔中心”主任和“美国D日纪念馆”创始人兼馆长。在本书中，他以曾经主宰过西点命运的各个时期的军校校长为中心线索，缕述了西点军校跌宕起伏的发展历史，“出色地再现了西点军校杰出校长们（如塞耶和麦克阿瑟）的管理方式，并穿插着一些拒绝遵从西点模式的学员（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和埃德加·爱伦·坡）引人入胜的逸闻趣事”；他亦竭力将这种历史置于更宏观的美国政治、社会态度和高等教育的背景之下。阅读完这本以西点军校校训为主题的著作，让我们不仅可以系统而全面地了解西点的历史，而且从这些有益的知识中感悟到一些对我们个人乃至国家的发展有启迪和镜鉴意义的东西。

通读《责任、荣誉、国家——西点军校史》，我们不难发现，西点军校的发展与美国历史上的战争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在成立的最初岁月里，公众的漠然、官方的敌视，以及美国建国初期军队

规模太小难以承受它带来的额外负担，西点军校犹如被遗弃的婴儿。当1812年英美战争即将来临之时，曾经授权创办它的国会议员们在惊慌绝望之中终于再次想起它，向它提供了拨款、招募教员、扩招学员和制度规范等后来发展所必需的条件。

此后，经过塞耶的整顿和管理，西点军校取得了教育上的辉煌。1861年内战爆发，西点学员在战争中的出色表现更是将它推到了国家荣誉的颠峰，并成为西点人为之骄矜不已的资本，西点也因此失去了创新和改进的动力。

对西点严厉的批评随之而来，加之西点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无所作为，西点改革已是势在必行。麦克阿瑟在战争刚刚结束的1919年出任校长，推行改革，打破了西点默守陈规的传统堡垒，又一次让西点实现了命运更生，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节律。20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让西点声誉雀起，扬名世界，达到一个新的颠峰之境。

西点军校这种曲折艰难的成长历程，非常鲜明地映照出美国社会实用主义的立国精神和民主多元的立国原则。一方面，当国家承平之时，西点被冷落、被攻击甚至有被取消的危险，但当狼烟升起战端开启之时，西点又成为国家的依托，它不仅提供了训练有素的军官来源，更是支撑美国人精神的心理抚慰剂。另一方面，西点陷入困境时，总是不乏批评之声的鞭挞和督促，总是有“英雄”辈出，尽管这些人经历迥异、个人品性魅力不同，但他们皆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塑造出一个辉煌的西点。这些无疑反映了美国制度存在着不少的可取之处。

当然，西点的成功之道，纵贯美国历史且决定美国命运的历次战争固然是不可或缺的外部催化剂，但更重要的因素还是西点内在的。它为什么能培养如此之多的涵盖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笔者认为，其要领即存在于西点的校训——“责任、荣誉、国家”当中，也就是西点毕业生、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本书序言里着重强调的荣誉制度。因为“荣誉”不仅仅意味着对社会和国家的诚信与责

任，更包含着个人一种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尊严感，与美国野性冲动般的个人主义及民主的价值观可谓是琴瑟和鸣。

综上所述，借用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话作为结束："放眼这个国家的每一所学校，没有谁比西点军校蕴含更多的美国式特点。"

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译者得到了许多朋友无私的帮助，在此谨表真诚的谢意。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陈会颖参与翻译了部分章节（导言和第一章）。此外，借本书出版之际，向暨南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表示感谢和敬意。他们精细的编辑风格和强烈的敬业精神，令人感佩不已。

最后，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误恐再所难免，祈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MANUSCRIPTS

Jacob Whitman Bailey Papers, Library,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William Whitman Bailey, "Recollections of West Point," Misc. Mss., Library,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 "The Centennial at West Point," Archives,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Bryant Family Papers,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George Washington Cullum Papers, Library,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George William Cushing Papers, Library,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Henry Dearborn Papers, Library,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Henry A. du Pont Papers, Winterthur Mss., Eleutherian Mills Historical Library (Wilmington, Del.).

Samuel Wragg Ferguson Papers, Archives,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David W. Gray, "The Architectural Development of West Point," Misc. Mss., Library,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Henry Wager Halleck Papers, Library,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William H. Harris Papers,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Edward L. Hartz 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Samuel Peter Heintzelman Diary, Library of Congress.

Ethan Allen Hitchcock 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Edward S. Holden Collection, Archives,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A collection of War Department letters relating to the Academy, covering 1801–38.)

O. O. Howard Papers, Bowdoin College Library.

Joseph K. Hyer Papers, Library,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Moses St. John Liddell Papers, Library,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John A. Logan 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George B. McClellan 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Dennis Hart Mahan Papers, Library,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Miscellaneous Papers, Library,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Alden Partridge Papers, Library,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George D. Ramsay, "Recollections of the U.S.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 New York, 1814–1820," typed copy in Library,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Parts of this document are reprinted in Cullum, *Biographical Register,* III, 612–32, but Cullum omits paragraphs praising Partridge.
Records of the War Department: Office of the Judge Advocate General. GCM K-3. Case of Captain Alden Partridge, February, 1816, National Archives.
Records of the War Department: Office of the Judge Advocate General. GCM S-50. Case of Captain Alden Partridge, October, 1817, National Archives.
Charles D. Rhodes Papers, Archives,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John M. Schofield 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James Wall Schureman Letters, Library of Congress.
William T. Sherman 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William P. Smith Diary, Archives,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Superintendent's Letter Books, Archives,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Joseph G. Swift Papers, Library,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West Point Letters (the Sylvanus Thayer collection), Library,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PRINTED SOURCES

Adams, Charles F. (ed.). *Johns Adams' Works.* 10 vols. Boston, 1856.
Alexander, Sir J. 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West Point," *Colburn's United Service Magazine,* III (March, 1854).
Allen, Hervey. *Israfel: The Life and Times of Edgar Allan Poe.* New York, 1934.
Ambrose, Stephen E. *Halleck: Lincoln's Chief of Staff.* Baton Rouge, 1962.
———. *Upton and the Army.* Baton Rouge, 1964.
American State Papers: Military Affairs. 5 vols. Washington, 1832.
Andrews, George L. "The Military Academy and its Requirements," *Journal of the Military Service Institution,* IV (August, 1883).
———. "West Point and the Colored Cadets," *International Review,* IX (November, 1880).
Assembly (a quarterly published by West Point Alumni Foundation).
Barnard, Henry. *Military Schools and Courses of Instruction in the Science and Art of War, in France, Prussia, Austria, Russia, Sweden, Switzerland, Sardinia,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872.
Bassett, John S. (ed.). *Correspondence of Andrew Jackson.* 7 vols. Washington, 1926–35.
Bates, Ralph S. *Scientific Socie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Boston, 1945.
Baumer, William H. *West Point: Moulder of Men.* New York, 1942.

Bedinger, Margery. "Goose Step at West Point," *The New Republic*, LXIV (September, 1930).

Berard, Augusta. *Reminiscences of West Point in the Olden Time*. East Saginaw, Mich., 1886.

Bergh, Elbert E. (ed.).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20 vols. Washington, 1907.

Berkey, Charles B., and Rice, Marion. "Geology of the West Point Quadrangle," *New York State Museum Bulletin*, Nos. 225, 226 (October, 1919).

Beukema, Herman.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and Its Foreign Contemporaries*. West Point, 1939.

Bingham, Robert. "Sectional Misunderstandings," *North American Review*, CLXXIX (September, 1904).

Boroff, David. "West Point, Good Enough?" *Harper's Magazine*, CCXXV (December, 1962).

Boynton, Edward C. *History of West Point, and Its Military Importance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863.

Cajori, Florian. *The Teaching and History of Mathema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1890.

Calhoun, Daniel H. *The American Civil Engineer: Origins and Conflict*. Cambridge, Mass., 1960.

Carter, Robert Goldthwaite. *The Art and Science of War Versus the Art of Fighting*. Washington, 1922.

The Centennial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 New York. 2 vols. Washington, 1904.

Church, Albert E. *Personal Reminisc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West Point, 1879.

Cohane, Tim. *Gridiron Grenadiers: The Story of West Point Football*. New York, 1948.

"Comment and Criticism" [on Hubbard's "The Military Academy"], *Journal of the Military Service Institution*, XVI (March, 1895).

Couper, William. *One Hundred Years at V.M.I.* 3 vols. Richmond, 1939.

Craig, Gordon A. *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Army, 1640–1945*. New York, 1956.

Croffut, W. A. (ed.). *Fifty Years in Camp and Field: The Diary of Major-General Ethan Allen Hitchcock*. New York, 1909.

Cullum, George Washington. *Biographical Register of the Officers and Gradua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3 vols. with additions. New York, 1863.

Curti, Merle, and Carstensen, Vern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2 vols. Madison, 1949.

Debates and Proceedings in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1853.

DENTON, EDGAR. "The Formative Years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1775–1833."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Syracuse University, 1964.

DICKENS, CHARLES. *American Notes and Pictures from Italy*. London, 1867.

DOWNEY, FAIRFAX. *Sound of the Guns: The Story of American Artillery*. New York, 1955.

DUDLEY, COL. EDGAR S. "Was Secession Taught at West Point?" *Century Magazine*, LXXVIII (July, 1909).

DUPUY, R. ERNEST. *The Compact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y*. New York, 1961.

———. *Where They Have Trod: The West Point Tradition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1940.

Exposé of Facts, Concerning Recent Transactions, Relating to the Corps of Cadets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 New York. Newburgh, 1819.

FARLEY, JOSEPH PEARSON. *West Point in the Early Sixties: With Incidents of the War*. Troy, N.Y., 1902.

FISH, WILLISTON. *Memories of West Point 1877–1881*. 3 vols. Batavia, N.Y., 1957.

FITZPATRICK, JOHN C. (ed.). *The Writings of George Washington from the Original Manuscript Sources, 1745–1799*. 39 vols. Washington, 1940.

FLEXNER, JAMES THOMAS. *The Traitor and the Spy: Benedict Arnold and John André*. New York, 1953.

FLIPPER, HENRY O. *The Colored Cadet at West Point*. New York, 1878.

"Football at West Point," *Harpers Weekly*, XLII (January, 1898).

FORCE, PETER (ed.). *American Archives*. 9 vols. Washington, 1837–53.

FORMAN, SIDNEY. "The First School of Engineering," *The Military Engineer*, I March–April, 1952).

———.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Philosophical Society, 1802–1813,"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II (July, 1945).

———. *West Point: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New York, 1950.

———. "West Point and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Science*, CIV (July, 1946).

FREEMAN, DOUGLAS SOUTHALL. *R. E. Lee: A Biography*. 4 vols. New York, 1936.

GANOE, WILLIAM A. *MacArthur Close-Up*. New York, 1962.

GODSON, WILLIAM F. H. *The History of West Point, 1852–1902*. Philadelphia, 1934.

GUTTMANN, ALLEN. "Political Ideals and the Military Ethic," *The American Scholar*, XXXIV (Spring, 1965).

HALL, ROBERT H. "Early Discipline at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Journal of the Military Service Institution*, II (November, 1882).

HANCOCK, IRVING H. *Life at West Point*. New York, 1906.

Hansen, Allen Oscar. *Liberalism and American Educa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1926.

Hazing at the Military Academy. House Document No. 2768. Fifty-six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Washington, 1901.

Hemphill, W. Edwin. *The Papers of John C. Calhoun*. 2 vols. Columbia, S.C., 1963.

Holden, Edward S. *Biographical Memoir of William H. C. Bartlett*. Washington, 1911.

———.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 of Education for 1891–92*. 2 vols. Washington, 1894.

Holland, Lynwood M. *Pierce M. B. Young: The Warwick of the South*. Athens, Ga., 1964.

Howard, Oliver O. *Autobiography*. 2 vols. New York, 1908.

Hubbard, Elmer W. "The Military Academy and the Education of Officers," *Journal of the Military Service Institution*, XVI (January, 1895).

Hughes, Nathaniel C., Jr. *General William J. Hardee: Old Reliable*. Baton Rouge, 1965.

Jacobs, James Ripley. *The Beginn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y, 1783–1812*. Princeton, 1947.

James, Joseph B. "Life at West Point 100 Years Ago,"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XXXI (June, 1944).

Janowitz, Morris. *The Professional Soldier: A Social and Political Portrait*. Glencoe, Ill., 1960.

Keyes, E. D. *Fifty Years' Observation of Men and Events*. New York, 1884.

Kirby, Richard Shelton, and Laurson, Phillip Gustave. *The Early Years of Modern Civil Engineering*. New Haven, 1932.

Latrobe, John H. B. "West Point Reminiscences," in *Eighteenth Annual Reunion of the Association of Graduates*. East Saginaw, Mich., 1887.

Lenney, John J. *Caste System in the American Army: A Study of the Corps of Engineers and their West Point System*. New York, 1949.

Lewis, Lloyd. *Captain Sam Grant*, Boston, 1950.

Lodge, Henry Cabot (ed.). *The Works of Alexander Hamilton*. 10 vols. New York, 1904.

MacArthur, Douglas. *Reminiscences*. New York, 1964.

Maher, Marty. *Bringing up the Brass: My 55 Years at West Point*. New York, 1951.

Mann, Charles R. *A Study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New York, 1911.

Mansfield, E. D. *Personal Memories*. Cincinnati, 1879.

Masland, John W., and Radway, Laurence I. *Soldiers and Scholars: Military Education and National Policy*. Princeton, 1957.

Maury, Dabney H. *Recollections of a Virginian in the Mexican, Indian, and Civil Wars*. New York, 1894.

MICHIE, P. S. "Education in its Relation to the Military Profession," *Journal of the Military Service Institution,* I (June, 1880).
———.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Emory Upton.* New York, 1883.
MILLER, WILLIAM J. "The Geological History of New York State," *New York State Museum Bulletin,* No. 255 (September, 1924).
MORISON, SAMUEL ELIOT. *Three Centuries of Harvard: 1636–1936.* Cambridge, Mass., 1936.
MOTT, T. BENTLEY. "West Point, a Criticism," *Harper's Magazine,* CLXVIII (March, 1934).
MULLETT, CHARLES F. "Classical Influences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he Classical Journal,* XXV (October, 1939).
NEVINS, ALLAN. *The State Universities and Democracy.* Urbana, 1962.
NYE, RUSSELL B. *The Cultural Life of the New Nation.* New York, 1960.
PARTRIDGE, ALDEN. *Capt. Partridge's Lecture on National Defence,* n.p., n.d.
———. *The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 Unmasked: or, Corruption and Military Despotism Exposed.* Washington, 1830.
PENNELL, E. R. and J. *The Life of James McNeill Whistler.* 2 vols. London, 1908.
POGUE, FORREST C. *George C. Marshall: Education of a General.* New York, 1963.
Post-War Curriculum at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West Point, 1945.
PRESTON, RICHARD A., WISE, SYDNEY F., and WERNER, HERMAN O. *Men in Arms.* New York, 1956.
PULESTON, W. D. *Mahan: The Life and Work of Captain Alfred Thayer Mahan.* New Haven, 1939.
RAWLE, WILLIAM. *A View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Philadelphia, 1825.
REED, HUGH T. *Cadet Life at West Point.* Chicago, 1896.
REEVES, IRA L. *Military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urlington, Vt., 1914.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Senate Document No. 3, Thirty-six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Washington, 1860.
Report on the Military Academy, House Document No. 476, Twenty-eigh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 Washington, 1844.
Report to the Superintendent by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Committee on Service Academies. West Point, 1949.
RICHARDS, SAMUEL. "Personal Narrative of an Officer in the Revolutionary War," *United Service Magazine,* IV (August, 1887).
RICHARDSON, ROBERT C. *West Point: An Intimate Picture of the National Military Academy and of the Life of the Cadet.* New York, 1917.

RIEDLER, A. "American Technological Schools." House Executive Document. Fifty-third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Washington, 1895.

ROPP, THEODORE. *War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1962.

ROWLAND, THOMAS (ed.). "Letters of a Virginia Cadet at West Point, 1859–1861,"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XIV–XV (1915–1916).

RUDOLPH, FREDERICK. *The American College and University.* New York, 1962.

———. *Mark Hopkins and the Log.* New Haven, 1956.

SCHAFF, MORRIS. *The Spirit of Old West Point.* Boston, 1907.

SCHMIDT, GEORGE P. *The Old Time College President.* New York, 1930.

SMITH, DAVID E., and GINSBERG, J. *A History of Mathematics in America Before 1900.* Chicago, 1934.

SMITH, FRANCIS H. *West Point Fifty Years Ago.* New York, 1879.

SMYTH, SIR JOHN. *Sandhurst.* London, 1961.

SULLIVAN, FRANCIS (ed.). "Letters of a West Pointer, 1860–1861,"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XXIII (April, 1928).

SWIFT, JOSEPH GARDNER. *Memoirs.* Privately printed, 1890.

TAYLOR, MAXWELL D. *West Point Looks Ahead.* West Point, 1946.

THOMAS, HUGH. *The Story of Sandhurst.* London, 1961.

TICKNOR, GEORG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2 vols. Boston, 1877.

TILLMAN, SAMUEL. "Is There Necessity for a Second West Point?" *Journal of the Military Service Institution,* XXXV (December, 1904).

UPTON, EMORY. *The Military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1902.

VAGTS, ALFRED. *A History of Militarism: Civilian and Military.* New York, 1959.

WATSON, RICHARD L. "Congressional Attitudes Toward Military Preparedness, 1829–1835,"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XXXIV (March, 1948).

WAUGH, E. D. J. *West Point.* New York, 1944.

WEBB, LESTER A. *Captain Alden Partridge and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Northport, Ala., 1965.

WHEELER, JOSEPH. "West Point Fifty Years Ago," *The Golden Age,* XII (February, 1906).

WHITE, LEONARD D. *The Jacksonians.* New York, 1954.

———. *The Jeffersonians: A Study in Administrative History.* New York, 1951.

WILKINSON, NORMAN B. "The Forgotten 'Founder' of West Point," *Military Affairs,* XXIV (March, 1960).

WILLCOX, C. DEW. "The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West Point," *Journal of the Military Service Institution,* XVI (March, 1895).

WILLIAMS, T. HARRY. "The Attack Upon West Point During the Civil War,"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XXV (March, 1939).

WILSON, JAMES HARRISON. *Under the Old Flag.* 2 vols. New York, 1912.

Wood, C. Henry. "The General Education Movement and the West Point Curriculum" Unpublished D.Ed. dissertation,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51.

Wood, Oliver E. *The West Point Scrap Book: A Collection of Stories, Songs, and Legends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New York, 1871.

Wood, Robert J. "Early Days of Benny Havens," *The Pointer*, February 26, 1937.